高揚文 陶琦 主編
范中義 張德信 副主編

止止堂集

王熹 校釋

止止堂集

戚繼光研究叢書●戚繼光文集

高揚文 陶琦 主編
范中義 張德信 副主編

王熹 校釋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止止堂集/(明)戚繼光撰;王熹校釋 .—北京:中華書局,2001.6
(戚繼光研究叢書/高揚文,陶琦主編)
ISBN 7-101-02885-3

Ⅰ.止… Ⅱ.①戚…②王… Ⅲ.兵法—中國—明代 Ⅳ.E892.48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16136 號

戚繼光研究叢書
止 止 堂 集
〔明〕戚繼光撰
王 熹 校 釋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京朝陽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2 印張·22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600 册 定價:31 元(精) 25 元(平)

ISBN 7—101—02885—3/K·1221

戚繼光研究叢書編委會

主　任　高揚文　陶　琦

副主任　范中義　張德信

委　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　熹　仇正偉　石延民

仝晰綱　朱亞非　李　克

宋一夫　邱心田　范中義

陶　琦　高揚文　曹文明

張德信

顧　問　曹有富　佟世均

總　序

高揚文　陶　琦

戚繼光是我國歷史上傑出的軍事家，偉大的民族英雄。他一生在東南沿海抗倭十餘年，掃平了爲虐沿海多年的倭寇，保衛了國家的領土主權，保衛了沿海人民的生命財産安全；在北方抗擊蒙古部族内犯十餘年，保衛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進了漢蒙民族的和平發展；寫下了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和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等著名兵書，還有《止止堂集》及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呈報朝廷的奏疏和條議，從而豐富了祖國的兵學寶庫，爲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戚繼光又是一位傑出的兵器專家和軍事工程家。他改造、發明了各種火攻武器，促進了我國冷兵器向火器的過渡；他建造的大小戰船、戰車，使明軍水陸裝備優于敵人；他富有創造性地在長城上修建空心敵臺，進可攻，退可守，是我國極具特色的軍事工程，至今仍具有極强的研究和觀賞價值。

在中國封建時代的軍事家中，身經百戰，屢建功勳，又有傑出的軍事著作流傳後世，對我國古代軍事理論作出突出貢獻的，當首推戚繼光。中華民族有着光榮的反

對外來民族壓迫的傳統，明以前的民族英雄是國内各民族自己的民族英雄，戚繼光則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是反對海外異族入侵的民族英雄。

一

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登州(今山東蓬萊)人。他出身于將門世家，從小刻苦讀書，積極上進，立志報效國家。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年僅十七歲的戚繼光襲祖職，任登州衛僉事，管理登州衛的屯田事務，他大刀闊斧地革除積弊，深受士兵擁護。嘉靖二十五年，他寫下了"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①] 的著名愛國詩句，表達了他衛國保民的决心。初出茅廬的戚繼光，小小年紀就顯現出强烈的報國信念和軍事天才。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日本諸侯(大名)支持的海盜商人、武士、浪人利用漢奸，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南沿海地區。他們所到之處，實行燒、殺、擄三光政策，沿海廣大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繼光進署都指揮僉事，負責山東備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十八歲的戚繼光調任浙江都司僉書。第二年，擔任寧紹台參將，負責寧波、紹興、台州三府廣大地區的禦倭重任。在其初期，并不順利。

---

① 《止止堂集·横槊稿上·韜鈐深處》。

原因是當時明軍將帥腐敗無能，兵無鬥志。戚繼光雖然多次擊敗入侵的倭寇，但衛所的軍隊并不能打硬仗。在岑港戰役時，因久攻不下，戚繼光被撤職。他接受教訓，决心親自招募新兵，進行訓練。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繼光到義烏招募礦工和農民四千多人，以鴛鴦陣爲基本戰鬥隊形編組成軍，配備能攻能守的兵器。他對這支軍隊進行了耳、目、手、足、心以及營陣的全面訓練。練耳目，是使士兵絶對聽從指揮，令行禁止；練手足，是使士兵體格健壯，武藝精强；練心，是使士兵親附將領，士氣高昂，勇敢作戰；練營陣，是使士兵熟悉陣法，密切協同，共同對敵。經過一年多的訓練，這支軍隊成了一支技術精，戰術强，有紀律，聽指揮，萬衆一心，能征善戰的精鋭之師。他把訓練士兵的條款，匯集成册，這就是《紀效新書》。因擒獲王直有功，戚繼光恢復原職，并調任台金嚴參將，負責台州、金華、嚴州三府的防倭重任。從此開始，"戚家軍"在抗倭中戰無不勝。

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倭十二年，從浙江打到福建，又從福建打到廣東，大小近百戰，均獲大勝，乾净、徹底掃平倭寇，爲人民、爲國家立下不朽功勳。本叢書《戚繼光大傳》將詳細地叙述各次戰役的過程，這裏只摘其要者，略加介紹。

嘉靖四十年(1561年)春，倭寇大舉進犯台州，戚繼光率領親自訓練的"戚家軍"，先後經過新河、花街、上峰嶺、藤嶺、長沙等戰鬥，俘斬倭寇一千餘人，燒死和淹死的倭寇無數，救出被擄的中國百姓一萬多人，徹底消滅了進

犯台州的倭寇,史稱台州大捷。這一仗打出了"戚家軍"的威風。

浙江倭寇被消滅後,福建的倭患更加嚴重。整個福建,"北自福建福寧,沿海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爲賊窟"①,而寧德的横嶼和福清的峰頭則是倭寇的老巢。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下半年,戚繼光率本部兵六千人往援福建,取得了横嶼、牛田、林墩大捷,殲敵五千多人,救出百姓四千多人。"戚家軍"的威名又在福建傳頌開來,而倭寇更畏"戚家軍"如虎。

戚繼光離開福建後,倭寇再次猖狂起來,占領了興化、壽寧、政和等地。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戚繼光升任副總兵,第二年三月重返福建,先後進行了平海衛戰役、仙游戰役、同安縣的王倉坪戰役和漳浦縣的蔡丕嶺戰役。從此,盤據福建的倭寇被殲滅殆盡。侵擾福建沿海多年的倭患,經過戚繼光統領的"戚家軍"不到兩年的英勇戰鬥就被平息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十月,戚繼光升任總兵官,鎮守福建及浙江金華、温州二府地方。

倭寇在福建難以立足,又轉向廣東。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繼光率部進入廣東南澳等地,與俞大猷部配合,殲滅了勾結倭寇的吴平,廣東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了。

戚繼光從嘉靖三十四年到四十五年(1555~1566年),在東南沿海戰鬥了十二個年頭。他在戰鬥中大展才

① 戚繼光《上應詔陳言乞晋恩賞疏》,載《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

華，在戰鬥中成長，從署都指揮僉事、參將升到署都督同知、總兵官；他練就了一支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戚家軍”，著名於當時，流芳於後世；他的軍事指揮藝術日漸成熟，策無遺算，戰無不勝，消滅了多年來橫行無忌的倭寇，解救了千千萬萬被擄去的百姓，保衛了東南沿海的錦綉河山，爲保衛國家，保衛民衆立下了不朽的功勳。戚繼光成了蜚聲海内外的名將，抗倭的民族英雄。

戚繼光之所以能成爲名將、民族英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有一顆赤誠的愛國、愛民之心。有了這個根基，他的聰明才智纔能盡情發揮出來，纔能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創造奇迹。

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一月，戚繼光兼管惠州、潮州二府和伸威營軍務，轄區擴大到廣東和江西的部分地區，他上疏提出了十條措施，表明他要爲這大半東南沿海的安寧做出更大的貢獻。

二

嘉靖中期後，中原地區不時受到蒙古部族的進犯，兵力動輒數萬，甚至十數萬。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掠遷安、玉田、薊州，京師大震。四年後（四十二年，1563 年），再次内犯，大掠順義、三河，京師戒嚴。又四年後（隆慶元年，1567 年），進犯薊州，蹂躪昌黎、撫寧、樂亭、盧龍，使人民的生命財産遭受巨大損失。

隆慶元年（1567 年），戚繼光被調往北京，二年二月，始任神機營副將，五月，任總理薊昌保練兵事務。他以過

去的經驗,深知没有精兵是不行的。所以一到北方,他就向朝廷提出,希望朝廷能給他十萬大軍,進行訓練,然後以這十萬人爲種子,訓練邊防兵和京營之兵,使之成爲精兵。在戰略上,他認爲:"須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墻以防其出没,方爲完策。"① 但當時明廷只給他三萬人,他的練兵打算大部分落空了。

他着手建立車兵、步兵、騎兵,組成協同作戰的車步騎營。衆多戰車組成的車營,配以殺傷力强的火器,又具有機動性,能攻能守。戰車,車車相聯,形成車城,保護其内的步兵和騎兵。車步騎營陣,以它綜合編制、强大火攻武器,戰鬥力遠强于單一騎兵,是有效防禦韃靼騎兵内犯的好陣法。此外,戚繼光還建立了單獨的步兵營、騎兵營、輜重營和偵察部隊。

爲了搞好車步騎營的訓練,他調老部下的浙江兵三千人,做爲示範。當這支部隊到達時,正趕上天降大雨,士兵們站在雨中一動不動,軍容十分嚴整,使邊防的將領深受教育。戚繼光還制定了練兵的具體條款,發到士兵手中,使士兵人人熟悉這些條款,嚴格按照這些條款進行訓練。他把這些條款匯集成書,這就是《練兵實紀》。經過戚繼光的訓練,薊鎮的明軍確實成了有紀律,聽指揮,技術精,戰術强,能征善戰的節制之師。

與此同時,他還大力加强邊墻的建設。把薊鎮原有邊墻加厚、增高、補修,并用磚石包砌,使之更加堅固。在

① 戚繼光《請兵破虜疏》,載《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

長城上大規模修建空心敵臺，這是戚繼光的首創。這種敵臺騎墻而立，一般臺基上一層是空的，以便貯藏武器；四面有箭窗，以便發射火器、弓箭。上層建小樓，四周有垛口，也可以攻打敵人，一臺可以住三十至五十人。敵臺都是用永久性材料磚、石、灰建造，十分堅固，臺與臺可以火力相交，彼此支援。敵臺配備佛狼機、快槍、火箭、石炮、大小石塊等軍火器械。因爲其高大，又有火器防衛，所以敵騎不敢近，敵箭射不到；墻外鏟偏坡，挑濠塹，挖品坑，使敵人馬不得攀援；墻内建營壘，以便一旦敵潰墻而入，好據壘擊敵。加上戚繼光首創的尖磚垛口、懸眼和裏門，長城的防禦能力大大提高，成爲完整的防禦工事體系。

戚繼光還對北方使用的武器進行了全面更新、改造，并創造了新的兵器。他更新了弓箭、大棒、線槍、快槍，用在南方抗倭時使用的藤牌、狼筅、長槍、鎲鈀裝備北方的部隊，創造了無敵大將軍炮、虎蹲炮、三飛（飛槍、飛刀、飛劍）、六合銃等火器和地雷的自動發火裝置鋼輪火，所有的武器都要求製造精良。這樣戚繼光就以最新式、最精良的武器裝備了他的部隊，使之在武器方面對敵占有絶對的優勢。

戚繼光特别强調要有强有力的指揮和嚴密的部署。他把薊鎮分成十二路，三大防區。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將軍各有分工，各負其責。在具體打法上，戚繼光重視瞭解敵情，設置疑兵，遲滯敵人。當敵人到達時，依托邊墻和敵臺，打擊敵人。一旦敵人攻上邊墻，則組織浙兵將

其趕下邊墻或就地殲滅。萬一敵人潰墻而入,則以車步騎營將其殲滅或逐出。當敵人潰退時,則組織騎兵追擊,把敵人消滅。

正是由于戚繼光進行了充分的準備和嚴密的部署,敵人的進犯均被打敗。隆慶二年(1568 年),打敗了朵顔部酋長董狐狸和他侄子長昂的進攻。萬曆三年(1575 年),戚繼光打敗了長秃的内犯,活捉長秃。這次勝利使朵顔等三衛徹底懾服,再也不敢騷擾邊境,漢蒙等各族人民得以和平生活。

在薊鎮的日子裏,他還把多年以來寫的詩文匯集成書,以他的書房止止堂命名爲《止止堂集》。

萬曆十年(1582 年),明廷内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病逝,繼而遭彈劾籍家。受張居正器重的戚繼光也受牽連,萬曆十一年,被謫調廣東。

戚繼光雖然心中怏怏不快,但依然盡心盡力地整飭兵備,同時整理過去寫的著作。萬曆十二年,他在十八卷本《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的基礎上重新讎校的十四卷本《紀效新書》完成了。這部書集中了他在東南沿海抗倭和薊鎮練兵、防衛的經驗,使他的治軍思想更加系統和完備。

在反張居正之風愈刮愈烈的情況下,有人乘機彈劾戚繼光。這時戚繼光已病魔纏身,他請求引退。萬曆十二年十一月,昏庸的朝廷罷免了戚繼光的職務。萬曆十三年十月,戚繼光回到了故鄉蓬萊。戚繼光一生清貧,晚

景凄凉，連抓藥錢都没有。萬曆十五年蠟日[①]，一代名將與世長辭，終年六十歲。

三

戚繼光在他的兵書、文集和奏議中，闡述了他的軍事學説。他的軍事學説博大精深，是冷兵器和火器併用時代關于軍隊建設和戰争指導的軍事理論。主要有如下兩方面的内容：

一、關于軍隊建設的學説

戚繼光的建軍學説是總結實戰後所創立的全新的學説，有着豐富的内容，充滿辯證思維，創造性地充實了我國古代的軍事學説。戚繼光認爲要建立一支勇敢善戰的軍隊，須從三方面入手：一是把普通的老百姓訓練成有紀律、聽指揮、技術精、戰術强、衛國保民、勇敢不怕死的士兵；二是把軍人培養成衛國保民、愛卒惡敵、諳韜略、習武藝，能駕馭戰争的良將；三是改善武器裝備，充分發揮其威力和作用。

本叢書重新校釋戚繼光的三部兵書及其奏議、文集，供讀者閱讀，現摘要記之。

1. 關于練兵

---

① 蠟日有二説，一爲臘月初八，一爲冬至後第三戌日。按臘月初八算，當爲公曆 1588 年 1 月 5 日；按冬至後第三戌日算當爲農曆臘月二十，公曆 1588 年 1 月 17 日。

選兵 戚繼光强調選兵要精。他不要城市油滑之徒,只選鄉野老實之人;不僅要求體格健壯,更注重膽氣。其次,要把選好的兵嚴密地組織起來,隊、旗、哨、總,節節相制,統一指揮,統一步伐。組織編制要和戰術相適應,相結合,使這支隊伍既靈活、便于作戰,又能服從統一的意志。

練兵 戚繼光又非常强調練兵,包括號令、紀律、技術、戰術、思想訓練。戚繼光要求士兵必須記熟各種號令,并一絲不苟地執行。"兵衆而不知律,必爲寇所乘。"① 紀律包括民衆紀律、戰場紀律、對俘虜的紀律等等,一定要使士兵懂得執行這些紀律的道理;如有違犯,堅决依法懲治。

他認爲,技術、戰術訓練一定要從實際出發,戰時怎麽打,平時就怎麽練,而且平時要更嚴格。訓練要循序漸進,先技術,後戰術;先單兵,後合練;定期進行考核,有長進的受賞,屢無長進的受罰。

練膽氣 戚繼光認爲,"練膽氣乃練之本"②,"氣發于外,根之于心","練心則氣自壯"③。練心就是要使士卒具有親上死長,衛國保民,視敵如仇,視死如歸之心。"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④。要講明道理,使士兵知道爲誰當兵,爲誰打仗。將官要遇苦當先,尊重士

① 《止止堂集·愚愚稿·大學經解》。

②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一《膽氣篇》題解。

③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一《膽氣篇·膽氣解》。

④ 《練兵實紀雜集》卷一《儲練通論·練心氣》。

卒，誠心實意地愛護他們，與他們同甘苦，共患難。這樣，士兵即使没有受到“千金之惠”、“再生之德”，也會爲你的思想行爲所感動。日久天長，他們愛護將領勝過愛護自己的生命，任何艱難困苦也不能改變他們親上的意志、衛國保民的决心。但愛護、教育、感召只是練心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還必須以賞罰爲輔助手段。賞罰一定要公正，該賞的即使與將領有舊仇、新怨，也要賞；違犯軍令，就是親子侄，也要依法懲處。這樣賞一人就會使千萬人振奮，罰一人就會使千萬人更聽從命令，從而使賞罰達到齊一人心的目的。練心氣和練武藝不同，主要不是在操場上，而是寓于日常的一舉一動之中，“雖静處閭閻，然亦謂之操，乃真操也”①。

按照這一思想，戚繼光只用一年多的時間，就把選出來的農民和礦工訓練成一支有紀律、聽指揮、技術精、戰術强、兵民相安、萬衆一心、勇敢善戰、能保障生民、捍禦地方的軍隊。

2. 關于練將

戚繼光强調培養德、才、識、藝兼備的將領。

練將德　戚繼光認爲練將首先是要練將德。將德最重要的是心術要正，要有不二之心，“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思思念念在于忠君、衛國、敬人、强兵、愛軍、惡

①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卷首《紀效或問》。

敵"[①];要"視兵馬爲安國保民之具","一心從民社上起念"[②]。此外,一個將領還應立志向,做好人;寬宏大量,保持廉潔,不爲世俗聲色所動,貨利所誘;對他人不妒賢忌能,見人好處,敏以求之,極力以行之;不剛愎自用,集衆思,用群策;教育士卒,愛護士卒,與士卒同滋味;不求益功名,只當盡力報效國家,等等。戚繼光認爲,那些没有將德的人,即使有張良、陳平的智謀,也是靠不住的。

精兵法,習武藝 "韜鈐不諳,終非全材"[③]。要想諳韜鈐,就要學習。用兵打仗的方法,就像治病的藥方,不學習就不能在實踐中"開闔變化,運用無窮"[④]。將領還應學習各種武藝,對各種武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都應學習和掌握。只有這樣纔能教授和督促士兵練好實用本領;纔能合理地配系武器,打擊敵人,奪取勝利。

强調讀書 戚繼光强調要組織將領讀書,有關加强品德修養、增長才干、廣博學識方面的書都要讀。讀書要心領神會,反復研讀。通過讀書,把他們培養成爲"不爲害撓,不爲禍怵,無見于功,無見于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⑤] 的完全可以信賴的人;成爲熟悉兵法,又能靈活運用兵法,有廣博的學識,懂得修身養性的人。

---

①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練將篇·正心術》。
②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練將篇·辨職守》。
③ 《練兵實紀雜集》卷一《儲練通論》。
④ 《練兵實紀》卷九《練將·第十九習兵法》。
⑤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練將篇·練將或問》。

實踐爲本　把學過書本知識的人，“置諸桴鼓實用之間”，“出則置諸戰陣之後，將實境以試之。試之既久，小委以嘗之。嘗之無疑，然後可用”①。用時還要依據將領德才識藝的不同，任以不同的職務。文武全材，纔能任大將；武可以，文欠缺，只能任偏裨；有勇、有才而無志，只能任小將。至于雖有才幹，而無德行，則不能輕易任職，只是需要時偶而用之。

3. 關于武器裝備

戚繼光認爲，在練兵、練將的同時，還應注意武器裝備的改善。首先，“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强”②。“彼以何器，我必求長於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舉器先殺到他身上，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無用矣。”③ 爲了使自己的武器裝備優于敵人，“舊可用者更新之，不堪者改設之，原未有者創造之”④。其次，講究各種性能武器的科學配合。所使用的武器一定要長短相雜，刺衛兼合，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遠近兼授，相資而用。各種武器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新的戰鬥力。第三，强調武器與使用武器的人的正確結合。對于每個士兵“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⑤

---

①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練將篇·練將或問》。

② 《練兵實紀雜集》卷二《儲練通論·原火器》。

③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三《手足篇·長器短用解》。

④ 戚繼光《議分薊區爲十二路設東西協守分統其路建製車營配以馬步兵而合練之》，載《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九。

⑤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卷一《束伍篇·原授器》。

的武器,充分發揮士兵的長處,從而充分發揮武器的威力。第四,强調靈活地使用各種武器。長兵器要會短用,短兵器要會長用,使武器的威力得以充分發揮。

講究武器裝備的改善,講究武器的科學配合,講究武器的正確使用,纔能發揮武器的效能,增强戰鬥力。

軍隊戰鬥力是有軍事素養的人運用武器對敵鬥争的能力。戚繼光進一步闡述了人與武器的關係。他認爲,人和武器相比,人更重要。"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强;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拽柴可以敗荆,况精器乎!"① 練兵和練將相比,練將更重要。"必練將爲重,而練兵次之。夫有得轂之將,而後有入轂之兵。練將譬如治本,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②。將德和將才,將德第一;練膽和練藝,練膽爲根本。總之,"練兵之要,在練將,在膽氣"③。這些關于練兵、練將、改善武器裝備及其相互關係的論述,既照顧了軍隊建設的各個方面,又指出了這些方面是相互聯繫、有主有從的整體,從而形成了軍隊建設系統完整的學説。這一學説的核心就是建設一支武器裝備精良,士兵勇敢善戰、有紀律、聽指揮,將領忠於朝廷,衛國保民,諳韜略,習武藝的精鋭之師。有了這樣的精鋭之師,就能戰必勝,守必固,所向無敵。

---

① 《練兵實紀雜集》卷二《儲練通論·原火器》。

②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練將篇》題解。

③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練將篇》題解。

二、戚繼光的戰争指導思想

算定戰　戚繼光主張"須是未戰已前，件件算箇全勝"[①]。他整修加固邊墻，修建空心敵臺，在邊墻内側建立駐軍的老營，使邊墻成爲打擊敵人、阻止敵人前進的堅固防綫；他整頓軍隊，汰去老弱冗員，召募新軍，嚴格軍紀，嚴格訓練，建立一支組織嚴密、訓練有素、萬衆一心的軍隊；他改進火器，規定了嚴格的操作規程，充分發揮火器的威力，使之與敵人弓箭相比，占有明顯的優勢；他建立車步騎營，有效地抗擊敵騎兵的進攻。這樣就改變了明軍的不利態勢，使其對企圖内犯的韃靼處於優勢地位。

在具體打法上也要實行"算定戰"。戰前進行周密的準備，就使自己在未來的防禦戰中處於主動地位。

靈活作戰　戚繼光主張"形勢既殊，而因形措勝之法，亦必各異"[②]。或防詐設奇，或翼擊以分其力，遊伏以疑其事，"更番妙處，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③]。"將所自出"靈活用兵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達到攻敵之無備，出敵之不意，使敵人在倉皇中迅速被殲。嘉靖四十年（1561年），上峰嶺之戰、長沙之戰集中體現了他的這些思想。

攻守結合　戚繼光認爲，"禦戎之策，惟戰守二端"[④]。"自古防寇，未有專言戰而不言守者，亦未有專言

① 《練兵實紀雜集》卷四《登壇口授》。

② 戚繼光《練兵條議疏》，載《明經世文編》卷三四七。

③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卷首《紀效或問·對敵説》。

④ 戚繼光《請建空心臺疏》，載《明經世文編》卷三四八。

守而不言戰者，二事難以偏舉”[①]。應該是有戰有守，戰中有守，守中有戰，戰守結合，奪取勝利。在北方，爲了防禦韃靼騎兵的襲擾，“須駐重兵以當其長驅，而又乘邊墻以防其出没”。用這種依托邊墻的固守和重兵集團的機動作戰相結合的戰法奪取勝利。在南方，戚繼光創立的鴛鴦陣，長短兵器迭用，正是戰守結合的體現。

殲滅戰 戚繼光説：對于倭寇的入侵，“非大創盡殲，終不能杜其再至”[②]；對于北方的韃靼，定要使它“一戰而心寒膽裂”[③]，收一勞永逸之功。爲此就要集中兵力，就要施行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等等戰法。

綜上所述，戚繼光軍事學説從軍隊建設到奪取戰争勝利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這一體系的最大的特點是把保存自己、消滅敵人這一戰争目的，建立在扎實可靠的基礎上。從日常的軍隊建設到具體的作戰準備，從整個戰争到具體戰鬥，從戰略到戰術，在軍事活動的每個具體環節上，都確保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這是他成爲傑出的軍事家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留給後人的寶貴財富。

戚繼光的軍事學説突出地發展了我國古代的治軍思想。戚繼光之前，我國出現過許多天才的軍事家，他們也有兵法傳世。但這些理論多注重用兵謀略，缺乏實用之法。但隨着軍事技術的進步，已不能驅市人而戰，任何高

①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三《守哨篇》題解。

②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一。

③ 戚繼光《定廟謨以圖安攘疏》，載《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二。

明的謀略，如果没有訓練有素的軍隊實施，都難以奏效。因此，軍隊是否訓練有素，換句話説，軍隊建設的好壞，戰時是關係到能否實施謀略，達到作戰目的的大問題；在戰争爆發之前，一支訓練有素的强大的軍隊又是一種威懾力量，使敵人不敢輕舉妄動，可收"不戰而屈人之兵"之效。戚繼光把我國古代治軍思想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達到了系統、完整的階段，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用意義。這是戚繼光對我國古代軍事理論了不起的貢獻，有着極其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四

戚繼光一生征戰，捍衛國家，造福人民，在人們的心中扎了根，幾百年來世世代代人民懷念他，尊崇他；戚繼光的軍事思想能克敵制勝，在中外影響至深，他以後的軍事家都視之爲法寶，爲指南，在實踐中運用它，遵從它。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出現過不少名將和軍事家，還没哪一個能像戚繼光這樣在人民中有這麽大的影響。在浙江、福建，在戚繼光戰鬥過的地方，當地的人民或勒石頌功，或建立紀念館、陳列館，或塑像，或以詩歌來歌頌戚繼光。當時的童謡唱道："戚我爺，戚我爺，爺未來兮民咨嗟，爺既來兮，凶妖蕩盡，草木生芽。欲報之德，昊天無涯。"[①] 歌頌戚繼光機智勇敢、戚家軍紀律嚴明的傳説故事，幾百年來廣爲流傳。人民對戚繼光的崇敬之情，歷經幾百年

①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四。

而不衰的關鍵,就在于戚繼光幾十年的軍旅生涯帶給人民的恩澤極其深厚。他的愛民、愛國精神已成爲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一部分;發揚這種愛國主義精神,成爲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極好體現。

戚繼光的軍事思想同樣爲人們所推崇,被認爲是法則、指南,影響深遠。他在戎馬倥傯中寫下的《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和十四卷本)、《練兵實紀》、《止止堂集》和大量的奏疏、條議集中體現了他的軍事思想,幾百年來廣爲流傳,在國内外有很大的影響。

在歷史上,每當外敵入侵、國難當頭之際,或戰争頻繁之秋,人們就想起戚繼光的軍事著作,力求從中尋求治兵之方、用兵之術,以抵禦外敵。

從明朝後期到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其後的一段時間,戚繼光軍事思想已成爲中國軍事領域的主導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四庫全書》只收兵書二十部,其中兩部就是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和《練兵實紀》。

明朝以來,曾多次刊刻戚繼光的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和十四卷本《紀效新書》。現存的明刊本和抄本有二十多種,清代則有近四十個刊本,民國年間也有十六七種(叢書中的刊本尚未完全計入)。平均每五年就有一部重刊本問世。這在古代兵書中是少見的。

綜觀刊刻情況,大體有三個高潮:第一個高潮是明代援朝抗日戰争期間;第二個高潮是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即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起義期間;第三個高潮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即日本加緊侵略中國之時。

人們多次刊刻戚繼光的軍事著作，正是爲了指導當時的軍事實踐。萬曆十二年(1584年)，廣東布政司第一次刊刻十四卷本《紀效新書》，"……分給大小將領，督率哨隊兵役，知所持循，齊加習練"。萬曆十六年(1588年)，李承勛刊刻十四卷本《紀效新書》，"欲使將校以下，知訓練之機，熟約束之法，上下同心，臂指相使，悉成節制之兵，潜消海氛，保我黎庶，以抒聖天子南顧之憂"①。正如兵部尚書、薊遼總督邢玠所説："能讀公(指戚繼光)書，能用公法，公固在也。""迄今閩、粤、浙、直之間，横海樓舡之師雄於海上，漁陽上谷，臺堡之卒推爲軍鋒，皆公(指戚繼光)之餘烈也。"②

戚繼光的軍事思想在軍事實踐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明代凡是按照戚繼光軍事思想做的，軍隊戰鬥力就强，就能打勝仗。戚繼光離開薊鎮後，"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③。援朝抗倭戰争期間，中朝聯軍的平壤大捷、露梁海戰大捷，都與戚繼光的軍事思想和他訓練的南兵有直接關係。平壤大捷，首先登上平壤城墻的是南兵，有的將領還是戚繼光的老部下。當時的總兵李如松説過，平壤大捷所用的戰法，"乃戚將軍《紀效新書》，乃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④。

在清代，以戚繼光軍事思想指導實踐并取得成效的

① 李承勛《紀效新書後跋》。
② 邢玠《紀效新書序》。
③ 《明史》卷二百十二《戚繼光傳》。
④ 《朝鮮李朝實録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三十二。

也大有人在。咸豐年間,曾國藩組練的湘軍就是"略倣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① 的。他的募兵制度、挑選士兵的標準、編制體制、訓練思想、軍隊紀律、作戰戰術,等等,都或多或少淵源于戚繼光的軍事思想。曾國藩曾寫信對李鴻章講:"聞足下所帶之勇,精悍而有紀律,務望更加訓練,束以戚氏之法。"② 湘軍的出現改變了清朝的兵制,湘軍和淮軍代替了緑營兵的地位。張鼎元在記述太平天國領袖李秀成占領杭州的《前後居行》長詩中也寫道,李秀成"案頭一卷未卒讀,《紀效新書》戚公作"。

在國外,戚繼光軍事思想對鄰邦朝鮮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平壤大捷後,朝鮮國王李昖下令到中國購買《紀效新書》;後又募饑民爲兵,"教以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把總、哨官,部分演習,實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③。戚繼光的兵制在朝鮮推行,影響了幾代人。

日本寬政九年(1797 年)、十年,連續翻刻十八卷本《紀效新書》,認爲"戚子之書節制精明,號令嚴謹,實兵家之規則,行軍之律令也……及今之時,損益此書,變通其事,而興練兵講武之要法,振護國保民之偉略,則步伐止齊之兵,可見於今日,而於聖賢慮亡之戒思過半矣"④。十九世紀中期,日本社會封建制度危機加深,社會處在動蕩之中。從弘化元年(1844 年)至文久三年(1863 年),在

① 《曾國藩全集·詩文·文·湘鄉昭忠祠記》。
② 《曾國藩全集·書信》,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與李鴻章》。
③ 《朝鮮李朝實録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三十二。
④ (日)平山潜子龍《刻紀效新書序》。

短短十九年的時間裏，戚繼光的三部兵書在日本相繼問世，可見其影響之大。

五

戚繼光作爲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偉大的民族英雄、傑出的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影響深遠。我倆都生于蓬萊，是戚繼光的同鄉人。我倆自幼年時就崇敬戚繼光，萌生過研究戚繼光的念頭，但當時國際、國内形勢都不允許。年輕的時候，戎馬倥傯；中年從政，政務繁忙，無暇他顧；離休以後又參加一些社團活動，研究戚繼光的打算始終無法實現。

1999年，我倆都已八十二歲。在我們着手籌備《戚繼光研究叢書》編委會時，美國野蠻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臺獨分子分裂祖國的圖謀日益暴露，日本右翼勢力無視歷史的醜惡表現使我們寢食不安。回顧中華民族抗擊外來入侵的歷史，思考我們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更感到把戚繼光這位偉大民族英雄形象在人民中樹立起來，把戚繼光留給我們的豐富的歷史遺産發揚光大，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歷史，居安思危，具有極强的現實意義。所以我們聯絡十來名專家學者，組織了《戚繼光研究叢書》編委會，以還夙願。

《戚繼光研究叢書》編委會擬編撰出版十部關于戚繼光的著作。由我倆任主編，范中義、張德信任副主編。首先推出的是戚繼光自己撰寫的五部著作，即十八卷本《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十四卷本《紀效新書》、《止止堂

集》、《戚少保奏議》[①]。我們加以標點、校勘、注釋，稱作《戚繼光文集》。人們通過這五部著作，結合他南抗倭北禦"虜"的業績，會更深刻地認識戚繼光，認識他的人品，認識他的貢獻，認識他的偉大；可以深刻理解戚繼光的思想，批判地繼承他給我們這個民族留下的豐富文化遺産，將促進我國的精神文明建設和國防的現代化建設。除此而外，我們還組織整理標點戚繼光後人編撰的《戚少保年譜耆編》；搜集整理歷代有關戚繼光的文獻，稱《戚繼光研究資料彙編》；組織撰寫戚繼光研究的學術著作，包括《戚繼光大傳》、《嘉隆萬社會與戚繼光》、《明代倭寇史略》等，目的在于重現戚繼光的偉人風采。

我們要感謝范中義、張德信、邱心田、王熹、朱亞非、仝晰綱、李克、曹文明等幾位專家，他們有淵博的學識和極强的敬業精神，他們和我們一樣對戚繼光這樣一位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有着深厚的感情，對我們國家的現實和未來充滿信心而又勤于思考，使得系統地完成《戚繼光研究叢書》的編撰成爲可能。

我們還要感謝國家新聞出版署、中華書局的領導和同志們，正是由于他們的支持，這套叢書纔得以面世。

是爲序。

1999 年 12 月 20 日

① 現存署名戚繼光撰(著)的著作還有《莅戎要略》、《武經將略》、《練兵實紀類鈔》、《登壇必究輯要》、《增訂武備新書》、《火攻秘訣》、《新編皇明戚將軍將略韜略世法》等。在我們看來這些著作雖署名戚繼光撰或著，但没有足够的證據説明它們確出自戚繼光的手筆，故本文集未收。

前　言

《止止堂集》是明代抗倭名將、民族英雄戚繼光撰寫的一部反映自己軍事生涯和理想追求的詩文集。

戚繼光(1528—1588),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山東登州衛(今蓬萊縣)人。出身將門,自其五世祖戚斌以下,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父親戚景通官至副將。戚繼光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承襲世職,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他率領戚家軍與譚綸、俞大猷等明軍配合,先後轉戰浙閩粤三省,不僅爲東南平倭逐寇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且于隆慶初奉命北上,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後改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在首輔張居正、兵部尚書譚綸等的支持下,修邊墻,置火器,整理軍備,精心練兵,長達十六年之久。《明史·戚繼光傳》稱:繼光"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對鞏固北方邊防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張居正死後,他受朝臣猜忌,屢遭攻訐,不安其位。萬曆十一年(1583)改調廣東總兵,悒悒寡歡,無法施展衛國保民之志,一年多以後,即遭彈劾罷官,返歸故里。晚境極其凄慘,他晝望南山,夜伴明月,心瘁力竭,萬念俱灰,萬曆十五年(1587)冬,在貧病交迫和惆悵

無奈中走完了自己六十年坎坷的生命歷程。

戚繼光"沉毅有度,具文武才"(董承詔《重訂批點類輯練兵諸書》卷末《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在戎馬倥傯之暇,他手不釋卷,詩酒唱和,不但撰寫了《紀效新書》、《練兵實紀》等軍事理論著作,指導戰争實踐,而且還留下了《止止堂集》等許多詩文篇章。當時即享有"負文武才如公者,一時鮮見其儷"(郭朝賓《止止堂集·序》)的讚譽。他的詩文皆係事察理悟之作,滄桑世變有感而發。後人稱他"秉鷹揚之氣,抱死綏之志,其在師中,凡誓戒、祭告、奏凱、悼亡、紀行、贈答,則因事抒思,搦管成章,故其文閎壯可追乎古,其聲慷慨自合乎律也"(郭朝賓《止止堂集·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向以權人衡文嚴格著稱,却也不得不稱嘆戚詩"格律頗壯","伉健,近燕趙之音"。

《止止堂集》包括《横槊稿》和《愚愚稿》兩部分共五卷,其中《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據《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記載,萬曆十年(1582)九月,由戚繼光本人彙編而成。之所以稱《止止堂集》,因爲止止堂是薊州總理署中戚繼光的三間書房,亦兼作辦公之用。堂名"止止",取《周易》"大畜"卦意。"大畜"之卦,上卦爲艮,下卦爲乾。艮爲山,爲止;乾爲天,爲健。其卦意是"健而止",謂剛健而不妄行,可止則止,進退有度。從《止止堂集》的内容看,無論是詩,還是誓戒、祭告、紀行、贈答等文,都是緊緊圍繞其軍事征戰活動爲核心内容而予以抒發和論述的。

戚繼光的詩歌，現存者約二百五十首左右，主要集中在《横槊稿》上卷中，他的詩作既不是百無聊賴的無病呻吟，也不是爲炫耀才華的艷辭雕飾，而是人有所察，物有所感，情有所係，心有所思，事有所悟的真情流露。所以言之有物，感情真摯。由于他的人生經歷了飆發電舉，躊躇滿志，功高遭忌三個不同時期，反映在詩文中，也呈現出三種不同的意境，但總的來説貼近現實，内容宏富，洋溢着强烈的愛國激情和熱忱，有其鮮明的時代特點。明代，戰功卓著，軍事有成，而詩文并茂，文武堪稱偉才者，戚繼光當推第一。

二十八歲至四十一歲，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至隆慶二年(1568)，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他揮兵南援浙江、福建、廣東，與倭寇八十餘戰，每戰皆捷，"戚家軍"名聞天下。他本人也以平倭"首功"，晋升爲署都督同知，領福建總兵官，并受到"世蔭千户"的嘉奬，所以這一時期他的詩歌以愛國主義爲主題，以格調高昂爲特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爲《振衣臺》："蓬萊有佳人，佩劍游南紀。指顧山海間，徜徉群動裏。薄行幽逕紆，亂石誰人驅？中有千丈表，乘之臨玉虚。拂袖驚長風，浩歌空九衢。飄摇揖王母，如聞瓊珮琚。幽人保元命，義士輕其軀。雉飛不踰阜，鵬搏九萬餘。巨翰如可挾，從此謝塵區。"作爲蓬萊人，詩中又有"佩劍游南紀"之句，并非泛泛抒情之作，而是作者揮兵浙、閩，剿滅倭寇的真實寫照。詩人運用浪漫主義的藝術手法，借助于幻想的翅膀，充分抒發了作者極其强烈的報國熱忱，輕生重義的高尚胸懷，睥睨一切的博

大氣概。鼓人志氣,催人奮進。在"春雨下危墻,烟波正渺茫。好山當幕府,壯士挽天潢。烏立林邊石,人歸海上航。驅馳還我輩,不惜鬢毛蒼"(《船廠阻雨》)、"小築慚高忱,憂時舊有盟。呼尊來揖客,揮麈坐談兵。雲護牙籤滿,星含寶劍横。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韜鈐深處》)、"一簇敲風百煉成,中宵驚起玉關情。總然用盡簷前力,應是無心爲利名"(《鐵馬》)等詩中,以叙事、寫景、狀物,無不言志抒情,無不透露着作者真摯的愛國情結、蔑視虚功浮名與貪鄙利禄的高風亮節。可謂字字鏗鏘,句句激越,確有力透紙背的感人力量。

戚繼光的抗倭和防禦蒙古部族騷擾的軍事活動,使他經受了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目睹了戰亂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無盡灾難和創傷,他在詩中不僅作了如實的描述,而且傾注了由衷的同情:"孤城已復愁還劇,草合通衢雜蘚痕。廢屋梁空無社燕,清宵月冷有悲魂。"(《寧德平》)"不見郎君到,但見塞鴻歸。鴻歸知妾意,故向樓前飛。"(《閨意》)"茫茫遼海無鱗羽,戍客寒深妾怨深。何處少年吹鐵笛,願風吹入阿郎心。"(《潞河聽笛述閨情》)甚至在觥籌交錯熱鬧非凡的元宵之夜,也不敢忘懷生活在窮鄉僻壤中的貧苦百姓,他在《元宵王萬户席上》中吟道:"暮靄初收火樹縣,銀河萬丈遥相連。繁星麗千門,明月當華筵。高堂簇綺羅,寶炬開金蓮。鼇山掩映城不夜,崑崙頂上人如仙。忽憶窮谷之元元,不知今夕何爲然。願得君恩如燈月,一時照耀來九天。關塞無塵烽火息,太平有象鳳毛騫。且共將軍拌一醉,高歌潦倒春風前。"以"火

樹”、“銀河”、“繁星”、“千門”、“明月”、“華筵”、“寶炬”、“金蓮”以及“城不夜”等富麗堂皇的熱鬧景象，與“窮谷之元元”的凄慘無奈作强烈對比，直抒胸臆，反映出作者對貧富懸殊的憤慨。同時，在詩中，他還對百姓的安居表示出由衷的喜悦，體現了他保國衛民的高尚情懷：“亂後遺黎始卜家，春深相與事桑麻。緑雲萬頃無閑地，浪説河陽一縣花。”(《天臺道中柬林尹》)“短竹編籬人幾家，野扉傍水碧陰斜。晴莎何意翩翩燕，淑氣無私處處花。浙海風和横舴艋，越山春静老烟霞。愧予不是尋芳客，夜夜嚴城度戍笳。”(《春野》)在這裏，作者甘爲百姓的安居樂業而“夜夜嚴城度戍笳”，其胸懷之博大，品格之高尚，責己之苛嚴，對百姓感情之深厚，誠不多見。

這一時期，戚繼光不僅用詩歌形式來抒情言志，而且還用詩歌鼓舞士氣，提高戰斗力。他在《愚愚稿》中説：“歌詩不獨可行於經生學子。行伍中，遇陰雨客邸之日，擇好忠義激烈戎言、戎詩歌之，感發意氣，憤悱志向，使習尊主庇民之道，亦一教也。”他曾編寫了一首題爲《凱歌》的軍歌，“集吏士數百人於庭，摭其實素，口授凱歌一章”，“節以鼓音”，“使衆士歌之”，果然“一唱三和，聲震林木。興逸起舞，上下同情。抵掌待旦，浩然南征。”其歌詞是：“萬人一心兮太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冲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箇封侯。”(《凱歌》)歌詞或曉之以忠義和軍紀，或動之以名利和感情，主題明確，格調高雅，氣魄宏壯，語言通俗易

懂,好記,瑯瑯上口。他不僅懂得以不同的詩歌施教于不同的對象的道理,還特别注重付諸于軍事實踐。這種軍事文學中的精品與傑作,在我國古代詩歌史上即使不是絶無僅有的,也是極其罕見和具有獨特個性的。

隆慶年間,戚繼光北上主持薊鎮一綫防務以後,隨着戰功的累積與治軍名望的增高,遭庸夫奸人忌恨的事不斷發生,明槍暗箭也接踵而至。幸有張居正等人的支持和力薦,才使得他在鎮達十六年之久。所以這一時期,他的詩歌雖以愛國主義爲基本主題,但除個别篇章之外,大多沉鬱悲壯,且偶雜悲笳怨笛之音,感嘆人生壯志難酬之痛。如《讀〈孤憤集〉》説:"獨夜秉青藜,往跡何歷歷。有恨拂龍泉,生不與時適。古來興廢事,掩卷三太息。嗚呼少保冤,九州目所擊。書空徒咨嗟,誰爲籲天笑。不知後世人,視今何如昔?義士莫向江南行,尸祝家家正寒食。"由岳少保聯想自己,又由現時推及將來,心情激憤,感慨萬端,充分地反映了作者對朝廷和弄權奸臣小人隱含的不滿。同時他還借用常見的飛蛾撲燈的典故,對那些官陽中趨炎附勢、見利忘義之徒予以辛辣的諷刺:"蕞爾飛蟲,曷來緜緜。……寧趨熱而速斃,不就凉而延長。豈薰之有馥,而煨之爲芳。甘蹈火而俱焚,以篝燈爲崑岡。嗟物之外蔽,故昧死以趨炎。乃人之内熱,孰不如彼之燔。嗜義易厭,嗜利彌堅。或因難而止,或中道而遷。奉首幸免,蔑理苟全。方寸之欲勝,則七尺其何慳。旦夕之謀遂,則百歲其可捐。貿貿汩汩,蟲何辨焉。"(《露坐觀飛蟲撲燈賦》)且預示他們必將"速斃"的下場。但更多的時

候，他則陷于徬徨苦悶之中，心灰意冷，情緒低落，猶豫動摇，甚至産生過解甲歸田的消極念頭："百戰勞銷千口集，萬金散盡幾人歡。燕然北望空彈劍，馬革尋常片石難。"(《辛未除夕二首》)"朔方健兒期報恩，顛顏短髮披荆榛。成蹊桃李自何處，那知芳草憶王孫。"(《春郊行》)"人情到老方知味，世態無端尚有天。蕉夢甫殘仍澤國，粱炊未熟已桑田。"(《庚辰除夕》)"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乞此身。一夜零霜侵短鬢，明朝不是鏡中人。"(《病中偶成》之三)但有時在痛苦中，又表現出老當益壯，雄心不已，念念不忘薊北邊防，期望再展宏圖抱負："晨炊煙斷家謀拙，旅病魂驚國事勞。西望薊門通御氣，孤臣不惜敝征袍。"(《己巳除日署中乏薪》)"天低臺觀三千里，雪近顛毛四十秋。短劍蕭森心尚壯，君恩回首幾時疇。"(《塞外觀音岩》)"心爲報恩終化石，骨因酬志欲無丘。材官若信狂夫語，聖主如今肯建侯。"(《己卯除夕督兵次建昌候援遼左》)"何日信眉容我去，百年開口幾人來。還爲國步推豪傌，誓向祈連勒馬回。"(《再登太平南山》)雖是白發空嘆，却仍望"王師"禦虜有成。真可謂家事國事禦虜事，事事係心；西望嘆望遥祝望，壯心未泯。然而赤誠報國之志和滿腔熱血，最終苦苦盼來的不但不是祈連凱旋，而是來自朝廷内外的誣陷詆毁，人格的侮辱和精神的折磨，不得不懷着終生的遺憾，告别他苦心經營十六年之久的薊鎮，再度回到他曾經抗擊倭寇的廣東省。

萬曆十一年(1583)春二月，戚繼光改調廣東鎮守，都督南粤諸軍事，"理粤事如薊。遂首編標兵，整飭營伍，而

年旅僅爲其形;器械率多朽鈍,頗大費更張;久之亦漸閑紀律而似可觀矣。"本想待"標兵事峻,方及水寨,而後巡行水陸,次第爲之整搠。"(《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無奈疾病復作,上疏乞休。得旨准歸里調理,以候起用。當他在等待朝廷聖旨而于小金山休息時,曾寫《在告暫憩小金山》一詩:"戢羽樊籠四十年,水濱亦有白鷗天。君恩自是優功狗,世事渾如看紙鳶。戀客青山隨處有,向人明月爲誰憐?杖藜徙倚蕉窗下,幾度從容檢内篇。"叙述自己的命運和遭遇,他在《結夏山中寄都塞上諸知己》中寫道:"九曲河流返漢槎,蓬萊原有野人家。堪傷地僻虚談麈,總是山高障落霞。花發舊林春自足,醉來清夜月遍賒。尚知造化猶憐拙,孤嶼仍留篆鳥沙。"這與其説是悲哀,倒不如説是控訴。儘管如此,他仍然心係國家大事,仍然希望天下太平:"一片丹心風浪裏,心懷擊楫敢忘憂!"(《端陽觀龍舟》)"遐方但願無烽火,煙柳年年繫去驄。"(《在告暫憩小金山》)其品格、情操是何等高尚,真不愧是一位"任真任怨,以國事猶家事,謀兵如謀身,必捨而后達,輕小以求大者"(《愚愚稿》上,《〈大學〉經解》)的"光明正大"、"純忠純孝"(《練兵實紀》卷九《練將》)的"愚愚子"。總之,戚繼光詩歌在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藝術形式的多樣性。從篇幅看,有長達一千二百餘字的,也有短至十六字的。從詩體看,有嚴格的律詩,也有自由的古體。從句法看,七言、六言、五言、四言、三言,樣樣俱全。從風格看,前期、中期和晚期各有特點,不受任何陳規的束縛,一切以能更好地表達内容爲原則,可謂獨樹一幟。

在《横槊稿》中卷中，主要彙集了戚繼光在不同歷史時期撰寫的贈序、紀行、墓表、墓誌銘以及賀表等。中國古代，向有以人論事、以行述跡、以言察情、以文釋道的優良傳統，然辨忠奸、論功過、述人品、陳事跡者，多在生前賀表、死後墓誌銘、文集序紀中概定之。遵此傳統，戚繼光在集中贈序有《贈御史大夫汪長公序》、《贈督學姜先生内召序》、《贈見吾陳先生開府滇南序》、《爲求李公恩榮雙壽詩册叙》、《壽方太恭人序》、《薊門稿序》、《壽虞部鑑江唐公序》、《張侍御閉關三疏序》、《賀華山孫公巡撫山西序》以及《賀明府毛公壽序》等。其中的事是他親歷的，所記載的人物是他熟知的。這些人有的是與他出生入死，并肩戰鬥，同舟共濟的良師益友；有的是他敬仰欽佩的賢達長輩；有的是在拓疆安土，保家衛國方面做出特殊貢獻而堪爲楷模的有功之臣。他們均對戚繼光的成長或軍事征戰活動起過積極的作用，産生過積極的影響。所以在每篇序文中，戚繼光都流露出感激之情和對往事的美好回憶。紀事、紀行有《漳州衛新作大門紀》、《福建福清縣海口城西瑞巖寺新洞記》、《閩海紀事》、《滄州儒學訓導梁玠遇寇紀事》、《留别亭記》、《近喜亭記》、《創修灤陽驛記》、《漢前將軍壯繆關公廟記》、《重建關三屯營鎮府記》、《重建三屯營城記》、《薊門湯泉記》等。其價值在于：一是所記所撰均爲戚繼光本人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有史備徵，并非臆想或無稽之談；二是反映的内容均與戚本人抗倭及抵禦北部蒙古部族騷擾的軍事活動有關，而且其軍事理論思想和實踐活動不乏反映；三是記録并保留了研

究各地歷史狀況的珍貴資料,既可明其源,辨其流,又能補正史之缺,糾正史之誤。此外,戚繼光撰寫的墓表、墓誌銘和賀表等,亦爲後人研究相關的人物業績、地方歷史以及戚本人與他們的關係,提供了較爲翔實的依據。儘管字裏行間不乏讚賞和溢美的華麗詞藻,然而這些都是他自身的經歷或感受,是研究這一歷史時期難得的第一手資料,有其他文獻無可替代的價值。

《横槊稿》下卷主要由祭告和誓詞兩大部分組成。其中祭告的内容有:一是祭祀陣亡將士的,如在龍山、松海、蔡陂嶺抗倭戰斗中陣亡的士兵;二是祭祀陣亡戰友或部下的,如王萬户、舊部曲游擊將軍陳大成、王處士、丁參將等;三是祭祀上級統帥的,如大司馬中丞思質王公(忬)、大司馬譚公(綸);四是祭祀業師或長輩的,如業師廣文梁中谷(玠)先生、王太夫人、陳太恭人;五是祭告神明,如海神、城隍之神、江神、六纛之神、馬神、景忠山川之神、馬明大王之神、真武玄天上帝之神以及關帝神等等。誓詞可分爲誓將和誓師。無論是祭告還是誓詞,其中雖有不少唯心和迷信的成分,然他却巧妙地借助上天神靈之力,以抒抗倭乃"天助"正義之戰的感慨;更表達了萬民同心、衆志成城,慷慨赴死,而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豪情。與此關聯的活動都與其軍事活動密切相關,也的確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爲後人全面、客觀認識和研究戚斷光提供了許多不載于其他文獻的更爲詳盡的珍貴資料。

在《愚愚稿》上下卷中,戚繼光利用儒家思想武器,對如何把握"智、信、仁、勇、嚴"的内容,如何選拔和培養將

領、教育士兵，怎樣才能承擔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責任等問題作了較爲系統的闡述。對如何選將，什麽樣的人具備將才，將對兵而言是什麽關係等都作了較爲科學求實與辯證客觀的論證。他强調選將不“可以爲一時措事之宜，一事用人之權”，“貪則不奪不厭，詐則君父可欺”者，是不能作爲將領的。“以將對兵言，貴乎練心。以兵對敵言，貴乎練氣。氣猶泉水也，不能常清常盈。澄之則清，撓之則濁；清而蓄之，濁而澄之。練心也，盈可復汲，清可復撓，一蓄一盈，一清一汲，水不可勝用，而泉永不涸矣。”任將者，必須具備“智、信、仁、勇、嚴”五德。“智者，仁之辨也。信者，仁之實也。仁者，人之本也。勇者，仁之志也。嚴者，仁之助也。任機權之真于義理，慎機權之似于詐僞，作仁之道，豈不在是哉。夫信、仁、勇、嚴，非智不能辨其弊。信之弊也執，仁之弊也姑息，勇之弊也暴，嚴之弊也刻，皆不得其當矣。故直看則智爲首，横看則仁居中。苟智、信、勇、嚴而不重夫仁，則皆爲虚器，爲禮文矣。”“‘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此‘知’字，指真知而能行之之謂也。苟不真知而力行，徒聞亦何益哉？‘知’字最重，是要人著實知而行之也。不然，又何必曰‘莫不聞’。‘聞’謂虚聞，‘知’謂實知。”結合自己多年的軍事實踐，戚繼光還專門論述了研究《孫子兵法》的心得體會，他説：“孫武子《兵法》，文義兼美，雖聖賢用兵，無過於此。非不善也，而終不列之儒。設使聖賢，其人用孫武之法，《武經》即聖賢之作用矣。苟讀《六經》，誦服聖賢，而行則狙詐，《六經》即孫武矣。顧

在用之者,其人何如耳。故因變用智,在君子則謂之行權,在小人則謂之行術。均一智也,而君子、小人所以分者,何也?蓋由立心不正,則發之自異耳。”“唐貞山公嘗曰:‘兵有三反。兵,凶器也,以吉道處之。兵,危事也,以安道行之。兵,動物也,以静道用之。’知兵之言乎!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此下二句,正以釋國之大事也。‘地’字,虚看乃兵之死生所係,存亡以國,言此一節,爲十三篇引首,以下莫非此二事也。孫子之文,曷常脈絡不貫串,若以真正‘地’字看,則非孫子之文矣。”(《愚愚稿》上,《〈大學〉經解》)

在《策問》中,戚繼光着重詮釋了軍事理論思想如何在對敵鬥争中制勝的戰略戰術問題,同時對自己的才幹得失作了深刻剖析。他講到當時的武將可分爲“上智”、“下愚”和“愚而又愚”三種人,自稱願意做一個“愚而又愚”的人,因此自謙號稱“愚愚子”,借以自警自省。他説:“世之爲武夫者,積金帛,廣田宅,侈功名,保首領,與時遷移,今人謂之上智。竭心力,治職事,盡其在我,利鈍付人,時運不齊,爲國忘家,不能封侯,必期廟食,今人謂之下愚。謀不合,道不行,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維持職守,於必不可爲之中,陷穽在前,斧鉞不懼,今人謂爲愚而又愚者。吾將爲智乎?人欲之,而吾心之知不欲也。吾將爲愚乎?吾心欲之,而人不與也。必不得已,吾寧無違吾心,其爲愚乎?愚而又愚乎?宜號曰‘愚愚子’。吾儕當知所擇矣。”(《愚愚稿》上,《〈大學〉經解》)他的文稿之一取名《愚愚稿》,也出于此意。對此,他曾自豪地説:“人性

之所有者，吾復之；人情之所欲者，吾反之。衆人困于聲色貨利，而吾獨不爲困焉。便出衆人一頭地，就是陸行神仙，見世活佛，便是衆人中聖人。”（《愚愚稿》上，《〈大學〉經解》）可見，愚而不頑，愚而不困，反之，愚而求道，愚而踐聖的準則，他時時銘記于心，不忘實踐奉行。這表明他朝着能够成爲“聖人”的既定目標，在不懈努力。

爲了不被“聲色貨利”所困，“便出衆人一頭地”，成爲“神仙”、“活佛”以及“衆人中聖人”，戚繼光一貫對自己要求嚴格，他説：“予性本鈍，愆過日多，偶爲數語，書於扇，時以自礪曰：‘制暴怒，戒多言，時飲食，節財用。’‘交淺而言深，取敗之道也；乘喜而作事，噬臍之悔也。’‘一事而是非互見，當從寬厚處立心。’‘識定而奮往直前，仍當再思合理。忍制欲燃之火，如馭六馬，轡策在手，不可因其馴而少縱。’‘耐煩不通之人，如理亂絲。’‘妍媸在彼，切勿恃智而矜。’‘懷廉正，律己職，分之當然也。勿加德色于人。’‘勤勞任事，臣子之宜爲也，勿謂盡獲乎衆。’‘以智迎智，循乎無窮，智昏而滯斯隨之。嗚呼！鯀之治水非無才也，其心必欲水之就道，以恭厥職，而卒無底績者，以智迎智故也。’‘天地之久，日月之明，誠而已矣。居深而服遠，以一而聽萬，奸詐巧僞，紛沓不一之情，而卒莫逃吾軌域，終歸于化者，亦誠而已矣。’”戚繼光是這麽寫的説的，在實踐中也是這麽努力的。所以當他爲新河之署題“忠一堂”時，有人問他：“忠即一矣，何又曰一？”他回答道：“世禄之家，盡忠報國，分内事。一時有間則二三，則非忠矣。凡我國儕，荷國恩于兹二百餘年。受娠之初，此身即爲國

家之身。但壯年以來,爲貨財、色欲、口體、勢利所奪,如是愛樂惡苦、貪生畏死,有所顧惜,則良知遂泯。忠矣且不能,况能一耶?"(《愚愚稿》上,《〈大學〉經解》)并稱自己的人生也經歷了由"務索做好官"到"求爲好人品"的轉變。他説:"予本無良,然中年以後,頗知于切實處用力。工夫既久,漸覺往日之事,百孔千瘡。非出血氣,即屬孟浪。自覺二十歲上下,務索做好官,猛于進取,而他利害勞頓皆不屑計也。廿六七以後,責任既重,惟以顛覆是懼,猶謂人之利鈍,皆出巧謀,豈有定命。三十以來,經履盤錯之多,視拙者之安,巧者之失,始翻然醒悟,識見漸定。舉一切身命利鈍外至之累,免爲吾擾,而志在求爲好人品矣。"(《愚愚稿》上,《〈大學〉經解》)標志着他已經擺脱了世俗功名利禄的束縛,邁入了更高的精神境界。故在他晚年以至窮困潦倒、年除斷炊,常人謂之人生"絶境"之際,他仍能心憂天下而置身度外,捨一己之貧,而憂天下之困欲解之,并非偶然。其高風亮節之意,躍然紙上;拳拳報國之情,催人淚下。

在《愚愚稿》中,除了"陰騭、果報、神怪之事,不免偏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外,許多資料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如記載云:"今人説起古人之清節孝義者,皆以爲千古美談,敬而仰之,未必非本心也。及其自待待物,却又恒在私欲上用念。""糞者,天下之惡臭也。凡人夢污身者,必得財。大污則當大得,小污則當小得,無有不驗。以是而知金銀財貨惡臭之屬耳。而人之夢污而寤者,莫不忻忻以喜,惟恐其污之不深,獲之不厚。是

人之愛身不如愛惡臭也。”“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欲難磨而易起。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欲如下坡推轂。路傍之草，踐剗而猶生者，欲也；瓊臺之花，灌溉而難茂者，理也。”“《古文大全》今之士子自蒙時多讀之，不知所編者何意？開端即勸學文數首，其一曰：‘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顔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嗚呼！捍外誘而全真純大易，獨于蒙時加省焉。童蒙之年，正善惡未定之間，何等時也，便教之以淫、以利、以勢。此等言語一入胸中，便是淪洽骨髓的病痛。一味只于聲色勢利上鑽求之，而望其壯長學做聖賢，吁！亦難矣！心術之壞，莫非此篇爲之作俑也。”“今之所謂豪俠，古之所謂忿戾也。今之所謂仁人，古之所謂姑息也。今之所謂愛人，古之所謂鄉愿也。今之所謂才人，古之所謂佞人也。今之所謂明哲，古之所謂偷生也。今之所謂能官，古之所謂民賊也。凡今之所稱於世者，皆古之罔生幸免，不亦可慨乎！”“或曰：‘士之廉猶女之潔，分之當然，何必傲物。’予曰：‘今之人有傲物心，還是要做好人一邊。仕者之廉，固分之常。但定乎其中而不移者，亦難矣。上則父母期必其成家，中則妻孥欲豐其服食，下則子孫厚望其蓄遺。父母、妻孥、子孫，皆己之可欲而不能割者。非能割愛窒欲，斬鋼截鐵，豈能執衆欲而由我乎哉！（均見《愚愚稿》上，《〈大學〉經解》）

從《愚愚稿》所記載的内容看，其中許多有關邊疆、軍事活動的材料是一個重要方面，多爲其他地方文獻所不

載或較少反映。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記載,也是不容忽視的,它爲人們了解和研究當時的許多社會政治問題提供了直接的依據。如記載明代後期官宦榮歸的狀況時説:"三十年前宦歸,行李至國門,尚多夜入。曰:'勿使鄉黨見。'今之歸者,動以數百笥,必日中經鬧市運之,惟恐其鄉黨不見,則不相榮矣。盛馳奴僕,索取夫馬於官。僕在馬上,德色驕人,遇官府不避道。予所親睹者,良可嘆哉!"又如該稿在記述市人對官宦態度的變化説:"嘉靖三十年前後,市人群處劇談。但云:'某某做官回,囊資何其厚也,是何其能也?'積薄者或罵之曰'唼子'。至有犯顔批鱗而得禍者,衆必曰:'著何苦?'國初士大夫仕歸,多無資囊,每每以任爲籍,至今人皆美之。遇外客必談曰:'某乃某時宦績子孫。'今乃畏屬如虎,但得歸報,必遥構之,預發行李。至期輕身而出,尚有抛石弔逐者。此與攀轅卧轍,爲何等事,豈民之不古使然哉?"這些微觀而詳盡生動的記載,在正史中鮮有涉猎,對于研究明朝中後期的社會狀況、世風民情以及思想文化都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可收"史鏡"之效。

《止止堂集》的版本,據考證,《横槊稿》三卷與《愚愚稿》兩卷,在明代首先獨自成書,後來合刊成《止止堂集》。在一段時期裏,《止止堂集》還曾收有《練兵實紀》,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記載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練兵實紀》"首行或剗作墨槽,或仍留'止止堂集卷之'六字",可作證明。以後,《練兵實紀》抽出單行,《止止堂集》便只剩下《横槊稿》和《愚愚稿》。

《止止堂集》卷首有萬曆二年(1574)工部尚書郭朝賓序,説明至遲此時便已付梓。《千頃堂書目》記:"《止止堂集》五卷,又《横槊稿》三卷,又《愚愚稿》一卷。"編撰《四庫全書》時此書却有《愚愚稿》二卷,比《千頃堂書目》所記多出一卷,而且集中又有萬曆庚辰紀年(萬曆八年),在郭朝賓作序之後。由此推斷,此書在明代刊行不止一次,足見其受世人推崇之盛。清代前期,因受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影響,未見此書再版。編撰《四庫全書》時只留有存目。至光緒年間,此書傳本已很少,以至于"登州志局方纂《藝文志》,求戚武毅公此集不得",巡撫張公童年時即愛讀戚繼光兵書,然而直至當了巡撫,"其文集猶未得見也"。光緒十四年(1888),山東書局"謀刻國朝以來海内未刻之書",翰林院編修王懿榮便將自己收藏的抄本取出付印。王懿榮的抄本源于翰林院本。此本係從翰林院借得此書,"募工對臨一通,悉如原刻"(以上參見王懿榮《重刻明戚武毅公〈止止堂集〉序》)。因此可説基本保留了原本面貌。而據此抄本刻成光緒本,便成爲此書的第一個清版本,至今也仍爲最常見的本子。

光緒本前附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館抽燬書目》的有關片斷,并有王懿榮、郭朝賓的序各一篇。據郭序判斷,《止止堂集》内容範圍很廣,但一些内容在光緒本中已經見不到了。王懿榮借回的本子後部殘缺,照此抄録,轉而付梓後,當然不可能完整。翰林院本在編撰《四庫全書》時被以"皆有偏謬"爲由抽燬了"楊王啓運"、"宋瀛國公"二條,早已與明刻本不同,王懿榮抄録、山東書局

重刻時都無法找到被抽燬的部分，只好一準翰林院本。光緒本增加的地方是一篇《附録》，其中有從《盤山志》中與《戚少保年譜耆編》中輯出的戚繼光詩二十六首。因此可以説，它比翰林院本保留的戚繼光詩文更全一些。此次整理，以北京圖書館藏清光緒十四年(1888)山東書局刻本爲底本，同時參考了道光丁未年(1847)重刻、光緒戊寅年(1878)補刻的仙游崇勛祠藏版《戚少保年譜耆編》、北京圖書館藏萬曆二年(1574)刻本二卷以及現存的碑文等歷史文獻。

由于水平所限，錯誤或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指正。

王　熹

2000年10月26日

於東廠衚衕一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集部別集類存目

《止止堂集》五卷，明戚繼光撰。繼光有《練兵實紀》已著録。《千頃堂書目》載繼光《止止堂集》無卷數，又《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一卷。今此本《横槊稿》亦三卷，《愚愚稿》則多一卷，編首總題《止止堂集》，前有萬曆二年[①]工部尚書郭朝賓[②]序，而《集》中有萬曆庚辰[③]紀年，在朝賓作序之後，蓋又嘗續有增益。知虞稷所見《愚愚稿》一卷，乃初刻之本，非著録之誤也。繼光有平倭功，當時

① 萬曆二年：即公元 1574 年。

② 郭朝賓(1513—1585)，字尚甫，號黄涯，汶上人。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授户部主事，歷順天府尹、浙江巡撫，累官工部尚書致仕，萬曆十三年卒，年七十三。

③ 萬曆庚辰：即明萬曆八年(1580)。

推爲良將，詩亦伉健[①]，近燕趙之音[②]。而雜説中乃多及陰騭、果報、神怪之事，不免偏駁。考繼光有《登盤山絶頂》七律一首，格律頗壯，今石刻尚存，而兩集中皆不收，殆作於刻集之後歟。

① 伉健：指詩文風格遒勁。明方孝孺《溪漁子傳》："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明胡應麟《詩藪·元》："楊仲弘視虞骨力伉健有加，才具閎通不及。"

② 燕趙之音：燕趙指戰國時燕趙二國。亦泛指其所在地區，即今河北省北部及山西省西部一帶。古代燕趙多慷慨激昂之士，後以"燕趙之音"指剛强不屈的氣概。

四庫館抽燬書目

《止止堂集》五本。

查《止止堂集》係明戚繼光撰,《集》内"楊王啓運"一條,"宋瀛國公"一條,皆有偏繆,應請抽燬。

重刻明戚武毅公《止止堂集》敍

光緒己卯、庚辰間[①]，登州志局方纂《藝文志》[②]，求戚武毅公此《集》不得，僅於其家得書一卷，乃後人所輯公詩十餘首及私傳數事，遂以著録，蓋强名《集》。後三四年，懿榮[③] 乃從翰林院署借得此《集》，明刻五本，即乾隆間四庫館收録之底本也。中有"楊王啓運"一條，"宋瀛國

① 光緒己卯庚辰間：即公元 1879—1880 年間。

② 藝文志：我國古代紀傳體史書、政書、方志等，將歷代或當代有關圖書典籍，彙編成目録，謂之"藝文志"。區分類别，始于劉歆《七略》。班固《漢書》首著《藝文志》，分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六略。其後《新唐書》、《宋史》、《明史》、《清史稿》亦相繼編纂《藝文志》。《隋書》、《舊唐書》改稱《經籍志》，性質則相同。其類例自《隋志》后大都改爲經、史、子、集四部。方志中編輯收録的詩文，亦多稱"藝文志"。亦省稱"藝文"。《宋書·律曆志上》："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

③ 懿榮：即王懿榮（1845—1900），清山東福山（今煙臺西南）人，字正孺，號廉生。光緒進士。光緒二十年（1894）遷侍讀。次年入直南書房，署國子監祭酒。是年日軍攻占威海，分陷榮成，奏請回籍辦團練以禦侮。《馬關條約》簽訂後還都，特旨補祭酒。泛涉書史，世稱其博學，尤酷愛金石文物，于二十五年與劉鐵雲一同辨認甲骨文，確認爲商代文字。二十六年五月與侍郎李端遇同被任命爲京師團練大臣。七月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東便門，率勇拒之，衆勇潰不成軍，遂投井死。著作有《漢石存目》、《福山金石志》、《六朝石存目》、《王文敏公遺集》等。

公”一條，當時奏准抽燬。又末缺數葉，亦無從搜補。於是募工對臨一通，悉如原刻，謹以官本還署。又後三四年，懿榮以服闋[①]詣省會取咨，見巡撫張公[②]，論及戚武毅兵法諸書，如《練兵實紀》、《紀效新書》，童年時即愛而讀之，其文集猶未得見也。時值山東書局方謀刻國朝以來海内未刻之書，爰舉此《集》，郵介張公重刻之。謹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於《紀效新書》下著云：“明人積習惟務自便其私，而置國事於不問，故己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身之利害爲可否，以心之愛憎爲是非；己在事外，則嫉忌成功，惡人勝己，吠聲[③]結黨，倡浮議[④]以掣其肘。繼光恐局外阻撓，敗其成績，故反覆論辨，冠之簡端，蓋爲當時文臣發也。”此論列其所著一書，並涉及當時情事而言。然

① 服闋：闋，終了，意即守喪期滿除服。漢蔡邕《貞節先生陳留范史雲銘》：“舉孝廉，除郎中君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舊唐書·王丘傳》：“丁父憂去職，服闋，拜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

② 張公：即爲張曜，清大興人，原籍錢塘。字郎齋，咸豐間督團勇守固始，受知于僧格林沁。曾經鎮壓過捻軍和陝甘回民起義。累官河南布政使、廣東陸路提督，後改授山東巡撫。任職期間築河堤、修道路、開廠局、精製造，凡有益于官民者莫不畢舉。光緒間卒于官，謚勤果。

③ 吠聲：指狗叫聲。意思是一條狗叫，群犬聞聲跟着叫。喻盲從，隨聲附和。唐劉禹錫《上杜司徒書》：“加以吠聲者多，辨實者寡。”

④ 浮議：没有根據的議論。宋蘇軾《謝王内翰啓》：“卓爾大賢，自足以破衆人之浮議。”《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十娘〕道：誰知郎君相信不深，惑於浮議，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

千古朝政,末流之弊,往往如是。《明史》本傳言張居正[①] 歿半載,張鼎思[②] 言繼光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又踰年,張希皋[③] 等復劾之。居三年,御史傅光宅[④] 疏薦,反奪俸,此又不止倡浮言以掣其肘矣。《集》中多感慨悲壯之詞,惟公後來西北之志終未竟耳。有《年譜》十二卷,爲公嗣祚國等所纂輯。道光丁未[⑤] 福建仙游重刻之,登州仍未有也,故《新志》中亦未著録。光緒十五年春三月翰林院編修福山後學王懿榮記。

① 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岳,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穆宗時與高拱并相,神宗時代拱爲首輔,飭吏治,整邊備,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爲相十年,海内稱治,帝稱之曰元輔張少師先生,待以師禮,居正亦自負爲帝者師,然與馮保相結,人謂居正傲上而不免卑於馮保。父喪奪情,爲時所譏,年五十八卒,謚文忠。後爲張誠所譖,家籍没。著有《書經直解》、《太岳集》、《太岳雜著》、《帝鑒圖説》。

② 張鼎思(1543—1603):字睿甫,號慎吾,安陽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由庶吉士授吏部給事中,官至江西按察使,卒年六十一。著有《琅邪曼衍》、《琅邪代醉編》。

③ 張希皋:湖廣安陸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歷官給事中。

④ 傅光宅(1547—1604):字伯僑,號金沙居士,聊城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授吴縣令,擢御史,疏薦戚繼光,衆論快之。累官四川提學副使,卒年五十八。

⑤ 道光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

《止止堂集》序

《止止堂集》二，今大將軍南塘戚公之所著也。曰《横槊稿》，公秉鷹揚[①]之氣，抱死綏[②]之志，其在師中，凡誓戒[③]、祭告[④]、奏凱[⑤]、悼亡[⑥]、紀行[⑦]、贈答[⑧]，則因事抒思，搦管成章，故其文閎壯可追乎古，其聲慷慨自合乎律也；曰《愚愚稿》，人皆尚智，公獨如愚而以愚自居，其所稱述發

---

① 鷹揚：即威武貌。《詩·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後漢書·陳龜傳》："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

② 死綏：謂效死沙場。唐杜牧《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長句》："死綏卻是古來有，驍將自驚今日無。"《資治通鑑·唐德宗興元元年》："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

③ 誓戒：即約束訓戒的言辭。

④ 祭告：古時國有事，祭神而告之。

⑤ 奏凱：《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鄭玄注："大獻，獻捷于祖；愷樂，獻功之樂。"謂戰勝而奏慶功之樂。後以"奏凱"泛指勝利。唐李乂《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軍大總管張仁亶》詩："勿謂公孫老，行聞奏凱歸。"

⑥ 悼亡：悼念亡者。

⑦ 紀行：記述旅行見聞。元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紳》："集名《追昔游》，多紀行之作。"

⑧ 贈答：謂以詩文互相贈送酬答。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

明多獨得之見。至於陰騭、冥報、可喜、可愕、可悲、可惡之事，涉於神怪者亦附見焉。其意若曰妄殺者，天必刑之，安可解也，將以自戒云爾。初，倭奴毒流閩、浙，公起列校[①]，援偏師當一面之寄，大小數百戰；越北虜寇薊門，烽火達於三輔[②]，公膺推轂[③]之命，畫地數千里，乘障而守之，不可一日忘警備也。當其時，公意思安閑，游於翰墨，其整且暇何如者？宜其每戰必克而自立於不可敗之地也。是故以身徇國之謂忠，以殺止教之謂仁。忠故能謀，仁故能勇。讀其詞，知其忠與仁最隆也。公節鉞所指，妖氛殲焉。今殿薊八年，虜望風遁，績尤偉。負文武才如公者，一時鮮見其儷，是則可傳也已。予序其《集》端，俾觀公之大節者，當於其詞求之。萬曆甲戌[④]仲冬之望，賜進士第資善大夫[⑤]工部尚書侍經筵汶上黄涯郭朝賓撰。

---

① 列校：東漢時守衛京師的屯衛兵分作五營，稱北軍五校，每校首領稱校尉，統稱列校。唐五代以後地方軍隊亦設列校。《舊五代史·世襲傳一·韓遜》："韓遜，本靈州之列校也。"

② 三輔：西漢治理京畿地區的三個職官的合稱。亦指其所轄地區。《太平御覽》卷一六四引《三輔黄圖》："武帝太初元年改内史爲京兆尹，以渭城以西屬右扶風，長安以東屬京兆尹，長陵以北屬左馮翊，以輔京師，謂之三輔。"後以三輔泛稱京城附近地區。

③ 推轂：本意推車前進。古代帝王任命將帥時的隆重禮遇。《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後因以稱任命將帥之禮。

④ 萬曆甲戌：即明萬曆二年(1574)。

⑤ 資善大夫：明散階名稱，即榮譽稱號。文官正二品初授之階。

目　錄

總序 …… 高揚文　陶　琦(1)
前言 …… 王　熹(1)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1)
四庫館抽燬書目…… (3)
重刻明戚武毅公《止止堂集》叙…… (4)
《止止堂集》序…… (7)
《橫槊稿》上…… (1)
讀史…… (1)
慨古…… (2)
元宵王萬户席上…… (2)
王明府園亭…… (3)
乙卯元日登太平樓…… (4)
寄孫都護…… (4)
過文登營…… (5)
客中病作…… (5)
雪樹…… (5)
暑雨…… (6)
江樓…… (6)
寄懷…… (6)

閨意……(6)
南莊即事……(7)
潞河聽笛述閨情……(7)
春日謁聖水廟……(7)
夜静……(7)
金嶺驛……(8)
辛亥年戍邊有感……(8)
秋日……(8)
述竹間婦……(9)
過嚴子陵祠……(9)
秋澗 ……(10)
關嶺寺有感 ……(10)
督兵援閩遊鴈山戲集爲詩 ……(10)
巾幗山 ……(11)
遊謝莊 ……(11)
忠愛亭 ……(12)
撫松亭 ……(12)
自取池 ……(12)
韜鈐深處 ……(13)
春野 ……(13)
鐵馬 ……(13)
援閩過平陽 ……(14)
擬黄臺瓜作 ……(14)
寄書 ……(14)
登伏龍寺憶昔 ……(14)

普寧寺度歲 …… (15)
天臺道中柬林尹 …… (15)
同行即事 …… (15)
曉征 …… (15)
和張都護 …… (16)
船廠阻雨 …… (16)
送別 …… (16)
過清風嶺節婦祠 …… (17)
宿阿育王寺 …… (17)
寧德平 …… (17)
紀事 …… (18)
凱歌 …… (19)
遊鴈山集景 …… (19)
宜嚒洞 …… (19)
望闕臺 …… (20)
振衣臺 …… (20)
客館 …… (21)
暮春舟中 …… (22)
馬上作 …… (22)
山居 …… (22)
督兵過潮州渡 …… (23)
題廖貞女卷 …… (23)
送劉太守赴武定 …… (24)
送崔刺史之廣德 …… (24)
奉召北還 …… (25)

薊門述 …… (25)
行邊述 …… (31)
盟忠樓 …… (32)
過遊鄉有感 …… (32)
明妃曲 …… (33)
挽大司馬中丞吳郡王公 …… (33)
挽袁封君 …… (34)
宿石驛聞馬嘶 …… (35)
登石門驛新城望塞 …… (35)
送學仙者入遼 …… (36)
鄭山人自閩赴友難歸 …… (36)
己巳除日署中乏薪 …… (37)
北海宋使君入賀 …… (37)
送涇水王使君鎮遼海 …… (37)
買花 …… (38)
出塞 …… (38)
送同年劉都護 …… (38)
中丞公以芍藥花數本見寄 …… (39)
登捨身臺 …… (39)
方景武山人以趙藩骰牌見寄 …… (40)
寄臨淮李公子 …… (41)
送美弟之任金山 …… (41)
送李文學歸蓬萊 …… (41)
集灤上賦詩 …… (41)
讀《孤憤集》 …… (43)

春日同集分得開字 …… (44)
贈前婺川令毛公遷舍 …… (44)
兼呈汪公 …… (45)
送隆上人歸肇林新刹 …… (45)
黠虜獻俘得封堅志貢市 …… (46)
奉和司馬劉公、中丞楊公 …… (46)
病中偶成三首 …… (47)
避雨朝陽寺 …… (47)
夜止朝陽寺 …… (47)
入關 …… (48)
奉和中丞楊公送胡帥南還募兵韻 …… (50)
中秋即席呈中丞楊公 …… (51)
初冬行邊 …… (51)
送張中丞開府遼陽 …… (51)
辛未除夕二首 …… (52)
開府楊公自范陽過訪 …… (52)
緗桃戲題 …… (54)
夢偶擲骰子得么 …… (54)
莫春方山人邀遊山莊 …… (55)
登三屯之陰山 …… (55)
送王山人南還 …… (56)
送葉山人歸恒安三首 …… (57)
和徐使君秋日建昌聞警 …… (58)
送文學郭建初歸閩 …… (58)
仙舟洞送郭建初 …… (59)

送黃醫官南還 …… (59)
集民部侯使君署中偶成 …… (59)
春郊行 …… (60)
塞外觀音岩 …… (60)
同登山海關之觀海亭 …… (60)
山海關城樓 …… (61)
送侯民部守思恩 …… (61)
夏日遊山莊 …… (62)
送徐使君參知山東政事 …… (62)
遊夾山寺 …… (63)
登南廟感懷 …… (63)
送陳將軍留守承天 …… (64)
湯泉大閱 …… (64)
仙舟洞 …… (66)
霧靈山 …… (67)
赤靈符 …… (67)
聖水泉 …… (68)
灤上即席奉呈 …… (68)
送曹將軍擢領南兵還越 …… (69)
賦答兵憲劉公 …… (69)
登峰臺寺 …… (69)
次馬祥寺 …… (70)
再登太平南山 …… (71)
紀夢 …… (71)
龍潭 …… (72)

寄監兵陳使君 …… (73)
夏日同諸客遊山莊 …… (74)
雨後訪景武不遇 …… (74)
三屯新城工成志喜 …… (75)
申太夫人八表 …… (75)
丙子除夕署中有感 …… (76)
壽北平兵憲海山陳公 …… (76)
石匣四松 …… (76)
四時館 …… (76)
送鄒隱君歸洞庭 …… (77)
燕河送別東山張公鎮守寧夏 …… (77)
登塞上臺和幼海周山人韻 …… (77)
送譚司馬劉司空楊司寇有感 …… (78)
秋日飲孫協鎮 …… (78)
石塘嶺鸚鵡岩 …… (78)
戊寅長至日恭賦 …… (79)
贈杜氏歸濟北 …… (80)
讀劉使君所爲詩 …… (80)
送北平陽郡丞守廬陵 …… (81)
甬東吕山人自薊復遊晋 …… (81)
再遊無終洞 …… (83)
贈無終洞道士 …… (83)
石匣松楊 …… (83)
安思樓成值久雨初霽 …… (84)
宛在亭懷王中丞四首 …… (84)

雨夜飲客震湖舟中 …… (85)
悼司馬公 …… (85)
見柳絮牡丹有感 …… (86)
己卯除夕督兵次建昌候援遼左 …… (86)
挹秀館 …… (86)
送錢大別駕之太倉 …… (87)
秋日送別協守李副將軍 …… (87)
潮河紀游 …… (88)
露坐觀飛蟲撲燈賦 …… (89)
馬頭山別陳狼牙 …… (91)
古北橋成志喜 …… (92)
庚辰除夕 …… (93)
春事 …… (94)
奉輓曉峰張丈 …… (94)
送別總鎮劉公 …… (94)
夏日遊唐氏山莊 …… (95)
送歐廷評崙山遷南工部 …… (95)
同登楊木頂邊樓 …… (96)
登盤山絶頂 …… (97)
放舟蓬萊閣下 …… (97)
將赴粵東別親友 …… (97)
赴粵途中述 …… (98)
度梅嶺 …… (98)
觀迎春 …… (99)
端陽觀龍舟 …… (99)

在告暫憩小金山……（100）
別粵中諸公……（101）
宿五羊驛……（102）
舟行有感……（102）
謝參知陳少參梁聯檣爲送……（103）
入梅嶺……（103）
結夏山中寄都塞上諸知己……（104）
東海奇松歌……（104）
《橫槎稿》中……（106）
贈御史大夫汪長公序……（106）
贈督學姜先生内召序……（108）
贈見吾陳老先生開府滇南序……（111）
漳州衛新作大門記……（114）
書静庵卷……（116）
福建福清縣海口城瑞巖寺新洞記……（118）
閩海紀事……（121）
滄州儒學訓導梁玠遇寇紀事……（126）
爲求李公恩榮雙壽詩册叙……（129）
王烈婦墓表……（130）
壽方太恭人序……（132）
賀李封君南臺公序……（134）
留别亭記……（136）
常對君述……（139）
重脩湯泉乞文叙事……（142）
薊門稿序……（144）

錦衣趙君墓誌銘……（145）
近喜亭記……（148）
創修灤陽驛記……（150）
中谷梁先生墓誌銘……（153）
漢前將軍壯繆關公廟記……（158）
中流一壺題語……（160）
重建三屯營鎮府記……（161）
重建關三屯營城記……（165）
薊門湯泉記……（169）
九新亭題語……（174）
壽虞部鑑江唐公序……（174）
張侍御閉關三疏序……（177）
明封太夫人史母唐氏墓誌銘……（179）
賀華山孫公巡撫山西序……（182）
賀明府毛公壽序……（184）
《橫槊稿》下……（186）
祭龍山所陣亡兵……（186）
告海……（186）
祭松海陣亡義兵……（187）
祭殤女……（188）
祭城隍……（188）
告別福建彰義祠陣亡將士……（189）
祭蔡陂嶺陣亡將士……（190）
祭王萬户……（191）
芋原開舟告江……（193）

祭旗纛……(193)
祭馬神……(195)
告景忠山……(196)
告景忠山三忠祠……(196)
祭關壽亭侯……(196)
歃血告文……(197)
慰自經武生毛雲衢……(198)
祭掾士葉重慶……(198)
爲中丞汪公母夫人祈安……(199)
九鯉湖祈夢……(200)
祭舊部曲遊擊將軍陳大成……(201)
祭大司馬中丞思質王公……(204)
焚黃祭文……(205)
祭李母……(206)
祭王太夫人……(208)
祭陳太恭人……(209)
誓詞……(210)
告旗纛廟文有歌……(212)
祭馬神廟文……(214)
祭忠烈廟文……(215)
重創玄帝廟告文……(216)
祭業師廣文梁中谷先生……(217)
祭王處士……(219)
祭丁參將……(220)
祭大司馬譚公……(221)

祭王棲雲……(224)
誓將……(226)
誓師……(227)
祭陳守備……(230)
祭王參將……(232)
誓文……(237)
《愚愚稿》上……(239)
《大學》經解……(239)
六合銃銘……(272)
虎蹲砲銘……(272)
《武經七書》摘題……(272)
《吳子》論題……(274)
《司馬法》論題……(274)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論題……(275)
《尉繚子》論題……(277)
《黃石公三略》……(278)
《六韜》論題……(279)
策問……(281)
《愚愚稿》下……(294)

《橫槊稿》上

讀史

女媧[①] 矜巧智，煉石[②]補天漏。秦王恃威力，舉鞭石可走。愚夫秉至性，金石良非偶。豫生[③] 報國士，三伏漆身黝。嗟哉樊將軍[④]，贈軻[⑤] 以其首。浣沙有貞女，輕生如敝帚。智可下三軍，威劫六國后。莫轉愚夫心，乃失

---

① 女媧：中國神話傳説中人類的始祖。傳説她與伏羲由兄妹而結爲夫婦，産生人類。又傳説她曾用黄土造人，煉五色石補天，斷鰲足支撑四極，平治洪水，驅殺猛獸，使人民得以安居，并繼伏羲而爲帝。

② 煉石：即女媧煉製用以補天的五色石。據《淮南子·覽冥訓》載："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墜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練五色石，以補蒼天。"

③ 豫生：即豫讓，春秋戰國間晋人。爲晋卿智瑶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趙、韓、魏共滅智氏。豫讓用漆塗身，吞炭使啞，暗伏橋下，謀刺趙襄子未遂，後爲趙襄子所捕。臨死時，求得趙襄子衣服，拔劍擊斬其衣，以示爲主復仇，然後伏劍自殺。見《史記·刺客列傳》。

④ 樊將軍：戰國末年秦將。後叛逃燕國，秦王政曾"購之金千金，邑萬家。"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荆軻向他建議，以其頭和督亢(今河北涿縣東南)地圖進獻秦王，以取秦王信任俟機行刺。他即自殺獻頭。

⑤ 軻：即荆軻，戰國末著名刺客。齊人。徙衛，人稱慶卿。至燕，人稱荆卿。燕太子丹奉爲上客，銜命入秦刺秦王嬴政，事敗被殺。事見《史記·刺客列傳》。

函關[①]守。聖人貴至誠，立法尚平厚。堯舜恭己任其賢，四海皞皞智巧間。回首唐虞[②]青簡在，愚夫愛生甘倒懸。

慨古

乾坤何齷齪，四序[③]代衰雄。古道盡河水，枯木多悲風。世事緬如此，人欲焉可窮？

元宵王萬户席上

暮靄初收火樹縣，銀河萬丈遥相連。繁星麗千門，明月當華筵。高堂簇綺羅，寶炬開金蓮[④]。鼇山[⑤]掩映城不夜，崑崙頂上人如仙。忽憶窮谷之元元[⑥]，不知今夕何爲

---

① 函關：函谷關的省稱。隋楊素《贈薛播州》詩之二："函關絶無路，京洛化爲丘。"

② 唐虞：唐堯與虞舜的并稱。亦指堯與舜的時代，古人以爲太平盛世。《論語·泰伯》："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史記·汲鄭列傳》："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宋劉過《沁園春·壽》詞："平章處，看人如伊吕，世似唐虞。"

③ 四序：指春、夏、秋、冬四季。《魏書·律曆志上》："然四序遷流，五行變易。"唐王勃《守歲序》："春、秋、冬、夏，錯四序之凉炎。"

④ 金蓮：指花燈。《宣和遺事》前集："金蓮萬盞，撒向天街。"《古今小説·楊思温燕山逢故人》："金蓮開陸海，繞都城。"

⑤ 鼇山：亦作"鰲山"，意堆成巨鰲形狀的燈。宋楊萬里《和陳蹇叔郎中乙巳上元晴和》："買燈莫費東坡紙，今歲鼇山不入宫。"明徐復祚《紅梨記·豪宴》："想梅花已漏江南信，看鰲山切雲。"

⑥ 元元：百姓、庶民。《戰國策·秦策一》："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高誘注："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唐陳子昂《感遇》詩之十九："聖人不利己，憂濟在元元。"

然。願得君恩如燈月，一時照燿來九天[①]。關塞無塵烽火息，太平有象鳳毛騫。且共將軍拌一醉，高歌潦倒春風前。

王明府園亭

久憶池亭勝，今來覽物華。松篁開晚徑，鳥雀浴晴沙。地即談玄宅，人疑輞水家。獨憐幽意愜，不惜醉流霞[②]。

---

① 九天：原謂天之中央與八方。這裏指宫禁。唐王維《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詩："九天閶闔開宫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唐楊巨源《聖壽無疆詞》之九："晴光五雲叠，春色九天深。"唐王涯《宫詞》之七："爲看九天公主貴，外邊争學内家裝。"

② 流霞：傳説中天上神仙的飲料。漢王充《論衡·道虚》："〔項曼都〕曰：'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唐顔堯《勸張道人不飲酒》詩："吾師不飲人間酒，應待流霞即舉杯。"亦泛指美酒。明徐復祚《投梭記·叙飲》："雪花釀流霞滿壺，烹葵韭香浮朝露。"

乙卯[①] 元日[②]登太平樓[③]

高臺元日一登遊，東向扶桑[④]送遠眸。岸隱潮聲連古戍，天回春意滿芳洲。鯨波突兀遼陽隔，螺島微茫海市[⑤]浮。翹首五雲宮闕[⑥]近，靈氛常映太平樓。

寄孫都護

獨念艱難日，徒勞萬里神。聞蟬驚序改，見月憶君

---

① 乙卯：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② 元日：正月初一日。《書·舜典》："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孔傳："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文選·張衡〈東京賦〉》："於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薛綜注："言諸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

③ 太平樓：明時建築，位于蓬萊縣水城内，建于平浪臺上，用于瞭望海上，指揮水師，樓久圮。在明清方志中繪有樓樣。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乙卯條下。《戚少保年譜耆編》云："是春正月，備倭公署後，故有太平樓，憑堞闚海，溟波萬頃。北對三韓之墟，東接五畿之域，島嶼嚴列，蜃氣時浮，亦勝地也。時家嚴備倭海上，乃於元日登樓賦詩云。"

④ 扶桑：神話中的樹名，傳説日出于扶桑之下，拂其樹杪而升，因謂爲日出處。亦代指太陽。《楚辭·九歌·東君》："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王逸注："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

⑤ 海市：大氣因光折射而形成的反映地面物體的形象。舊稱蜃氣。晋伏琛《齊略記》："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名海市。"宋沈括《夢溪筆談·異事》："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宫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鱗一·蛟龍附蜃》附録："〔蜃〕能吁氣成樓臺城郭之狀，將雨即見，名蜃樓，亦曰海市。"

⑥ 宫闕：古時帝王所居宫門前有雙闕，故稱宫殿爲宫闕。《史記·高祖本紀》："蕭丞相營作未央宫，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宫闕甚壯。"明陳汝元《金蓮記·射策》："絳續簪傳露正垂，岩嶢宫闕壯朝儀。"

頻。鎖鑰山河壯,風雲號令新。莫憐吾性拙,薄宦已忘身。

過文登營[1]

冉冉雙幡度海涯,曉煙低護野人家。誰將春色來殘堞,獨有天風送短笳。水落尚存秦代石[2],潮來不見漢時楂[3]。遥知百國微茫外,未敢忘危負歲華。

客中病作

暑氣蒸衣濕,幽栖祇自憐。那堪多病客,偏怯火雲天。旅夢驚啼鳥,鄉愁望過船。杖藜何所值,野寺一僧還。

雪樹

叢林凝雪時,瓊花[4]燿長路。忽忽來羲和,依然見枯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癸丑條下,且有多處詞句與《止止堂集》相異,兹抄録備查。《戚少保年譜耆編》録該詩云:"冉冉雙幡度海涯,曉煙低護野人家。誰將春色來殘堞,獨有悲風吹晚笳。水落尚存秦代石,潮來不見漢時槎。遥知夷島浮天際,未敢忘危負年華。"

② 秦代石:即秦石,指秦代刻石。《宋史·文苑傳六·陳師道》:"〔師道〕嘗銘黄樓,曾子固謂如秦石。"

③ 漢時楂:"楂"即木筏,此句意爲漢代的木筏。

④ 瓊花:本指一種珍貴的花。葉柔而瑩澤,花色微黄而有香。此處比喻雪花。唐皮日休《奉和魯望早春雪中作吴體見寄》:"威仰噤死不敢語,瓊花雲魄清珊珊。"宋楊萬里《觀雪》詩:"落盡瓊花天不惜,封他梅蘂玉無香。"元吕止庵《集賢賓·嘆世》曲:"到冬來落瓊花陣陣飄,剪鵝毛片片飛。"

樹。

暑雨

暑雨連三夕，溪聲日日流。門前通獨木，天上過孤舟。舊國莓苔老，他鄉禾黍秋，故人何契闊[①]，愁絶一登樓。

江樓

半溪晴日銜疏柳，無數秋山入小樓。誰伴主人一瀟灑，灘頭釣石石頭鷗。

寄懷

佳人負紅顔，家在白茅渚。獨憐形影時，東風一延佇。

閨意

不見郎君到，但見塞鴻[②]歸。鴻歸知妾意，故向樓前飛。

---

① 契闊：勤苦，勞苦。《詩·邶風·擊鼓》："死生契闊，與子成説。"《毛傳》："契闊，勤苦也。"《後漢書·文苑傳上·傅毅》："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然不懈忒。"李賢注："契闊謂辛苦也。"唐韓愈《合江亭》詩："蕭條緜歲時，契闊繼庸懦。"

② 塞鴻：塞外的鴻雁。相傳漢蘇武被拘于匈奴，曾借鴻鴈傳書，後又有唐王仙客蒼頭塞鴻傳情的故事，因常以"塞鴻"指代信使。宋張元幹《蘭陵王》詞："羞衾鳳空展，塞鴻難託，誰問潛寬舊帶眼。念人似天遠。"明張景《飛丸記·公館言情》："他那裏迢遞登山託采菽，我這裏冷落悲秋盼塞鴻。"

南莊即事

野色山千里，香風水半池。小亭無一事，白日苦催詩。

潞河聽笛述閨情

茫茫遼海無鱗羽，戍客寒深妾怨深。何處少年吹鐵笛[1]，願風吹入阿郎心。

春日謁聖水廟

廟枕清泉不記秋，當年靈氣一時收。誰人更識爲霖意，門掩松杉落日愁。

夜静

静極氣如響，流芳月下閒。仰天發長嘯，宿鳥墮林間。

---

① 鐵笛：鐵製的笛管。相傳隱者、高士善吹此笛，笛音響亮非凡。宋朱熹《武夷精舍雜咏·鐵笛亭序》："〔武夷山中之隱者劉君〕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元薩都剌《陞龍觀夜燒香印上有吕洞賓老樹精》詩："鐵笛一聲吹雪散，碧雲飛過岳陽樓。"

金嶺驛[1]

楚雀聲中感慨深，郵亭[2]午夢苦相侵。院幽晝永無人到，啼罷槐陰過柳陰。

辛亥年[3] 戍邊有感[4]

結束遠從征，辭家已百程。欲疲東海騎，漸老朔方兵。井邑財應竭，藩籬勢未成。每經霜露候，報國眼常明。

秋日

經時謝客掩柴關，秋入江皐草色斑。玉露凄清天宇迥，金風蕭瑟洞雲閒。蒼蒼晚木羣猿集，歷歷晴沙一鳥還。偶上高樓意疏豁，山河極目轉愁顔。

清溪誰與濯塵纓，水氣常昏海上城。北塞曉煙嘶戍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辛亥春正月條下，且個別詞句與《止止堂集》有別，兹録其詩備查。《戚少保年譜耆編》云："家嚴部兵赴戍，途次金嶺驛。《感懷賦》云：楚雀聲中感慨深，郵亭午夢苦相侵。嬌啼不識彎弓客，飛過槐陰復柳陰。"

② 郵亭：即郵庭、驛館。遞送文書者投止之處。《墨子·雜守》："築郵亭者圜之。"《漢書·薛宣傳》："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顔師古注："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唐元稹《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韵》："郵亭一蕭索，烽候各崎嶇。"

③ 辛亥年：即明嘉靖三十年(1551)。

④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己酉春正月條下。

馬，西風寒浪吸長鯨。旗翻紫電皇威遠，劍躍青虹閫令明。驕子莫詢周鼎[①]重，鬱蔥佳氣滿神京[②]。

述竹間婦

緑竹映芳渚，竹裏誰家女。手攀竹上枝，咄咄時自語。高樓臨通津，朝暮閲行人。芳顔易老妾未售，不是知心肯託身？

過嚴子陵祠

當時虎符[③]臣，千載羊裘[④]友。試看元勳臺，何似山祠久。

---

① 周鼎：指周代傳國的九鼎。春秋時楚莊王覬覦王位，因伐戎之便而至周境，遂問定王使臣周鼎之大小、輕重。事見《左傳·宣公三年》。後因以"周鼎"借指國家政權。唐張説《開元正曆握乾符頌》："神龍中興，周鼎歸唐。"

② 神京：帝都，首都。唐張大安《奉和别越王》："麗日開芳甸，佳氣積神京。"《宣和遺事》後集："宗澤遣判官奉表請高宗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爲念。'"

③ 虎符：古代帝王授予臣下兵權和調發軍隊的信物，爲虎形。初時以玉爲之，後改爲銅。背有銘文，剖爲兩半，右半留中央，左半給予地方官吏或統兵的將帥。調發軍隊時，朝廷使臣須持符驗對，符合，始能發兵。此制盛行于戰國、秦、漢，直至隋代。到了唐代始改用魚符。唐羅隱《送王使君赴蘇臺》詩："東南一望可長吁，猶憶王孫領虎符。"

④ 羊裘：本意羊皮做的衣服。漢嚴光少有高名，與劉秀同游學，後劉秀即帝位，光變名隱身，披羊裘釣澤中。見《後漢書·逸民傳·嚴光》。後因以"羊裘"指隱者或隱居生活。宋陸游《寓嘆》詩："人怪羊裘忘富貴，我從牛儈得賢豪。"元薩都剌《釣雪圖》詩："人間富貴草頭露，桐江何處覓羊裘。"

秋澗

寒碧不盈掬，山花欲盈筐。同儕好相待，從容采其芳。

關嶺寺有感

聖治於今天地寬，危岑何事尚名關。客中幙被因秋薄，月下禪鐘入夢間。寒水遶溪喧古樹，晴煙破曙滿空山。平生却遣羣鷗笑，一片孤忠兩鬢斑。

督兵援閩遊鴈山戲集爲詩

灌木蒼蒼潦水收，展旗迢遞下閩州。石僧卓筆含珠曉，玉女乘鸞瀑布秋。僊子屏鏟迴候鴈，天孫[①]刀翦[②]傍牽牛[③]。神工特爲東南缺，砥柱巍然立海陬。展旗、卓筆、玉女、雙鸞、香鏟、大小剪刀、天柱，俱峰名；僧抱，石含〔名〕；珠屏風，巖名；瀑布，水名。

---

① 天孫：星名，即織女星。《史記·天官書》："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唐司馬貞《索隱》："織女，天孫也。"亦指傳説中巧于織造的仙女。唐柳宗元《乞巧文》："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

② 刀翦：即刀和剪子。泛指日用的切割剪裁工具。明楊基《仕女四春圖》詩之二："曲曲畫闌皆倚遍，一春刀剪不聞聲。"

③ 牽牛：即河鼓，星座名。俗稱牛郎星。亦指牛郎織女神話傳説故事中的人物。《詩·小雅·大東》："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河鼓謂之牽牛。"《文選·曹植〈洛神賦〉》："嘆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牽牛爲夫，織女爲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唐陸暢《雲安公主出降雜咏催妝》："天上瓊花不避秋，今宵織女嫁牽牛。"

巾幘山

春城東去海氛稀，城畔人煙遶翠微[①]。山麓高樓開重鎮，轅門曉角起晴暉。九天雲氣三台[②]近，百里江聲一鳥飛。極目蒼茫憶明主，吴鉤[③]高接斗牛[④] 輝。

遊謝莊

謝家亭館客心驚，徑草無媒雨益生。柳覆綺疏餘疊蘚，花摇石磴但流鶯。仇湖客散黄金後，精舍書閒白日

---

① 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處。《爾雅·釋山》："未及上，翠微。"郭璞注："近上旁陂。"郝懿行義疏："翠微者，……蓋未及山頂屏顔之間，葱鬱葰薕，望之稌稌青翠，氣如微也。"宋司馬光《和范景仁謝寄西游行記》："八水三川路渺茫，翠微深處白雲鄉。"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記·滇游日記十一》："地當山之翠微，深崖壁壑，尚在其下，不覺其爲幽閟；亂峰小岫，初環于上，不覺其爲孤高。"

② 三台：星名。《晋書·天文志上》："三台六星，兩兩而居……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元李好古《張生煮海》第二折："望黄河一股兒渾流派，高冲九曜，遠映三台。"

③ 吴鉤：亦作吴鈎。鉤，兵器，形似劍而曲。春秋吴人善鑄鉤，故稱。後以泛指利劍。晋左思《吴都賦》："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吴鉤越棘，純鈞湛盧。"唐盧殷《長安親故》詩："楚蘭不佩佩吴鉤，帶酒城頭别舊游。"《金瓶梅詞話》第一回："吴鉤，乃古劍名。古有干將、莫鈀、太阿、吴鉤、魚腸、蹋蹉之名。"

④ 斗牛：本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傳説晋初時，斗、牛之間有紫氣照射，雷煥以爲是寶劍之精上徹于天所致。見《晋書·張華傳》。後因以斗牛指代寶劍，亦泛指劍。

聲。偶見門前雙燕子,徘徊獨有主人情。

忠愛亭

府署之後即高山焉。去署數十丈,更建一亭。太海東環,諸山拱秀,烟霞出没,魚鳥潜飛,暇時與儔髦一登,儼然身在塵表。輞川詩"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正與景會,故亭名忠愛。

危亭懸百尺,結搆記兹年。陟險消多病,憑高卻萬緣。雲邊燕闕近,樹杪越峰連。誰會勞人意,西風一惘然。

撫松亭

忠愛亭之山孤松獨秀,高約數尋,坐其下者周覽纖微,窮極幽隱。漁舟倭艦自海來者,此樹獨挺然在望,余遒名其亭曰"撫松"。固元亮盤桓故園之思,使島夷望而見之,或亦有大樹之畏乎?吁!忠不能立安攘之功,孝不能及裯鼎之養,此撫松之所由興也。

我愛將軍樹,誰同國士憂。滄波回遠寇,極島認歸舟。風墮鈞天樂,雲横卧月虬。撫君頻極目,西北有神州。

自取池

府署之東鑿方塘丈許,塘水濁不堪掬,然亦時有清態。固不可以"濯纓"名,亦不可以"濯足"名,乃名曰"自取"。

撓之亦濁,澄之亦清。名曰自取,濯足濯纓。

韜鈐深處[①]

小築慚高枕，憂時舊有盟。呼尊來揖客，揮麈坐談兵。雲護牙籤滿，星含寶劍横。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春野

短竹編籬人幾家，野扉傍水碧陰斜。晴莎何意翩翩燕，淑氣無私處處花。浙海風和横舴艋，越山春静老煙霞。愧予不是尋芳客，夜夜嚴城度戍笳。

鐵馬[②]

一簇敲風百煉成，中宵驚起玉關情[③]。總然用盡簷前力，應是無心爲利名。

---

① 韜鈐：本爲古代兵書《六韜》、《玉鈐篇》的并稱。借指用兵謀略。唐張説《將赴朔方軍應制》詩："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丙午條下。并云戚少保又刻志于楹，有"功名雙鬢黑，書劍一囊輕"之句。

② 鐵馬：配有鐵甲的戰馬。有時亦指雄師勁旅。《文選·陸倕〈石闕銘〉》："鐵馬千群，朱旗萬里。"李善注："鐵馬，鐵甲之馬。"宋陸游《書憤》詩："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明無心子《金雀記·餞别》："金戈和鐵馬，壯儒紳，竚看弘施立大勛。"

③ 玉關情：指戍邊征人思鄉之情。唐李白《子夜吴歌》："長安一片月，萬户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宋陸游《送劉戒之東歸》詩："殘日半竿斜谷路，西風萬里玉關情。"明張煌言《滿江紅·懷岳武穆》詞："模糊吹出玉關情，聲凄切。"

援閩過平陽

鐵騎長驅千里餘，幾回清夢到樵漁。停杯聽雨分秋漏，憂國瞻雲啓夜廬。天末有懷看易老，客中無計可容疏。何時投傳來東海，還向蓬萊一卜居。

擬黄臺瓜作[①]

四瓜猶畏摘，兩瓜更何如？一摘瓜分半，再摘蔓且除。家家有南畝[②]，毋使婦人鋤。

寄書

寄書向知己，不解作家音。男兒鐵石志，總是報君心。

登伏龍寺憶昔

梵宇蕭條自翠微，丹楓白石静雙扉。曾於山下揮長戟，重向尊前醉落暉。衰草尚迷遊鹿徑，秋雲空鎖伏龍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58)戊申春正月條下，且詩名《黄臺吟》。

② 南畝：謂農田。南坡向陽，利于農作物生長，古人田土多向南開闢，故稱。《詩·小雅·大田》："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漢桓寬《鹽鐵論·園池》："夫如是，匹夫之力盡于南畝，匹婦之力盡于麻枲。"唐杜牧《阿房宫賦》："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宋王安石《感事》詩："鄉鄰鉢兩征，坐逮空南畝。"

磯。遥看滄海舒孤嘯，百尺仙橋一振衣[①]。

普寧寺度歲

落日蕭蕭起暮鐘，祇園呼酒亦從容。時華已謝羣情異，風景相將到處同。百戰誰能寬束帶，平生自慰有孤忠[②]。殘宵坐對寒燈盡，遠思悠悠在海東。

天臺道中柬林尹

亂後遺黎始卜家，春深相與事桑麻。緑雲萬頃無閒地，浪説河陽一縣花。

同行即事

客程車馬集多賢，隨處尋幽意欲仙。分石坐談蘿月裏，卻忘身世是驚弦[③]。

曉征

霜溪曲曲轉旌旗，幾許沙鷗睡未知。笳鼓聲高寒吹

---

① 振衣：抖衣去塵，整衣。《楚辭·漁父》："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王逸注："去塵穢也。"晉陸機《招隱詩》："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唐白居易《偶作》詩之二："日出起盥櫛，振衣入道場。"

② 孤忠：忠貞自持，不求人體察的節操。宋曾鞏《韓魏公挽歌詞》："覆冒荒遐知大度，委蛇艱急見孤忠。"明王世貞《鳴鳳記·忠良會邊》："只恐孤忠有功難建，須期個地轉天旋，要使離人再得圓。"亦指忠貞自持的人。

③ 驚弦：曾受箭傷，遂聞弓弦聲而驚惶。北周庾信《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志銘》："麋興鹿箭，鴈落驚弦。"

起，深山驚殺老闍黎[①]。

和張都護

蕭條宦況有誰憐，橫槊歌君感舊篇。促膝曾聽窗外雨，論心空憶鏡中年。身謀落落嗟秋水，劍氣棱棱倚碧天。拜命自慚青鬢在，同期勛業勒燕然。

船廠阻雨

春雨下危墻，煙波正渺茫。好山當幕府[②]，壯士挽天潢[③]。鳥立林邊石，人歸海上航。驅馳還我輩，不惜鬢毛蒼。

送别

簾外漏傳疏雨，籬邊風遞幽香。明日使君歸去，一方月照空梁。

---

① 闍黎：亦作闍梨。梵語"阿闍梨(ācārya)"的省稱。意指高僧，亦泛指僧。《梁書·侯景傳》："〔僧通〕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南朝陳徐陵《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曠濟群品，爲天人之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尚，書輒致敬和南，遠近嗟詠，貴賤顒仰。"

② 幕府：本指將帥在外的營帳。後亦泛指軍政大吏的府署。《史記·李將軍列傳》："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魏書·崔休傳》："幕府多事，辭訟盈几。"

③ 天潢：古代作戰渡水用的大船。《六韜·軍用》："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

過清風嶺節婦祠

清風名嶺復名祠，往事依然動客悲。嶺下年年馳駟馬，何如節婦薦江離。

宿阿育王寺[①]

十里青青竹作圍，連天山色欲西飛。不因國憤衝雙鬢，便與支公老翠微。

寧德平[②]

孤城已復愁還劇[③]，草合通衢雜蘚痕。廢屋梁空無社燕[④]，清宵月冷有悲魂。步兵涉海懸夷鹹，先是，日本夷攻陷寧德，徙巢海島已三年矣。島去岸十里，潮至則汪洋彌望，潮退則沮洳陷

---

① 阿育王寺：在今浙江鄞縣東寶幢鎮阿育王山下。相傳西晋太康二年(281，一説東晋時)，沙門慧達(原名劉薩訶)于此得一小塔，認爲係阿育王所建八萬四千座貯釋迦牟尼真身舍利塔之一，遂于其地建立精舍。東晋義熙元年(405)敕建塔亭、禪室。梁普通三年(522)，武帝敕建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寺"。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賜名"廣利寺"，拓爲十方禪刹。明洪武十五年(1382)，定爲"育王禪寺"。自後屢有修建。現有大雄寶殿、舍利殿、藏經閣等，爲中國佛教名寺。唐代高僧鑒真在東渡日本前，曾居于此。

②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三係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八月條下。

③ 孤城已復愁還劇：《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孤城喜復愁還劇"。

④ 社燕：燕子春社時來，秋社時去，故有"社燕"之稱。唐羊士諤《郡樓晴望》詩："地遠秦人望，天晴社燕飛。"宋蘇軾《送陳睦知潭州》詩："有如社燕與秋鴻，相逢未穩還相送。"

没。我兵俱裸體飛步泥中與戰,一鼓而殲之。飛旆降俘散蟻屯。島岸名章灣,民居數千,悉從倭,導之流劫。余兵進擣海島中,恐乘吾後,欲先兵之,復恐倭之備我益堅,乃誓天全釋其罪,授以降旗而散之。軍進無阻,遂收全捷焉。且喜丈人在帷幄,願從驥尾報君恩。時閩憲副歙人汪公①,浙憲副閩人王公②,俱爲監司,暢悉軍情,余得以張弛自如,故首成此捷。感卵翼之遇,遂定南下之計云。

紀事

閩苦倭患,且數年,余奉命赴援,蕩平之。忽新倭勢復猖獗,時監司南明汪公憂之。期余請兵於浙,間關至吴。值時事變更,公與余備嘗窘迫狀,既得兵南發,再平閩難。余叨恩已厚,而公獨以人言去。感而賦此,另有"閩海紀"詳其事云。

十年荼毒悲閩徼,壬戌③ 揚旌屺水湄。劍倚秋風平劇壘,帆懸漲海聚新夷。翻思往日同盟地,何似中流擊楫時。報國志酬民恨雪,艱虞此意更誰知?

---

① 汪公:即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號南明,歙縣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義烏知縣,教民講武,人人能投石超距,世稱義烏兵。後備兵閩海,與戚繼光募義烏兵破倭寇,擢司馬郎,累升兵部侍郎,乞養歸,卒年六十九。嘗與李攀龍、王世貞等切劘爲古文辭,世貞稱道昆文簡而有法,由是名大起。世貞亦嘗貳兵部,天下稱兩司馬。著有《太函集》及《副墨》、《玄扈樓集》傳于世。

② 王公:即王春澤(1515—1602),字以潤,號印東,福建漳浦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授户部主事,歷武昌、大名知府,仕終浙江副使,卒年八十八。

③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凱歌[①]

清秋報夕，皷角初嚴。余集吏士數百人於庭，摭其實素，口授凱歌一章，使衆士歌之，而節以皷音。一唱三和，聲震林木。興逸起舞，上下同情。抵掌待旦，浩然南征。遂書壁以紀歲月。

萬人一心兮太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衝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箇封侯。

遊鴈山集景

鴈山秋杪一探奇，素練千尋下鴈池。大龍湫瀑布，自鴈湖懸流。僊掌芙蓉當客聳，仙掌，巖；芙蓉，峰。石梁盂鉢爲誰遺。石梁，洞；盂鉢，巖。巖高月挂觀音鏡，觀音，巖。洞古雲生羅漢衣。羅漢，洞。施雨神龍歸太速，尚餘鼻水滴清漪。龍鼻水，儼如龍入。

宜曛洞

共愛朝曦好，吾憐夕照斜。聽橈歸晚渡，看鳥篆晴

① 凱歌：勝利之歌。唐陳子昂《爲建安王答王尚書書》："事同破竹，無待剪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三係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八月條下。

沙。嘯發悲高葉，杯空落斷霞。醉銜三尺舞，直欲挽天槎[①]。

望闕臺[②]

十載驅馳海色寒，孤臣於此望宸鑾。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秋葉丹。

振衣臺

蓬萊有佳人，佩劍遊南紀。指顧山海間，徜徉羣動裏。薄行幽逕紆，亂石誰人驅？中有千丈表，乘之臨玉

① 天槎：古代神話中指可在天地間往來的木筏。晉張華《博物志》卷十："舊説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宋劉炎《邇言》："游吴山，翛然獨坐，望海門二峰，隱然如天關，潮來喧如瀉天潢，大舶高檣，往來出没，如泛天槎。"

② 望闕臺：即鬱孤臺，古臺名。在江西贛州市西南賀蘭山頂。因高阜鬱然孤起，故名。唐贛州郡守李勉登臨北望，因改名望闕。宋曾慥增築二臺，南爲鬱孤，北爲望闕。宋蘇軾《虔州八境圖》詩之七："烟雲縹緲鬱孤臺，積翠浮空兩半開。"宋辛棄疾《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詞："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泪。"元薩都剌《奉次參政韵》："大庾嶺頭三月盡，鬱孤臺下幾人過。"

虛[①]。拂袖驚長風[②],浩歌空九衢。飄摇揖王母[③],如聞瓊珮琚。幽人[④]保元命[⑤],義士輕其軀。雉飛不踰阜,鵬摶九萬餘。巨翰如可挾,從此謝塵區[⑥]。

客館

酒散寒江月,空齋夜弈時。風如萬馬鬬,人似一雞棲。生事甘吾拙,流年任物移。所憂在俯仰,何以慰離思。

---

① 玉虛:仙宫。道教稱玉帝的居處。北周庾信《步虛詞》之二:"寂絶乘丹氣,玄冥上玉虛。"宋范成大《白玉樓步虛詞》之三:"罡風起,背負玉虛廷。"

② 長風:即遠風。戰國楚宋玉《高唐賦》:"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文選·左思〈吴都賦〉》:"習御長風,狎玩靈胥。"劉逵注:"長風,遠風也。"唐杜甫《龍門閣》詩:"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明高啓《夢游仙》詩:"長風八萬里,夜入通明天。"

③ 王母:神話傳説中一個地位崇高的女神。漢張衡《思玄賦》:"聘王母于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唐杜甫《秋興》詩之五:"西望瑶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

④ 幽人:幽隱之人,隱士。《易·履》:"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孔穎達疏:"幽人貞吉者,既無險難,故在幽隱之人守正得吉。"《後漢書·逸民傳序》:"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亦指幽居之士。宋蘇軾《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

⑤ 元命:天之大命。《書·多士》:"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孔傳:"其惟廢其天命,下致天罰。"孔穎達疏:"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絶夏祚也。"《三國志·吴書·吴主傳》:"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宋曾鞏《進奉同天節銀絹狀》:"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

⑥ 塵區:猶塵世,塵界。唐司空圖《十會齋文》:"有願則十方净域,便越塵區。"宋朱熹《作室爲焚修之所擬步虛辭》詩:"願傾無極光,回駕俯塵區。"

暮春舟中

疏雨同春盡，輕帆並鷺飛。柳深黄鳥[①]樂，莎暖白魚[②]肥。物候驚新轉，塵踪恨昨非。江濤渺無際，端坐對晴暉。

馬上作[③]

南北驅馳報主情[④]，江花邊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⑤]馬上行。

山居

何處舟横秋水中，道人家在五湖東。《黄庭》誦罷柴

---

① 黄鳥：鳥名，有兩説。《爾雅·釋鳥》："皇，黄鳥。"郭璞注："俗呼黄離留，亦名搏黍。"黄離留，即黄鶯。郝懿行《義疏》："按此即今之黄雀，其形如雀而黄，故名黄鳥，又名搏黍，非黄離留也。"《詩·周南·葛覃》："黄鳥于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三國魏曹植《三良》詩："黄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趙幼文校注："《詩經·黄鳥篇》序：'《黄鳥》，哀三良也。'"唐李白《江南春懷》詩："青春幾何時，黄鳥鳴不歇。"

② 白魚：即白鱖。唐李賀《感諷》詩之六："調歌送風轉，杯池白魚小。"王琦彙解："白魚即今之白鰷，長僅數寸，形狹而扁，狀如柳葉，性好群泳水面。"

③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辛亥春正月條下，詩名《馬上行》。

④ 南北驅馳報主情：《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歧路驅馳報主情"。

⑤ 横戈：把戈横拿着。多指作戰。唐杜甫《别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詩："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横戈。"明劉基《辛卯仲冬雨中作》詩之二："中原豺虎正横戈，天寒風急奈爾何？"

扉啓，一片飛雲護藥籠。

督兵過潮州[1] 渡

汗血炎方七見春，又隨殘月渡江津。行藏莫遣沙鷗識，一片浮雲是此身。

題廖貞女卷

昔讀衛姬傳，今徵廖女辭。乘龍[2]不可待，別鶴[3]動成悲。操擬冰霜在，心應天地知。行看紫泥[4] 下，千古照門楣。

---

① 潮州：隋開皇十一年(591)置。以"潮流往復"得名。治海陽縣(今廣東潮州市)。大業三年(607)改義安郡。唐武德四年(621)復爲潮州。轄境相當今廣東梅州市、汕頭市所轄地區(興寧、五華兩縣除外)。天寶、至德時曾改爲潮陽郡。五代時南漢割今梅州市及梅縣、平遠、蕉嶺等三縣地置敬州(宋改爲梅州)，轄境縮小。宋屬廣南東路。元至元十六年(1279)升爲潮州路。

② 乘龍：比喻得佳婿。《藝文類聚》卷四十引《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唐杜甫《李監宅》詩："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明湯顯祖《牡丹亭·鬧殤》："恨不呵早早乘龍。夜夜孤鴻，活害殺俺翠娟娟雏鳳。"

③ 別鶴：比喻離散的夫婦。南朝宋鮑照《擬行路難》詩之三："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唐楊炯《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琴前鏡裏，孤鸞別鶴之哀；竹死城崩，杞婦湘妃之怨。"

④ 紫泥：古人以泥封書信，泥上蓋印。皇帝詔書則用紫泥。《後漢書·光武帝紀上》"奉高皇帝璽綬"。李賢注引漢蔡邕《獨斷》："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唐楊炯《崇文館宴集詩序》："封紫泥於璽禁，傳墨令于銀書。"宋趙彦衛《雲麓漫鈔》卷十二："古印文作白字，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後即以指詔書。

送劉太守赴武定[①]

幾年烽火照江門，樽俎相看意氣存。天上論功分五馬，滇南問俗過雙幡。秋高銅柱蠻雲淨，月度金沙旅鴈繁。聖代共推劉寵政，好從斗極[②]望中原。

送崔刺史之廣德[③]

橫山西去近皇都，十載青雲羨壯圖。起草舊從金虎署，行春初領玉麟符[④]。尊前離別蟬聲滿，天外嶕帷海氣

---

① 武定：即武定府。明洪武十五年(1382)改武定路置。治和曲州(今雲南武定縣)。轄境同元武定路，相當于今雲南武定、祿勸、元謀等縣地。

② 斗極：北斗星與北極星。《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邢昺疏："斗，北斗也。極者，中宫天極星。"漢桓譚《新論》："天以轉周匝，斗極常在，知爲天之中也。"元李謙思《讀文山詩作》詩："兩飄倒翻水怪舞，斗極橫軋天籟號。"

③ 廣德：即廣德州。後漢廣德縣地。南朝梁置石封縣。隋更名綏安，唐又改廣德。宋于縣置廣德軍。元升爲廣德路。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改廣德路爲廣興府。明洪武四年(1371)改爲廣德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廣德縣東。地當蘇皖浙交通要衝，爲杭州西北重鎮。

④ 玉麟符：玉麟，即麒麟的美稱，指刻有麒麟的玉質符信。隋煬帝嘉樊子蓋之功，特爲造玉麟符，以代銅獸，表示殊遇。見《隋書·樊子蓋傳》。宋曾鞏《人情》詩："人情當面蔽山丘，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非真學士，玉麟符是假諸侯。"

孤。獨倚轅門聽過鴈，上林[①]秋色待驪駒[②]。

奉召北還元日邀曹都閫顧黄方三山人集大安。暨氏耀金亭分得連字[③]

聖主籌邊日，孤臣應召年。臨池驚短鬢，聚梗識多賢。二水分閩楚，丹心誓地天[④]。感恩懷尺疏，直欲擣祈連。

薊門述[⑤]

憶從結髮時，遠戍漁陽[⑥] 陬。官卑分易盡，常得囊

---

① 上林：秦舊苑，漢初荒廢，至漢武帝時重新擴建。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及周至、户縣界。這裏泛指帝王的園囿。宋岳飛《從駕遊内苑應制》詩："敕報遊西内，春光靄上林。"

② 驪駒：純黑色的馬。亦泛指馬。《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三·陌上桑》："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唐杜甫《奉寄别馬巴州》詩："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③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六係于明隆慶元年(1567)丁卯十一月條下。

④ "丹心誓地天"一句，《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三河望薊燕"。

⑤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七係于明隆慶二年(1568)戊辰十一月條下。

⑥ 漁陽：地名，戰國燕置漁陽郡，秦漢治所在漁陽(今北京密雲縣西南)。唐玄宗天寶元年改薊州爲漁陽郡，治所在漁陽(今天津薊縣)。

鞬[①]遊。倏奉天王命，分符東海頭[②]。怒髮凌齊颺，壯圖指吴鈎。彈冠桑梓間，父老慰且酬。再拜謝父老，黽勉展所猷。薄言省繁役，妄意振頹流。遂得循例遷，幸免覆餗羞。乙卯[③] 入吴會[④]，倭奴正虔劉。帆檣日無輝，烽燧天爲愁。徵兵出萬里，吴兒何能謀。但稱練土著[⑤]，伊誰爲之籌。予承兩將後，覆轍不敢由[⑥]。檄募婺[⑦] 越士，交知苦相留。當日主此盟，惟有譚郡侯[⑧]。轉瞬蔚如雲[⑨]，士

---

① 櫜鞬：藏箭和弓的器具。《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晋國。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楊伯峻注："櫜，音高，盛箭矢之器；鞬，音建，盛弓之物。"唐康駢《劇談録·裴度》："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櫜鞬迎於道左。"

② 分符東海頭：《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分扎東海頭"。

③ 乙卯：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④ 吴會：秦漢會稽郡治在吴縣，郡縣連稱爲吴會。至東漢分會稽郡爲吴、會稽二郡，并稱吴會。後亦泛稱此兩郡故地爲吴會。《後漢書·蔡邕傳》："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迹吴會。"宋蘇軾《喜劉景文至》詩："平生所樂在吴會，老死欲葬杭與蘇。"

⑤ 但稱練土著：《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乃稱練土著"。

⑥ 予承兩將後，覆轍不敢由：《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⑦ 婺：州名。隋開皇十三年由吴州更名。治所在今浙江金華縣。宋汪大猷《和姜梅山》："投分雖深迹卻疎，君居東婺我西湖。"今爲金華一帶的别稱。

⑧ 當日主此盟，惟有譚郡侯：《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譚郡侯，即譚綸(1520—1577)，字子理，號二華，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以兵備副使剿倭于福清、仙游、同安、漳浦諸處，皆殲之，遂無倭患。後以兵部侍郎撫兩廣，至即平七山諸賊，尋總督薊遼，升兵部尚書，年五十八卒，謚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齊名，稱譚戚。有《譚襄敏奏議》行世。

⑨ 轉瞬蔚如雲：《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轉盼蔚如雲"。

氣横南州。才罷遠方戍,始減徵徙憂。三年戡吴越,乃及閩楚疇。六年事閩楚,五嶺興戈矛。一時氛祲中,躍馬更操舟。狐鼠無遺蹤,鯨鯢能復哀。餘黎既復業,殘邑亦遂收。海波息奔騰,山鬼絶啁啾。驅馳片心存,至死那敢休。方爲永安計,海濱肆探求。遴卒與澄籍,旦夕慮已周。無何奉明詔,油幢移北壤。假之曠代私,謬叨諸帥長。廟議[1]閱秋冬,未能定銜鞅。枳橘誠足疑,參辰竟殊象。邊行歷艱虞,拊膺頻惻愴。封章幾萬言,激烈一朝上。聖明不予辠,天恩益駘蕩。開府薊門東,復俾孤臣往。至尊憂時殷,卿輔惜才廣。護持過嬰兒,信任鮮猜黨[2]。感深繼以泣,何從展榛莽。杪春復行邊,嚴風尚蕭爽。柳條青未回,燒痕黑猶敞。擬築敵虜臺,三千列嵣嵲[3]。庶幾沙漠蹤,一顧在指掌。天險真足乘,天威益堪仰。巨工眇程期,慮材更鐫磉。石澗深莫窮,遥岑幾萬丈。聯臂攀復登,丁丁振餘響。于役固焦勞,輸誠靡搶

① 廟議:朝廷的謀議。宋岳珂《桯史·劉蘊古》:"蘊古素謂廟議咸許,其來也,意得甚。"明張居正《與王鑒川計送歸那吉事》:"彼雖有言,廟議已决,無足恤也。"

② 信任鮮猜黨:《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信任鮮猶黨"。

③ 三千列嵣嵲,《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三千列塘□"。

攘。道逢老邊卒,白髮兩垂頤。不避五兵[①]鋒,向予重致詞[②]。片言欲出口,雙淚慘漣洏。次第吐邊情,一一三嗟咨。羸卒當雄關,煢煢命如絲。餉餼雖有常,粗糲不可炊。倉庾隔數舍,兩斛月所糜。强者力負歸,弱者易銖錙。市賈誰欲售,竟爲廩人資。舊積與新徵,交併眩所司。陳陳恨相因,循弊無已時。屬夷時近關,倉皇勢莫支。外以助虜奸,内以邀重貽[③]。拂意戕邏卒[④],王制輒見縻。將吏畏簡書,徒增撫賚貲[⑤]。即殫戰士膏,莫逆猾虜姿。爰立樵採法,以飾賦斂基。公私儻各遂,樵採亦其宜。乃今則不然,歲歲徒傷悲[⑥]。枵腹出關去,目昏神尤

---

① 五兵:本意爲五種兵器,但所指不一。《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鄭玄注引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此指車之五兵。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見《司兵》鄭玄注。《穀梁傳·莊公二十五年》:"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范寧注:"五兵:矛、戟、鉞、楯、弓矢。"《漢書·吾丘壽王傳》:"古者作五兵。"顔師古注:"五兵,謂矛、戟、弓、劍、戈。"亦泛指各種兵器。《隋書·達奚長儒傳》:"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後亦泛指軍隊或戰争。《戰國策·齊策五》:"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南朝梁劉孝標《金華山栖志序》:"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

② 不避五兵鋒,向予重致詞:《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③ 重貽:"貽",當爲"貺",意猶厚賜。《國語·晋語二》:"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列子·力命》:"神醫也,重貺遣之。"《孔叢子·記義》:"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

④ 拂意戕邏卒:《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拂意篾羅卒"。

⑤ 徒增撫賚貲:《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役增撫賚貲"。

⑥ 公私儻各遂,樵採亦其宜。乃今則不然,歲歲徒傷悲:《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萎。或返或見俘，吉凶難預期。哭聲應斧聲，山風轉凄其。束薪未滿額，公庭懼鞭笞。候門妻與母，對語情弗持。尚謂官家餉，足療數口飢。婦人處閨閣，時艱奚能知。寥寥升斗間，凋耗詎有差。既均償馬金，充薪亦在茲。溝壑立可待，十户九仳離。晝夜分乘城，一卒守數陴[①]。落落似晨星，跡遠寧附麗。弧戟蘚半侵，刁斗[②]音空齊。脩築十載餘，但見來胡兒[③]。治險既艱難，恃險亦傾危。莫謂兩無益，誰從求端倪。兼之制外役，使者紛路歧[④]。嚴工即復停，且逐使者馳。終歲苦莫陳，無能揚雙眉。士困[⑤]每不堪，邊臣尤失意。俸給未或敷，曷由章厥志。俯仰苟混淆，曷由措厥事。廉毅天降衷，豈無平旦氣。濁水視清塵，飛沈兩暌異[⑥]。嗟嗟佐吏威，揚鞭動恣

① 陴：城上女墻。《左傳·宣公十二年》："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杜預注："陴，城上俾倪。"孔穎達疏："陴，城上小墻；俾倪者，看視之名。"《舊唐書·郭子儀傳》："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後亦借指城墻。

② 刁斗：古代行軍用具。斗形有柄，銅質；白天用作炊具，晚上擊以巡更。《史記·李將軍列傳》："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一本作"刁斗"。裴駰《集解》引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一説鈴形。司馬貞《索隱》引荀悦云："刁斗，小鈐，如官中傳夜鈐也。"

③ 脩築十載餘，但見來胡兒：《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④ 莫謂兩無益，誰從求端倪。兼之制外役，使者紛路歧：《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⑤ 士困：《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上困"。

⑥ 暌異：《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揆異"。

肆。道左貴鴟蹲[①]，庭前愛狐媚[②]。由是裨校流，上及參遊輩。奔走車塵前，屈體若僮隸。恃操榮辱柄，睚眥立傾置。忽薰倏爲蕕，當路安得識。傷哉七曜明，難悉覆盆翳。主吏尚不免，詎暇問入衛。將欲列守陴，邊工胡敢廢。將欲練備虜，邊工胡能暨。將欲罷邊工，戰守勢軒輊[③]。嗟乎！塞垣將校殊堪傷，聞之悽楚徹肝腸。於今滿眼徧痍瘡，誰爲窮邊獨沾裳。莫訝反覆還摧藏，移橈吕梁馳太行。古來人情元靡常，何況瓊簪[④]鐵裲襠[⑤]。吾曹致身期飛揚，不必尤人當自臧[⑥]。上勤國豢十代强，偶荷

① 鴟蹲：如鴟蹲狀，局促而瑟縮。宋歐陽修《雪對十韵》："兒吟愁鳳語，翁從凍鴟蹲。"

② 狐媚：謂狐爲魅。《北齊書·后主紀》："是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支諾皋上》："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閾警之。"

③ 軒輊：亦作"軒輶"。車前高後低叫軒，前低後高叫輊。引申爲高低、輕重、優劣。語出《詩·小雅·六月》："戎車既安，如軒如輊。"朱熹《集傳》："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明史·萬士和傳》："士和曰：'朝廷設二使，如左右手，非有軒輊。'"

④ 瓊簪：玉簪。《南齊書·崔祖思傳》："瓊簪玉筯，碎以爲塵；珍裘綉服，焚之如草。"宋張先《酒泉子》詞："闌前偷唱擊瓊簪，前事總堪惆悵。"

⑤ 鐵裲襠：鐵製的馬甲。形似今之背心，前幅當胸，後幅當背。用作戎裝。《樂府詩集·横吹曲辭五·企喻歌》："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明陳子龍《寄密雲趙匡谷》詩："飄然一騎遍三協，歸來未卸鐵裲襠。"

⑥ 自臧："臧"通"藏"。自以爲美好。漢王充《論衡·謝短》："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于己未足。"

戈矛臨邊疆。既無能賦退虜章，復無計縛左賢王[①]。徒與斯世相低昂[②]，韜鈐未閑謀稻粱。邊事日隳習日荒，西北之陲嗟金湯[③]。君看聖代邊策長，六十[④]萬人俱戎裝。不將筋力答吾皇，方寸何安顔何光。薊門老卒言非狂，令予揮涕立斜陽。浮生俄頃休迴翔，努力人紀與天綱。爲子死孝行聿[⑤]彰，爲臣死忠國之良。勿以余詞空慨慷，千秋姓字期垂芳[⑥]。

行邊述

花事蹉跎候鴈催，江南三月送春回。薊門桃李應何限，歲歲不知春去來。

---

① 左賢王：匈奴貴族的高級封號。《史記·李將軍列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後漢書·南匈奴傳》："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唐陶翰《古塞下曲》："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亦省稱"左賢"。《魏書·袁翻傳》："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

② 低昂：沉浮，謂隨波逐流。唐無名氏《灌畦暇語》："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不貯機穽，不能隨世低昂。"《金史·完顔伯嘉傳》："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明高啓《送高二丈學遊錢塘》："君年雖少志則壯，不肯與世相低昂。"

③ 金湯：即"金城湯池"的省稱。意爲金屬造的城，沸水流淌的護城河。形容城池險固。《漢書·蒯通傳》："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顔師古注："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北史·儒林傳下·辛彦之》："帝嘗令彦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④ 六十：《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十六"。

⑤ 行聿：《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家之"。

⑥ 千秋姓字期垂芳：《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千秋□□賜垂芳"。

盟忠樓[1]

隆慶己巳[2],日躔鶉火,余閱邊至石門。時參將和州李信,遼東入衛遊擊、崇明劉濮,引盃爲誓,不負朝廷。副總兵句容胡守仁嘉其義而成之,各截襟藏於幕府。余遂命其樓曰"盟忠",復係之以詩。

絶頂開高閣,雄規壯北門。側身見遼海[3],舉首接天閽[4]。擊楫前賢志,裁襟國士恩。叮嚀二三子,毋負此盟言。

過遊鄉有感

勒馬遊鄉鄉思催,十年不上望鄉臺。明時愁負餘雙鬢,誰問陵陽三獻來。余鎮閩時,曾上"治廣亂疏",留滯司馬門。召還,欲請兵十萬,懷疏未上,止之。總理薊門,上邊疏,下其義,未蒙盡納。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係于明隆慶三年(1569)己巳夏六月條下。

② 隆慶己巳:即明隆慶三年(1569)。

③ 遼海:指渤海遼東灣。唐杜甫《後出塞》詩之四:"雲帆轉遼海,稗稻來東吴。"仇兆鰲注:"《北史·來護兒傳》:'遼東之役,護衛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時護兒從江都進兵,則當出成山大洋,轉登萊,向遼海也。"明馮夢龍《女丈夫·登樓灑酒》:"遼海風濤,一片壯心回首,把前程繳付封侯。"

④ 天閽:帝王宫殿的門。唐蔣防《藩臣戀魏闕》詩:"恩波懷魏闕,獻納望天閽。"《宋史·孟昶傳》:"抗手疏以陳誠,伏天閽而請命。"

明妃[①]曲

五兵不治隳軍容，卻將艷色下深宫。君王計在弭强胡，非干錯畫丹青圖。胡兒得意跨馬去，烽火依然暗邊樹。單于[②]無端强調笑，漢家天子恩未報。從來胡語不相通，愁心都付琵琶中。乳酪香，入口斷妾腸。羌管[③]音，入耳傷妾心。黄金竟莫贖，徒向南天哭。鴈來幾度無信還，龍荒秋雨增辛酸。漢使歸來那肯説，纖手冰絃恨空結。至今芳草悲春風，孤塚青青不改色。

挽大司馬中丞吴郡王公二十二韻

何意中興日，天摧柱石臣。精靈懸海岳，部曲哭荆榛。才大逢時屈，功高獲謗頻。那堪玄兔塞，忽度白雞辰。戰伐誰能計，艱危獨致身。冰霜勞節制，南北識經綸。疏草神應護，詞華衆所珍。漢庭期聽履，周道憶埋輪。寵辱孤忠在，威棱百代伸。雷霆餘往歲，雨露轉成

① 明妃：漢元帝宫人王嬙字昭君，晋代避司馬昭（文帝）諱，改稱明君，後人又稱之爲明妃。南朝梁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宋王安石《明妃曲》："明妃初出漢宫時，沮濕春風鬢脚垂。"

② 單于：漢時匈奴君長的稱號。《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曰頭曼。"裴駰《集解》："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漢焦贛《易林·屯之无妄》："左衽爲長，國號匈奴，主君旄頭，立尊單于。"

③ 羌管：即羌笛，古代的管樂器，長二尺四寸，三孔或四孔。因出于羌中，故名。唐李商隱《和鄭愚贈汝陽王孫家箏妓二十韵》："羌管促蠻柱，從醉吴宫耳。"宋范仲淹《漁家傲》詞："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明王恭《聞笛歌送人之塞上》詩："單于城上吹羌管，知爾相思不忍聞。"

春。力挾聖圖遠，名依帝澤新。紫泥多慰藉，黄壤詎沈淪。墮淚隨編簡，銜恩起縉紳。伊周思繼躅，方召願爲鄰。舊事紛悽愴，浮生極苦辛。承家還鸞鶱，開閣且麒麟。孝理封章上，儀刑率土濱。予慚五兵後，幸竊一廛親。井邑看猶頌，韜鈐信絶倫。是非今已定，社稷恨堪陳。客下蘇臺[①]鶴，歌傳蒿里[②]人。佳城不可即，愁思附青蘋[③]。

挽袁封君太守袁公，福徵之父

東歸已老宦遊身，桃李陰連章水春。雲斷青山餘草

① 蘇臺：即姑蘇臺，又名胥書。在蘇州西南姑蘇山上。相傳爲春秋時吴王闔廬所築，夫差于臺上立春宵宫，作長夜之飲。越國攻吴，吴太子友戰敗，遂焚其臺。唐王勃《乾元殿頌》："風寒碣館，露慘蘇臺。"因蘇臺地處蘇州，故亦用以借指蘇州。宋吴處厚《青箱雜記》卷八："蘇有姑蘇臺，故蘇州謂之蘇臺。"

② 蒿里：本爲山名，相傳在泰山之南，爲死者葬所。因以泛指墓地、陰間。《漢書·廣陵厲王劉胥傳》："萬里召兮郭門閎，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顔師古注："蒿里，死人里。"晋陶潛《祭程氏妹文》："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唐羅隱《芳樹》詩："秦王不肯斂手下沙丘，孟賁不合低頭入蒿里。"

③ 青蘋：一種生于淺水中的草本植物。《文選·宋玉〈風賦〉》："夫風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李善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

榻,月臨白社[①]失綸巾[②]。天朝有子看勳業,石室遺文動鬼神。獨倚塞門傳楚些[③],生芻[④]萬里復何人。

宿石驛聞馬嘶

伏軾長嘶動石門,時艱滿目幾消魂。非干冀北空羣久,羈靮年來苦漸繁。

登石門驛新城望塞[⑤]

萬壑千山到此寬,邊城極目自辛酸。援枹志在捐身

---

① 白社:借指隱士或隱士所居之處。南朝梁蕭統《錦帶書十二月啓·林鐘六月》:"但某白社狂人,青緗末學。"唐白居易《長安送柳大東歸》詩:"白社羈游伴,青門遠別離。"宋范仲淹《唐異詩序》:"華在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

② 綸巾:冠名。古代用青絲帶做的頭巾。一説配有青色絲帶的頭巾。相傳三國蜀諸葛亮在軍中服用,故又稱諸葛巾。宋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詞:"羽扇綸巾,談笑間,强虜灰飛烟滅。"

③ 楚些(suò 所去):《楚辭·招魂》是沿用楚國民間流行的招魂詞的形式而寫成,句尾皆有"些"字。後因以"楚些"指招魂歌,亦泛指楚地的樂調或《楚辭》。唐牟融《邵公母》詩:"搔首驚聞楚些歌,拂會歸去淚懸河……傷心獨有黄堂客,幾度臨風詠蓼莪》。"宋范成大《公安渡江》詩:"伴愁多楚些,吟病獨吴音。"

④ 生芻:亦作"生蒭"。《後漢書·徐穉傳》:"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後因以稱弔祭的禮物。唐楊炯《瀘州都督王湛神道碑》:"生芻一束,泣血三年,不踰聖人之禮,能行大夫之孝。"《宋史·文苑傳三·路振》:"生芻致祭,弊帷成禮。痤于崇岡,全爾具體。"明張煌言《挽大宗伯吴襟穉先生》詩:"趨朝當日稱先達,惆悵生芻何處投。"

⑤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係于明隆慶三年(1569)己巳九月條下。

易，按塞年來報國難。尚有二毛知往事，偶聞百舌送秋寒。聖朝不欲窮佳器[①]，疏草空從午夜看。

送學仙者入遼

令威一去幾千載，瑶草萋萋華表[②]閒。不爲採芝遲海外，還逢化鶴到人間。

鄭山人自閩赴友難歸，詩以贈之

海上昔傳有俠士，二十年來竟誰是。鶡冠赴難風塵裏，九塞三山八千里。傷心淚灑將軍墳，灤水無聲低暮雲。嗚呼夜臺聞不聞，先生義氣高人羣。南歸笑擲囊中字，不向人間道其事。

---

① 聖朝不欲窮佳器：《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聖朝不欲窮□□"。

② 華表：古代設在橋梁、宫殿、城垣或陵墓等前兼作裝飾用的巨大柱子。設在陵墓前的又名"墓表"。一般爲石造，柱身往往雕有紋飾。北京天安門前後的兩對，雕刻精美，是華表中傑出的代表作。北周庾信《燕歌飛》："定取金丹作幾服，能令華表得千年。"唐杜甫《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詩："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古今小説·羊角哀舍命全交》："四圍築墻栽樹，離墳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儀容，立華表，柱上建牌額。"

己巳[①] 除日[②],署中乏薪,得毛字[③]

試看臘向天涯盡,獨有邊愁戀二毛。列塞雲連青海色,雙弧春隱赤魚弢。晨炊煙斷家謀拙,旅病魂驚國事勞[④]。西望薊門通御氣,孤臣不惜敝征袍。

北海宋使君入賀,便道訪劉開府於塞上。公爲開府姻家,余忝鄉末。獲侍樽俎,詩以贈別,兼呈開府

少負青雲志[⑤],同鳴白玉珂。建旄天著象,持憲海無波。尊對千峰啓,人憐萬里過。離筵漫惆悵,春向使君多。

送涇水王使君鎮遼海

使君開府灤東,内綏遺黎,外作士氣,大著實政,而不能脩津要之

---

① 己巳:即明隆慶三年(1569)。

② 除日:農曆十二月最後一天。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除夕》:"至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綉畫色衣,執金槍龍旗。"《宋史·五行志四》:"每歲除日,命翰林爲詞題桃符,正旦置寢門左右。"

③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係于明隆慶三年(1569)己巳冬十月條下。

④ 旅病魂驚國事勞:《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旅病魂銷國事勞"。

⑤ 青雲志:喻指遠大的志向。唐張九齡《照鏡見白髮》詩:"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五代李中《秋夕書事寄友人》詩:"未遂青雲志,那堪素髮侵。"

情，遂還開元兵憲，道出舊治，余逆之温泉，賦此。

天末逢君感慨生，星軺萬里又東征。誰云闕氏終無國，獨與王家舊有盟。去後兒童猶護轍，重來父老更含情。從今遼海休傳箭，仗劍相看是此行。

買花

細雨霏微春又深，賣花聲度緑楊陰。勞人不會東風意，分得紅桃似赤心。

出塞[①]

夏四月，單騎閱險。行二十里外，水縈山抱，魚泳鳥鳴，何啻江南。憶昔有作。

鬱葱千里緑陰肥，澗水縈紆一徑微。魚未驚鉤聞鼓出，鳥因幽谷傍人飛。江南塞北何相似，并郡桑乾總未歸。惆悵十年成底事，獨將羸馬立斜暉。

石壁凌虚萬木齊，依稀疑是武陵溪。長城舊飲紛胡騎，大漠初驚過漢鼙。國士死來金已盡，邊機愁絶劍空携。天山聞説尤佳勝，欲乞君恩試馬蹄。

送同年劉都護

偉矣劉都護，翩翩濟北來。俠懷猶似昔，笑口向誰

① 此兩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九係于明隆慶四年(1570)庚午夏四月條下。

開。一别鷹揚會，相憐虎窟回。家貧休賣劍，聖主正掄才[1]。

中丞公以芍藥花[2] 數本見寄

經時涉塞意難論，乍見春風入燒痕。不道平章亭子畔，數枝紅藥向人繁。

登捨身臺[3]

臺在邊墻絶頂，貫繩而進。日昃[4]，餒甚。入山戍，買胡餅[5]啖之，賦此。

---

① 掄才：亦作"掄材"，指選拔人才。唐劉禹錫《史公神道碑》："元和中，太慰恕爲魏帥，下令掄才于轅門。"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趙忠定掄才》："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明陳汝元《金蓮記·射策》："惟改柱張絃，掄才訪道。"

② 芍藥花：多年生草本植物。五月開花，花大而美麗，有紫紅、粉紅、白等多種顏色，供觀賞。根可入藥。《詩·鄭風·溱洧》："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勺藥即"芍藥"。後因以"芍藥"表示男女愛慕之情，或以指文學中言情之作。

③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九係于明隆慶四年(1570)庚午夏四月條下。

④ 日昃：亦作"日仄"。太陽偏西，約下午二時左右。《易·離》："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周禮·地官·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陸德明《釋文》："仄音側，本又作昃。"孫詒讓《正義》："昃即仄之變體……日仄者，謂日中而微側西向之時。"

⑤ 胡餅：猶今之燒餅。《釋名·釋飲食》："胡餅，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晋陸翽《鄴中記》："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名胡餅曰麻餅。"《晋書·王長文傳》："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鬻胡餅。"

向來曾作捨身歌，今日登臺意若何？指點封疆餘獨感，蕭疏鬢髮爲誰皤？劍分胡餅從人後，手掬流泉已自多。回首朱門歌舞地，尊前列鼎問調和[①]。

斷崖垂綆幾憑虛，卻笑山猿技不如。古戍春殘初見鴈，故園愁絶冷看魚。百年俯仰誰巾幗[②]，五尺涓埃[③]自[④]簡書。沙磧傳餐[⑤] 君莫嘆，邊臣應得戒衣袧。

端午，方景武山人以趙藩骰牌、巧扇見寄

聞説齊紈[⑥] 巧，何如趙箑[⑦] 新。翩翩辭帝子，意氣許綸巾。摇落蒲觴月，驚揮塞上塵。梟盧只眼底，儋石未全貧。

---

① 調和：烹調，調味。《管子·小稱》："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于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明謝榛《四溟詩話》卷四："不假調和，野蔬何以有味。"

② 巾幗：古代婦女的頭巾和髮飾。《晉書·宣帝紀》："亮（諸葛亮）數挑戰，帝（司馬懿）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新唐書·東夷傳·高麗》："庶人衣褐，戴弁。女子首巾幗。"後因以爲婦女代稱。明沈璟《義俠記·征途》："鬚髯輩，巾幗情，人間羞殺丈夫稱。"

③ 涓埃：細流與微塵。比喻微小。《周書·蕭撝傳》："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嶽，報淺涓埃。"唐杜甫《野望》詩："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明無名氏《四寶記·赴選》："想我昔年受其大恩，未及涓埃之報。"

④ 自：《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畏"。

⑤ 傳餐：《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傳飧"。

⑥ 齊紈：本指齊地出産的白細絹，後亦泛指名貴的絲織品。《列子·周穆王》："衣阿錫，曳齊紈。"張湛注："齊，名紈所出也。"此處借指團扇。

⑦ 趙箑：箑，扇子。《淮南子·精神訓》："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于己。"高誘注："箑，扇也。楚人謂扇爲箑。"趙箑即指趙國出産的扇子。

寄臨淮李公子

隔歲相看思渺然，尺書忽向故人傳。九關天啓青雲業，千古春涵白雪篇。列塞戈矛猶獨倚，清時雨露爲君偏。勞歌欲和慚同調，瑞氣西依斗極懸。

送美弟之任金山

驪駒繫雨向郊墟，長夏分携伏枕餘。百代家聲重賴汝，半生心事獨愁予。東歸松檟停驂外，南去鯨鯢避楫初。别酒淚痕渾是血，年年塞鴈問吴書。

送李文學歸蓬萊

早年結社蓬萊下，塞上重逢已二毛。天與龍蛇開筆陣，地分貔虎愧戎韜。郊原酒盡雨聲細，島嶼人歸海氣高。叢桂芳時應入越，扁舟隨處任君豪。

集灤上賦詩[①]

庚午[②] 夏六月，余撤師還，時督撫議輟工舉練，又以列塞臺成，當亟明守禦之策，乃檄召諸將，副總戎則西路李君超、東路胡君守仁，參將則石門李君珍、山海管君英、燕河史君綱、太平羅君端、馬蘭楊君鯉，遊戎則臺頭谷君承功、松棚張君拱立，三屯則王君通、史君宸，保河則王君撫民，遵化則孫君朝梁，若遊兵營缺，以中軍徐從義代密雲與墻子曹家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九係于明隆慶四年(1570)庚午六月條下。

② 庚午：即明隆慶四年(1570)。

古北。石塘道遠，不能東，以提調。鎮虜張應時代副總戎張君臣、潮河劉尚仁代副總戎董君一元、大水章延廩代參戎陳君勛、曹家甯朝代遊戎王君旌、密雲中軍李天爵代參戎李君如檟、中軍方相代遊戎王君禄、中軍朱維藩代參戎蔡君勛，並集灤上，登壇會盟者六日，日萬言有奇。復合將士數百人大誓於武場，已而列飲，徵志期共變劇習而新之，爲連合數萬戰守多方之圖，所冀堂堂一戰以逭逋耳。余力疾當事，輒賦此以示諸君。

獨立懷知己，多岐嘆宦情。古今誰俠氣，天地一愁城。萬里猶投筆，千年羨請纓[①]。君俱學劍者，報國有新盟。

① 請纓：《漢書·終軍傳》載："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後以"請纓"指自告奮勇請求殺敵。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别序》："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愛宗慤之長風。"明何景明《武昌聞邊報》詩："先帝恩深能養士，請纓誰爲係樓蘭。"

讀《孤憤集》[1]

獨夜秉青藜[2],往跡何歷歷。有恨拂龍泉,生不與時適。古來興廢事,掩卷三太息。嗚呼少保[3]冤,九州目所擊。書空徒咨嗟,誰爲籲天筴。不知後世人,視今何如

① 孤憤集:即韓非所著的書篇名。《史記·老子韓非列傳》:"〔韓非〕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做《孤憤》。"司馬貞《索隱》:"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後以"孤憤"謂因孤高嫉俗而產生的憤慨之情。唐劉知幾《史通·自序》:"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快孤憤,無以寄懷。"

② 青藜:《三輔黄圖·閣》:"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説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後因以"青藜"指夜讀照明的燈燭。宋王安石《上元戲呈貢父》詩:"不知太一游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明陳汝元《金蓮紀·射策》:"金蓮燭,祥光普照,喜得紅雲飛繞,依稀似對青藜耀。"

③ 少保:即指岳飛。《宋史·岳飛傳》云:"紹興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飛乃遣王貴……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部;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讎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

昔？義士莫向江南行，尸祝[①]家家正寒食[②]。

春日與胡茂秋、汪文鳴、方景武同集，分得開字

閶闔龍葱淑氣迴，遥瞻日月九天開。邊臣病骨兼愁立，俠客長歌任酒催。烽火十年驚澤國，松楸千里隔蓬萊。恩深不道謀身拙，獨倚青萍志未灰。

贈前婺川令毛公遷舍

六年婺水尚遺思，擇里三遷裕德時。竹葉遥分灤海色，桂花初發薊門枝。官從丹窟顔應駐，業喜趨庭髮未絲。獨愧征塵老雙鬢，羨君能誦《考槃》[③] 詩。

---

① 尸祝：祭祀。明宋濂《題傅氏誥敕後》："〔金昌年〕嘗濬慈湖，溉田千頃，民至今尸祝之。"明歸有光《吴山圖記》："異時吾民將擇勝于岩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宫也固宜。"

② 寒食：節日名。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相傳春秋時晋文公負其功臣介之推。介憤而隱于綿山。文公悔悟，燒山逼令出仕，之推抱樹焚死。人民同情介之推的遭遇，相約于其忌日禁火冷食，以爲悼念。以後相沿成俗，謂之寒食。明張煌言《舟次清明拈得青字》詩："欲隱尚違慚介子，年年寒食卧江汀。"

③ 考槃：亦作"考盤"、"考磐"。成德樂道。《詩·衛風·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毛傳："考，成；槃，樂。"陳奂傳疏："成樂者，謂成德樂道也。"《漢書·叙傳下》："竇后違意，考槃于代。"《考槃序》則言此詩爲刺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故後即以喻隱居。

汪中丞新建肇林精舍成，遣其僧德昂尋師北來。時道隆問法塞上已三年所矣，因詩以贈之，兼呈汪公

飛錫尋師灤水頭，胡塵不傍朔雲浮。肇林覺樹誰先植，宦海[1]慈航[2]爾獨脩。一別祇中蘭若隔，重來塞外雨花收。隆上人聽經水峪寺，去塞垣六十里。塞外爲霧靈寺，乃至公和尚說法所也，遺址猶存。南歸執法應相問，半席他時爲我留。

送隆上人歸肇林新刹

萬里新都問法還，幾年杖錫遍燕關。天空真界分三世，月度禪枝憶五山。隨處冥心祇樹裏，有時清梵暮濤間。宰官欲訊邊臣況，赤膽猶懸鬢已斑。

---

① 宦海：指官場。因仕宦升沉無定，多風波險阻，如處海潮之中，故稱。《太平廣記》卷三二引《仙傳拾遺》："子有清簡之名，已志金臺。可以度世，上補仙官，不宜自沉於名宦之海。"宋陸游《謝錢參政啓》："名場蹭蹬，幾白首以無成；宦海漂流，顧青衫而自笑。"

② 慈航：佛教語。謂佛、菩薩以慈悲之心度人，如航船之濟衆，使脱離生死苦海。南朝梁蕭統《開善寺法會》詩："法輪明暗室，慧海度慈航。"唐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詩一百韵》："斷痴求慧劍，濟苦得慈航。"

黠虜獻俘得封堅志貢市[1]

狂胡初款塞[2]，飛詔[3]出雲中。自古綏戎策，應難此日同。王者原無外，殘黎莫隱憂。已聞兵馬詔，相繼下深秋。磧開新日月，苔卧舊旌旗。籍籍談桑土，争知廟算奇。

奉和司馬劉公、中丞楊公過温泉有作[4]

武帝恩波在眼中，龍飛氣色尚龍葱。清時不減爲霖意，滄海遥分浴日功。碧水浮觴摇夜月，玉虬拖練動秋風。天私三輔餘膏沐，一脈湯湯萬古同。

幾度臨池愧病身，綸巾猶自滯風塵。三秋經略秦封壯，千載澄清漢澤新。祇樹晴光分障塞，中天爽氣動星辰。左賢已屬穹廬部，願理滄溟舊釣緡。

---

① 貢市：外國或異族商人隨貢使到指定地點進行的貿易。明張居正《答吴環洲》："屬夷處置適宜，則土虜之真情可得，而兩鎮之貢市愈堅，當今邊務，莫要于此矣。"《明史·外國傳·日本》："乃裝巨舟，遣其屬善妙等四十餘人隨直等來貢市，于三十六年十月初，抵舟山之岑港。"

② 款塞：叩塞門。謂外族前來通好。《史記·太史公自序》："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裴駰《集解》引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唐盧群《淮西席上醉歌》："江河潛注息浪，蠻貊款塞無塵。"明徐渭《贈梁尚書公序》："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

③ 飛詔：飛傳詔書。唐李冗《獨異志》卷上："陶弘景隱居茅山，梁武帝每有大事，飛詔與之參決。時人謂隱居爲'山中宰相'。"

④ 此兩首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四年(1576)丙子五月條下。

病中偶成三首[1]

燕越烽煙二十春，一朝病集未閒身。忽來窗外黃梅雨[2]，又送新愁到耳頻。

邊愁隱隱上顛毛，肺病那堪轉側勞。惟有空庭[3]一片月，漫移花影護征袍。

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乞此身。一夜零霜侵短鬢，明朝不是鏡中人。

夏日同徐使君、方山人避雨朝陽寺，限陽字

千山風雨忽斜陽，尊酒相逢引興長。使節扶搖臨朔漠，佩槎縹緲接天潢。雙鈎夜卜南金氣，一榻晴分祇樹凉。短髮於今看漸改，幾回飛夢在滄浪。

夜止朝陽寺分韻二首

日暮雨初歇，空林暑氣遲。連城逢白璧，並轡向清時。興傍騷壇遠，才看憲府奇。願言各努力，絶代一相知。

右贈徐使君得時字。

---

① 此三首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萬曆五年(1577)丁丑春三月條下。

② 黃梅雨：黃梅季所下的雨。也叫"梅雨"。唐杜甫《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詩："思霑道喝黃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宋蘇軾《船趕風》詩："三旬已過黃梅雨，萬里初來船趕風。"

③ 空庭：《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中庭"。

南北征塵裏，艱危獨共君。壯心懸白日，俠氣薄青雲。並榻時聽雨，銜杯夜論文。十年交好意，今古挹清芬。

右贈方山人得君字。

入關[1]

閩，分水關也。壬戌[2] 余督兵平海寇，遂鎮閩。丁卯[3]，奉召還朝，入副神機營，尋出理薊昌保三鎮，以抗疏言邊政，復移鎮薊門。因憶入關以來，感而賦此。

少年[4] 好紙筆，長事行間役。落落慙父書，爲國空馳驅。三吴早分閫[5]，一麾豈憚遠。兩越五六秋，水犀雄貔貅。南征復七載，鯨波息閩海。百粤慮轉深，誰憐和氏[6] 心。千金幾垂罄，松菊荒三徑。紫泥儼回鸞，萬里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係于明隆慶三年(1569)己巳九月條下。

②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③ 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④ 少年：《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少小"。

⑤ 分閫：指出任將帥或封疆大吏。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檄移》："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明屠隆《綵毫記·預識汾陽》："書生愧請纓，大將膺分閫。"《明史·劉寧傳》："吾佩印分閫，分已足，獨未嘗大破敵，抱恨入地矣。"

⑥ 和氏：即楚人卞和。史載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和武王。使玉工辨認之，均曰："石也。"以誑欺罪，被刖去兩足。後獻之楚文王，使玉工理之，果得寶玉。事見《韓非子·和氏》。後以"和氏"指識才之士。晋葛洪《抱朴子·塞難》："夫見玉而指之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亦指懷才不遇之人。

重入關。稽顙玉墀側，迴頭驚澤國。已分老樓舩[①]，揭來忽朝天。古來忠與義，自可居蠻狄。何當聖主恩，付以[②]羽林軍。有懷未及吐，出振漁陽旅。詎意流涕餘，翻向長沙居。嗟哉漁陽鎮，邊愁不可問。凄其塞上行，何處古長城。偶逢路旁女，泣下前致語。阿郎戍邊陲，何來輕薄兒。莫展合歡席[③]，置妾章臺陌。郎憂未能紓，妾憂殊難祛。踟躕[④]日揮淚，王孫[⑤]數停騎。呼酒意翩翩，誰不窺嬋娟[⑥]。但謂青樓下，安有羅敷者？力竭計方窮，匕首飛白虹。將以謝天紀[⑦]，未忍先郎死。赤膽猶斗懸，寸心亦金堅。相期在白首，郎能知妾否？行行薊門東，雲沙迷晴

① 老樓舩：《戚少保年譜耆编》作"老樓船"。

② 付以：《戚少保年譜耆编》作"傅以"。

③ 合歡席：五色的蒲席。《周禮·春官·司几筵》："加繅席畫純。"鄭玄注："繅席，削蒲蒻展之，编以五采，若今合歡矣。"唐賈公彦疏："漢有合歡席如此。"

④ 踟躕：亦作"踟跦"、"踟躇"。意指徘徊不前貌，緩行貌。《詩·邶風·静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群匹，越月逾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

⑤ 王孫：王的子孫。後泛指貴族子弟。《左傳·哀公十六年》："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夫之《通釋》："王孫，隱士也。秦漢以上，士皆王侯之裔，故稱王孫。"

⑥ 嬋娟：指美人。唐方幹《贈趙崇侍御》詩："卻教鸚鵡呼桃葉，便遣嬋娟唱《竹枝》。"元李致遠《新水令·離别》曲："青鎖畔，綉幃前，少個嬋娟，酬不了少年願。"

⑦ 天紀：《戚少保年譜耆编》作"大紀"。

空。寒衣欲前挈，北向[①] 更嗚咽。不怨夫婿未封侯，願持婦德如金甌。聽罷拂鬚三太息，誰信[②] 紅顔氣英特[③]。

奉和中丞楊公送胡帥[④] 南還募兵韻

六郡儲胥頻入計，邊臣何以報垂衣。詔徵閭左[⑤]開秦塞，春入江東樹漢旂。故里冰霜丹橘美，高堂雲日紫泥暉。姓名久已寒羣虜，獨立遲君薊北扉。

---

① 北向：《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北問"。

② 誰信：《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方信"。

③ 英特：才智超群。《晉書·宣帝紀》："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新唐書·張濬傳》："陛下春秋鼎富，天資英特。"明陳子龍《萬卷樓歌》："驚君才致多英特，滿堂賓客皆顔色。"

④ 胡帥：即胡宗憲（？—1565），字汝貞，號梅林，徽州績溪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歷知益都、餘姚二縣，擢御史，巡按浙江，時歙人汪直據五島，煽諸倭入寇，而徐海、陳東、麻葉等，日擾郡邑。擢宗憲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尋爲兵部右侍郎，總督軍務，宗憲用間諭徐海縛獻麻葉、陳東，而激東黨攻海，海投水死，累以平賊功，加右都御史，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後以黨附嚴嵩遭劾，四十一年削職。四十四年入獄死。卒謚襄懋。

⑤ 閭左：居住于閭巷左側的人民。一説秦時貧賤者居閭左，後因借指平民。《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司馬貞《索隱》："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强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也。"《漢書·食貨志上》："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顔師古注："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唐陳子昂《爲喬補闕論突厥表》："故長城未畢，而閭左之戍已爲其患。"

中秋即席呈中丞楊公

十載觀潮坐江閣,北來三見塞鴻歸。愁顔盡是封疆色,短髮頻驚心事違。滄海濤生珠競汎,藍田烟斂玉雙飛。他時此會燕然上,醉指龍光倚翠微。

初冬行邊[1]

木落空山冷,煙凝古渡迷[2]。歲華堪送酒,世事只如棋。險竇羣猿狎,斜陽倦鳥知。邊愁頻入眼,滄海愧心期。

送張中丞開府遼陽

海祲初消柳色斑,春隨使節度榆關。櫜鞬日暖遼陽近,笳鼓風生錦水閒。三輔經綸留宦轍,一時勛業動人寰。徘徊重惜臨灤意,丹陛方虛司馬班。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九係于明隆慶五年(1571)辛未冬十二月條下。

② 木落空山冷,烟凝古渡迷:《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木落山容改,霜凝馬足遲"。

辛未[1] 除夕[2]二首[3]

四指迴杓猶障塞，顛毛如許怯簪冠。驚心歲月愁仍在，回首風塵夢已闌。百戰勞銷千口集，萬金散盡幾人歡。燕然北望空彈劍，馬革尋常片石難。

一奉徵書向薊丘，鹽車幾度嘆驊騮。幽蘭堪紉清時佩，蕙苡何辭絶塞愁。忽訝光陰明日改，都將辛苦二毛收。狂胡索餉今猶急，聞説邊人涕淚流。

元夕[4]，開府楊公自范陽過訪，賦事以謝，四首

迢遥春色自長安，火樹初從塞上看。雲擁千枝迴紫

---

① 辛未：即明隆慶五年(1571)。

② 除夕：一年最後一天的夜晚。舊歲至此夕而除，次日即新歲，故稱。晋周處《風土記》："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剪燈新話·三山福地志》："更及一旬，當是除夕，君可于家專待。"

③ 此兩首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九係于明隆慶五年(1571)辛亥冬十二月條下。且其順序及個别詞句均與《止止堂集》有别，兹録全詩備查。"□捧徵書向薊邱，鹽車幾度嘆驊騮。幽蘭堪紉清□□，蕙苡□辭絶塞愁。忽訝光陰明日改，都將辛□□□□。□胡索餉今猶急，聞説邊人涕泪流。""四歷迴杓障塞垣，顛毛如許怯簪冠。驚心歲月愁仍在，回首風塵夢已闌。百戰勞銷千古□，萬金散盡幾人歡。燕然兆望空彈劍，馬草尋常生石難。"

④ 元夕：舊稱農曆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是夜稱元夕，與"元夜"、"元宵"同。宋葉適《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志銘》："會慶節禮畢，吏以例白留山棚，元夕張燈可就用也。"

電,風移萬朵壓朱闌[①]。星河爛漫低垂閣,樽俎從容近舞盤。側耳關城猶擊柝,幻光不照戰袍寒。

右觀煙火。

使節幾年開碣石,東來佳氣動戎旃。一枝春到吴梅上,適有惠梅花者至自吴中。千里烽銷薊戍前。滿目時艱堪共嘆,破顔花事竟誰憐。蚤知帝澤先畿甸,何限新聲入夜絃。

右觀梅花。

凌虚小隊散春風,長嘯遥看大漠空。隱約蓬萊滄海畔,氤氲宫殿紫雲中。晴沙鳴鏑初迴騎,石磴移尊已度鍾。萬竈暮煙低漢戍,歸來豪氣挾長虹。

右登陰山。

殿俯榆關迎六纛[②],旌移蘭省閲初禊。雲間山色榷甍起,天外河流鼓角回。騏驥中朝殊盛矣,貔貅[③]乘塞亦雄哉。他時呼酒祁連上,潦倒清秋三百杯。

---

① 朱闌:同"朱欄"。《宋史·與服志一》:"四面拱斗,外施方鏡,九柱圍以朱闌,中設御坐。"明高啓《鹿》詩:"雲山别卻啣芝侣,來向朱闌花下行。"

② 六纛:六面軍中大旗。唐節度使軍中所用。《新唐書·百官志四下》:"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太平御覽》卷三三九引《太白陰經》:"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今天子十二,諸侯六軍,故纛有六主之。"唐白居易《送令狐相公赴太原》詩:"六纛雙旌萬鐵衣,并汾舊路滿光輝。"亦泛指軍中主帥的大旗。

③ 貔貅:亦作"狴貅"。古籍中的兩種猛獸。《逸周書·周祝》:"山之深也,虎豹貔貅何爲可服?"《史記·五帝本紀》:"〔軒轅〕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司馬貞《索隱》:"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徐珂《清稗類鈔·動物·貔貅》:"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遼東人謂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故古人多連舉之。"後多連用以比喻勇猛的戰士。

右觀新廟。

緗桃戲題

緗桃千葉正宜春，萬里風塵嘆此身。移向平章亭子畔，徘徊應憶武陵人[1]。

壬申[2] 春餘，月下潸，夜夢與薊門兵憲徐公飲，偶擲骰子得么，載之玉盤，捧以授予，遂成二十八言。大笑而寤，晨起録之

使君少負九州名，開府天津近帝城。六博似知憂國意，一輪紅日掌中擎。

---

① 武陵人："武陵"即指"武陵源"。晋陶潛《桃花源記》載：晋太元中，武陵漁人誤入桃花源，見其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阡陌交通，鷄犬相聞，男女老少怡然自樂。村人自稱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界隔絶。後漁人復尋其處，"迷不復得"。後以"武陵源"借指避世隱居的地方。此處"武陵人"，即"武陵客"，借指避世隱居之人。

② 壬申：即于明隆慶六年(1572)。

莫[①] 春方山人邀遊山莊[②]

尋芳長嘯到林丘[③],謝眺莊前控紫騮[④]。白雪滿枝臨月塢,絳霞遠樹抱春流。石床未醒寰中夢,羽服誰同物外遊。醉挹韶光問花事[⑤],從來不解破邊愁。

秋日邀山人歙王十岳、越葉一同、莆方浮麓、文學郭海嶽同登三屯之陰山[⑥]

秋入千山静,東來紫氣多。德星高可摘,碣石醉堪

① 莫:"暮"的本字。

②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三月條下。

③ 尋芳長嘯到林丘:《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尋芳長嘯到林邱"。

④ 紫騮:古駿馬名。《南史·羊侃傳》:"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明陸采《明珠記·探留》:"暫向垂楊繫紫騮,拂拭征衣垢,朱門十丈蟠雙獸。"

⑤ 醉挹韶光問花事:《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醉挹韶華問花事"。

⑥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秋七月條下。

磨。九塞[①]勞車馬，孤辰[②]傍薜蘿[③]。偶聞擊柝[④]者，回首愧煙波[⑤]。

送王山人南還

天風萬里過仙槎，灤水光摇綵筆花。慷慨已知凌大

---

① 九塞：九個險阻的地方。《吕氏春秋·有始》："山有九塞……何謂九塞？大汾、冥阨、荆阮、方域、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② 孤辰：《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孤城"。孤辰是古代卜者的術語。天干爲日，地支爲辰，六甲中無天干相配之地支稱孤辰。如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即爲孤辰。餘類推。迷信認爲人的生辰八字犯孤辰即主不利。明湯顯祖《牡丹亭·鬧殤》："夫人，不是你坐孤辰把子宿鬻，則是我坐公堂冤業報。"

③ 薜蘿：薜荔和女蘿。兩者皆野生植物，常攀緣于山野林木或屋壁之上。《楚辭·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注："女蘿，兔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于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爲帶也。"後借以指隱者或高士的衣服。唐張喬《送陸處士》詩："若向仙岩住，還應著薜蘿。"亦借指隱者或高士的住所。南朝梁吴均《與顧章書》："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

④ 擊柝：亦作"擊橐"、"擊柷"。敲梆子巡夜。亦喻戰事、戰亂。《易·繫辭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周禮·夏官·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橐。"鄭玄注："鄭司農云：'……以序聚橐，以次更聚擊橐備守也。'玄謂：擊橐，兩木相敲行夜時也。"《漢書·王莽傳中》："命説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柷，以待暴客。'"顔師古注："擊柷謂擊木以守夜也。"王先謙補注："宋祁曰：柷亦作柝。"晉葛洪《抱朴子·詰鮑》："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宋朝事實類苑·官政治績·張乖崖一》引宋沈括《夢溪筆談》："時賊鋒方斂，紀綱過肅，蜀民尚懷擊柝之惴。"明高啓《中秋玩月張校理宅得南字》詩："關山幾處未解兵，未柝不寐愁丁男。"

⑤ 煙波：指烟霧蒼茫的水面。隋江總《秋日侍宴婁苑湖應詔》詩："霧開樓闕近，日迥烟波長。"明陳汝元《金蓮記·賜環》："回首烟波，鱗鱗細翦殘雪。"

漠，艱虞何用問悲笳。乍見白髮乾坤短，忍聽驪駒道路賒。秋鴈圖南江國近，邊臣愁絶久無家。

送葉山人歸恒安三首

仗劍來遼西，徘徊望恒安。古塞下秋色，清霜侵鶡冠[①]。長揖謝比鄰，几屨向巖岵。時從倦鳥栖，亦與浮雲伍。俗情既難協，衡宇堪留連。中心識者稀，恍惚羲皇[②]前。惜此轅下駒，徒羨青冥翼。汗血豈足憐，皮骨易抛擲。論交繄早歲，白首乃所期。岐路一何廣，雅志遂參差。劍合古有言，分金亦吾黨。握手且踟躕，迢迢嘆孤往。任俠應多愧，還丹好自求。不知他日淚，誰爲故人流。

浮世蹉跎易白頭，毋令舊約負沙鷗。蚤知裘劍歸山好，不傍風塵作遠遊。

莫爲愁多落壯顔[③]，滄洲難得一身閑。秋風匹馬尋

---

① 鶡冠：以鶡羽爲飾之冠。亦指武官之冠。《後漢書·輿服志下》："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加雙鶡尾，竪左右，爲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穀單衣。"唐柳宗元《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楊朝晟〕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鉞而代之位，鶡冠者仰而榮之。"《集注》引孫汝聽曰："鶡冠，武士之冠也。"

② 羲皇：即伏羲氏。《文選·揚雄〈劇秦美新〉》："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李善注："伏羲爲三皇，故曰羲皇。"唐杜甫《醉時歌》："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遇屈宋。"

③ 壯顔：少壯時的容顔，壯美的容顔。明高啓《秋日山中》詩："壯顔豈草木，憔悴同此時。"明何景明《送王夢弼之高郵》詩："南窻隨春色，東行識壯顔。"

真隱,直到天台[①] 第幾山。

和徐使君秋日建昌聞警,得戎字

飛羽遼河上,移軍灤水東。前驅皆大將,新製神器名。列陣盡元戎。夜出榆關計,朝看朔漠空。但期常獻馘,不敢望彤弓[②]。

送文學郭建初歸閩

夕陽慘澹衆芳歇,木葉脱盡羣山高。一尊萬里坐超忽,浮生如此亦已勞。君來暑深去秋杪,意氣自謂凌風濤。醉揮綵筆時側目,況復過從鞬與櫜。青袍凋敝猶未售,古今扼腕多英髦。幕中校藝萬夫敵,銜杯出塞誰稱豪。問天天欲何爲者,高陽大名遽相假。逸態長留山簡前,壯心不在少卿下。朔風歸渡延平津,何日風塵手重

---

① 天台:即浙江天台縣諸山的總稱。爲甬江、曹娥江、靈江的分水嶺。狹義僅指天台縣城以北的赤城、桐柏、瓊台、華頂諸峰而言。據傳山有八重,四面如一,當斗牛之分,上應台宿,故稱天台。其山以風景雄奇秀麗著稱于世。位于城北六里天台山麓的國清寺,初建于隋開皇十八年(598),爲佛教天台宗的發源地。

② 彤弓:朱漆弓。古代天子用以賜有功的諸侯或大臣使專征伐。《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孔傳:"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楊伯峻注:"彤弓、彤矢與下旅弓矢,俱以所漆之色言之。"漢韋賢《勸勵》詩:"彤弓斯征,撫寧遐荒。"《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下》:"竊念本朝七否,巨業淪胥,攀鼎駕以長違,撫彤弓而自咎。"

把。君王更起黄金臺[1],會見東南至天馬。

仙舟洞送郭建初

把酒仙舟各愴神,釣鰲君去大江濱。白雲紅葉看無際,何處千峰是七閩。

送黄醫官南還

少年結俠如君少,況復神樓舊業奇。松菊滿庭歸正好,春鴻[2]回首慰想思。

壬申[3] 除夕,同駕部左使君、薊州徐使君、檀州王使君,集民部侯使君署中偶成[4]

絶塞無烽紫氣浮,一時軒蓋愧同游。使星天地看仍聚,子夜招尋醉未休。臘盡忽驚雙鬢改,北來已是六年

---

① 黄金臺:古臺名,又稱金臺、燕臺。故址在今河北易縣東南北易水南。相傳戰國燕昭王築,置千金于臺上,延請天下賢士,故名。南朝宋鮑照《代放歌行》:"豈伊白璧賜,將起黄金臺。"錢振倫注:"《上谷郡圖經》曰:'黄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唐李白《古風》之十五:"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

② 春鴻:春天的鴻雁。漢焦贛《易林·比之中孚》:"春鴻飛東,以馬貨金,利得十倍,重載歸鄉。"南朝陳徐陵《齊國宋司徒寺碑銘》:"秋蓬四轉,春鴻五響。"

③ 壬申:即明隆慶六年(1572)。

④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十一月條下。

留。丹心不假殘杯[①]力,醉倚空庭拂劍緤[②]。

春郊行

十日一出郊容改,東風夜發山花紅。紛紛桃李何爲者,不可思憶天之工。輪轉榮枯何日了,年年青入長城草。嗟嗟人生物不如,一度經年一度老。朔方健兒期報恩,顦顇短髮披荆榛。成蹊桃李自何處,那知芳草憶王孫。

塞外觀音岩

朔庭喜見戰塵收,石洞疑從大士游。不道受降唐壁壘,何如奉使漢風流。天低臺觀三千里,雪近顛毛四十秋。短劍蕭森心尚壯,君恩回首幾時疇。

奉陪少司馬汪公、大中丞楊公、駕部左公、任公、憲使徐公、王公、孫公,同登山海關之觀海亭[③]

曾經澤國鯨鯢息,更倚邊城氛祲消。春入漢關三月雨,風推秦島五更潮。但從使者傳封事,莫向將軍問賜

① 殘杯:指喝剩的酒。唐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韵》:"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宋蘇軾《夢雪》詩:"殘杯失春温,破被生夜悄。"

② 醉倚空庭拂劍緤:《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笑倚空庭拂劘緤"。

③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十一月條下。

貂。故里滄茫看不極[①],松楸何處夢魂遥。

山海關城樓[②]

樓前風物隔遼西,日暮憑闌望欲迷[③]。禹貢萬年歸紫極,秦城千里静雕題。蓬瀛只在滄波外[④],宫殿遥瞻北斗齊。爲問青牛[⑤]能復度,願從仙吏[⑥]授刀圭[⑦]。

送侯民部守思恩

楊柳春深易水汶,十年交誼兩離羣。中朝經術還酬主,西粤江山待使君。士馬漸强邊計在,幨帷初啓郡符分。政成莫問長安遠,回首天涯見五雲[⑧]。

---

① 故里滄茫看不極:《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故國滄茫看不極"。

②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十一月條下。

③ 日暮憑闌望欲迷:《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日暮憑欄望欲迷"。

④ 蓬瀛只在滄波外:《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蓬瀛只在滄溟外"。

⑤ 青牛:舊時謂三煞神之一。宋高承《事物紀原·吉凶典制·撒豆穀》:"漢世京房之女,適翼奉子,奉擇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門故也。三煞者,謂青羊、烏鷄、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門,新人不得入。"

⑥ 仙吏:仙界、天庭的職事人員。明陳夢璧《尋幽珠璣岩飲甘泉詩》:"幾許鮫人泣得出,但憑仙吏袖將歸。"

⑦ 刀圭:中藥的量器名,有時也指藥物或醫術。

⑧ 五雲:五色瑞雲。多作吉祥的徵兆。《南齊書·樂志》:"聖祖降,五雲集。"明汪廷訥《廣陵月》第三折:"神霄絳闕,麗日五雲浮,開綺宴,待宸游。"

夏日邀婺川令毛儀之、山人黄全之、方景武、文學錢子見遊山莊，爲邦齡賦别，兼呈詩社林君白諸君子

天際浮雲久不開，他鄉禾黍重徘徊。報君尚愧求龍種，草檄應多倚馬才。南國傳家惟二謝[①]，東牟舊德有三槐[②]。寄言蓮社當壇者，乘醉長登萬里臺。

送徐使君參知山東政事

監兵六郡節旄新，元是褰帷第一人。患難相將蘭作佩，生平獨立玉爲身。曾消漢士沙中語，更卻胡兒磧外塵。桑梓[③] 何因私帝澤，歲星今已在東秦[④]。

儲胥百萬識奇才，東向扶桑岳色開。潞水片帆看復

---

① 二謝：指晋謝安、謝萬。南朝宋劉義慶《世説新語·品藻》："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② 三槐：相傳周代宫廷外種有三棵槐樹，三公朝天子時，面向三槐而立。後因以三槐喻三公。《周禮·秋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晋葛洪《抱朴子·備闕》："故姜牙賣魚無所售而見師于文武；蔣生憒慢於百里而獨步於三槐。"

③ 桑梓：《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朱熹《集傳》："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桑梓父母所植。"東漢以來一直以"桑梓"借指故鄉或鄉親父老。

④ 東秦：戰國時秦昭王曾稱西帝，齊湣王曾稱東帝，兩國皆以其富强而東西并立，後因稱齊國或齊地爲"東秦"。《晋書·慕容德載記》："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南朝梁蕭統《詒明山賓詩》："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

合，豐城神劍去還來。離歌忽起山頭月，醽酒能忘塞上臺。君下三齊[①]知憶我，朔風吹鴈到蓬萊。

遊夾山寺爲陳、李二孝廉[②]讀書處

塞門從古雜煙塵，丹鷩誰移佛土新。屬國已歸東夏日，荒碑猶識上元春。穿亭一水留僧供，夾寺三峰護法輪[③]。中有雙鈎看欲起，光芒夜夜動星辰。

練武太平守將王君禄邀登南廟，望北山古刹，乃二十年前舊遊處也。感懷賦此

憶昔從戎向北陲，重來持節鬢成絲。夜懸炎海烽煙夢，時聽嚴關柝杜詩。古戍寒雲過鐵馬，中原晴日閃牙旗。安危賴有諸君在，酹酒還期下月支。

---

① 三齊：秦亡，項羽以齊國故地分立齊、膠東、濟北三國，皆在今山東東部，後泛稱"三齊"。《史記·項羽本紀》："〔田榮〕并王三齊。"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齊與濟北、膠東。"

② 孝廉：明清兩代對舉人的稱呼。《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四七回："沿海的房艙本來甚少，都被那位孝廉定去了。"張友鶴校注："〔孝廉〕舉人的別稱。"

③ 法輪：佛教語。比喻佛法。謂佛説法，圓通無礙，運轉不息，能摧破衆生的煩惱。釋迦牟尼成道之初，三度宣講"苦、集、滅道"四諦，稱爲"三轉法輪"。《四十二章經》："〔世尊〕於鹿野苑中，轉四諦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而證道果。"

送陳將軍留守承天

天爲閩越息風塵，借箸奇能動鬼神。二十年來勞汗馬，五千里外過征輪。義高田孟翻多議，家似韓原未是貧。忽聽離歌秋色裏，當杯不覺倍酸辛。

湯泉大閱[1] 有序

余自嘉靖庚戌[2] 部民兵戍薊，知薊爲虜所輕，而以九邊[3]當有重兵[4]，乃可稱雄寓内。丁卯[5]，奉穆宗皇帝召，自閩、浙鎮守入。忌者置副京營，尋出總薊[6]。因諸邊赴薊踐更，遍察軍情虜狀，戰守胥無足賴，即挑濠自固，勢或靡及。且冬月地堅，盡爲胡馬所蹂，惟恃家丁伺零賊以邀數級贖刑。否則爲虜資耳，奚能損虜而於國益也。舊制府宜黄譚公措置邊事，以宜久安爲後世法[7]，乃疏建騎墻空心臺。余復陳邊事得失[8]，更議創車爲戰，五兵長短以配，必求所與虜長者習之，有《條約》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冬十月條下。

② 嘉靖庚戌：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③ 九邊：本謂明代設在北方的九個邊防重鎮，後爲邊境的泛稱。《明史·兵志三》："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爲九邊。"

④ 余自嘉靖庚戌部民兵戍薊，知薊爲虜所輕，而以九邊當有重兵：《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家嚴自嘉靖庚戌部民兵戍薊，知邊事狀，謂九邊當有重兵"。

⑤ 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⑥ 尋出總薊：《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尋出總理"。

⑦ 即挑濠自固，……以宜久安爲後世法：《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譚公，即譚綸，詳見前注。

⑧ 余復陳邊事得失：《戚少保年譜耆編》中無"余"字。

《實紀》授將吏。尚有安故習者爲虜不可敵①,兵不必練,車馬不相及,臺墻不足據。羣議聞然,聞於司馬門②,越五歲,議乃寢。士咸移所習而知足賴爲固③,蓋具甚設而勢重故也。但兵未合練,如爲屋庀材不草具而試之,安能即建置而於繩尺不爽也④。擬以辛未⑤ 初冬,合練於湯泉,適朝遣使者閱視,以歙人侍郎汪公至,而以職方郎左公、天津道楊公從總督劉公⑥、巡撫楊公⑦,陪密雲王公、薊州徐公、永平孫公,諸道咸集。余以故事,諸將平時竭營軍數千以事家丁數百,不復之軍士,比警,惟家丁得至,且置腹心於内府,則張僞捷而直聞矣,故將不教士,而視練法爲具文。如是⑧,悉破其弊,軍皆効情實願⑨,請當虜一戰,宜如對壘而練之。使者曰然。乃先閱烽火,不移晷而千里遂拒墻下,如平日墻操狀,假爲虜將入。次則内犯狀,集全鎮標路車騎,如期赴敵。次以車騎

① 尚有安故習者爲虜不可敵:《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奈狃故習者謂虜不可敵"。

② 司馬門:指皇宫的外門。《史記·項羽本紀》:"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裴駰《集解》:"凡言司馬門者,宫垣之内,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也。"

③ 士咸移所習而知足賴爲固:《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邊士咸移所習,始知足賴爲固"。

④ 如爲屋庀材……而於繩尺不爽也:《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⑤ 辛未:即明隆慶五年(1571)。

⑥ 總督劉公:即薊遼總督劉應節。應節字子和,號白川,濰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進士,隆慶中以兵都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奏罷永平、密雲、霸州采礦,又議通漕密雲,與清軍補兵之策,一切規畫,俱防邊要政。累擢刑部尚書。後以出郭與雲南參政羅汝芳談禪,爲給事中周公寅劾罷。

⑦ 巡撫楊公:即順天巡撫楊兆。兆號晴川,延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歷官薊遼總督,兵部尚書。

⑧ 余以故事,……具文如是:《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⑨ 悉破其弊,軍皆効情實願:《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而薊之諸將悉破前弊,皆效情實願"。

大縱野戰,次爲夜戰。次爲虜將出口狀,諸步卒拒於墻,俟其出,截擊之。凡標路騎兵俱[①] 下馬步列,若爲孤注而殊死戰者[②]。其有奇兵南兵,則機秘不使之知矣[③]。閱竣,大飲。使者同督撫前坐,以下左右之,置余賓席[④],謝不敢當,使者舉曰[⑤]:"是將天子命以待有功者,幸毋固辭。"予甚恧焉[⑥]。自引於側[⑦],大酣而罷。是閱也,兵士以十萬計,車爲營者九,將帥自副總而下以至提調、材官、客兵隊,率無慮千員,協守則某某云[⑧]。

使者臨關日擁旄,天威只尺壯神皐。指揮乍結車騎陣,戰守還憑虎豹韜。萬閣凌霄金作壘,五兵飛雪玉爲刀。年來愧博君王寵,幸有邊塵識二毛[⑨]。

仙舟洞[⑩] 有序

洞舊當亂石中,惟有穴可傴僂入耳。余閱邊暇,遥見而異之,乃與諸山人求之,得奇石甚多,各以其形名見《湯泉記》中。兹因洞如舟而理之,中可列坐傳觴矣。邀少司馬劉公、中丞楊公飲,劉公命之曰:仙舟之

① 俱:《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但"。

② 者:《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③ 矣:《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④ 置余賓席:《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置家嚴于賓席"。

⑤ 使者舉曰:《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使者曰"。

⑥ 予甚恧焉:《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⑦ 自引於側:《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乃自引于側"。

⑧ 將帥自副總……某某云:《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將帥自副總而下材官以上,無慮千人,乃賦詩以紀之云"。

⑨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冬十月條下。

⑩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四年(1576)丙子五月條下。

洞。口有石雄偉如將軍壁立,且對北山,即邊墻樓臺羅列。石上有覆石如纓,名曰"長纓石"。而紀於詩。

天地無心壑似舟,巖扉寂歷自春秋。一時偶見停橈[①]在,千載能令載酒遊。洞口將軍應化石,薊門客子尚存丘[②]。醉來欲掣神龜[③]去,不擲任公舊釣鉤。

霧靈山

昔人説法暮雲殘,幾度勞歌秋草寒。日月四千俱佛土,山河百二盡龍蟠。南瞻御氣長安近,北俯胡沙屬國寬。樂界自迷歸去路,卻嫌苦海殢纓冠。

赤靈符[④]

病骨嶙嶙强自撐,每從馬革[⑤]問餘生。而今萬里無烽火,不用靈符辟五兵。

---

① 橈:即槳。《淮南子·主術訓》載:"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

② 薊門客子尚存丘:《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薊門仙客尚存邱"。

③ 神龜:《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神鰲"。

④ 赤靈符:舊時佩挂胸前以避灾邪的符籙。晋葛洪《抱朴子·雜應》:"或問辟五兵之道……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明葉憲祖《碧蓮綉符》第二折:"登樓罷,縱目初,風花惱人空嘆吁,教人羞佩赤靈符,情魔怎驅逐?"

⑤ 馬革:亦作"馬革裹尸"。意即用馬皮把尸體包裹起來。謂英勇作戰,死于戰場。《後漢書·馬援傳》:"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聖水泉有序

萬曆元秋，司馬劉公、中丞楊公召諸大夫，且集别谷院。而材官誤引至此，偶得佳泉，命余率偏將軍陳君伯懌治之，諸公助金有差。遂拓爲亭，獲四石龜并美石，置諸亭渠，紀之。

王氣偏三輔，山靈遲上卿。湧泉分左右，叠石起崢嶸。洛書[①]龜猶負，河源鑑自清。君恩仍未報，不敢濯塵纓[②]。

憲大夫履齋宋公、雲衢王公、右軒王公、竹亭馬公，秋日過訪灤上，即席奉呈

結駟何期薊北城，德星忽傍磧沙明。談鋒獨感匡扶志，禄食同銜顧遇情。三輔桑麻連朔野，萬方玉帛擁神京。秋迴戰氣爲山色，醉倚崆峒看洗兵[③]。

---

① 洛書：即"洛書"。儒家關于《尚書·洪範》"九疇"創作過程的傳説。《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孔傳："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緑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② 塵纓：比喻塵俗之事。《文選·孔稚珪〈北山移文〉》："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李周翰注："塵纓，世事也。"唐白居易《長樂亭留别》詩："塵纓世網重重縛，回顧方知出得難。"明朱鼎《玉鏡臺記·宴會》："罔極深恩報未能，孝思鄭重利名輕，何心顧戀塵纓。"

③ 洗兵：傳説周武王出師遇雨，認爲是老天洗刷兵器，後擒紂滅商，戰争停息。後遂以"洗兵"表示勝利結束戰争。晋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鞠輿，反旆悠悠。"

送曹將軍擢領南兵還越

投筆當年勒漢勛，驅馳南北獨憐君。天遥海上金湯在，地壯漁陽版垂分。蚤識名家還越郡，今看精騎屬將軍。關樓秋望旌旄色，佳氣如含紫塞[①]雲。

兵憲劉公以《遊喜峰柞子洞》諸作見示，賦答

車騎行邊筆作籌，光摇五色度中流。斜陽有意杯仍劇，危堞無烽洞轉幽。誰謂風沙通朔漠，共疑形勝是南州。關前不築三城在，能使山靈識壯遊。

塞垣風色易凄凄，柞子城頭烏夜啼。漢節蹉跎仍薊北，文星錯落復遼西。烽明飛閣三千迥，角起連營十萬齊。眼底戎機君自見，逢人不必説羈棲[②]。

秋日承民部二泉申公、監兵右軒王公召泛舟，後登峰臺寺，賦此

簫鼓下長河，中流發棹歌。野雲隨岸闊，秋色逐帆多。爲惜經年别，翻憐此日過。憑高追往事，雙鬢已成皤。

---

① 紫塞：北方邊塞。晋崔豹《古今注·都邑》："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焉。"南朝宋鮑照《蕪城賦》："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

② 羈棲：亦作"羈棲"。淹留他鄉。唐杜甫《熟食日示宗文宗武》詩："消渴游江漢，羈棲尚甲兵。"金元好問《得侄搏信》詩之一："隔閣家仍遠，羈棲食更艱。"

次馬祥寺，值方山人至，共酌稼場

人各有愁城[①]，能攻仗酒兵[②]。關山一片月，遊子十年情。未遂終軍[③]請，徒爲班固[④]征。相逢且潦倒，天地自虛盈[⑤]。

① 愁城：喻愁苦難消的心境。北周庾信《愁賦》："攻許愁城終不破，謾許愁門終不開。"明王錂《春蕪記·秋閨》："他那裏宦海沉淪，我這裏愁城遥遠。"

② 酒兵：《南史·陳暄傳》："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後因謂酒爲"酒兵"。唐唐彦謙《無題》詩："憶别悠悠歲月長，酒兵無計辭愁腸。"金元好問《追録洛中舊作》詩："酒兵易壓愁城破，花影長隨日脚流。"

③ 終軍：西漢濟南（治今山東章丘西北）人，字子雲。少好學，博辯能文。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初軍入關，關吏與繻爲信。軍曰："大丈夫西進，終不復傳還。"棄繻去。後爲謁者奉使，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此前棄繻生也"。累擢諫大夫。使南越，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頸，致之闕下，旋卒，年二十餘。世謂之終童。

④ 班固：後漢班彪之子，字孟堅，九歲能屬文，歷典校秘書。續父所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世重其書。

⑤ 虛盈：比喻事物的盛衰、消長、興亡等變化。三國魏阮籍《答伏義書》："若良運未協，神機無準，則騰精抗去，邈世高超……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晋潘岳《思子》詩："造化甄品物，天地代虛盈。"

萬曆乙亥[①] 秋九月，同協守史君宸、太平守谷君承功、三屯輜重李君逢時、喜峰守陳君忠，再登太平南山有作[②]

把酒重登塞上臺，匡時君等亦雄哉。雲連雉堞秋逾静，月照機絲夜可哀。何日信眉容我去，百年開口幾人來。還爲國步推豪傌，誓向祈連勒馬回[③]。

紀夢有序

夢入深山梵宇間，金碧非世所有。偶客自都門來，頌主上沖聖仁明，遠出周成王[④] 上，乃詠以紀之，遂謝客别而醒。臣繼光稽首敬書。

平楚何來使者驄，爲言聖主是重瞳[⑤]。中興禮樂當

---

① 萬曆乙亥：即明萬曆三年(1575)。

②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三年(1575)乙亥九月條下。

③ 還爲國步推豪傌，誓向祈連勒馬回：《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應爲國步推豪傌，誓勒燕然片石回"。

④ 周成王：西周國王，姓姬，名通，父武王死，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攝位。周公東征獲勝，分封諸侯，鞏固王朝統治。後歸政于通。

⑤ 重瞳：意即眼中有兩個瞳子。《史記·項羽本紀》載："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

年異,上國文章振代雄。但説梯航[①] 歸越雉,還看社稷[②] 倚周公[③]。抱關小吏君休問,一任東流泛短蓬[④]。

龍潭有序

薊鎮石匣營南十里爲龍潭,石穿中窺水色澄澈,其深不測。東西有二石門在水中,隱隱可見,奇甚。兹冬,余會標路將士於石匣,暇携西路協守副總兵都督張君臣、石塘副總兵徐君枝、墻子參將董君一元、古北參將苑君宗儒、標下參將陶君世臣、遊擊李君如檞、陳君伯懌、曹家劉君楫、鎮虜王君詔、總鎮中軍都司崔君經、奇兵許君茂杞、原任參將楊君秉中、張君爵、遊擊高君如桂、王君軫、張君銘同遊,詩以紀之。

紫極龍飛冀北春,石潭猶自守鮫人。風雲氣薄河山迥,閶闔晴開日月新。三輔看天常五色,萬年卜世自中

---

① 梯航:亦作"梯杭"。"梯山航海"的省語。謂長途跋涉。唐玄宗《賜新羅王》詩:"玉帛遍天下,梯杭歸上都。"杭通"航"。明梁辰魚《浣紗記·治定》:"而今應受天王寵,看萬國梯航一旦通。"亦指水陸交通。

② 社稷: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舊時用作國家的代稱。《禮記·曲禮下》:"國君死社稷。"又《檀弓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③ 周公:姬姓,名旦,亦稱叔旦,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其采邑在周,稱爲周公。曾助武王滅商,又因成王年幼而攝政。相傳其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主張"明德慎罰"。

④ 短蓬:即"短篷",指小船。宋陳造《自適》詩:"渺滂湖天入短篷,心期秖許白鷗同。"元薩都剌《次韵與德明小友》之一:"短雨短篷水口,人家亂石山前。"

宸。同遊不少扳鱗志,獨有波臣[1]愧此身。

寄監兵陳使君

閩海烽煙首重回,當年攬轡識君才。半生偃蹇慚同調,浮世風波敢自媒。秋向西山鴻鴈起,月依碣石白雲來。軺車按塞難爲御,又負清宵五百杯。

延津分劍鵩鵜寒,別後還從萬里看。鴈塞更將蘭作佩,鵷行尚憶筆簪[2]冠。聲名天下無雙士,保障軍中有一韓[3]。抵掌不須談往事,顛毛種種識艱難。

東向榆關離思賒,外臺只尺是天涯。自憐燕越分前箸,誰謂歌鐘阻暮笳。塵滿三秋孺子榻,眼穿八月使君

---

① 波臣:指水族。古人設想江海的水族也有君臣,其被統治的臣隸稱爲"波臣"。後亦稱被水淹死者爲"波臣"。《莊子·外物》:"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寧皇御舟》:"御鷁至沈於波臣。"

② 筆簪:猶簪。謂皇帝起居注的侍臣插筆於耳旁以備隨時記事。宋趙抃《過鐵山鋪寄交代吴龍圖》詩:"三院筆簪曾對直,兩川兵印復交承。"

③ 韓:即韓信(? —前 196),秦末淮陰(今江蘇淮陰南)人。早年家貧,常從人寄食,曾受胯下之辱。秦二世二年(前 208),參加項梁、項羽反秦武裝,爲郎中,不得重用。遂亡楚歸漢,任連敖、治粟都尉。後因蕭何保薦,拜大將軍。建議劉邦决策東向,以圖天下。楚漢戰争中善于以少勝多,先後定魏,擊代、趙,降燕,破齊,戰功卓著,爲漢代著名軍事家。漢王四年(前 203)封齊王。次年引兵會垓下(今河南鹿邑東,一説今安徽靈璧南),擊滅項羽。不久徙爲楚王,都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後因在封國陳兵出入,被人誣告謀反,貶爲淮陰侯。高帝十年(前 197)陳豨謀反,史謂信與之暗通聲氣。次年正月,其舍人告他謀詐赦諸官徒奴,發兵襲吕后及太子。吕后與相國蕭何設計,誘之入宫,斬于長樂宫鐘室。著有《兵法》三篇,今佚。

槎。主恩不薄行間吏,遮莫風霜襲鬢華。

夏日浮麓山人方君邀同諸客遊山莊[①]

何處開新畝,憑誰識舊遊[②]。杏林金作塢,瀑布玉爲樓。客盡江南盛[③],身仍塞北留。鐘聲林外急,倏起戍城愁。

雨後訪景武不遇,惟有空梁燕語盆池蓮房耳

蕭條小隧過城隅,雨歇虛堂燕引雛。怪殺芙蕖貪結子,六郎[④] 何處更醍醐[⑤]。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夏四月條下。

② 憑誰識舊遊:《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誰憑識舊游"。

③ 客盡江南盛:《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客盡江南勝"。

④ 六郎:宋楊繼業之六子楊延昭,英勇善戰,在邊防二十餘年,屢挫契丹兵將,人稱楊六郎。詳載《宋史》本傳。

⑤ 醍醐:本意指從酥酪中提製出的油。這裏比喻美酒。唐白居易《將歸一絶》:"更憐家醞迎春熟,一瓮醍醐待我歸。"明徐復祚《投梭記·救女》:"但願懷行無數,開懷暢飲醍醐。"

三屯新城[1] 工成志喜[2]

三忠氣色壯三屯，燈火遥連十萬村。版牖層巒秦作塞，風雲大陸薊爲門。東來直接山河固，西望還依宫闕尊。百二城邊過質子，千秋同戴漢家恩。

冰霜誰識抱關情，三輔河流一洗兵。樓閣晴懸新日月，桑麻色起舊屯營。龍迴地軸開戎幕，水合風門遠戍城。應是太平還有象，金湯萬世奉神京。

申太夫人八袠

一陽迴泌澤，雲物卜先春。聖善鐘中閨，賢才啓後人。授經逾五桂，列綵重三辰。養至金章貴，恩逢石窌新。家聲振冰雪，世德著絲綸[3]。但識旂常顯，還看機杼陳。河源分浩蕩，岳色起嶙峋。彤管稱堯舜，瑶樞映楚秦。輕軺陟屺日，寸草倚閭身。忠孝誰能擅，千秋獨頌申。

---

① 三屯新城：在今河北遷西縣境内。遷西縣編纂委員會編《遷西縣志》記載，戚繼光撰寫并立石的《重建三屯營鎮府記》，現存三屯營鎮府舊址碑亭内。該碑高 3.56 米，寬 1.12 米，厚 0.26 米，碑文詳見《横槊稿中》《重建三屯營鎮府記》一文及《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所載碑文。

② 此兩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三年(1575)乙亥三月條下。

③ 絲綸：《禮記·緇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孔穎達疏："王言初出，微細如絲，及其出行于外，言更漸大，如似綸也。"後因稱帝王詔書爲"絲綸"。唐楊炯《爲劉少傅謝敕書慰勞表》："虔奉絲綸，躬親政事。"明徐復祚《投梭記·折齒》："奉絲綸來報里閭，訪賢才作楫濟艱。"

丙子[①] 除夕署中有感[②]

五十春光隔曙暉，風塵未晤夢中非。半生俯仰天應識，三輔蹉跎臘又歸。杯酒忽驚寒漏[③]盡，壠雲故與片心違[④]。共君莫話當年事，赤膽猶殷白髮稀。

壽北平兵憲海山陳公

南北天爲吾黨期，囊鞬常得傍幨帷。行間力借青雲起，使者名從絳節馳。萬仞岡陵當祝日，三藩才俊共瞻時。安閩籌策應誰問，惟有年來白髮知。

石匣四松

翛然相倚翠堪餐，龍卧鸞翔各羽翰。對爾十年流景易，會心一日宦途難。濤迴小簟侵人骨，夢破層陰悟鼠肝。莫道大夫能變化，貞操不易雪霜寒。

四時館

校武開形勝，論文傍梵宫。層陰三樹合，複道一泉

---

① 丙子：即明萬曆四年(1576)。

②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四年(1576)丙子冬十二月除夕條下。

③ 寒漏：借指寒夜。唐錢起《效古秋夜長》詩："含情紡織孤燈盡，拭泪相思寒漏長。"明文徵明《新秋夜坐》詩："病裏秋風驚已至，坐來寒漏不禁長。"

④ 壠云故與片心違：《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隴云故與片心違"。

通。環宇寒暄異，流觴[1]左右同。醉來誰意氣，白眼弄青虹[2]。

送鄒隱君歸洞庭

皓首相逢意氣殊，誰知大雅在菰蘆。客星起色當東輔，碣石雄談入太湖。萬頃煙消鴻影度，兩山寒浸月華孤。扁舟好逐鴟夷侶，能憶邊庭歲易徂。

燕河送別東山張公鎮守寧夏

十年心印許誰傳，萬里西征思黯然。聖主寵分金鵲篆，疆臣敢負《采薇》[3]篇。流言往事浮雲盡，有所感慨，故云。破虜殊勳麗日懸。燕塞何時重握手，一尊相罄故人前。

登塞上臺和幼海周山人韻

曾嗟鴈唳越王臺，何處分飛又北來。遊子幾時歸故里，年年秋影落空杯。

---

① 流觴：爲"流觴曲水"的省稱。古代習俗，每逢夏曆三月上旬的巳日（三國魏以後定爲夏曆三月初三日），人們于水邊相聚宴飲，認爲可祓除不祥。後人仿行，于環曲的水流旁宴集，在水的上流放置酒杯，任其順流而下，杯停在誰的面前，誰就取飲，稱爲"流觴曲水"。晋王羲之《蘭亭集序》："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

② 青虹：彩虹。《竹書紀年》卷下："〔周敬王〕二十六年，晋青虹見。"

③ 采薇：《詩·小雅》篇名。《诗序》："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卒，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後遂以"采薇"作調遣士卒的典故。

辛未[1] 送譚司馬，甲戌[2] 送劉司空，戊寅[3] 送楊司寇，俱至牛山，有感

春擁油幢出遠山，十年三到百河灣。生平自分無骸骨，却是人間有玉關[4]。

秋日飲孫協鎮葡萄園，憶北平傅陳二使君

不見浮槎博望侯[5]，相看蒼榦已成虬。珠龍當日儔能致，射海何年蹟並收。雲擁北平淹使節，夢遥南國下鯨流。纍纍架底容吾醉，爲有諸君史協鎮，陳燕河，金、楊二南將同集。盡虎頭。

石塘嶺鸚鵡岩[6]

翠羽丹厓敞碧天，飛來風雨不知年。肯饒寸舌呼餘粒，惟有精神倚暮煙。

側身天地欲言難，故向空山戢羽翰。雨後千林争起

---

① 辛未：即明隆慶五年(1571)。

② 甲戌：即明萬曆二年(1574)。

③ 戊寅：即明萬曆六年(1578)。

④ 玉關：玉門關的省稱。李白《子夜吴歌》："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⑤ 博望侯：漢張騫的封號。《漢書·張騫傳》："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明劉基《題陳大初畫扇》詩之二："争似乘槎隨博望，玉繩光里看山河。"

⑥ 此兩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係于明隆慶三年(1569)己巳冬十月條下。

色，月中片石怯生寒。更無金鎖驚春夢[1]，似有清音落暮灘。一自邊城留幻跡，隴西雲樹幾凋殘。

戊寅[2] 長至日[3]早起拜賀，令節西望，天清氣和，伏知郊禘[4]禮成，臣光不勝踴躍，恭賦

氤氳[5] 祥煙散，依稀扇影張。有天皆日月，無地不虞唐。百辟趨蹌肅，三公弼佐良。要知犬馬臆，寤寐[6]下

---

① 更無金鎖驚春夢：《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更無金鎖惇春夢"。

② 戊寅：即明萬曆六年(1578)。

③ 長至日：指夏至。夏至白晝最長，故稱。《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孫希旦《集解》："孔氏曰：長至者，謂日長之至極。太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二十五刻。愚謂以昏明爲限，則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以日之出入爲限，則晝六十刻，夜四十刻也。"一説指冬至。自夏至後日漸短，自冬至後日又漸長，故稱。《太平御覽》卷二八引後魏崔浩《女儀》："近古婦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襪于舅姑，踐長至之義也。"

④ 郊禘：古帝王以祖先配祭昊天上帝。《國語·楚語下》："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韋昭注："角如繭栗，郊神祭天也。"《東周列國志》第四回："僭用郊禘，比於王室。"

⑤ 氤氳：古代指陰陽二氣交會和合之狀。《白虎通·嫁娶》引《易》："天地氤氳，萬物化淳。"按，今本《易·繫辭下》作"絪縕"。

⑥ 寤寐：本意醒與睡，常用以指日夜。《詩·周南·關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毛傳："寤，覺；寐，寢也。"唐錢起《秋夜作》詩："寤寐怨佳期，美人隔霄漢。"後引申指日夜思念、渴望。宋范仲淹《與省主葉内翰書》："窃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主之，故寤寐閣下之賢，復有此拜。"明李東陽《與方石先生書》："今聖天子方重士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

龍荒[①]。

贈杜氏歸濟北

當年紫氣度黄河，今日青霞出大羅。不藉金光分造化，常令石室護松蘿。書傳扶廣開諸岳，佩有靈飛走百魔。一片歸雲仙路杳，可教關吏嘆蹉跎。

念菴劉使君治别墅於檀城東隅，寓書於余，避煩則過之，因而得讀使君所爲詩，遂爲卻寄

關塞劻勷客，方亭許數過。月光隨樹轉，花色媚春多。意氣看裘馬，簾籠護薜蘿。半生塵土夢，相對愧南柯[②]。

地憶桃源勝，亭開雉堞長。虚星侵几榻，古調出絲簧。但得華胥[③]樂，無論太守章。君家世業在，不必讓諸王。

---

① 龍荒：漠北。龍，指匈奴祭天處龍城；荒，謂荒服。《漢書·叙傳下》："龍荒幕朔，莫不來庭。"後泛指荒漠之地或處于荒漠之地的少數民族國家。《晉書·郭璞傳》："嗟呼！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

② 南柯：唐李公佐作《南柯太守傳》，叙述淳于棼夢至槐安國，娶公主，封南柯太守，榮華富貴，顯赫一時。後率師出征戰敗，公主亦死，遭國王疑忌，被遣歸。醒後，在庭前槐樹下掘得蟻穴。後因以指夢境。亦比喻空幻。宋范成大《題城山晚對軒壁》詩："一枕清風夢緑蘿，人間隨處是南柯。"

③ 華胥：原指傳説中伏羲氏的母親。後用以指理想的安樂和平之境，或作夢境的代稱。《列子·黄帝》："〔黄帝〕晝寢，而夢游于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

送北平陽郡丞守廬陵

負弩誰先五馬驅，棠陰驪唱爲踟躕。循良雅稱中興吏，保障重開大楚圖[①]。孤竹風流增卧轍，豫章[②] 春色待分符。無言此别河山邈，露冕聲名滿帝都。

甬東吕山人自薊復遊晋，因覽天海，驪歌有贈

道闢在重華[③]，道隱在素王[④]。其流蔚無盡，散之丘壑旁。抗志倘弗狥，草木增芬芳。卓哉吕家二，又稱四明狂[⑤]。一與五岳盟，託矚殊未央。論交齊顯遯，和歌叶[⑥]

---

① 大楚圖：意指戰國時楚國的版圖，後爲秦所滅。

② 豫章：古郡名，楚漢之際置，治所在南昌，轄境相當于今江西省。

③ 重華：虞舜的美稱。《書·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孔傳："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一説，舜目重瞳，故名。《史記·五帝本紀》："虞舜者，名曰重華。"張守節《正義》："〔舜〕目重瞳子，故曰重華。"後亦用以代稱帝王。

④ 素王：上古帝王。《史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司馬貞《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素質，故稱素王。"

⑤ 四明狂：即指四明狂客唐代的賀知章（字季真），會稽永興人，性放曠，善談説。開元中遷太子賓客，兼秘書監。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初年，還鄉爲道士，不久即壽終。

⑥ 叶：同"協"，意即和洽、相合。《後漢書·律曆志中》："〔《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宋陳亮《酌古論一·曹公》："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

宫商[①]。少微麗中天,海宇挹精芒。長嘯斷虹霓,坐客慨且慷。逸駕不可攀,白雲載翱翔。孤竹留叢祠,千里携椒漿[②]。清風颯然來,參差開君裳。三歎懷伊人,聖賢亦摧藏。枯卉帶寒澌,古磧啼蛩螿。事去能復徵,山川鬱相望。余愧老抱關,投袂暫徜徉。蚤歲阻越徼,暮齡逢燕疆。遂此平生歡,十日爲持觴。但識徑寸丹,無嗟顛毛蒼。願言往從之,王命或靡遑。鉛槧大有權,戈戟分餘光。行游固莫偕,歡燕誠難忘。出門岐路多,雨雪紛河梁。還問御者期,離合豈必常。所至猿鶴[③]迎,何異歸舊鄉。婚嫁諒已畢,松菊任其荒。顧謂向子平[④],遐舉非柴桑[⑤]。爲君賦驪駒,君馬玄以黄。

---

① 宫商:五音中的宫音與商音。《毛詩序》:"聲成文。"鄭玄箋:"聲成文者,宫商上下相應。"此泛指音律。《敦煌曲子詞·内家嬌》:"善别宫商,能調絲竹,歌令尖新。"明陳汝元《金蓮記·首引》:"詞曲元人稱獨步,到今户叶宫商。"

② 椒漿:以椒浸製的酒漿。古代多用以祭神。《楚辭·九歌·東皇太一》:"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漢書·禮樂志》:"勺椒漿,靈已醉。"

③ 猿鶴:即"猿鶴沙蟲"之省稱。《藝文類聚》卷九十引晋葛洪《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按,今本《抱朴子·釋滯》作:"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爲鶴,小人成沙。"後因以"猿鶴沙蟲"指陣亡的將士或死于戰亂的人民。周實《痛哭》詩之四:"猿鶴沙蟲同一燼,累累七十二荒墳。"

④ 子平:傳説宋有徐子平,精于星命之學,故後世術士宗之。一説,子平,名居易,五季人,嘗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同隱華山。因即以"子平"指星命之學。這是一種根據星象或人的生辰八字推算人的命運的迷信方法。

⑤ 柴桑:本古縣名,西漢置,因縣西南有柴桑山得名,治所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後借指晋陶潛,因其故里在柴桑,故稱。

訪陳司空，再遊無終洞，司空以病不能從，余與方山人共登之，寄謝兼懷前司空唐鑑江

無終[1]有國已難尋，洞口誰爲梁甫吟[2]。一片白雲飛不去，徘徊似識主人心。

贈無終洞道士

七日山中已爛柯，豈期再爲道人過。年來鶴馭經多少，縱有無終奈爾何。

石匣松楊，公題曰"猶龍[3]四大夫"，詩以美之。今見剪伐疏落，詩以悼之

荏苒凋雙鬢，蕭條歎四松。虬枝虛夜月，鸞影亂幽

---

① 無終：古族名，即北戎、山戎。春秋時原分布在今山西太原，後遷河北玉田縣西北無終山，因山名得名。又因居山而處于北方，所以稱爲山戎或北戎。周景王四年，無終與群狄，與晋國戰于太原。

② 梁甫吟：樂府《楚調曲》名。梁甫，一作梁父，山名，在泰山下，死人聚葬之處。《樂府詩集·梁甫吟題解》："《梁甫吟》蓋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今所傳古辭，寫齊相晏嬰以二桃殺三士，傳爲諸葛亮所作。唐李白作的一首，則表現其抱負不能實現的悲憤。

③ 猶龍：謂道之高深奇妙，如龍之變化不可測。語出《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孔子去，謂弟子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唐黄滔《省試王者之道如龍首賦》："王者以御彼萬國，居於九重。既體天而立制，遂如首以猶龍。"亦以稱有道之士。

踪。骨任狂鋒剖，青憐故友濃。都知多勁節，不道更猶龍。

安思樓成，值久雨初霽

一望青山輒解顔，況臨高閣對層山。長空獨任雲舒卷，故國虚憑夢往還。煙火萬家新雨霽，桑麻千里捷書間。年年笳鼓[①]邊頭聽，誰遣班生[②]入漢關。

宛在亭懷王中丞四首

雲護千峰起，煙消百頃開。夫容映秋水，不減美人才。

莫唱驪歌傍碧潯，肴言何處憶知音。那能載去顛毛否，莫古湖光識苦心。

倚棹憑危堞[③]，開亭出遠山。樂從魚鳥後，愁憶鼓鼙間。地澤偏東輔，天朝重北關。別來蒲柳質，不敢俯潺

---

① 笳鼓：笳聲和鼓聲。借指軍樂。《南史·曹景宗傳》："時韵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宋蘇軾《西山戲題武昌王居士》詩："篙竿擊舸菰茭隔，笳鼓過軍鳴狗驚。"明沈采《千金記·囊沙》："笳鼓震天鳴，旌旗耀日明。"

② 班生：指漢班超。其以投筆從戎，立功異域著稱。後爲棄文就武之典。唐豆盧詵《嶺南節度判官宗公神道牌》："不安顔子之貧，遂投班生之筆。"元楊載《送王元禮歸平城》詩之二："牧羊憐馬援，投筆困班生。"

③ 危堞：高城。亦指危城。唐皇甫冉《奉和王相公早春登徐州城》："落日憑危堞，春風歸故鄉。"《宋史·楊億傳》："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没。"

湲。

誰挽銀河被草萊，層城飛刹鏡中開。堤横翠幄歌鍾度，波約紅雲釣艇來。晴雨四時殊色相，芳菲是處合尊罍。江南塞北看無異，忽報西臺尺牘回。

雨夜飲客震湖舟中，散後獨經方山人别墅，扣扉而入，有感賦此

細雨霏微六月殘，青萍有客扣柴欄。據床野老呼難醒，遠屋歌兒聲更歡。總有相思連夜發，更疑解語曉風寒。主恩未敢虚圖報，白眼紛紛且自寬。

樞僉大都督陳君寄余徵明[1] 畫《支硎山》[2] 卷并作，余時方登歷塞垣。都督，譚司馬門人也。因悼司馬公

吴簡何來傳絶塞，支硎試展墨痕新。流波夜逝無同

---

① 徵明：即文徵明(1470—1559)，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别號衡山，林子。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于吴寬，學書于李應禎，學畫于沈周，爲人和而介。寧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不赴。正德末以歲貢生詣都，授翰林院待詔。世宗立，預修《武宗實録》，侍經筵，致仕歸，年九十卒，私謚貞獻先生。徵明詩文書畫皆工，而畫尤勝，世稱其畫兼有趙孟頫、倪瓚、黄公望之長，以氣韵取勝。著有《甫田集》，編有《停玉館法帖》等。

② 支硎山：山名。在今江蘇蘇州市西。又名報恩山、南峰山。硎，平整的石頭。山有平石故名。晋高僧支遁隱居于此，因以支硎爲號，山亦因支遁得名。明文徵明《二月廿六日游天池諸山》詩："西北群山列翠屏，天池宛轉帶支硎。"

調,白雪春消獨少倫。方矗嶔崟望汗漫,忽從襟袂起精神。優游樹底三人者,誰是當年太史身。

見柳絮牡丹有感

一團晴雪亂階除,雨後名花入眼疏。春去春來天下似,不知何處是春居。

己卯[1] 除夕督兵次建昌候援遼左

倩掃松楸卻是疇,壯年枹鼓鬢成秋。行藏齮齕多因病,歲月消磨總是愁。心爲報恩終化石,骨因酬志欲無丘。材官若信狂夫語,聖主如今肯建侯。

挹秀館[2] 有序

漢莊舊有軍壘,存者十餘家,城亦僅留敗堵。頃議罷保河民兵,募如其數以居之,充三屯戰車營。地距松棚之潘家口、龍井各二十里,向稱空虛,有此戍,一呼可備緩急矣[3]。稍東爲灤陽[4],舊亦有軍壘,漸廢,距喜峰適與松漢埒,鎮城尚乏車兵一枝,它日倘從募,創成鼎足之勢,庶幾爲完策也。冬十月,以閱工至李遊擊除地,爲館館之[5]。前有古松一株,松杪尚擎殘雪,余以"挹秀"名館[6],遂宴勞諸偏裨,感而賦此。

---

① 己卯:即明萬曆七年(1579)。

②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六年(1578)戊寅冬十月條下。

③ 一呼可備緩急矣:《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一呼百備緩急矣"。

④ 稍東爲灤陽:《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稍東爲灤陽營"。

⑤ 爲館館之:《戚少保年譜耆編》無"之"字。

⑥ 余以"挹秀"名館:《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因以'挹秀'名館"。

孤松宛似蒼虬伏，岳色參差別館傍。喜見金湯開漢上[①]，還將畚臿卜灤陽。群峰北擁王庭遠[②]，一水東涵帝澤長。潦倒卻忘身似寄，十年相對滯冰霜。

送錢大別駕之太倉
兼懷頤齋徐使君并柬王廷尉

於越談經二十年，漢庭今日借才賢。雲開驥足[③]時堪遠，地有龍門客最先。天子正憂吴會急，王臣莫厭海邦偏。三吴使者如相問，直北棠陰滿護燕。

秋日送别協守李副將軍
及吴參戎於灤水上

半百風塵暫息居，傷心相對各躊躇。當時未信塞翁[④]智，千古徒傳蜀相[⑤]疏。紅葉無邊雲外樹，青蠅不盡篋中書。秦關越水同天地，常把慇懃付鴈魚[⑥]。

---

① 喜見金湯開漢上：《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喜見金湯開漢土”。

② 群峰北擁王庭遠：《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群峰北擁玉廷遠”。

③ 驥足：比喻賢才、高才。《三國志·蜀書·龐統傳》：“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④ 塞翁：即指後人所稱“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事。陸游《長安道》詩：“士師分鹿真是夢，塞翁失馬猶爲福。”

⑤ 蜀相：指三國時蜀國丞相諸葛亮。

⑥ 鴈魚：即“鴈素魚箋”的省稱。指書信。明邵璨《香囊記·途叙》：“鴈素魚箋，離愁滿懷誰與傳。”明沈鯨《雙珠記·月下相逢》：“浩蕩風塵阻鴈魚，相逢骨肉共欷歔。”

潮河紀游[1] 并序

維暮春既望[2],臬伯翟大夫監兵至古北[3],飲余威遠樓[4],再鼓楫潮河[5],艤中流而四顧,新堞百里,枕夷夏之交,而烽燧不舉,夕陽倒景,臺隍如畫[6],楊柳夾岸,清漪照人。大夫曰:"官邸同舟,韋使君與公耳,安得使君共之而共享斯雅也。"已,命漁師舉網,初謂得一鱗,足賞矣。既乃巨細相雜,自數頭而再數十,急呼瓦盆,而游泳之。巨者飲以巨觥,小者飲以小斗。歌人升歌,以魚令酒。大夫曰:"吾二人樂則樂矣,安得使君共此。"使君度支塞上,而余始識之。嘆其爲偉哉丈夫,安得有此國寶乎! 使君寓書於余,稱雅歌投壺[7]流也。余烏足以當,使君幸辱傾蓋之知云爾。因大夫念使君不置,益知使君與人交如醇醪之投魚水之驩,悔毋能爲使君訂盟,共爲此塞上之游邪。大夫乃慫余曰:"毋若是其亟亟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八年(1580)庚辰三月條下。

② 維暮春既望:《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時維暮春既望"。

③ 古北:即古北口,長城隘口之一。在北京密雲縣東北,爲古代軍事要地。宋歐陽修《重贈劉原父》詩:"古北嶺口踏新雪,馬孟山西看落霞。"明徐渭《代知清豐沈公祀碑》:"會虜入古北口,逼都城。"亦省作"古北"。明王鏊《震澤長語·國猷》:"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

④ 飲余威遠樓:《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飲家嚴于威遠樓"。

⑤ 潮河:水名,古代又稱鮑丘水,源出冀北山地,至密雲縣匯合白河,稱潮白河。《文選·顔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關岩陘,右梁潮源。"張銑注:"梁,橋也,言潮水之上作橋。"

⑥ 臺隍如畫:《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臺堭如畫"。

⑦ 投壺:古代宴會禮制,亦爲娱樂活動。賓主依次用矢投向盛酒的壺口,以投中多少决勝負,負者飲酒。參閲《禮記·投壺》。《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後漢書·祭遵傳》:"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也。今檀之别墅，郊亭桃杏，郁郁其穠矣。使君已盟於東皇①，特爲公行樂地焉。吾三人者樂且未央②，盈虚代謝，天之道。今日之違，使君豈良會難遂而太康③其憂乎？"余以不敏爲疆場吏，盡瘁以爲期。而膏肥草木，未盡厥憂，安問樂地。幸聞至言，敢不拜教？大夫則曰："此可以報使君矣。"余敬書以寓之，使君其益我乎？復係之以詩④。

關門日款五單于，三輔金湯版牖都⑤。綱紀大夫紆幄算，風流使者急儲輸。雲開碧藻漁金鯉，風散青煙破紫榆。自是聖人在中國，梯航萬古頌唐虞。

露坐觀飛蟲撲燈賦

余經營塞事，次曹家寨，路宿野寺之偪仄，實不安乎卧護，性不喜於暗室，漏初，嚴而若庢，乃移席於中露，秉一燭以待朏⑥。二三童子若驂若服，或持我肱，或捫我足，以開我襟，而觸我目。時維仲夏，百物繁生，潛動而無

① 東皇：指司春之神。唐戴叔倫《暮春感懷》詩："東皇去後韶華在，老圃寒香别有秋。"明陳所聞《懶畫眉·春閨四咏》曲："愁他春盡問東皇，爲甚不住些兒去得忙。"

② 未央：未盡，無已。《楚辭·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未央。"王逸注："央，盡也。"《漢書·禮樂志》："靈殷殷，燭揚光。延壽命，永未央。"

③ 太康：社會太平安寧。三國魏曹叡《野田黄雀行》逸句："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唐李白《流夜郎聞酺不預》詩："北闕聖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竄遐荒。"

④ 大夫曰……復係之以詩：《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⑤ 關門日款五單于，三輔金湯版牖都：《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開門日款五單于，三輔金湯服牖餘"。

⑥ 朏（fěi 匪，又讀 pèi 配）：指天剛發亮。《淮南子·天文訓》：日"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爲朏明"。

翼者，則不睹乎其形。蕞爾飛蟲，曷來繩繩[①]。鉅如胡餅，微如粟粳，倏多倏少，或夥或零。毋論有知無知，毋問有情無情。豈暗投之弗白，及覆照之未明。爭借輝以叢集，徑如燬而迴縈。非上下之火鼠[②]，乃宛轉之水螢。焰焰所燎，薨薨而傾，余將以爲無幸。少間，鼓翅而復升，又以爲焦爍之不可當，必遠向菌木而自藏。尋復振羽，何異探湯[③]。微者或一再而繚繞，鉅者則數次而徬徨。胥糜爛於鏖戰，不知曾爲燎之所戕。盡爾族黨至已斯亡，俄頃瞬息折聖無光。浮盆盂爲鼎鑊[④]，沉膏脂於豆觴[⑤]。寧趨熱而速斃，不就凉而延長，豈薰之有馥而煨之爲芳。甘蹈火而俱焚，以篝燈爲崑岡。嗟物之外蔽，故昧死以趨炎。乃人之内熱，熟不知彼之燔。嗜義易厭，嗜利彌堅。或因難而止，或中道而遷。奉首幸免，蔑理苟全。方寸之慾

---

① 繩繩：衆多貌，綿綿不絶貌。《詩·周南·螽斯》："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朱熹《集傳》："繩繩，不絶貌。"明宋濂《元故德清縣尹陳府君墓志銘》："既至，偶帥延之上坐，府君爲敷陳大義，何者爲順，何者爲逆，逆則罹禍，順得受福，繩繩千餘言，偶帥不覺屈膝，城遂來歸。"

② 火鼠：傳説中的異鼠。其毛可織火浣布。《太平御覽》卷八二〇引晉張勃《吴録》："日南比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燒之而精，名火浣布。"唐張説《喜雨賦》："南窮火鼠之澤，北盡燭龍之會。"

③ 探湯：探試沸水，喻炙熱。《列子·湯問》："日初出滄滄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湯。"唐柳宗元《夏夜苦熱登西樓》詩："探湯汲陰井，煬竈開重扉。"

④ 鼎鑊：鼎和鑊。古代兩種烹飪器。《周禮·天官·亨人》："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鄭玄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臘之器，既孰，乃脅于鼎，齊多少之量。"

⑤ 豆觴：豆肉，觴酒。指酒饌。唐白居易《祭李司徒文》："至於豆觴之會，軒蓋之游，多奉光塵，最承歡惠。"

勝，則七尺其何慳。旦夕之謀遂，則百歲其可捐。貿貿汩汩[①]，蟲何辨焉。故有感於物物[②]，敢用告乎元元？惟隨日月之臨照，而保天年於自然[③]。

馬頭山別陳狼牙

萬石嵯峨秋色深，居然天險待登臨。防胡莫問當年事，惜別堪憐此日心。

又

滿前貔虎換龍蛇，上谷文星[④]傍建牙[⑤]。一出羅浮多少日，早將名姓播中華。

---

① 貿貿汩汩：貿貿，紛亂貌；汩汩，水流聲，急流貌。喻生活紛亂和動蕩不安。

② 物物：指人對于萬物的役使、支配。《莊子·在宥》："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成玄英疏："不爲物用而用于物者也。"晋道支《逍遥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遥然不我得。"亦指爲外物所役使。唐王維《謁璿上人》詩序："色空無得，不物物也。"

③ 自然：天然，非人爲的。《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後漢書·李固傳》："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移。凡此四者，自然之數也。"

④ 文星：星名，即文昌星，又名文曲星。相傳文曲星主文才，後亦指有文才的人。唐元稹《獻滎陽公》詩："詞海跳波涌，文星拂坐懸。"唐裴説《懷素臺歌》："杜甫、李白與懷素，文星酒星草書星。"

⑤ 建牙：古謂出師前樹立軍旗。《晋書·姚興載記下》："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公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

古北橋成志喜[1]

鞭石[2]誰憐萬里遥，忽看蛟室[3]湧岩嶢[4]。空中樓閣天驕[5]遁，望里虹霓海若朝[6]。草合關前無牧馬，月明溪畔有鳴橈。富平曾識君王力，塞北今傳第一橋。北方不知建鉅橋術，故二百年議未决。兹役也，特徵閩中匠役，舉之始，亦落落難合，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七年(1579)己卯春二月條下。

② 鞭石：《藝文類聚》卷七九引晋伏琛《三齊略記》："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猶爾。"後遂以"鞭石"爲神助的典故。北周庾信《哀江南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

③ 蛟室：猶龍宫。亦借指大江大海。唐孟浩然《永嘉上浦館逢張兒子容》詩："廨宇鄰蛟室，人烟接島夷。"明姚士粦《見只編》卷上："戚少保平興化賊，所獲金銀悉以充餉，重犒諸軍，其他錦綺書玩刀槊甲冑尚有數船，過此亦爲風所破，盡輸蛟室。"

④ 岩嶢：亦作"峭嶢"。高峻，高聳。三國魏曹植《九愁賦》："踐蹊隧之危阻，登岩嶢之高岑。"明陸采《明珠記·買藥》："五雲樓閣鬱岩嶢，聽玉佩頻摇。"

⑤ 天驕：即"天之驕子"的省稱。漢時匈奴用以自稱，後亦泛稱强盛的邊地少數民族或其首領。《漢書·匈奴傳上》："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驕子也。'"明邵璨《香囊記·點將》："天驕恣肆侵疆場，邊烽夜不息。"

⑥ 空中樓閣天驕遁，望裏虹霓海若朝：《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半空樓閣天驕遁，萬里虹霓海若朝"。

今則落成矣[①]。

庚辰[②] 除夕[③]

南北征途莫問年，但教意氣每翩翩[④]。人情到老方知味，世態無端尚有天。蕉夢甫殘仍澤國，粱炊未熟已桑田。邊書不至昏鐘起，獨抱丹忱付篆煙[⑤]。

又

稜撑餘骨不勝裘，又説添庚到白頭[⑥]。日日衰容隨病改，年年旅況付愁收。笙歌天上方辭臘，士馬邊間正佩鈎。春至九重多雨露，敢辭膏血灑軥輈[⑦]。

---

① 北方不知……方則落成矣：《戚少保年譜耆編》載云："古北路潮河川，水勢深廣而洶涌澎湃，河梁不得立，虜數從河灘中入犯，蓋要地也。且北方不知建鉅橋之術，故二百年來議未決，乃特徵閩匠舉建平橋七洞，展二十八丈。河兩岸之臺墻與橋相接，而橋上立臺，藉之以爲守御，始亦落落難合，後竟落成。橋完，詩以志喜云。"

② 庚辰：即明萬曆八年(1580)。

③ 此兩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八年(1580)庚辰冬十二月除夕條下。

④ 但教意氣每翩翩：《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豪雄意氣每翩翩"。

⑤ 篆煙：篆，盤香的喻稱。篆煙，指盤香的烟縷。秦觀《海棠春》詞："賣篆沉烟裊。"蕭貢《擬回文》詩："風幌半縈香篆細。"

⑥ 又説添庚到白頭：《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一任霜花點白頭"。

⑦ 軥輈：軥(qú 渠，又讀 gōu 勾)，車輗兩邊下伸反曲以夾馬頸的部分。《説文·車部》："軥，輗下曲者。"輈(zhōu 周)，車重。"軥輈"，《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軥輈"。

春事

嫩緑園林雨霽時，紛紛紅紫鬬春姿。嬌花總有東君[①]護，若到開殘亦下枝。

奉輓曉峰張丈

三十年交云已亡，那禁風雨到胡牀。中宵[②]徒有空梁淚，候鴈應無遠字將。天縱神駒方騁足，星摇寶劍遽韜芒。欲徵世業君堪慰，三署猶虚鵷鷺[③]行。

長干盡是少年行，老大重懷白馬生。夢杳蓬萊聞鶴語，别深滄海失鷗盟。誰知楚服天猶妬，自擬玄經[④]日已成。一代風流看欲盡，秋原未到不勝情。

同念菴劉使君、山人方浮麓送别總鎮劉公

百年天地識孤忠，九塞旌旗羡更雄。易水[⑤]光分典屬國，太行[⑥]色起右扶風。論文幾度同聽雨，把劍中宵自吐虹。詞客相看多不薄，早將椽筆賦彤弓。

---

① 東君：即春神。唐王初《立春後作》詩："東君珂佩響珊珊，青馭多時下九關。方信玉霄千萬里，春風猶未到人間。"

② 中宵：中夜，半夜。晋陸機《贈尚書郎顧彦先》詩之二："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唐陸贄《貞元九年大赦制》："中宵屢興，終食累嘆。"

③ 鵷鷺：鳥名，鵷和鷺飛行有序，比喻百官朝見時秩序井然。其意與"鵷行"同。

④ 玄經：意指奥妙無窮的儒家經典。

⑤ 易水：水名，在今河北省西部。

⑥ 太行：指太行山。在今山西高原與河北平原間，東北—西南走向。

夏日遊唐氏山莊，同劉念菴憲副、方浮麓山人卧松陰下[①]

青山來朔漠，緑樹雜西皋。殘醉驅炎色，新城倚暮濤。卧便松影密，興對野人豪。寧復悲岐路，蕭疏感二毛。

送歐廷評崙山遷南工部

留京王氣自天開，三署初逢載筆來。早慕玄熊平水土，至尊一日借君才。

朝辭北寺五雲傍，暮指中流萬鷁翔。若過江都應繫纜，手栽桃李已成行。

家傳六一[②]有遺風，昭代爲郎意獨雄。候鴈北來新調好，文星南度大江空。

羅浮蒼蒨傍君偏，憶共觀濤十四年。莫問盍簪知有日，主恩重奏柏梁篇[③]。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九年(1581)辛巳夏四月條下。

② 六一：指六一居士，歐陽修别號。歐陽修作《六一居士傳》，自稱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録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

③ 柏梁篇：泛指應制之作。唐王維《奉和聖製重陽節宰臣及群官上壽應制》："四海方無事，三秋大有年……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劉使君、方黄二山人同登楊木頂邊樓。倏雨氣作，冷如秋月狀，虹霓突出眼底，足稱奇觀。賦詩飲酒，分韻得垣字[①]

誰起樓臺接帝閽[②]，萬山迴合五雲屯。因看短劍開塵匣，化作長虹護塞垣。小隊旌旗空外出[③]，層巒刁斗日邊繁。居然爽氣來杯勺，避暑無論河朔[④]尊[⑤]。

歲月堪嗟胼胝[⑥]深，與君此日重登臨。曾知往事惟衰鬢，莫話新愁但赤心。已覺竦身天尺五，都忘側足地千尋。神工更欲增奇絶，蝃蝀[⑦]雙飛抱碧岑[⑧]。

---

① 此兩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九年(1581)辛巳秋七月條下。

② 帝閽：古人想象中掌管天門的人。《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王逸注："帝，謂天帝；閽，主門者也。"

③ 小隊旌旗空外出：《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小隊旌旗空外轉"。

④ 河朔：地區名，泛指黄河以北。《書·泰誓中》："王次于河朔。"孔傳："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

⑤ 居然爽氣來杯勺，避暑無論河朔尊：《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居然爽氣來杯酒，避暑無論河朔樽"。

⑥ 胼胝：手掌脚底因長期勞動摩擦而生的繭子。《荀子·子道》："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史記·李斯列傳》："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淳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而目黎黑。"

⑦ 蝃蝀：亦作蝀蝀，虹的别稱。《詩·邶風·蝀蝀》："蝀蝀在東，莫之敢指。"毛傳："蝀蝀，虹也。"

⑧ 碧岑：碧，青緑色；岑，小而高的山。碧岑，即鬱鬱葱葱的小而高的群山。

附　錄

登盤山絶頂見《盤山志》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①]舞劍臺。

放舟蓬萊閣下[②] 以下二十四首俱見《年譜》

三十年來續舊遊，山川無語自悠悠。滄波浩蕩浮輕舸，紫石崚嶒出畫樓。日月不知雙鬢改，乾坤尚許此身留。從今復起鄉關夢，一片雲飛天際頭。

將赴粤東別親友

五嶺迢遥秋望遲，白頭今復動離思。兒童遮道看傳節，朋舊臨歧爲舉巵。仰面還驚歸鳥下，捫心詎遂片雲移[③]。東門尚有瓜田在，重語園丁好護持。

---

① 李將軍：即李廣（？—前119），西漢名將，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在文帝、景帝、武帝朝，多次抗擊匈奴。後任右北平太守，匈奴數年不敢攻擾，稱之爲"飛將軍"。

② 此詩與下首《將赴粤東別親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十一年（1583）癸未夏四月條下。

③ 捫心詎遂片雲移：《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捫心拒遂片雲移"。

赴粤途中述[1]

四十年來汗血間，征鞍重度穆陵關[2]。如今南北多良將，何日天王爲賜環[3]。

再渡長江旅夢牽，歌聲子夜逐秋舷。人間苦海波猶沸，天上春風祇自偏。

倏報南天未息氛，樓船飛鷁渡江濆。帆頭應挂故鄉月，隴外不知何處雲。

度梅嶺[4]

溪流百折遶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間。身入玉門猶是夢，復從天末出梅關。

北去南來已白頭，逢人莫話舊時愁。空餘庾嶺關前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作《移鎮廣東述》，與下首《度梅嶺》同係于明萬曆十一年(1583)癸未秋七月條下。

② 穆陵關：關名。故址在今山東臨朐東南大峴山上。山谷峻狹，稱爲"齊南天險"。《左傳·僖公四年》管仲云齊地"南至于穆陵"，即此。

③ 賜環：賜，意爲給予，賜予；環，圓形玉器，古時作還的象徵物。《荀子·大略》："絶人以玦，反絶在還。"楊倞注："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絶，皆所以見意也。"後因稱放逐的臣子被赦召還爲"賜環"。

④ 梅嶺：即大庾嶺，在江西、廣東兩省邊境。宋置梅關，爲南北交通孔道。《輿地紀勝》引劉嗣之《南康記》："庾嶺多梅，亦曰梅嶺。"一説梅鋗居此得名。

月，猶照漁陽[①] 塞外秋。

仰看夾壁起層雲，一綫青天五嶺[②] 分。共訝皇恩徧海嶠，嶺頭十月氣氤氳。

觀迎春[③]

三農東作喜開先，簫鼓聲闐此地偏。薄海共逢文化日，殊方初頌武功年。艷看羅綺千門集，笑擁魚龍百戲[④] 傳。萬里陽和雖有脚，總應不到二毛邊。

端陽奉邀藩臬諸司觀龍舟有作[⑤]

參差飛鷁集中流，振地歡聲競楚舟。憲紀高懸明法

---

① 漁陽：郡名，戰國燕置。秦漢治所在漁陽（今北京密雲縣西南）。轄境相當今河北圍場以南、薊運河以西，天津以北、北京懷柔、通州以東地區。又爲縣名，隋大業末改無終縣置，治所在今天津薊縣，明洪武初省入薊州。

② 五嶺：即越城、都龐、萌諸、騎田、大庾五嶺的總稱（一説有揭陽而無都龐），在湘、贛和粤、桂等省區邊境，《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南有五嶺之戍"。

③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十二年（1584）甲申春正月條下。

④ 百戲：古代樂舞雜技表演的總稱。創于秦，漢代稱"角抵戲"。包括各種雜技幻術、吞刀、吐火等，裝扮人物的樂舞、裝扮動物的魚龍（古爬行動物，屬魚龍類）曼延以及帶有簡單的故事《東海黄谷》等。

⑤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十二年（1584）甲申夏五月條下。

象,海氛常淨見訏籌[①]。江潭獨抱孤臣節,身世何須漁父[②]謀。一片丹心風浪裏[③],心懷擊楫敢忘憂!

在告暫憩小金山[④]

六十行年夢更夢,幸存骸骨乞重瞳。風塵久矣迷真覺,苦海何緣悟性空。前世有心仍野寺,故吾不復識鐘公。遐方但願無烽火,煙柳年年繫去驄。

諸公盡是濟川才,吾卧蓬萊亦快哉[⑤]。聞説伏杉生百粤[⑥],常看飛棟斫三台[⑦]。報君未老驅羸骨,聽笛先聞吹落梅。但願五雲扶日月,相逢到處好銜杯。

年來嶺海偃旌旗,瘦骨何妨萬里移。雲擁三城多瑞靄,夢回孤枕愧支離。登高漸喜瞻天近,抱病翻思去國

---

① 訏籌:訏,意爲廣大;籌,同謨、謀。訏籌,即大計,宏謀。

② 漁父:猶漁翁,捕魚的老人。《楚辭·漁父》:"漁父莞爾哭,鼓枻而去。"一爲《楚辭》篇名,記述屈原與一漁父答問之辭。因而"漁父"又成智者的象徵。

③ 一片丹心風浪裏:《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一片丹忠風浪裏"。

④ 此詩與《别粤中諸公》、《宿五羊驛》、《舟行有感》、《謝參知陳少參梁聯檇爲送盡境始别》、《入梅嶺》,《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均係于明萬曆十三年(1585)乙酉春二月條下。

⑤ 吾卧蓬萊亦快哉:《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吾卧蓬萵亦快哉"。

⑥ 百粤:即百越,古族名。秦漢以前即已廣泛分布于長江中下游以南,部落衆多,故又有百越、百粤之稱。

⑦ 三台:即指靈臺、時臺、囿臺。《詩·大雅·靈臺序》孔穎達疏引許慎《五經異義》謂古天子有三臺:"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鱉。"

遲。粤路嶮巇君莫問,天街[①]更有路多歧。

戢羽樊籠四十年,水濱亦有白鷗天。君恩自是優功狗,世事渾如看紙鳶[②]。戀客青山隨處有,向人明月爲誰憐?杖藜徙倚蕉窗下,幾度從容檢内篇[③]。

别粤中諸公

萬里歸心繫别船,高情直與九霄聯。望迷北斗知天遠,水盡南郵[④] 見地偏。帆逐晚雲隨去住,鷗浮春雨任蹁躚[⑤]。聖朝不薄庾關外,新拜元戎已出燕。

瘴海氛多曉亦寒,維舟更識主恩寬。放懷到處青山外,幽夢那知白日殘。别酒聞歌還障袂,除書拭目聽彈冠。人間薏苡[⑥] 容身易,天漢[⑦]風波把舵難。

---

① 天街:舊稱帝都的街市。元湯式《端正好·元日朝賀》套曲:"賀三陽萬國來朝,踐天街車馬知多少,端的便塞滿東華道。"

② 紙鳶:即風箏。唐元稹《有鳥》詩之七:"有鳥有鳥群紙鳶,因風假勢童子牽。"

③ 内篇:古代指論著中的主要部分,對"外篇"而言。如《莊子》、《晏子春秋》、《抱朴子》、《史通》、《文史通義》等書都分内外篇。内篇爲作者要旨所在,外篇則屬餘論或附論部分。此處的"内篇",當爲作者檢選、整理自己的文稿。

④ 郵:同"陲",邊陲。

⑤ 鷗浮春雨任蹁躚:《威少保年譜耆編》作"鷗浮春雨任聯翩"。

⑥ 薏苡:俗稱"藥玉米"、"回回米",禾本科。根和仁可入藥,清熱利濕,健脾等。

⑦ 天漢:即"銀河"。《詩·小雅·大東》:"維天有漢,監亦有光。"陸機《擬明月皎夜光》詩:"招摇西北情,天漢東南傾。"

宿五羊驛[①]

細雨鳴鳩石路遲，蒼茫水樹共依依。好山可惜雲藏半，古砌空閑客到稀。列炬自應投照乘，踏春何用問漁磯[②]。停橈不少迷津者，獨幸風波一息機。

舟行有感

孤帆遠浦暮雲低，海祲遥連望眼迷。滴盡春愁三日雨，叫殘香夢五更鷄[③]。喜看赤日經黄道[④]，卻愛青山轉碧溪。此際黄冠[⑤]應底事，天恩曾許謁夷齊[⑥]。

---

① 五羊驛：五羊，亦作五羊城、羊城，廣州的别稱。驛，古時供應遞送公文或官員往來暫住歇宿、换馬的處所。又稱驛站。

② 漁磯：可供垂釣的水邊岩石。唐戴叔倫《過故人陳羽山居》詩："峰攢仙境丹霞上，水遶漁磯緑玉灣。"

③ 滴盡春愁三日雨，叫殘香夢五更鷄：《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滴盡春愁三月雨，叫殘鄉夢五更鷄"。

④ 黄道：地球上的人看太陽于一年内在恒星之間所走的視路徑，即地球的公轉軌道平面與天球相交的大圓。黄道和天赤道成 23°26′的角，相交于春分點和秋分點。

⑤ 黄冠：即黄色的箬帽之類。《禮記·郊特牲》："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孔穎達疏："黄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

⑥ 夷齊：即伯夷、叔齊。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墨胎氏。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齊爲繼承人，孤竹君死後，叔齊讓位，伯夷不受，後二人都投奔到周。到周後，又反對周武王進軍討伐商王朝。武王滅商後，他們又逃避到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

謝參知、陳少參、梁聯檣爲送，盡境始別

東泛江流逆更狂，憲旌千里送歸航。百年義重看雲外，匝月情同去水長。楚粤天分傷把袂，舟車地迴動離觴[①]。應知意氣凌今古，便到蓬萊亦未央。

道遠情勞客散時，雙旌何事又相遲。珠江共楫凌江返，宦海同緣別海悲。勝境相携傷去住，聯舟唱和惜分離。驪駒[②] 歌罷家何處，直藉高風到嶼夷。

入梅嶺

五嶺山頭月半灣，照人今古去來還。青袍芒履途中味，白簡[③]朱纓[④] 天上班。煙水情多鷗意愜，長林風静鳥聲閒。依稀已覺黄粱熟，卻把梅關當玉關。

---

① 舟車地迴動離觴：《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舟車地回動離觴"。

② 驪駒：古代客人告别時唱的詩篇。《漢書·王式傳》："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顔師古注："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後因稱告别的歌爲"驪歌"。

③ 白簡：古時彈劾官員的奏章。沈約《奏彈王源》："源官品應黄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④ 朱纓：朱，紅色。朱纓，官帽的裝飾物。意爲官員。

結夏山中寄都塞上諸知己[①]

六月園林意自凉，紛紛開落住時芳[②]。莫招仙子層霄遠，且傍佳人舞袖狂。鷗鷺沙頭原有侶，鵷鸞天上自成行。宰官若問山中況，日日清風薜荔床[③]。

九曲河流返漢槎[④]，蓬萊原有野人家。堪傷地僻虚談麈[⑤]，總是山高障落霞。花發舊林春自足，醉來清夜月遍賒[⑥]。尚知造化猶憐拙，孤嶼仍留篆鳥沙[⑦]。

東海奇松歌[⑧]

蓬萊畔，奇爾松，蒼鱗黛鬣身虬龍。風雨時時吟不歇，炎天凄切寒無冬。問之何代誰植此，精神命脈羌如彼？初不避山林，原不競朝市。久隨冷淡緣，静任盈虚理。壽已千齡外，恍然一瞬裏。松有聞，塵囂兩耳具紛

---

①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十四年(1586)丙戌夏四月條下。

② 紛紛開落住時芳：《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紛紛開落往時芳"。

③ 薜荔床：薜荔，桑科，常緑藤本。薜荔床，即指用薜荔藤作的床。

④ 槎(chá 察)：用竹木編成的筏。

⑤ 談麈：麈(zhǔ 主)，麈尾的省稱，即拂麈。姜夔《次韵千岩雜謡》："鳳麈時時伴燕談。"談麈，一作麈談，魏晋人清談時常手執麈尾，因稱"麈談"，亦泛指閑居談論、清談。

⑥ 賒(shē 奢)：語助詞，同"哟"。

⑦ 篆鳥沙：一作鳥篆。即謂鳥在沙上的爪迹象篆字。張耒《和晁應之大暑書事》："青引嫩苔留鳥篆，緑垂殘葉帶蟲書。"

⑧ 此詩《戚少保年譜耆編》卷十二係于明萬曆十五年(1587)丁亥春三月條下。

紜。松有見,轉眼榮瘁亦堪歎。松若有心情,能忘利與名。人非松,松非人,古來那具千年身。龍争與虎鬬[1],轉盼即成陳。松兮人兮奈爾何,摇筆且放奇松歌。

① 龍争與虎鬬:《戚少保年譜耆编》作"龍争共虎鬬"。

《横槊稿》中

贈御史大夫汪長公[①] 序

國家以御史大夫出爲撫臺[②],凡以拊循[③]有衆也。其在邊陲則軍政屬焉,任益以重矣。閩舊無撫臺,比以島夷數入寇,特置權略與邊陲等。其大者,宣天子德意而致之人人;次之,制馭將帥總其轡銜,期無失三軍驩,以庶幾得其死力。而閩地狹小,民力又大困。寇至則望兵如渴,寇退則厭且畏如不能朝夕去也。今之任事者豈不難哉?初,繼光以明命自浙至,適新安汪公整飭兵備。公時進繼光譚東南事,意甚合,又相與乞師於浙、閩,至今賴之。居

① 御史大夫汪長公:御史大夫,官名。吴元年(1367)置御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洪武中罷御史臺。洪武十五年(1382)更置都察院,次年升都察院爲正三品,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等官。建文時改御史府,成祖復舊制。巡撫多爲都御史銜,目的是解決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文移窒礙的矛盾。出處稱御史大夫,乃爲對都御史官員的古稱和習慣用法。汪,即汪道昆,詳見 18 頁①。嘉靖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1564—1566)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長公,尊稱。

② 撫臺:巡撫的别稱。

③ 拊循:亦作"撫循",意爲安撫,撫慰。《史記·晋世家》:"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

無何，主爵[①] 以閩事方殷，非公治軍旅不可。于是屬公護軍，又晋公按察使，護軍如故。已，即以開府屬焉。比開府，則武備日脩，寇以次芟削，島夷竟不敢航海肆毒者，再稔于兹矣。或謂三軍之功，繼光之力。此非知兵者授我方略，假我便宜，餼廩以時，公其賞罰，無智名，無勇功，而東南陰受公賜，古所謂社稷臣，非耶？假公數年，即無論七閩[②] 百粤[③] 之郊無壘矣。而論者顧求多於公，賴君相知公賢，不爲動，然亦以其言易置之，重塞言路也。

公怡然歸田里以待命，諸大夫、國人及材官健兒，皆相率遮道願留，或嗚咽不能出一語。繼光曰："若輩即願留公，公即願卒貺[④] 南國，如廷有成議何？且往年繼光師次漳州，公貽繼光書曰：'蒼頭自山中來，言老母病，某便欲棄官歸，即以此得罪，無恨。'則今日之事，公夙心也。公再造全閩，易危爲安，忠矣。旋軫舊邦，以暫酬終慕之情意者，天且成公之孝而爲閩償公與？"于是遮留者稍稍引去。

然天方祚明，海縣方喁喁嚮風，公安得自適己志？歸置酒爲二親壽，趣從諸父老薦紳相勞苦慰藉，明天子且召

---

① 主爵：官名，秦有主爵中尉，漢景帝時有主爵都尉，掌封爵之事。漢武帝時改名右扶風，成爲地方行政長官，又變爲地方區劃名。與前職掌大異。隋于吏部置主爵司郎，唐以後改稱司封，爲吏部所屬各司官之一，主爵之名遂廢。此處的"主爵"，當指福建地方最高長官。

② 七閩：一作八閩，福建的别稱。福建古爲閩地，宋時始分八個府、州、軍；元分爲八路，因有八閩之稱。

③ 百粤：詳見100頁⑥。

④ 貺(kuàng 况)：意爲賜與。如厚貺，嘉貺等。

公矣。公休休有客，然擿伏[①]懲奸，凛弗可犯，端凝高亮，皦然不滓。乃文辭則鬱鬱乎先秦遺矩，雅德清稱，蓋未易更僕數也。繼光待罪行間，故僅述其所睹記者如此。

贈督學姜先生内召序

丹陽姜先生[②]，射策讀中秘書綴學，嫻辭令，名於海内藉甚。光以武人，嘗啁然慕之。越在疆場，安能從先生後。

比先生出就藩臣，視學于蜀，繼而入閩。光以先期而至，側聞薦紳鄉先生言，閩故以文獻[③]著稱，日者戎事興，士稍皆窳[④]，其庠序[⑤]之故業且廢。今視閩中，宜與

---

① 擿(tī 替)伏：揭發秘密的壞事。南朝梁元帝《玄覽賦》："慕張生之擿伏，挹邊延之勵精。"《南史·王籍傳》："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

② 姜先生：即姜寶(1514—1593)，字廷善(一作惟善)，號鳳阿，丹陽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授編修。以不附嚴嵩，出爲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國子監祭酒、南京禮部尚書。請罷納粟例，復積分法以造就人才。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卒年八十。

③ 文獻：本意指有關典章制度的文字資料和多聞熟悉掌故的人。《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集注》："文，典籍也；獻，賢也。"宋陸游《謝徐君厚汪淑潛携酒見訪》詩："衣冠方南奔，文獻往往在。"後專指有歷史價值或參考價值的圖書資料。

④ 皆窳(zǐyǔ 子禹)：意爲貪懶，不肯作力，委靡不振。《史記·貨殖列傳》："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

⑤ 庠序：古代的學校。《孟子·滕文公上》："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人通釋庠序爲鄉學，亦以庠序概稱學校或教育事業。

蜀較，異莫如破觚斫雕而論于繩墨之外，不者溺其職矣。光以疆事竊譬之，閩故軍馭弗張，視師者率以靡敗。邇取而要束之士，始可效於行伍，文武不甚相盩[①]，豈論士之縣絶若此耶？乃先生至，則廣厲學官，諸弟子員各奉教唯謹。光因深念之，閩士固質有文武，今益相顧而化矣。何者？率之者然也。不見里父之慈弱子乎，方幼，輒爲之剔首，求其它之亡恙也。稍長，輒使之負薪，恐其他之亡如也。自弱子視之，蓋亦少苦耳，未見其突弁仔肩而不德其父母者也。夫爲父母愛且不以爲前，況爲士者師使之知所嚴事者乎？吾見閩士當不啻窳矣。有頃，所品騭士計偕而最稱得人，先生曰："未也，直甄拔之耳。"乃葺學舍，召其茂良脩正講業於三山之麓，底厲[②]以賢聖之學，咸烝烝然知所鄉往。因移書於光曰："自將軍驅夷海上，士之肄業無他，觀其志之交戰，猶恐其多它奪焉。則四維[③]日敗，而謠俗因以陵夷。盜若猶然而起，是未芟夷其本也。將潛銷之，其必漸之。衣冠之區，計非久任不可，業已請

① 盩(h 麗)：古戾字，意爲凶狠，暴戾。

② 底厲：即砥礪。指磨石。底，通"砥"。《漢書·枚乘傳》："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引申爲磨煉，磨礪。《漢書·鄒陽傳》："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顔師古注："底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于石也。"宋蘇軾《君術》第三道："其進也無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厲。"

③ 四維：舊以禮、義、廉、耻，爲治國之四綱，稱爲"四維"。《管子·牧民》："國有四維……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鶡冠子·道端》："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陸佃注："禮、義、廉、耻，謂之四維。"《北史·隋紀下論》："淫荒無度，法令滋彰，教絶四維，刑參五虐。"

之主爵矣。”

光受書,語諸生,諸生乃驩[①]然異之。光惟令甲有異等,輒得召。况若先生,自中秘出隸學政,在功令,兩有善狀,固旦莫奉檄而入耳。但今仕多躐級[②],邇之外調尤甚。聞主爵更弦,求得請久任者,以風厲羣僚,則毋慮先生之弗得請也。諸生否否,謂“自先生視學,力脩揖讓[③]之訓,且悼道之鬱滯而講議斷斷[④]如也。若夫不吐不茹,未嘗有能干以私。其於細士,則廉問亟絀之;其所貢薦者,皆不誖於所聞。雖學士靡然趨於正,然且督過之不遑,即夙夜匪懈之節,亦不賢勞於此矣! 使其入補闕下,典禮樂,司喉舌,别若否,柄政本,謂之古大臣,非耶。《詩》之仲山甫[⑤],唯先生舉之,主爵爲士風計,非固忘閩也。然孰重於巖廊而久忘先生以居外哉?”亡何,如諸生言,即拜南太常去[⑥]。

時疆事未畢役,不敢脩祖道之詞,今先生且爲

---

① 驩:笑貌。《莊子·達生》:“桓公驩然而笑。”

② 躐級:亦作“躐等”,不按次序,逾越等級。

③ 揖讓:古代賓客相見的禮節。《周禮·秋官·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④ 斷斷(yín 銀):爭辯貌。《史記·魯周公世家》:“甚矣魯道之衰也! 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裴駰《集解》引徐廣曰:“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爲道衰也。”唐劉禹錫《辯易九六論》:“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然莫可更也。”

⑤ 仲山甫:見《詩·大雅·烝民》。

⑥ 南太常:即南京太常寺,設卿、少卿各一人,太常寺卿掌祭祀禮樂之事,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于禮部。然南京太常寺比京師太常寺事簡。

納言[①],日在交戟之内矣。光竊徼福於海隅,獲以投戈講議,與故子弟者誦先生之業不衰。其若國家大策而承畫之於行間者,武人其將何以託文?惟亟爲諸生誦之而已。邇者辱書教,乃尤拳拳若靡及,益嘆喟先生其懷蓋甚深遠矣。《詩》不云乎:"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故敢追疇昔之故,忘其非佞以爲慰也。

贈見吾陳老先生[②] 開府滇南[③] 序

滇南距邦畿且萬里,南連交趾[④],北捍吐蕃[⑤],其聲教不易及,而夷酋則非我族類,羈縻焉耳矣,是未可以中原之治治也。見吾陳公篤行修古,簡斥春華,其亢志嫡緒,

① 納言:官名。始見《書·堯典》,職爲宣達帝命。

② 陳老先生:即陳大賓,字敬夫,號見吾,江陵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清介豁達,以直節自負,歷知縣,遷御史。隆慶元年(1567)由福建左布政使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四年(1570)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後致仕卒。

③ 滇南:雲南省的别稱。雲南本簡稱滇,又位于國土南部,故名。

④ 交趾:一作交阯,舊對安南、越南的别稱。越南自十世紀三十年代獨立建國,北宋稱其國爲交阯。南宋後雖先後改稱爲安南和越南,但以其國本交阯地,也别稱爲交阯。

⑤ 吐蕃:中國古代藏族政權名。公元七至九世紀時在青藏高原建立,是由雅隆農業部落爲首的部落聯盟發展而成的奴隸制政權。九世紀中瓦解。宋、元、明初史籍仍沿稱青藏高原及當地土著族、部爲吐(土)番,或稱西蕃(番)。

直將溯河洛[①] 而游洙泗[②] 之上，寰區人士不啻若海岱宗之。或謂朝廷四方之極，長公卓哉大雅，蓋卿材也，即使作股肱耳目以輔成聖德，何不可？又不然，則位六卿[③]，宅百揆，與聞紀法，以明國是，亦惟公能。而僅以常格擢今官，謂何？

夫中執法雖重臣，然滇南僻在一隅，主爵以此授公，違其望矣。於戲！是未知用人者意甚遠也。昔伯益[④]有言："至誠感神，矧茲有苗。"故謂滇南之未可以中原之治治者，直未嘗以至誠動之耳。公之保釐閩土也，孳孳焉以教化爲上務，叔世滋僞士，皆飾華標，而歉於實蹈。閩之斌斌然媲休鄒魯[⑤] 者，亦或惟詞章勝。公根極性命，其論説經旨，每得之宋儒訓詁之外，於是諸生率靡然嚮風。

閩不習兵事，比四郊多壘，部中亡敢發一矢。則亟徵

---

① 河洛：即河圖洛書的簡稱。是古代儒家關于《周易》和《洪範》兩書來源的傳説。

② 洙泗：本指洙水和泗水。古時，二水自今山東泗水縣北合流而下，至魯國首都曲阜北，又分爲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洙、泗之間，即孔子聚徒講學之所。後世因以洙泗代稱魯國的文化和孔子的"教澤"。

③ 六卿：《周禮》把執政大臣分爲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或稱六卿。後世把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稱爲六卿。

④ 伯益：益一作"翳"，亦稱大費，古代嬴姓各族的祖先。相傳善于畜牧和狩獵，被舜任爲虞。他爲舜所重用，助禹治水有功，被選爲繼承人。舜死，子啓即繼王位，與啓發生争奪，爲啓所殺。一説由于他推讓，啓才繼位。

⑤ 鄒魯：孟子生于鄒國，孔子生于魯國。舊因用"鄒魯"爲文教興盛之地的代稱。

境外兵，爲備餼廩，犀屨之共不訾也。公規畫無缺，往往得三軍驩心。又以其間改作藩司[1]，官民耦便，公之以詘爲贏，無亦其才與誠合，故其施不窮耶。乃今持斧滇南，則權益以重，諸制置皆自取材，凡曰有位兢兢焉。願洗濯以佐德化滇俗之雜夷者，且駸駸中原矣。朝廷之借公於滇，謂無意乎？

夫世之巧宦謀躬者不足復論，即其任術、任智、擿伏發奸者，非不赫赫稱殊尤絶迹也，然其利社稷幾何？故有經國之責者，其惟明正學，挽漓風，使天下之人莫不回心而鄉道，爲庶幾耳。公儻然中原滇南勛業其自此起乎？主德方新，宰相求名世之賢以協恭翊贊，且汲汲公無薄滇南，行召公[2]矣。

繼光生而狂，雖惛未有知，竊妄意聖人之學，比竢罪疆場，得昕夕從公游以大幸，不至隕墜。公位望日隆，所謂謨猷入告、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者，寧惟武人之願，抑公之夙心也。是用以贈。

---

① 藩司：即布政使。又作藩臺，亦爲布政使的别稱。

② 召公：西周初人，姬姓，名奭。周文王庶子。因采邑在召（今陝西岐山西南），故稱召公或召伯，又稱召康公。佐武王滅商後，封于燕（今北京西南琉璃河鄉），後由其子就封，自己留于王都。成王時任太保，爲三公之一。曾掌理東都的修建，又與周公分陝（今河南陝縣西南）治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史記·燕召公世家》）。成王卒，受遺命輔佐康王。享高壽，相傳"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論衡·氣壽》），故後以"若召公壽"爲祝詞。

漳州衛新作大門記

國家有元氣，有神氣。元氣藉薦紳人士，神氣藉介胄。故振神氣以培植元氣，經世之上務也。今之衛所類裙屐脂韋[①]，籌謨罔豫，用是憒耗周章[②]，俛俛人下，雖其妄自菲薄，亦無有振之者耳。余每一念至，輒爲泫然。

比承乏[③]閩中，伺疆圉輯寧，攬轡遵海，數駐軍漳州。時吉安周憲副公督海，嘗爲余言："衛治[④] 與監司[⑤]、行臺[⑥] 共由一門，非所以辨等威，而其西爲郡之別獄，作諸軍之氣者固爾耶？"余以語郡守荆湘唐公，公謂："某病之久矣，顧當其前者民舍，計厥直，亡慮數百金。某即欲經始，謂時詘舉贏何？"余乃屬衛所庶官，告之故，庶官各出其一月俸，凡得若干金，太守且足以己禄。民舍，乃博士弟子某義是舉而樂其成也，遂忻然售之。事聞兩臺[⑦]中，執法汪公、塗公，部使者陳公、胡公、王公，俱先後報可，且經使亟完。于是建大門三楹，與監司分署，各爲正

① 裙屐脂韋：裙，下裳；屐，木鞋。貴族子弟的衣着。脂，用油膏塗物，又比喻禄肴厚美；韋，熟牛皮。《周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

② 憒耗周章：憒，心亂；耗，目亂。憒耗，意爲昏亂，不明事理。周章，驚懼，猶豫。

③ 承乏：舊時官吏常用的謙稱。意爲所任職位一時無合適人選，暫由自己充數。《左傳·成公二年》："攝官承乏。"

④ 衛治：即漳州衛衙門所在地。

⑤ 監司：監察州縣的地方長官的簡稱。

⑥ 行臺：指省布政司派出機構的稱謂。

⑦ 兩臺：指撫臺和藩臺。即巡撫衙門和布政司。

路，别局则屬本衛鎮撫司[①]，而仍承郡命，羈罪人役未竟，周公擢本省大参去，繼之者今嘉興張公，趣太守助役日亟，遂告成。

維門巍巍，維路蕩蕩，軒豁壯偉。得其門而入者，真慨然有繫單于勒銅柱之思，而晏秋元周祥之舉，最爲别將適當其會。諸大夫謂是役之興，有休徵焉，勉繼光爲之記。夫諸大夫皆詞垣哲匠[②]，而顧謀及繼光，無亦以竪子承乏旗鼓，而言足信於介胄耶？辭不獲，則爲之，諗於衆。曰：諸大夫之拓斯路也，新斯門也，夫誰不色沾沾喜。抑孟子以禮爲門，義爲路，而晋之將郤穀[③]，凡以其説禮樂，敦詩書也。故禮莫大於分，禮達而分定，則親上死長之義由之。若曹其無以卑踰尊，無以强凌弱，無怵於利，無徇人以非禮之。恭居則以禮自閑，遇事則以義自奮，斯無忝[④]斯門，無怍[⑤]斯路，而庶幾乎聖祖置衛之意矣！夫豪

① 鎮撫司：衛的下屬設置。明行衛所制，衛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四人，鎮撫司鎮撫二人。

② 詞垣哲匠：詞垣，詞臣的官署，如翰林院之類；哲匠，指明達而富有才能的大臣。

③ 郤穀（？—前632），穀又作縠。春秋時晋國大夫。有賢名，事晋獻公。晋文公四年（前633），楚攻宋，宋國公孫固求救于晋，晋乃蒐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以其喜禮樂，有德行，知禮義，薦之，晋文公遂命他將中軍，執政。次年死。

④ 忝：意爲辱，有愧于。《詩·小雅·小宛》："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⑤ 怍：意爲慚愧。《論語·憲問》："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傑之士雖無文王[①] 猶興，乃今主德方新，諸大夫之所以作汝者且至矣。汝曹即無能人人豪傑，顧忍出凡民後耶？衛之興自此始矣。

書静庵卷

温陵洪先生葺静庵精舍[②]，名其堂曰"大觀"[③]，軒曰"思悟"[④]。諸大夫人士咸有以繹其義。繼光生也晚，安足以語此？但觀先生之要眇，則竊嘿嘿有感焉。夫語天下大觀者，至天地備矣。人之觀之者，晝夜運行不已，何有於静？鼓萬物而無心，何有於思？其善乎言之者，於穆之謂命，言乎其静也；主宰之謂帝，言乎其思也。知帝天[⑤] 之命，可以觀聖學[⑥]矣。彼不睹不聞若静之本體[⑦]

---

① 文王：《詩·大雅》篇名。周代祭祀時歌頌文王的詩。相傳係周公作。認爲文王勤勉不倦、廣施恩惠，因而獲得"天命"創立周朝。死後靈魂"在帝左右"，保佑子孫得以百世昌盛。又認爲"天命靡常"，獲得的"天命"可能失去，應當吸取殷朝滅亡的歷史教訓，繼承文王的傳統，勤修德政，以永保天命。反映出西周統治者以德配天的思想。

② 精舍：舊時書齋、學舍，集生徒講學之所。《後漢書·包咸傳》："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

③ 大觀：謂爲人所瞻仰。《易·觀》："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孔穎達疏："謂大爲在下所觀，唯在于上。由在上既貴，故在下大觀。"

④ 思悟：猶理解。

⑤ 帝天：上天。

⑥ 聖學：指孔子之學。明王守仁《傳習録》卷上："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

⑦ 本體：事物的原樣或自身。《後漢書·應劭傳》："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叙潤色，以全本體。"《北史·魏彭城王勰傳》："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

也，戒慎恐懼非觀乎靜而炯然悟者乎？以是言動焉可也。然無思無爲[①]乃百慮之一致[②]，不識不知[③]即乾[④]之所以知大始[⑤]也。但以靜言之，亦未嘗不可者。嗟乎！知靜之所以爲動，則知動之所以爲靜矣。兹無動無靜，天地聖人所以大在人，觀之者何如是之謂大觀也？然語學者必以靜焉爲主，以人多失之動故。使人之反觀而精思，精思之極，鬼神通之，則亦炯然有悟。故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昔人以精舍命居，蓋取諸此。先生以靜名庵，則主靜矣。而堂曰"大觀"，觀其萬物備也；軒曰"思悟"，則悟

① 無爲：道家主張清靜虚無，順應自然，稱爲"無爲"。《老子》："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淮南子·原道訓》："無爲爲爲，而合于道，無爲言言，而通乎德。"

② 百慮之一致：語出《易·繫辭下》："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使各種不同的思想歸于一致。

③ 不識不知：謂不識古今。形容古代民風淳樸。《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鄭玄箋："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列子·仲尼》："堯乃微服游于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④ 乾：《易》卦名。八卦之一，卦形爲☰；又六十四卦之一，卦形爲䷀。《易·乾》："《乾》，元、亨、利、貞。"孔穎達疏："乾者，此卦之名。"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麗辭》："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

⑤ 大始：指開始形成萬物的混沌之氣。《易·繫辭上》："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孔穎達疏："乾知大始者，以乾是天陽之氣，萬物皆始在于氣，故云知其大始也。"陸德明釋文："音泰。"亦指元氣。

之於一貫[①]也。此之謂聖學合内外之道者。先生之升堂入室,其在於斯,故事功文學爛然,爲海内大觀,而搢紳人士無不聽睹之矣。繼光日事行間,而於吕尚[②]之敬吉,諸葛之寧静,每思之靡獲,乃於先生精舍有悟焉。遂述以請,而不暇及其它也。

福建福清縣海口城西瑞巖寺新洞記

出龍江城,循山而北約三里許,山環石峙,怪狀百出。山之麓有涸橋,即前人所謂"白蓮橋"。舊蓄水,種白蓮,近爲土人泄而田之。滄海桑田,信哉!過橋有細泉,自寺墻下流爲"丈池",荒蕪無取,余葺爲流觴所。過此,仰登數步爲禪關,石級鱗鱗。入關轉西,由級而上爲禪堂,入而方丈後爲"天章巖閣",俱頹然欲傾。寺之西垣外有彌勒石像,高數丈,乃就地中石爲之,鐫制甚佳。余興劇時,每集衆賓坐於肩乳、手腕、足膝之上,分韻賦詩,間以歌兒,鱗次高下,傳觴而飲。寺自方丈後轉東,爲"穿雲洞",

---

① 一貫:連貫;相聯。明楊慎《升庵詩話·絶句四句皆對》:"唐絶萬首,惟韋蘇州'踏閣攀林恨不同'及劉長卿'寂寂孤鶯啼杏園'二首絶妙,蓋字句雖對,而意則一貫也。"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一:"若'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意在一貫,又覺閑雅不凡矣。"

② 吕尚:又稱師尚父、太公望、吕望。俗稱姜太公、姜子牙。西周開國大臣。姜姓,吕氏,名尚,字牙。周文王遇之于渭水之陽,云"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爲"太公望"。一説商紂暴虐,吕尚隱于海濱,經散宜生、閎夭招而歸周,爲文王、武王之師。佐武王伐紂,滅商後受封于營丘(後稱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爲齊國開國之君。《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隋書·經籍志》有《太公六韜》五卷,皆後人依托之作。

昔名"自在門"。穿洞而上,爲"皆醉亭",取衆人皆醉之意,即舊名"山光水色亭"也。後有"獨醒石",爲皆醉亭解嘲耳。亭下有大石,刻"瑞巖三十七洞天",蓋總名一山巖洞之勝也。由亭入石門,中爲"觀音洞",有泥肖觀音,古甚,因以名洞。折旋而上,爲"過來橋"。橋出石隙,爲危道,道窮,爲石隙,僅二尺許。躡石級出,其上爲"瑞巖",舊名"半巖亭",東對巨浸,海外群山拱秀,真南國之奇詭也。余以此一山冠冕,故遂以"瑞巖"名。下遵故途至"觀音洞"前,轉而北,登山,皆有石砌,可以肩輿[1],固余所新飭也。道之左有石如虎,名之曰"蹲虎石"。將至山巔,有頑石頗巨,舊題"天風海濤"。旁一石甚奇峭,舊名"窈窕峰"。峰而下爲石門。石門者,一石中分,僅可獨步,長約丈餘。踰此爲"蓬萊峰",其石秀杪而豐下,形甚壯,雅余故里山東"蓬萊閣"。下此峰可因以望親隴,故名"踰仙穴"。仰登側徑,又數十步爲"還丹洞"。出洞,由故道下"蓬萊峰",左爲"醉仙巖"。仍復故道,由石門旋級而上數步許,委折穿石下級,路甚奇。側俯躬以出,爲小洞,過小洞則兩石如壁,前石如屏。石隙之巔懸一大石,名爲"懸石寶"。出寶,循側路高下宛轉爲"醒心泉洞",四圍皆石,中可坐息,石下一泉,清凝澄澈,可濯可飲。出洞,俯躡至半麓,轉入"雙龍洞"。洞有二相聯,俱峻石如圍。仰觀空豁,下見田廬,後入石隙,則一洞開爽邃寂,形如卧虎,可容二十餘人,稍加修葺,真避世者坐煉之區也,故名之曰

① 肩輿:轎子。又稱平肩輿,即二人肩抬之轎。

"歸雲洞"。内有天成圓石,琢而平之,僅容八人共弈,名曰"仙枰"。是日即與諸客試一局,局罷,劇飲,私謂是洞蓋盡"瑞巖"一山之勝矣。出"雙龍洞",相對爲石芙蓉,其石嵓嵓[①] 可觀。麓之西有蒼松數株,旁一石肖屏,名曰"石屏"。由洞而西數十步,有石如伏獅。由伏獅而仰登石徑,直入瑞巖"大洞天"。洞六方皆空,上有懸石,下可坐百人。步洞而下,入深竇,爲路者二:外路由"振衣臺"下過,頗朗爽;内由"大洞天"而入,乍至,非張鐙不可行。洞有懸石,即大洞之底石也,名爲"沖虚"。洞幽深清絶,此其最矣。出洞而西,上"振衣臺",石磴危懸,登者甚恐,或竟却步。名之"振衣",取"振衣千仞岡"意也。回由"大洞天"鑽隙循級而上,爲"飛來巖",舊名"桃花洞"。上有大石,闊可丈餘,長可數丈,懸出巖,上下可洞觀三面。實巖也,非洞也,故改之,且以"童山無取於桃花"云。巖之上平闊,可容數十人坐卧,蓋一山極高處。舉目四顧,群山開闔,下臨緑野,水繞諸村,可以望神京,名之曰"望闕臺"。刻輞川[②]詩"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一聯,示不忘君也。余雅志林壑,故伺疆事之隙,芒屨選勝,聊適逸懷。遂指畫部曲[③] 沈秉懿、猛士徐仲以次闢之,而景與興契,率意命名,亦不偶然也。别有"石佛窟",即

① 嵓:音義與"岩"同。嵓嵓,岩山錯落,險峻。

② 輞川:即唐代詩人王維,因其曾置别業于輞川,故稱。《新唐書·文藝傳中·王維》:"别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③ 部曲:軍隊編制之稱,這裏指部屬。

"石佛巖",舊有"香山洞"石刻,又有所謂"穿雲洞"、"玉虚洞"、"天台洞"、"一鑑池"、"滑苔橋"、"桃花園"、"仙人井"、"通海井"、"仙山門"、"義鹿冢"、"伏虎石"、"醉石"、"一滴泉"、"面壁巖",皆仍舊名。其景無足爲大觀重輕,且多失其處。外此尺寸之奇,亡慮百十餘所,姑不暇更僕。又舊誌中所載"天峰亭"、"休休廬"、"八卦亭"、"紫霄亭"、"披雲軒"、"宴坐軒"、"團欒庵"、"蘧蘧廬"、"玄玄軒"、"梵行堂"、"華巖藏"、"太虚室"、"飛泉亭"、"物外軒"、"四時景象亭"。或今昔殊名,或歲久荒没,蓋勝雖天造,亦以人興,人遠則土木墮廢,俱不可考也。故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閩海紀事

閩自乙卯至於壬戌[①],山海寇攘無甯歲,閩且岌岌矣。予以浙東參將入援,浙憲副印東王公[②]、閩憲副南明汪公[③] 共監其軍。王公義在同舟,矢期協濟,復天幸汪公,邂逅秦川[④],即爲知己云。比予受大司馬胡公[⑤] 命,惟以秦川寇平,即振旅旋分地。横嶼捷後,予以汪公之

① 乙卯: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② 王公:指王春澤,詳見18頁②。

③ 汪公:指汪道昆,詳見18頁①。

④ 秦川:指福建東北部與浙江鄰界之福寧州。州西北有秦溪,故取爲喻。

⑤ 胡公:指胡宗憲,詳見50頁④。

義,不忍舍,部士皆汪舊,赤子乍見,慈母[①] 戀戀,視予且甚焉,乃復許抵玉融[②]。王以桑梓之故,亦樂於南下。制府中軍都司戴君領軍二千佐予,意不欲行,强與俱發,秋杪日[③]抵玉融。時中丞新安游公[④] 駐軍玆邑,巨寇數萬方趨壁牛田,震驚玉融。邑以新破之餘,人無固志。八月朔,予出次錦屏山,平明一鼓殲之,殘寇遁莆陽,戴君以制府中軍之寵,力求還,予度不可挽,遂聽其去。十有三日入莆,夜出軍搗之,昧爽,賊俘馘沈溺殆盡。班師還,再經玉融,新至倭酋雙劍潭屯牛田以待後寇,予復馳,大破之。部中士馬不逾五千,三捷,傷困與水土之疫病負居半。雙劍潭者,久掠劇賊也。新倭二百餘徒皆鷙猛,予兵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⑤],無論貫革,蓋力竭於是戰矣。無何,倭沓至者數十艘,衆盈萬,皆未試之鋒也。視劍潭輩尸尚未寒,遂俱南下。南明公備福寧,正其監護之地,與予共坐西樓,覘烽火,欲再鼓疲兵,出奇策,而兵士軍城中輒晝

① 慈母:戚軍爲義烏兵,而汪道昆曾爲義烏令,故戚繼光于此以慈母比喻汪公。

② 玉融:地名,指福州府福清縣,因縣南有玉融山著稱。

③ 秋杪日:即秋季的末尾之日。《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孟浩然《夜登孔伯昭南樓》詩:"再來值秋杪,高閣夜無喧。"

④ 游公:指游震得,字汝潛,號蛟漳,婺源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由行人擢南京禮科給事中,世宗好方士,震得以疏諫,廷杖謫外。後官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以興化失守罷歸。再起督轄南京糧儲。少與歐陽德、鄒守益諸人游,故頗講姚江之學,著有《讓溪甲乙集》。

⑤ 魯縞:古代魯國出産的一種白色生絹,極輕細。《漢書·韓安國傳》:"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

驚,知不可强矣。公實心任事,民瘼君恩,憂形於色。問予計將安出?予曰:"驅疲兵當新寇,無異驅群羊搏猛虎。予厠浙七年,義氣教練,俱篤於烏傷[①]。庶幾乎有勇知方之風,况制府胡公,公之鄉先達也[②]。公舊尹烏傷,烏傷人誦公德政,至今不衰。公誠力任澄清八閩之計,同入浙,乞師於胡公,公必無難。予以兹有衆,俱遞進爲大小頭目,令各募其親識之健者,合新舊二萬人入閩,舉八閩山海之寇可以數月平。必不得已,即萬人行,亦足蕩定海寇矣。"公乃奮然起,許予共往。予先督諸軍於仲冬之朔,發自芋原,公繼發。予次婺州[③],即聞胡公以人言被逮。公亦至建寧[④],得胡公報,馳書示予,曰:"臣子荷國厚恩,無以有己。胡公往,即不得盡如夙所期,顧惡忍坐視閩赤子之荼毒?浙之行義不可止也。"予方念胡公北轅,浙無知己,計必不行,頗悔初念,欲際新中丞,未至,乞病東還。偶捧公書,灑泣振袂,曰:"南明公不忍負閩赤子,予可負知己乎?"遂自西興復入武林。時公亦至,而新中丞方滌篆璽書革兼制浙閩。於是有此疆彼界之分,而萬全之念

① 烏傷:縣名,漢置。唐于縣置綢州,改烏傷爲義烏。

② 胡宗憲爲徽州府績溪縣人,與汪道昆爲同府同鄉人,故戚繼光稱之爲"公之鄉先達也"。

③ 婺州:地名。隋于東陽郡置,尋廢。唐復置,改曰東陽郡,尋復曰婺州。明改寧越府,又改金華府。

④ 建寧:地名。三國吴置,隋廢,重置建州,宋升爲建寧府,元升建寧路,明仍復爲建寧府,屬福建省。

自當先於境内。公與予祈之多方。江陰延陵趙公[①] 以僉憲備兵台金嚴，趙昔繼南明公後尹烏傷，惠政得民，嘗協予募烏卒，授以兵法，簡閱教練，竟可即戎。其人夙重義氣，悃款慈仁，卓爾大雅也。與予約，分其兵，始可有濟，遂以某日自婺州誓衆入閩。賊已破興化及平海衛。先是，都督劉公壁迎仙寨，與興化相距三十里。某日，師次浦城。先是，境内有山寇二千餘，奮臂當轍，南明公先予一舍行。予至，尚壁水吉，謂予曰："蠢寇數千輩，敢當吾前，必殪之而後晡食。何如？"予對曰："此孽不擊，恐潢池凶狡，皆謂大兵志專倭夷，不遑他問，當日益猖熾矣。"公謂一民不獲，皆有位之責。遂以日暮親督一軍，與予分路沿山林，徑抵小湖夾攻，一鼓焚溺殆盡，敗竄者復爲鄉民收捕之。夜雨甚驟，黎明，趨建陽士卒負新至之功，方望中丞公釀賞，賈勇長驅，以破勍倭。而中丞公且論予翱翔上郡，予未至時，先有總戎俞公[②] 尚兼鎮漳、潮，以土募新民八千與劉君共壘截寇。中丞公督戰益急。時已有

① 趙公：指趙大河，字道源，號延陵，江陰人。嘉靖十三年(1534)舉人，歷義烏知縣，官至兵備台州、嚴州、金華僉事。隆慶六年(1572)卒。

② 俞公：指俞大猷(1503—1579)，字志輔，號虚江，晋江人。讀書知兵法，世襲百户，舉嘉靖十四年(1535)武會試，除千户。兵部尚書毛伯温奇其才，擢廣東都司，平交黎功，進參將，移浙東，屢以舟師破倭寇，時稱俞家軍，爲諸酋所嚴憚。歷廣東總兵官，平古田獞，威名震南服，改福建總兵，萬曆初奪職。復起後軍都督僉事乞歸，七年卒，年七十七，謚武襄。大猷負其節，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忠誠復國，老而彌篤。在軍中五十年，未嘗挫衄。世宗時宿將，以大猷爲稱首。著有《洗海近事》、《續武經總要》傳世。俞時任福建總兵官。

歐陽將之失，予乃上書，大略請乞集兵，持滿而發，以水救焚爲譬，言甚切直。謀於南明公，公是予畫。聞之中丞，中丞滋不悦，乃因"論別將有徘徊"之句，借"予翱翔"爲對語。凡陷興化，陷政和，陷壽寧，陷平海，陷銅山，復陷寧德，皆壬戌冬癸亥[①] 春事，予之甫至省會也。中丞公汲汲議禮，直指公則諄諄勞苦，若將有言而不盡發者。第云幸覿馬鍾陽公[②]，公叙寒温外，不暇出他語。即問予何以見劉君？蓋知直指公意，而恐予之不相下也。予曰："數千里赴義，在紓閩之急，圖萬一涓埃之報。即折節何愛耶？"鍾陽矍然爲間曰："公言及此，全閩之福也。"直指公聞之，亦喜動顔色，遂帥師抵平海，受成於新中丞二華譚公[③]。今中丞南明汪公一鼓破之，共斬二千四百有奇，悉還興平之俘。由是而再襲賊於馬鼻，敗之，於肖石又敗之。則北路及陷壽、政[④] 二邑之倭俱殲矣，八閩平。予亦受鎮福建之命，而遥轄甌、婺[⑤]，以部士産於兩郡也。癸亥[⑥] 冬，巨寇幾二萬困仙遊，敗之城下，遂遁。復追至

①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癸亥：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② 馬鍾陽公：即馬森(1506—1580)，字孔養，號鍾陽，懷安衛人。嘉靖十四年(1535)進士，歷太平知府，有善政，累遷大理寺卿，屢駁疑獄，號稱明允。隆慶初爲户部尚書，勸帝力行節儉，以母老乞歸養。森初學于王守仁門人黄直，里居力讃巡撫龐尚鵬行一條鞭法，鄉人德之，爲立報功祠。萬曆八年(1580)卒，年七十五，謚恭敏。著有《恭敏公集》傳世。

③ 譚公：即譚綸，詳見26頁⑧。

④ 壽、政：即指壽寧、政和。

⑤ 甌、婺：即指浙江温州和婺州。甌，温州的别稱。

⑥ 癸亥：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漳南，奏三大捷，寇平。夏汛，寇復犯大石，犯東張，皆遣將收之。復有黠寇巢海中山，予亦渡海滅之。已而二華公以終制得俞旨，南明公積功授按察使，即代二華公開府。是冬入漳治吴賊，吴賊遁。乙丑[①] 春暮，還鎮福建，倭爲風所迫，有數艦登永寧、福寧間，以李參將超等先後收捕之。汛事畢，予以迎直指陳海山公[②] 於郊。偶坐樓上，因憶昔日之艱難，且以予職旗鼓，督軍行間，肅隊而出，懸馘而返，雖五尺童子知予功也。而不知壬戌冬之密盟，南盟公之任難，即士大夫亦不能知者。雖同寅輩且疑予畏懼賊勢，奉身縮浙，惟巡海萬安周洞巖公守延津，見予與南明公往來書，一人識之而已。嗚呼！無智名，無勇功，大德不德者，南明公之謂也。予因感舊誌此，以明功所自出，俟夫太史氏[③]採焉。

滄州儒學訓導梁玠遇寇紀事

直隸滄州文學掌故梁先生，名玠，字廷瑞，蓬萊縣義堂社人也。父雄，雅稱善人，享高壽。先生生質穎異，結髮明義經，至長博洽，古今載籍，多所覽睹。督學袁公試，以第一人充博士弟子員，聲稱藉甚。凡九舉於鄉不得，隽

① 乙丑：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② 海山陳公：即陳萬言，字道襄，號海山，廣東南海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進士，歷池陽知縣，擢御史，巡按長蘆鹽課，嚴法剔奸，年課增至十萬。遷江西副使。升參政，致仕卒。

③ 太史氏：即史官。唐韓愈《送楊少尹序》："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而太史氏又能大張其事，爲使繼二疏踪跡否？"

學士稱屈。居常教授鄉里及門之徒,多所造就。光十三,嘗受書先生所,先生不以光爲不肖,過督之。光今一字一句,皆先生授也。光十五,先將軍棄去,光復有官政,家貧,出入不能戒輿從,志高非大車駟馬不出;欲出就外傅,不能徒行。先生乃謂曰:"汝世官,今幸仕矣,不廢學而願師人,孺子可教也。吾盍成汝志?"於是先生日來就光館,光得日稟學焉。光具飧,先生怒曰:"汝先君清白無遺貲,安得辦此?吾豈爲汝受飧耶?"竟斥去。光遂不復具飧。光性顓蒙,不樂習章句,亦不樂趨矩矱[①],旦暮坐書舍中,令小蒼頭抽架上書閱之,偶與意會便忻然。讀竟卷,即不合,棄去之,率爲常。先生每爲光玄解若扣鐘然,大小應也。

已而,先生名日起,而先生自負益奇,嘗語人曰:"儒人讀書治文章,取甲第,當如反掌。茲不意屢舉屢不中,奈何?"至第五舉復不第,歸署其書舍,楹云:"五科不第,天故留余耶?"光過從,見先生署書,乃戲進曰:"秋又高矣,先生老翮當奮,今年幸勿易署中書五爲六耶!"先生笑而恕之。至六舉七舉八、九舉,果屢易署中書不休。至十舉,先生倦矣。

先生乃以貢上京師,既授文學掌故,將就道之官,乃曰:"儒人所不能振者有故也。垢衣、敝履、頹車、羸馬,跛

① 矩矱:意爲規矩法度。《楚辭·離騷》:"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王逸注:"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漢嚴忌《哀時命》:"上同鑿枘於伏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

蹴風塵中，人望見之，知爲窮措大也。其自視亦餒然矣，何能復振人耶！”於是盡出橐中裝，市鮮麗紈綺、物具、袍笏、冠履、朝制服御諸屬種種辦，乃載橐出長安，問道所由去。

有頃，盜者側目之，謂“爲宦而歸者，橐固碩如是”。遂尾之。行至古亭驛東，盜剽掠之，發矢中先生左脅。先生乃下馬立，徐謂盜者曰：“汝何不智，當世清明，吾持金錢何爲？吾乃某學訓導也，初授官之任耳，烏得錢。”盜者怒斥先生跪。先生笑曰：“我學士師也，惡得跪汝輩？吾跪汝輩，又何師諸學士？”卒不一屈膝。盜者復發矢，中先生右脅，先生亦不動，盡解橐與之。又徐謂曰：“汝爲盜，不過利得人財耳。乃必欲殺人以自快，於汝何益耶？汝心詎無天耶？吾橐既與汝，我無貲不能前，詎非必死我耶？汝輩何忍至是？”盜者亦感動，乃分數金還先生，裹瘡，扶先生上馬去。

嗟夫！先生事亦奇矣。人至與盜相值，且重傷則乞哀求死，命屈體拜跪，奚恤也。請憐者，當靡弗至矣，乃復從容與之論辯，而卒不一屈膝，以易生死之介，難乎，不難乎？觀是則先生之概可睹也。處難若夷，他日當大事，臨大節，必大有可述者。光聞而偉之，乃屬墨卿傳其事，使記室揭焉。

爲求李公恩榮雙壽詩册叙

李少參五華[①],楚産也,俶儻瓌奇,起家進士,歷歷中外,所至有賢聲。光疇昔[②]任役浙東,適公備兵臬臺[③],語意合。凡光之所不逮,公必彌縫之,用是稍得效尺寸,以竟免於罪愆。蓋公之忠誠體國,協恭濟時,固天植其粹,亦其尊大人所以教之者豫也,公汲汲貽夫子令名,徵言於光,光非有言者,何以副之?乃不揣菲薄,仰於大雅,寧惟逭鄙人之責,抑五華之橘梓,固將附名言以不朽也。

五華之尊人號南臺,景瑞其名,今年七十又三,康强如壯夫。其震器維楨[④],字本寧,甲子已薦於鄉,書射策金馬門[⑤]且有日。五華則參議河南,久飫公輔之望,世德皆有可述云。諸先生長者,儻惠徼薄劣,不靳掞毫,固君

---

① 李少參五華:即李淑(1517—1581),字師孟,自號五華山人。湖廣京山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授工部主事,歷浙江按察司兵備僉事,官至廣東布政使。卒年六十五。

② 疇昔:意爲日前,往昔。《禮記·檀弓上》:"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

③ 臬臺:按察司官的别稱。

④ 李維楨(1547—1626):字本寧,京山人,淑子。隆慶二年(1568)進士,萬曆間遷提學副使,浮沉外僚幾三十年。天啓初以布政使家居,年七十餘,召修神宗實録,累官禮部尚書,年八十卒。性樂易闊達,博聞强記,文章弘肆,負重名垂四十年,然多率意應酬之作。著有《史通評釋》、《黄帝詞額解》、《大泌山房集》行世。

⑤ 金馬門:漢代宫門名。漢代徵召來的人,都待詔公車(官署名),其中才能優異的令待詔金馬門。亦簡稱"金馬"。謝惠連《連珠》:"登金馬而揚名。"

子之貺也，敢俟教於將命者。

王烈婦墓表

余弱冠通籍[①] 於朝。已，倭奴犯海上，爲役吴越[②]間，寇餘僵屍狼藉煨燼[③]中，或有少艾[④]老嫗[⑤]抱持不置者，輒揜[⑥] 而過之。示將佐曰："此孝烈之魄也，吾儕厭世禄[⑦]，他日其毋以若輩厚顔哉？"

丁卯[⑧]，吴越稱寧，余奉聖天子明詔入對，旋以言邊政得失，俾兼知薊東事。己巳單車戒塗，距鎮城之南五里許，陰山在焉。崒嵂百仞，上切青冥，廪廪然有廉頑立懦之勢。余語三老豪傑間，得無忠勁節烈之儔乎？已知陰山之易爲景忠，蓋自嘉靖始。余之志前人固籌之，惟景忠

① 通籍：籍是二尺長的竹片，上寫姓名、年齡、身份等，挂在宫門外，以便出入時查對。"通籍"謂記名于門籍，可以出入宫門，後來也稱初作官爲"通籍"。

② 吴越：五代十國之一。錢鏐占據今浙江之地及江蘇的一部分，907年封爲吴越王，建都杭州。又，吴乃三國之一，孫權在建業稱吴王，據有長江中下游，及南至福建、兩廣、越南北部和中部。

③ 煨燼：燃燒後的殘餘。晋左思《魏都賦》："翼翼京室，耽耽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

④ 少艾：年輕美好的女子。《孟子·萬章上》："知好色，則慕少艾。"趙岐注："少，年少也；艾，美好也。"

⑤ 老嫗：指老婦。《史記·高祖本紀》："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

⑥ 揜(yǎn 掩)：掩蓋，遮蔽。

⑦ 厭世禄：厭通"壓"，意爲堵塞。厭世禄，意爲人死之後即没有世禄，或停止世禄。

⑧ 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之稱亦大著矣。無何，薊東趨好，十得之六七，然與余所期者大軒輊。余疑之，曰："方輿之習，本諸風氣，是景忠薊東之所仰望者，夫子豈欺我哉？"疑之不已，從而叩三老豪傑，以耳目之未及悉。前婺川令毛公鳳向余言王烈婦事，言且涕出，謂未有述之者。余愀然。夫植此山者程氏婦也，無怪乎余疑之不已也。述此婦者，非余而何？令由是言纚纚不休，遂命掾記之。

烈婦王姓，及笄，歸里中子程玉，執巾櫛甚謹。玉性不羈，惑方士家語，從之遊。烈婦事孀姑者三年，竭力承顔，姑藉以無困。久之，玉歸，隨得羸疾不起。庚戌[①] 七月也，烈婦稱未亡人才一日，而里媪有欲奪其志者，啗姑以厚利。竊知之，哭亦不勝，偵間庋户，嘆曰："臣不二主，女不二夫，尚矣。妾即寒窶家兒，顧可以利動乎？夫子即好遊，願終天與俱耳。"遂投繯而死。家貧無能治喪具，暴骸牖下。時憲副洞庭羅公瑶[②] 董兵於兹，奇其事，奠而襄之，以禮合葬於城西之蘆岡，薊東人哀之，迄今猶有垂淚者。

烈婦生嘉靖己丑[③]，少玉四歲。其父綸，爲輿右人云。戚伯子曰："世未有夫喪質明而媒妁爲之語者，可以觀俗矣。烈婦履波靡之秋，而能决策以死，人人所難也。况玉荒於居室，則烈婦之就義，加賢者一等矣。故嚴寒之

① 庚戌：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② 羅公瑶：即羅瑶(1527—?)，字國華，號野庭，巴陵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士，授遂寧令，有善政，民爲立生祠。累官貴陽、四川巡撫。

③ 己丑：即明嘉靖八年(1529)。

柯,不以雨雪而爽性;中流之砥,不以驚濤而委資。雖付與獨至自植,可誣耶?烈婦嚴寒之柯,中流之砥也,豈貧富恩怨足以移之耶?夫妻道、臣道,一而已矣。女德符於人倫,天降之良也。又何事夫聞見學問哉?烈婦之節不泯,復以彰玉之名善有徵矣。世之極欲衽席獵榮裯鼎嚮諾而曙隳者,視之不怦怦心動哉!余故爲烈婦勒貞珉於康莊云。"

壽方太恭人[①] 序

夫人子莫不欲親之壽,蓋秉彝之懿[②]也。顧世軌靡一,壽之者亦靡一矣。惟列鼎擊鐘,出入有赫,榮貽其親者也;啜菽飲水,啓處無違,誠協其親者也。雖顯晦分暌,而悦否之情亦異。榮貽者,誠未必協,誠協,榮且隨之矣。故鐘鼎壽親之口體也,菽水壽親之志也。口體之紓,志有不存焉。賢夫人遠矣。余於恭人卜之,斯恭人之壽之徵也。

往鎮越閩,方仲子景武客汪中丞所,揖余海上,驩如平生。仲子爲莆中右族,先大夫宦遊者二十年,少薄浮習,擢跡藝苑,庭訓章章,顯矣。乃質若弗勝衣,間招之攀

① 太恭人:恭人,命婦封號。宋代規定中散大夫以上至中大夫之妻封之,元代定爲六品,明代爲四品官之妻的封號。如係封給母及祖母,稱太恭人。

② 秉彝之懿:秉彝,意爲遵循常理;懿,意爲美,美德。《詩·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涉,不登高,不臨深,惟恐嬰[①] 高堂[②] 之慮。賢夫人遠矣。余於仲子習之,斯恭人之壽之徵也。恭人欲子飭若躬,而子能體母之懷;恭人欲子慎若趨,而子能承母之訓;恭人欲子修若業,而子能慰母之期。恭人百心,仲子實百心以應之,菽水亦用豫矣。况魚軒[③]在趙,即無論豪貴,固爲廉吏之妻,名士之母,斯恭人之壽之徵也。恭人之勖[④] 仲子,仲子之奉恭人,夐與俗别。是仲子真能以恭人之志爲恭人壽者,子之賢不猶母哉。余知方氏且聞恭人矣。黄之爲姓,蓋匹休焉,而攻苦勵貞,垂老彌篤,習經史文章,隻字不遺。佐大夫以清操著,督二子以能賦稱,比厥孫又駸駸爲國器,榮孰甚焉。斯恭人之壽之徵也。恭人今年七十有二矣,猶持家秉。歲載貽仲子書,余從而誦之,慈義兼至,詞畫並勁,雖恭人厚植,而得於天者孔殷。斯恭人之壽之徵也。

丁卯[⑤],余趨召,欲載仲子入都門,恭人强之托乘謂:"壯觀遐攬,無如燕晋秦趙齊魯之墟,若中州,仲子所産地耳。"居薊門三祀[⑥],余時過之,陶然而歌,翩然而作,已,愀然嚮余曰:"九月壬辰,吾母設帨旦也,越在天末,無繇

① 嬰:意爲纏繞,羈絆。引申爲加。

② 高堂:指父母。

③ 魚軒:古代貴族婦所乘的車,用魚皮爲飾。《左傳·閔公二年》:"歸婦人魚軒。"杜預注:"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④ 勖(xù 序):勉勵。

⑤ 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⑥ 三祀:商代稱年爲祀。三祀,即三年。

一稱觴。願公爲元淇辭。"顧余何能啓齒哉！第溯二氏之芳暨宦業之昌，閫行之臧，與胤息之良，則恭人之壽，允無疆矣，豈竪子所獲而意量耶？遂摭所徵，屬厥孫爲太恭人壽。

賀李封君南臺公[1] 序

往余有事吴越間，得奉五華李使君韜鈐。使君不之鄙，托金石交，竊竊幸。居無何，李之世澤家慶，浹視聽矣，復竊竊爲使君幸。使君矢志王室，綵侍念殷。南臺丈人，豪爽康强，時語使君無他顧，楚以南，無弗頌之者。已，使君交與日衆，所傾[2] 蓋大夫士，又無弗頌之者。於是，丈人之德，樹楚幟，展矣，緜矣，邈矣，軼今昔矣，九野竟揄揚矣。乃使君不以余之不類，徵余言，余何言？余言何能徵兹十年所矣，無以報使君。然傾蓋大夫士，轍或與使君左，爲屬辭，即又無弗驩然應者。余將藉是謝世好，使君不余諒，督責益劇。厥胤太史公復移書申而翁意，使君之篤天倫舉毋踰之者。使君賢矣，余雖未登京麓[3] 之堂，即握蘭之才，明敏見矣。秉憲之勛，威惠昭矣；參藩之

① 李封君南臺，指李淑（詳見129頁①）父李景瑞，號南臺。因李淑而朝廷封參議。汪道昆《太函集》有《封參議南臺李公八十壽序》。

② 傾：欽佩，傾慕。

③ 京麓：京，指京師、首都；麓，山脚。此處指京師，意爲未赴京師作官。

烈,廉仁著矣;推諸臺省,徵諸庭闈[①] 矣。是故藻行貞履,韜資林壑,握蘭基焉;紆誠翊善,儀刑里閈[②],秉憲基焉;紹休啓業,錫祚宗祊,參藩基焉。植於其身,獲報於其天,以逮夫子孫,理之必至也。非庭闈無以肇臺省[③] 之盛,非臺省無以闡庭闈之徽,洵乎懿哉!李之興,豈俄頃而致耶?余聞之,韜資者愈懋而愈彰,儀刑者愈久而愈峻,錫祚者愈深而愈逖,德咸備矣。其德備,故其神澈;其心愉,故其理適;其慶集,故其祉隆。德備則心愉,心愉則慶集,直壽云乎哉!惟神澈者壽以身,理適者壽以世,祉隆者壽以天地。壽之義大矣哉。丈人有之,於壽也何有?《易》曰"視履考祥"[④],齒不與乎。《詩》云"樂只君子"[⑤],"萬福攸同"[⑥],齒不與乎。余且有徵矣,敢以是介使君獻之丈人。

① 庭闈:舊指父母住的地方。《文選·束晳〈補亡〉詩》:"眷戀庭闈,心不遑安。"李善注:"庭闈,親之所居。"借以稱父母。

② 儀刑里閈:儀刑,儀,象;刑,法。意爲效法。里閈,意爲鄉里。

③ 臺省:漢代尚書臺在宫禁之中,其時稱禁中爲省中,故稱臺省。唐代中臺爲尚書省,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亦總稱臺省,亦有以三省與御史臺合稱臺省者。

④ 引文見《易·履》。"考祥"下有"其旋元吉"句。

⑤ 樂只君子:見《詩·國風·樛木》、《詩·小雅·南山有臺》。

⑥ 萬福攸同:見《詩·小雅·蓼蕭》。

留别亭記[1]

隆慶六載，三屯西郊，繕完代舍。余以"留别"名其亭。舍人[2] 復於余：兹亭亦備郊勞[3]，獨名之以别，謂何？且人臣奉命去，孰得而留諸？

余曰：留别之義大矣哉。夫人情之恒有初而鮮終，必觀於别，其情乃見。若所留之何如，則人不能與矣。蓋自封建[4]之世，禄爵不出境，唯使於四方者，互相引重。主之饋以盤飧，客之覲以玉馬。斯留别所繇起也，春秋而下然[5]。責任頗歷年久，民不忍别，猶得而留之[6]。亦有以官爲氏[7]，或於其地居焉，子孫以之百世祀，而民之奉嘗

①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四年(1576)丙子春正月條下。

② 舍人：《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使人"。

③ 郊勞：到郊外迎接、慰勞。《左傳·昭公二年》："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杜預注："《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之。"

④ 封建：封邦建國。古代帝王把爵位、土地分賜親戚或功臣，使之在各該區域内建立邦國。相傳黄帝爲封建之始，至周制度始備。《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孔穎達疏："故封立親戚爲諸侯之君，以爲蕃籬，屏蔽周室。"

⑤ 春秋而下然：《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春秋而下"。

⑥ 民不忍别，猶得而留之：《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民不忍，則猶得而留之"。

⑦ 以官爲氏：《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以官爲民"。

唯謹,何則? 留者善也。召伯[1] 所茇[2] 安在?《甘棠》之誦[3] 不衰。畏壘其穰,雖殊尸祝之禮無斁,鄙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耳。

近世溯其職焉,居公府如傳舍,視部民如塗人。故其貶則詆醜之,罷則姍笑之,稍遷而出,祖[4]亦踵故而已[5]。唯當路者,或陽爲遮道狀,且置祠勒石以爲壽,實已目攝其去,而騰以睚眦[6] 之詞矣,卒之磨滅而名不稱。甚則行或梶[7]之,又伺之於其所往,乃先歸囊中裝,惴惴然微服戒塗,未嘗敢與人別。居亡何,部索者至,雖没齒,而且追案之,貽仇讐[8] 於子孫,暴名狀於史册,所留不善,一至於此。

嗟夫! 兹亭非其得失之林與? 余食封東牟[9],祖先所留具在。比授閫鉞[10],凡東海波及,皆父母之邦,幸賴[11]

---

① 召伯:亦作召公、邵公、召康公,周代燕國的始祖,詳見前注。

② 茇(bá 拔):一意爲草根,一意爲在草間住宿。

③ 甘棠:即《詩·召南》中之一篇。其詩三首三句:"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息。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説。"詩前有"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④ 祖:效法,沿襲。《史記·韓世家》:"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

⑤ 祖亦踵故而已:《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祖亦踵故事而已"。

⑥ 睚眦:亦作"睚眥"。意爲瞪眼睛,怒目而視,引申爲小怨小忿。

⑦ 梶(nǐ 你):意爲遏止。《新唐書·王彦威傳》:"揵梶奸冒。"

⑧ 仇讐:《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仇怨"。

⑨ 東牟:郡名,西晋置,不久廢,北魏復置。唐改登州置,治所在蓬萊。

⑩ 閫鉞:閫,原指門檻或特指郭門的門檻。亦以授閫外負軍事專責的人。鉞,古代兵器。此處閫鉞,指手握兵器的軍事官員。

⑪ 幸賴:《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賴"。

先職之澤在，人免於罪鏨而别。自越抵閩，會海夷猖獗，從事踰紀。當危急之秋，稍有微勞，人不忍棄。幸藉朝廷之寵靈赴召，免於罪鏨而别。乃待罪於兹，業已五年。追念弱冠[①] 即在西北軍事，距今二十餘稔[②]，宛然比歲[③]，齒則駸駸長矣。事事者何[④]，儻幸生别，或可卜乎？所留一旦冒鋒鏑，則非所敢知。不將留之子孫，其或爲余卜之耶？雖然，大人者，天地爲蘧廬[⑤]，古今爲旦暮，其留其别[⑥]，曷與焉？若留以甘棠，則如伐木者何？留以尸祝，則如削迹者何？雖以夫子之盛，不能卜之。當年猥[⑦] 余何人，敢卜其世。第引可爲勸戒者，庶得見君子財擇[⑧]焉。

舍人敬諾，示於執事，志之[⑨]。

---

① 弱冠：《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弱冠。"弱，年少。古代男子二十歲行冠禮，故用以指男子二十歲左右的年齡。

② 稔：即年。穀一熟爲一年。故亦謂年爲稔。

③ 比歲：《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此歲"。

④ 事事者何：《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于事事謂何"。

⑤ 蘧廬：蘧，意爲急促，驟然；廬，房舍。蘧廬，意爲暫短居住的房舍。

⑥ 其留其别：《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留與别"。

⑦ 猥(wěi 委)：謙詞，猶言辱。

⑧ 財：通裁，《荀子·非十二子》："一天下，財萬物。"楊倞注："財與裁同。"財擇，意爲剪裁、選擇。

⑨ 此段文字《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常對君述[①]

今上二年[②],余奉召入,尋出典三鎮[③],以上言邊事[④],徙薊門[⑤]。越春仲,蒞莫府。壯哉署也!乃取"率忠"名堂,示將士報國之誼;而名"退居",則取止止[⑥]以自警云。比奉諸使君之石,畫建樓櫓,浚隍塹,於被邊二千里,皆鑿空而障之。當陟降山原之間,其石之爲磝、爲礨、爲砠、爲崔嵬異狀,莫不與對[⑦]。第往來靡常云爾。夫《詩》之武人於征也,其言:"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⑧] 余三復之而三嘆焉。日者乘塞,竊見其壯是恃,可庶幾以無駭。

間歸而燕息於署,守太平路王將軍獻石一,甚奇。乃

---

①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係于明隆慶三年(1569)己巳三月條下,且題爲《常對君有述》。

② 今上二年:今上指隆慶皇帝朱載垕;二年,即明隆慶二年(1568)。

③ 《明史·戚繼光傳》:隆慶二年五月,命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務,總兵官以下悉聽"節制"。鎮與總督同。

④ 此指《上練兵議條奏七原六失四弊疏》。疏載《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七,係于明隆慶二年(1568)戊辰冬十月條下。

⑤ 《明史·戚繼光傳》:"章下兵部,言薊鎮既有總兵,又設總理,事權分,諸將多觀望,宜召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乃命繼光爲總兵官,鎮守薊州、永平、山海諸處。"

⑥ 止止:猶止之。止于其上。《莊子·人間世》:"瞻彼闋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郭象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虚至静也。"王先謙《集解》:"案下止字或'之'之誤。"唐權德輿《與道者同守庚申》詩:"吉祥能止止,委順則生生。"

⑦ 莫不與對:《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莫不日與相對"。

⑧ 此出自《詩·小雅·漸漸之石》。其下有"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脩偏壕出之於土中者。客以爲太平之符,故山川出異石於其所,爰敬受之。卜公堂後爲之臺,以象砥柱獨立,正其位於中堂,在"退居"則尊對之[①],號爲"常對君"。與之定交而告之曰:"夫人多取君以爲號,迺余以號貤[②] 君[③]。其蒼蒼而澤,有君子之容乎?其洞洞而亮,有君子之衷乎?其委委而直[④],有君子之質乎?其秩秩而曲,有君子之文乎?或德之爲君子,而周旋之如一乎?敢請吾子而堅以盟。"

石卒然人立而言:"唯唯,否否。吾姓氏在中國多聞人,自碏[⑤] 之忠,著於《春秋》,《檀弓》[⑥] 有祈子稱孝;至漢史萬石君奮[⑦],亦忠孝世其家;五代間,尚有敢當善戰。其他不一二數,率後吾而先往。獨吾久伏荒裔,別族而居,其名曰堅,字之有恒。不與時詭,不爲勢趨。可仆不可使屈,可毀不可使柔。與土俱安,曷求於世。君侯獨致之幕下爲重客,就以旦夕,雨雪亦臨,霑以杯斝,枕席或

① 尊對之:《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常對之"。

② 貤(yí 移):通移。意爲轉移,轉手。

③ 貤君:《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則君"。

④ 委委而直:《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其委委而質"。

⑤ 碏:即石碏,春秋時衛國大夫。衛桓公十六年(前 719),公子州吁襲殺桓公,自立爲衛君,其子石厚參與其謀。他把州吁與石厚誘到陳國,請陳人捉住殺死。

⑥ 《檀弓》:篇名,即《禮記·檀弓》。

⑦ 萬石君奮:即石奮,西漢溫人。高祖過河内,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景帝朝爲九卿。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養于家。元朔中卒。

親，爰並璞玉，奚啻兼金？叙之咏之，弗字弗名，而寵嘉至此，亦極矣。嗟夫！止止且安知來者之[1] 如今不轉，而辱在泥塗乎？吾之遇此，亦偶然爾。敢猥於君侯，執久要之盟。”

余甚愕之，以召太人，太人之占：“維石能言，晋之師曠[2]。雖謂不然，嗣而圮上老人憑焉。子房[3] 受其書而爲帝者師，將從其游，不得，得黄石[4] 而嚴祀之，亦神矣。今石言，豈偶然哉？《易》：‘介于石，不終日，貞吉。’[5] 君侯其亟圖之。”

余避席曰：“噫！太人過矣，子房之明哲，豈疆場之臣所能乎？余非石人，當戰陳，蒙矢石，必殉之以忠孝，是心之不可轉也久矣，而身固甘轉於危亡。塞上裹馬革，余之職；闕下伏斧質，余之辜。唯日兢兢，以待命於社稷。儻辱泥塗，幸甚，安敢徼乎貞吉？而與斯石久享太平之福，

---

① 之：《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② 師曠：春秋時晋國樂師，字子野。目盲，善彈琴，辨音能力甚强。平公時，石言于魏榆，公問之，對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

③ 子房：即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秦滅韓，良悉以家産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得力士狙擊始皇于博浪沙，中副車。秦求賊甚急，良更姓名亡匿下邳，受《太公兵法》于圮上老人。高祖起兵，良常爲畫策，滅項羽，定天下。及帝即位，封留侯。晚好黄老，學神仙辟穀之術。以功名終，謚文成。

④ 黄石：即黄石公，又稱圮上老人。傳説張良亡匿下邳，在圮（橋）上遇老人，老人授《太公兵法》，自稱：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十三年後，良從漢高祖過濟北，果在穀城山下得黄石。良死，遂與石并葬。後代流傳有兵書《黄石公三略》三卷。

⑤ 引文見《易·豫》。

誠不敢要其盟。"敬書之於策。

重脩湯泉乞文叙事

隆慶己巳[1] 春,今御史大夫閩中陳公,以侍御史視學畿甸。秋之日,校士薊丘,文風丕振。往繼光于役七閩,雅辱公知。乃單車受策,顧遇尤篤。語及薊之形勝,遂徹温泉,殊有蕪塞之嘆,屬爲計。余謂當乘軍旅之暇,次第鳩工。

乃辛未[2] 春三月,邊警不作,駐師鮎魚。石城司馬北海劉公某、中丞關中楊公某、憲使洛陽徐公某,咸謂余帳下吴越兵千餘人,無他役,當偵間治温泉之亭池,以爲遊憩所。蓋古人先憂後樂,未嘗盡廢登涉也。余敬諾。

乃於夏五月既朔往,顧池之炎波深而沸,莫知爲脩濬策。咨諸里中父老暨寺僧,率稱池之鑿逖[3] 矣,無能語厥因。余遂令司吴越兵千總金福輩,率衆從田中鑿渠,深與池等,趨南垣,溯池而止。池際咸甃以磚,又以桐油和灰,堅尚如石,以是知前人亦非草草者。乃折其甃,徑二尺,甃盡而水始竭。又出淤泥丈餘,則山骨見矣。泉自石隙出,猶迸珠然。池底縱二丈二尺,横一丈三尺,深二丈三尺,白金積十五兩有奇,簪珥之屬,爲金者僅得其一,餘悉銅,凡三十五斤。錢不能以數計,約六石七斗。萬户印

① 己巳:即明隆慶三年(1569)。

② 辛未:即明隆慶五年(1571)。

③ 逖(tì替):意爲遠。

一，鏡一百五十七，然爲炎波鍛蝕，無復舊觀。俱付之官，充濬池費。仍和油灰，甃之如故。於新鑿渠中，多樹椿木，便重濬也。甃之陰，留一竅，方數寸許，他日不必折甃，但通其竅，則水可涸矣。

先是，發石工爲渠石五十餘丈，引池之南際暗流，而西經小屋，東出爲石渠，復入於屋中，設木閘以肇淺深緩急之機，便流觴也。自閘南入復渠，循垣下東赴，由地中匯於與衆池，又溢入洗馬池。蓋邊騎野牧，雨雪相苦，故多癩，獨此水能愈之耳。有二竅，高者出水，卑者時出穢濁也。主池之北，爲堂三楹，復爲亭聯堂之簷，而南如堂數，舊有詩碣，始移置如屏。石渠之上覆以亭，顔曰"五新"，因亭、渠、洞、石及空心臺樓，皆新建立，即兹池，數百年來亦初濬云。

石渠之具，則有百瓠[①] 爲浮觴[②]，豆[③] 需六几爲列。觴、豆需貯諸屋中，守以一卒。遊者至，啓扃俾從人如法傳運，則促膝終日，無俟乎左右之僕僕也。

迨梵宫官署，境域沿革，則形勝不殊，豐石具在寺之後。千仞而遥，危峰羅列，塞垣樓櫓相屬，刁斗之聲，時於雲霧中飛墜。峰之南，萬石相倚，亘若千里。從寺門西涉，北折於砥，至山之麓，扶携百餘步，左右二石如堵，人行其中，爲石門。越門循小逕，逕之西，有石假山、夫容

① 瓠(hù 户，舊讀 hú 胡)：通"壺"。

② 觴(shāng 傷)：古代盛酒器。又，或稱自人敬酒或自飲。

③ 豆：古代食器。形似高脚盤，或有蓋，用以盛食物。

石。自逕東行，爲小磵，盈涸不常。片石跨之，中裂爲二，爲試劍橋。度橋爲浮屠峰、爲竈巖。稍北漸峻，爲出岫巖、爲仙掌峰。踐山脊，遵蹬而下，始抵仙舟洞之左，爲長纓石。未至數步，觀之猶將軍獨立，而危石下垂，又不啻兜鍪[1]之纓。復與洞俱北，瞰塞垣，令人飄飄然有請長纓之意。轉石爲洞，洞口僅三尺，傴僂而入，中爽闉如江南漕船，此萬石中之最奇者。自山麓至洞，片石孤峰，種種逞色，顧尚陸沈於叢荆荒蔓之中，不覺扼腕。儻名賢爲之表著，使後千百載覽勝者知某峰、某洞、某巖、某石稱雄於薊，山靈厚幸，余小子光亦厚幸。况前祀鑿池之因，今輒湮沕，重有餘感焉。僭述顛末，祈椽筆勒之貞岷，以垂不朽。

薊門稿序

景武方君爲莆人，莆多宦轍，景武獨好奇節。巾舄爲采，真游質之則。曰：駑駘[2]故無能驅馳，即加之銜勒，曷裨世用。客從而疑焉。先是，景武産中州，侍先大夫宦。已，歸莆，輒不厭意，嘗慕太史公，欲涉燕、晋、齊、秦，以極其勝。適余赴召而北，驊然托乘。迨居薊所，往還咸寓内名流，間從藥裹中拾數語以應徵，其草則十不獲一。余惜之，强録命梓。嗟乎！斯足以空冀北之羣矣。

---

① 兜鍪：頭盔。宋洪邁《夷堅丙志·牛疫鬼》："[牧童]見壯夫數百輩，皆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

② 駑駘：駑、駘都是能力低下的劣馬，比喻才能平庸。《晋書·荀崧傳》："庶竭駑駘，庶增萬分。"

夫歷塊過都，代不數出，顧俾裴回[①]岐路，謂駿何哉。景武質不勝衣，而摛辭[②] 動有一瞬千里狀，具九方皋[③]。目者能辨之，客疑且釋，余何言。

錦衣趙君墓誌銘

嗚呼！墓有志，詔百世也。俾某以德行著，某以功業顯，某以文章稱，即昭亡，實起存也，尤所以彰治也。假生而靡臧[④]，歿世亡聞，不猶草木哉？顧不重歟？然資秉聿殊，醇疵所不能免，而揚徽隱慝，又志之道也。後世好諛習贋，寖失其旨。德行則孔、顏[⑤] 接轂，功業則皋、夔[⑥]前

① 裴回：意同徘徊。《後漢書·馮衍傳》："發軔新年兮，裴回鎬京。"

② 摛辭：摛(chī 痴)，傳播；鋪陳，鋪張。辭，辭章。

③ 九方皋：亦作"九方皐"。春秋時人，善相馬。相傳伯樂推薦他爲秦穆公外出求馬，他不辨毛色雌雄，而觀察馬的内神，因得天下良馬。伯樂稱他"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見《淮南子·道應訓》、《列子·説符》。後用以喻善于發現人才的人。宋黄庭堅《過平輿懷李子先》詩："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得九方皋。"

④ 靡臧：靡，意爲無。臧，意爲善，美好。

⑤ 孔顏：即指孔子和顔淵。孔子(前 551—前 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者。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東南)人。顔淵(前 521—前 490)，春秋末魯國人。名回，字子淵，孔子學生。孔子稱讚他的德行，曾舉"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論語·先進》)，名列第一。又説他"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早卒，孔子極悲痛。後被封建統治者尊爲"復聖"。

⑥ 皋夔：即皋陶和夔的并稱。傳説皋陶是虞舜時刑官，夔是虞舜時樂官。後常借指賢臣。宋王禹偁《謫居感事》詩："貴接皋夔步，深窺龍鳳姿。"

驅,文章則衙官屈、宋[①]。比比以爲常談,視操觚[②]不啻具物。文之亡徵,文之厄也。余竊病之。將命南北者三十年,間謬有所述作,獨未嘗爲泉壤[③]操觚,閫使[④] 趙君夢祐,請志昭毅公墓,難之。尋按狀覈而不支,質而不事浮藻,足徵矣,其何容辭。

公諱淮,字宗沂,文山其別號也。世家山東鄒城。始祖瑛,洪武初,從赤幟奉天征討,累功授濟州衛正千户。祖昇,弘治中改授興府儀衛正。父鸞,贈武德將軍。母許氏,贈宜人。公兄弟四,而公最長,性端嚴,器宇恢廓,有用世才,亦駸駸有用世意。顧厭同俗,非其志,雖富貴不輒屈也。正德中,襲如其官,侍肅皇帝於藩邸,共其職,勞勤[⑤] 丕著,上重之。至入嗣大統,隨徙京師,晉錦衣千户

---

① 屈宋:即指屈原、宋玉。屈原(約前340—約前278),我國最早的大詩人,名平,字原;又云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楚人,初輔懷王,歷左徒、三閭大夫。學識淵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遭讒去職,被放逐流浪。作《離騷》、《九章》,另有《九歌》等。對後世影響很大。宋玉,戰國楚辭賦家,後于屈原,或稱爲屈原弟子,曾事頃襄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説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漢書·藝文志》著録宋玉賦十六篇,頗多亡佚。見于《文賦》的有《風賦》、《高唐賦》、《登徒子好色賦》諸篇。

② 操觚:操,意爲執持;觚,指木簡。操觚,指作文。宋濂《王冕傳》:"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

③ 泉壤:猶言泉下、地下。指人死後埋葬之處。潘岳《寡婦賦》:"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

④ 閫使:閫,特指郭門的門檻,此處指錦衣衛。閫使,即指錦衣衛長官。

⑤ 勤(yì義):疲勞。

如故。二年，録翼戴[①]功，加秩有差，恩甚渥也。公因謝，第乞復其族屬家。已而，理北司刑[②]，實簡命也。夏楚[③]弗已者減，法紀弗宥者輕，善類尤賴以生焉。無何，視篆事舉而羣校悦服，朝著稱之。評讞[④] 拊循[⑤]之才，愈益著矣。乃衛師[⑥] 擅威福，屬吏將承不暇。公怫然曰："休矣。安能爲子孫策崇朝媚人而悖理犯義，遂喪所守耶？"於是拂衣歸，琴尊自怡，課子弟耕讀，垂老不倦。間與鄉人處，啎啎如出肺腑，梁之圮者植之，祠廟之湮剥者葺而新之，橐裝不計也。閽使既登仕版，數遣使逆公，公遺書謂："吾家世受禄，若復得專閫[⑦]，國恩隆重，吾常懼弗勝，其效涓埃，庶幾不負任使而重貽父母羞，又何必重裀列鼎，始謂吾願也。孺子勉矣。"

公素鮮疢疾[⑧]，是歲冬，忽忽不樂。一日呼家人悉

---

① 翼戴：意爲輔佐擁戴。《左傳·昭公九年》："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漢書·晁錯傳》："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

② 北司刑：指錦衣衛北鎮撫司。鎮撫司，掌本衛刑名，兼理軍匠。洪武二十年罷錦衣衛，成祖復置，尋增設北鎮撫司專治詔獄。成化後，以舊所設爲南鎮撫司，專理軍匠。

③ 夏楚：同"檟楚"，古代撲責之具。《禮記·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注："夏，楸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撲撻犯禮者。"

④ 評讞：意爲審判定案。

⑤ 拊循：亦猶撫循。意爲安撫，撫慰。《荀子·富國》："垂事養民，拊循之，呴嘔之。"楊倞注："拊循，慰悦之也。"《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吴。"

⑥ 衛師：師，疑爲"帥"之誤。錦衣衛長官，一般稱之爲衛帥。

⑦ 專閫：意爲在京城以外專主軍事。此處指專主錦衣衛事。

⑧ 疢疾：疢(chèn 趁)，熱病。疢疾，即疾病。

前，曰："吾還造化，若輩勿墜吾家聲。"目且瞑，獨祐不在側，語以"保全功業足矣"。遂卒。

娶吉氏封□人，生三子：夢祐，乙丑[1] 武進士，今都指揮僉事，掌河南都司印，娶張氏、王氏；夢裕，縣學生，不幸蚤世，娶傅氏、聶氏；夢祥，鎮撫，娶魏氏。女四：耿廉、湯玄、王詔、任高。其婿也，耿、任儒士；湯、王學生。孫男三：調元，祥子；貞元，祐子；啓元，裕子。孫女一，印秀，祐産也。公以成化乙卯冬十二月八日生，萬曆甲戌冬十一月二十有六日卒，享年八十。某年某月某日，附葬某里某山之原。君子曰："不樹不藝不有秋，不有厚施，安有厚授。閫使所展，則公所積彌章，厥裔之昌而熾，當不止八世而卜也。"重爲之銘，銘曰：

伊昔有肇，桓桓祖功，繇兹而振，奕奕侯風。曷秉匪躬，曷承匪衷，以修以崇，斯天之鍾也，亦人之庸也，殆谷聲之從也，惟千百祀詹若封也。

近喜亭記[2]

鎮城北三里爲亭院一所，蓋館穀[3] 有事於邊者，予因名之曰"近喜"。客曰："自古凡有亭障以延别者，皆多

---

① 乙丑：即明弘治十八年(1505)。

② 此文《咸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四年(1576)丙子正月條下。

③ 館穀：供客人食宿。

感思悲愴之情，如陽關[①] 等調是也，未聞以喜名者。毋以向喜峰口關爲近耳。”予曰：“客知其一而已。竊嘗聞之，志士之志，易首丘[②] 而甘馬革。况吾儕有事於此行者，或以世服叨主恩[③]，或以科名躋鵷行[④]，或以一勞一藝，食禄民上，斯得登障塞，覽華夷，縱大觀，展壯猷。冠弁者，尤得以旗鼓當關，汗血報主，成名立業。大而載旂常，小則膺寵榮，血食尸祝，不亦喜乎？庶無愧於兹亭也。否則，糜禄奉身，好佚畏事，無志者流。聞喜峰之關，則悚然而懼；登喜峰之途，則愕然而難；履‘近喜’之亭，則將潸然而思閨帷[⑤]，索然而膽碎矣。何‘近喜’之有耶？予爲此名，固不敢爲君子助，將以與懦夫共勖也。”

---

① 陽關：古關名。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南。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詩乃訴離情别緒，入樂後改爲《陽關曲》。白居易《對酒》詩：“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故稱“陽關調”或“陽關聲”。

② 首丘：《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首邱”。

③ 主恩：《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王恩”。

④ 鵷行：同“鴛行”，指朝官的行列，亦指同僚。杜甫詩云：“去歲兹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

⑤ 閨帷：即“閨幃”，本意閨房的帷幕。借指婦女居住的地方。《後漢書·劉瑜傳》：“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官，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此處當指妻子。

創修灤陽驛記[①]

按今之驛[②],即古之郵也。郵以傳命走兵符也,而飭行厨以供節使,以承官輜[③],以柔遠人[④],往固亡論。國初,尤重馳驛。朝給符驗一二道不等,以彩繻爲之,組兩赤鬣於上,作急馳狀。前書聖旨,所以防濫冒而肅供應也。二百年來,文教日盛,法禁日弛,士夫廩俸日薄,往來道里中,繻符有限,乃書字號於關楮,取給於驛傳,人得而用之,達諸天下無撓者。其後奸宄生而弊滋甚,即士大夫私橐,一概藉此以轉於家。雖以下僚行,其輕重[⑤]肩摩輒百扛。嘉靖間,權貴柄國,賄賂大行,絡繹相望不絶[⑥]而驛始疲。昔費百金者,今費之[⑦]數千;費千金者,今不啻數萬矣。諸省郡邑有編户者,每驛數十户,每户分日,以十數計。遇有大差[⑧],十數日後竣,至費千餘金。海内虚耗,民不聊生,此其最也。世宗聰明天啓,末年,知權貴之弊,盡發其奸,與天下更始。繼而穆宗履祚,未久,今上

---

①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十二月條下。

② 驛:又稱驛站,古時供應遞送公文的人或來往官員暫住、換馬之所。

③ 官輜:官指官員;輜(yáo 堯),古代輕小便捷的馬車。

④ 人:原本脱,據《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補。

⑤ 輕重:《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輜重"。

⑥ 不絶:《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⑦ 之:《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⑧ 大差:《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火差"。

嗣統，方新兩朝，先後柄國胥賢[①]。大司馬加意窮民，首嚴驛禁。大中丞王公理禁獨嚴，監司上下，莫不敬事。無問他所，即鎮驛，有歲積數千緡[②]者，有[③]羨足再供一歲者。若今灤陽驛，亦其一也。

驛在三屯鎮城西里許，自昔總兵駐師地。又其西通遵化縣，御史大夫弭節焉。再西則薊郡、漁陽，康衢矣。其東至建昌等邊營，東北至喜峰口，乃勝國屢出山後等州路。我朝三衛[④]夷人貢市所經，必由灤陽館穀而去，返亦如之。其驛顧不重歟？奈驛圮廢，不知何年所。惟[⑤]存壞堵數丈，規制亦狹隘。兹以創舉車營及間閱邊伍，肇建塞臺，振新有次。且也天威遠揚，諸夷款順，邊鄙幸以不聳。乃率左右二營史君宸、馬君承胤、吴君惟忠誠諸部士，鳩材塞外，依山澗以陶磚埴。工方肇舉，會監司孫公過之，謂予曰："此有司事，向已謀之，何獨累士伍與二三偏裨將軍邪？"即傾金若干緡佐匠作費，且命遷安尹趙公

① 未久，今上嗣統，方新兩朝，先后柄國胥賢：《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方新，軫念民瘼，不置。兩朝先後柄國胥賢"。

② 數千緡：《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數十緡"。

③ 有：《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亦"。

④ 三衛：當指兀良哈三衛（朵顔、泰寧、福餘）。洪武二十二年封兀良哈三衛，處降人，而以阿札失里等爲指揮同知。貢路入自喜峰口，而市則在遼東。後叛去，附于元。燕王起兵，征兀良哈騎兵，因從戰有功，遂以三衛地賜與兀良哈，使仍爲三衛，設官有差，約以爲外藩，居則偵保，警則捍衛。

⑤ 惟：《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勸士，士競勸工。始於隆慶壬申仲春[①]，迄仲夏前後，僅百日耳[②]。

所創正廳三楹，退居三楹，左右廂六架，前廳、左右廂稱是，其[③]儀門、角門、大門、鼓樓悉具。又驛舍一所，共十二間，吏居。三楹土地祠一。驛面景忠山稍偏西，登門數級，至儀門，更數級，高亢當陽，青山列障。嵬哉壯乎！爲東郵第一驛舍也。欲顏廳事以皇華之類，嫌於襲故。偶雨中檢杜集[④]，得"輶軒有喜，主客相安"句，遂題曰"輶軒有喜"云。且驛舊名"灤陽"，以在灤河之陽也，今仍之，昔大中丞、今司馬楊公手書焉。

亡何，孫使君以超拜[⑤]去，遷安尹亦擢官。越今五年，而驛舍漸就頹，輒又當復葺。碑石卧階下，未勒文。比余以軍事行次驛中，對豐石之苔痕，思人生之聚散，不覺怦怦心動，多所感慨。乃踵孫使君雅意，僭爲之記，以紀歲月。時監北平兵者，則南海陳公。監薊兵者，則吾鄉辛公。守北平者，則姚江顧公。尹遷安者，則襄城馮公。尹遵化者，則平原宋公。皆國楨幹，尤賴諸賢喆以勤事茲

---

① 壬申：即明隆慶六年(1572)。仲春：即春季二月。其下之仲夏，即五月。

② 耳：《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③ 其：原本訛爲"具"，不文。據《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改。

④ 杜集：當爲"杜詩韓集"，即杜甫的詩集與韓愈的文集。唐杜牧《讀韓杜集》詩："杜詩韓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

⑤ 超拜：即越級升授官職。《漢書·食貨志下》："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宋朱弁《曲洧舊聞》卷十："唐宰相既無定員，又多以他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

土,俾遠至邇,安於法宜。書緣文成於丙子[①] 仲秋,義亦並得叙云[②]。

中谷梁先生墓誌銘

余自丱角[③],蓋受業梁先生云。已而,督戎海上。無何,將吴楚閩粤,有事於山海者若干年。隆慶丁卯[④],召理薊事。丙子秋七月,按塞而東。先生伯子任重涉暑通刺[⑤],及見,則衰絰[⑥]不能出聲。余錯愕曰:"先生其已乎?"相向哭。既,伯子示所爲狀乞銘,曰:"先君治命[⑦]也。"語云:知師莫若弟子。先生治命,余即不以文名,無它諉也。乃拭淚而敬述之。

---

① 丙子:即明萬曆四年(1576)。

② 且釋舊名"濮陽"……義亦並得叙云:《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③ 丱角:丱(guàn 慣),古時兒童束髮成兩角的樣子。

④ 隆慶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⑤ 通刺:投遞名帖。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景寧寺》:"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卧。"唐孟郊《送李觀韓愈别兼獻張徐州》詩:"禰生投刺遊,王粲吟詩謁。"

⑥ 衰絰:謂居喪。《左傳·定公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宋司馬光《上許州吴給事書》:"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苫凶衰絰之中。"

⑦ 治命:指人死前神智清醒時的遺囑。與"亂命"相對。後亦泛指生前遺言。《左傳·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命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嗟乎！先生竟賫志[①]歿矣，先生竟賫志歿矣！嗟乎！先生有位有施，曰賫志以歿，曷言哉。先生穎特，自襁褓時，羣稚莫伍。長而校業，輒居庠序先。十就省試，不第，咸爲扼腕[②]。先生顧怡然自解，書於壁曰："天留意，天留意"云。又咸擊節[③]壯之矣。嘉靖壬戌[④]，里選上春官，盜遇諸塗，强之跽。先生曰："兹行且爲儒官，膝苟爾屈，何以風諸生乎？"賊怒，發二矢，中脅，端立，語盜以禍福。尋悟，下馬爲抽矢出鏃，裹其瘡而去。事詳余所撰《傳》中。久之，補滄州訓導。代巡王公、督學顔公、龐公慎許可，禮而勖之，譽駸駸起。河間守朱公舉異才，置十六縣博士之首。戊辰[⑤]，堇選榆次教諭，别朱公。公曰："吾見若，愧

① 賫(jī基)志：意爲懷抱大志，無由實現。江庵《恨賦》："賫志没地，長懷無已。"

② 扼腕：亦作"扼捥"、"扼擘"。用一隻手握住另一隻手腕，表示振奮、惋惜、憤慨等情緒。《戰國策·燕策三》："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韓非子·守道》："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内，而無扼捥聚脣嗟唶之禍。"

③ 擊節：打拍子。晋左思《蜀都賦》："巴姬彈弦，漢女擊節。"《晋書·樂志下》："魏晋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唐白居易《琵琶行》："鈿頭銀篦擊節碎，白色羅裙翻酒汙。"

④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⑤ 戊辰：即明隆慶二年(1568)。

甚。然隋珠[①] 和璧[②],人必珍之。"厚其行,先生悉謝焉。至榆次,制府陳公、石公重厥經術,以之攝徐溝令,而御史大夫若部使者合薦於朝。壬申[③],調代府棗强王傅[④],遂歸。又五年,不起。不賚志以歿哉?

嗟乎!先生負國器,擅風儀,蓋庶幾江漢秋陽[⑤] 之喻,六藝[⑥] 一德,亶[⑦] 矣並稱。至若屢舉屢躓,恬弗嬰念。暴客爲虐,從容陳説,凛乎若不可奪,盗因以化。造士則先德行而後詞章,所至横經辯質,無啻家塾,直以培植裁成爲己任。諸生莫不奮勵交相慶也。間屬治邑,徐

① 隋珠:即隋侯之珠。古代傳説中的明珠。《淮南子·覽冥訓》:"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高誘注:"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亦作"隋珠"。

② 和璧:即和氏之璧。春秋時,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獻給厲王。王使玉工辨識,説是石頭,以欺君罪斷和左足。後武王即位,卞和又獻玉,仍以欺君罪斷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卞和抱玉哭于荆山下。文王派人問他,他説:"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文王使人剖璞,果得寶玉。因稱和氏璧,簡稱"和璧"。

③ 壬申:即明隆慶六年(1572)。

④ 代府棗强王傅:明初王府設王相府,置左、右相各一人,左、右傅各一人。洪武十三年罷王相府,升長史司爲正五品,置左、右長史各一人,典簿一人。又有伴讀四人,教授無定員。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率府僚以供乃事,而總其庶務。此處的王傅,指長史或伴讀、教授之職。

⑤ 江漢秋陽:《孟子·滕文公上》:"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趙岐注:"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周、夏,指周曆、夏曆。

⑥ 六藝:古代學校教育的内容,即禮、樂、射、御(馭)、書、數。又指六經,即《禮》、《樂》、《書》、《詩》、《易》、《春秋》。

⑦ 亶(dǎn 膽):誠然,信然。

人至今思之。是先生志緣才顯，才冀志申而具。藻鑑[①]如臺省三數公者，既勸之駕，復登諸剡，不免陸沈；終身雖格於時，而道故阨塞矣。儻崇先生以位，則敦尚問學，非端紀耶？登庸俊乂[②]，非弘度耶？啓沃朝廷，非訏謨耶？康濟寰區，非廣化耶？震讋夷虜，非直節耶？蓋司教而匡文，載徵視政，而卓魯可跂[③]。使卒傅棗强，則江都、長沙之盛，董、賈[④]齊驅，先生顧倦游矣，謂之何哉？且也，先生之父處士君，隱而學，善著於鄉，乃貽胤子。人謂處士知天道矣。嗟乎！處士所積如此，先生之位如彼，天耶人耶？先生之才如此，而明時所建立又如彼，天耶人耶？位

---

① 藻鑑：亦稱藻鏡。謂評量和鑒別人才，多指考試甄別而言。杜甫《上韋左相》詩："持衡留藻鑑。"江總《讓尚書僕射表》："藻鏡官方，品裁人物。"

② 俊乂：亦作"俊艾"。賢能的人。《書·皋陶謨》："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③ 跂(qǐ起)：通"企"，踮起脚尖，意爲企望，即踮起脚尖向前望，形容盼望心切，亦有仰慕之意。

④ 董賈：指董仲舒、賈誼。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廣川人。專治《春秋公羊傳》。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膠西王相。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爲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説，形成封建神學體系。其中心爲天人感應。提出三綱五常的封建倫理的論點。在教育上，主張以教化爲"隄防"，立太學，設庠序。著有《春秋繁露》及《董子文集》。賈誼(前200—前168)，西漢政論家、文學家。洛陽人，時稱賈生。十八歲時，能誦讀詩書，善文章，爲郡人所稱譽。被薦于文帝，任博士，不久，遷太中大夫，爲大臣周勃、灌嬰所排擠，貶爲長沙王太傅，後爲梁懷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指斥時政。當他被貶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時爲賦以弔屈原，亦以自喻。在長沙三年，有鵩飛入，止于坐隅，又作《鵩鳥賦》，所著政論有《陳政事疏》、《過秦論》等，爲西漢鴻文。

不充才，用不殫積，非賚志乎？假以位以用持論，則跖[①]永年，素王[②]不封，或者天之所以篤厚，不在是歟？故相韓者五世始昌。處士善積，先生之善藏，其用昌厥後者，未可量也。

余通籍早，先將軍以孝廉兵禁旅，貧無橐裝，車從亦乏，不得就業於外，先生日枉教焉。致食，正色曰："吾爲餔啜圖哉。"迨夫撤蔽析岐，無所不至。從而銜命南北，幸不顛躓者，固竊庭訓，先生鎔埴，不敢忘也。

先生諱玠，字廷瑞，別號中谷，世爲登州蓬萊人。元時有仕至萬户者。卜居安香里，譜碣[③]具載。五世祖義始遷諸谷。義生興，興生福勝，以勤儉起家。福勝生處士雄，博學隱居，郡司理任君以師事之，則先生父也。娶衛氏，三舉丈夫。子伯璘、季珮，仲即先生。娶王氏，郡右族賢女。又内劉良女爲側室，皆媲德云。子四：任重，縣學生，娶張氏，王出，能世其學；任大，聘韓氏；任遠、任毅，業儒，尚幼，俱劉出。一女，適淅川令張君儼子德明，縣學生，王出也。孫一，育庠，甫十歲，聘于氏。孫女一，適郡學生張君可望子伯鵬，亦郡學生。先生生弘治乙丑[④]七

① 跖：一指春秋戰國之際的跖；時被誣稱"盜跖"。一意爲踐、蹈，或引申爲拖延。

② 素王：其意有三，一爲古代道家稱有王之德，但不必居王之位。一爲專指孔子。一爲指遠古的帝王。素，朴質的古代。

③ 譜碣：譜即譜牒，記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書籍；碣，即碣石，指墓碑。

④ 弘治乙丑：即明弘治十八年(1505)。

月十六日，而萬曆丙子[①] 三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二。卜以十月葬諸谷南山之陽。

嗟乎！先生不可見矣，而清操潛懿恍焉若存，將恐餘波前軌與世俱邁，乃集及門之士私謚曰"昭節"。先生蓋名繇謚著，實以志徵。而復爲之銘，銘曰：

曷韞於前閟以彰，曷垂於後裕以昌，諸谷巃嵸君之藏。

漢前將軍壯繆關公[②] 廟記

夫世所通祀者孔氏，而釋、老[③] 二氏亦然，學士大夫往往擯之不談。而世囿孔氏之道，百姓或日用不知，其知奉之者，則如高高在上云爾。即從二氏而神其説者，亦撤其報應，遠而徵於來世，豈有歲時廩廩嚴事，若壯繆公者乎？公之在漢，未一三分之業，而迄於今，則横四海尸祝焉。祀典嚴孔氏，世不敢瀆祀。而瀆於二氏，典則有明禁。獨公自都邑達四垂而莫之禁者，豈以公超群絶倫，而其忠勇蓋世，乃冤憤未暴於一時，故垂千年而不衰者歟！然忠勇冤憤，古亦不少矣。而公獨盛者，非神之所爲哉？

① 萬曆丙子：即明萬曆四年(1576)。

② 壯繆關公：即關羽(？—219)，三國蜀漢大將。字雲長，從劉備征戰，屢立奇功，曹操敗劉備，被俘，封漢壽亭侯，羽盡封所賜，拜書告辭而歸劉備，守襄陽，繼而鎮守荆州。後孫權襲取荆州，羽兵敗被殺。追謚壯繆。其事迹被渲染神化，尊爲"關公"、"關帝"。

③ 釋老：釋，中國佛教用作釋迦牟尼的簡稱。後又用來泛指佛教。如釋教、釋氏、釋子等。老，老子及其哲學的省稱。老子，相傳春秋時思想家，道教創始人。釋、老，即佛教和道教。

夫惟其神，則以生平求公者，淺矣。古稱神者，其元龜[①]乎？故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豈生而神靈者哉。是以能見夢於宋元而不能自出豫且[②]之籠，能十言盡當而不能使河以報於江，能令人戰勝攻取而不能自解於刀鋒，能先知亟見而不能脱於衛平之言。故騰蛇[③]殆於即且而其神無損，日辱於三足之烏，月見食於蝦蟇，天尚不能爲之全，而何傷於其明。是以龜策[④]亦然，斯可以論公矣。公之忠勇而冤憤，其亦猶是也。

夫今夫爲卜，國不同俗。或以金石，或以草木，而元龜孔多。公爲元龜，於世則不諱孔氏之義，而没著靈異，宜乎？視二氏之教，尤廣其爲神也，不亦盛乎！余嘗欲論公而傳於祝史。

兹者，石塘副將雲中陳君勛，以其鎮城密邇虜庭，距京師僅二舍，蓋畿輔重地也，非明神鎮之，不可以假寵靈[⑤]。其俗喜巫，幸嚴祀公。陳君自參戎業，已經營廟

---

① 元龜：比喻可資借鑒的往事。《三國志·吴書·吴主傳》："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晋劉琨《勸進表》："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

② 豫且：人名。春秋宋國漁人，豫且漁于泉陽，舉網而得神龜。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其目。

③ 騰蛇：同"螣蛇"，傳説中一種能飛的蛇。《韓非子·難勢》："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

④ 龜策：指龜甲和蓍草，古人占卜吉凶的用具。《禮記·曲禮上》："龜爲卜，策爲筮。"《楚辭·卜居》："用君之心，行君之事，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⑤ 寵靈：恩寵光耀；使得到恩寵福澤。《左傳·昭公七年》："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孔穎達疏："言開其恩寵，賜以威靈山及楚國。"

事，迨今七年，工乃告成。初入爲坊，次廟門，次戟門、正殿、兩廡，規制偉煌。殿後三面俱敞，樓臺中有方宇，便神休沐，且俯長流而聽清濤，于以登眺而娛也。其迓神庥，固其所哉。廟距城里許，右爲武場，當壇而一鼓舞，士卒莫不憑藉之而爭敵愾矣。是皆陳君敬事而爲疆場計，甚具也。凡爲將者，能畏簡書，仰止公之忠憤，如作新乎祠宇，則公所以陰翊之，以保疆場，而膺簡命未有艾，其所繫於廟者重矣。公生義不受僞命，則其名稱必正元所加武安王者，不足以辱公。重我朝兩京之祀，稱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制也。宜尊以謚，故從古而稱壯繆公云。

夫名正則典嚴，在於軍禮尤重。余幸邊民既敬祀，則知方而可以事親長矣。敢告繼將軍者，因俎豆之禮，而正名以定分，明所以祀公者，不獨以神靈能禍福人而奔走之，如以下原缺。祝史之所詔也。則以之即戎，庶其神道設教之意哉。

中流一壺題語

吴興徐公，以觀察大夫按閩。既刻王氏《脈經》，又刻白氏《癰疽方論》。余雖兵家，蓋竊知之矣。《脈經》，乃正玆用奇耳。夫一壺千金，急也。非急，而壺孰奇哉。彼

"不龜手"[①]者,用之洴澼絖[②],無奇。至以戰而封其方,奚翅[③]千金。兹大夫入覲,以海内搢紳所集,將廣而傳。余爲重刻之,布於士卒,其利無方。視彼昔之爲吮者,而亡不旋踵,何如哉。儻戰以封,皆大夫賜也。若濟之海内,則其賜也大矣。

重建三屯營鎮府記

國初,鎮薊爲侯伯所開府云。自天順移鎮,而有三屯營署。其後多都督,或參以内臣。迨嘉靖來,乃權一而勢重。府尚卑隘,而偪介於城。幕客中無所居,掾史[④]則便於私室,故機密多泄漏,而緣簿書爲奸,久矣。凡歷三十八人,余乃以總理稱。自隆慶二年至,將展之而未贍也。居六年,始闢城,展前門於其阯外達通衢,中立桓表,兩端爲次門,屏以蕭墻,施以周欄,而左右桓表,遠跨衢之東西。其間容千馬,可方軌[⑤]而四出。入次門爲軍候廂

① 不龜手:龜通"皸",使手不凍裂。《莊子·逍遥游》:"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

② 洴澼絖:洴澼,意爲漂洗,一説擊絮之聲;絖,即綿絮。謂在水上漂洗綿絮。

③ 奚翅:猶"奚啻",猶言何止,豈但;言其相去懸殊,不但輕重之差而已。《孟子·告子下》:"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

④ 掾史:吏名。漢以後職權較重的長官都有掾屬,分曹治事,通稱掾史。至明代,係一二品衙門中高級吏員。鎮守總兵官衙門亦設,員額不等,正八品出身。

⑤ 方軌:意爲兩車並行。《戰國策·齊第一》:"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

房及鉦鼓亭臺。乃周道以上,其等級尊矣。門有伉而廡有奕[①],左中甄,右偏裨,列校候人,其廬維旅,神祠、賓館夾於其内。入儀門而甬,有奇石以對於堂,號曰"常對君"。堂列五楹,衡高臺廣。臺下可容數千卒。余蒞以作之,故其名"率忠"。後爲中霤,當皇爲"止止堂",蓋取之艮而止[②],忠之義在是矣。後爲牙舍,護以層樓,堂左有五六區,如肆聚[③],掾史輩居之。簿書乃聚於公室[④]。牙舍之右爲圖書府,其前齋有亭池,或節勞佚於斯。齋右爲習射之區,有層軒,序賓而揖讓焉。其右爲牧圉,繚府維垣,疏以周道,言言如也,踧踧[⑤]如也。而北衡垣如城,堪輿家以坎位大川,宜蔽以高垣。適余請創全鎮塞垣,其襄工有四等,恐將士未喻,於兹試之以爲邊式,俾未臨塞者[⑥],登兹而虜亦在目中矣。豈不益壯鉅麗而稱雄於列鎮乎?然費不煩公帑,乃余節浮而舉之,故告成工[⑦] 而

① 有奕:新編《遷西縣志》所載碑文作"有儼"。(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② 《易·艮》:"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③ 如肆聚:新編《遷西縣志》所載碑文作"列肆聚"。(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④ 公室:《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公堂"。

⑤ 踧踧(dí敵):平坦貌。《詩·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毛傳:"踧踧,平易也。"

⑥ 俾未臨塞者:新編《遷西縣志》所載碑文作"俾來臨塞者"。(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年12月第一版)

⑦ 成工:《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成功"。

力不詘。落成之旦，用誥[①]軍正。不穀[②] 聞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軍門旗帳咸以"牙"名之，出師則稱"建牙"，號令必至其下。故幕曰府而部曰署，牙門所繇名，其起於武也明矣。自譌[③]而爲衙，文署因通稱之，而鮮有弗繕，以其費有所出。武署之毁過半，雖京衛且然，則軍馭不張而陵替可慨矣。夫稱大將軍而少負大志者，營家且廣前路，以容大戟旛旗，况於公署爲全鎮所瞻視，尤貢夷往來稽顙[④]之地，而不之闢與[⑤]？不穀弱冠從戎，未嘗敢以家爲。但於營伍所至，治之急於垣屋。乃鎮府而自弛，其何以觀哉！然則新三軍耳目於兹，寧[⑥] 不以急乎？初有事塞垣，今乃克遂所志，亦豈敢以定居[⑦]，第

---

① 誥：《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詰"。新編《遷西縣志》所載碑文亦作"詰"。（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② 不穀：《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余"。不穀，即不善。古代王侯自稱的謙詞。《老子》："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穀，一本作"轂"。《左傳·僖公四年》："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此處的不穀即爲戚繼光的自謙。

③ 譌：新編《遷西縣志》所載碑文作"訛"。（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④ 稽顙：古代一種跪拜禮，屈膝下拜，以額觸地，表示極度的虔誠。《儀禮·士喪禮》："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漢書·李廣傳》："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⑤ 而不之闢與：新編《遷西縣志》所載碑文作"而不辟與"。（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⑥ 寧：《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敢"。

⑦ 亦豈敢以定居：新編《遷西縣志》所載碑文作"豈敢以定居"。（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急公之義則然耳[①]。古人雖一日必葺，去之日如始至，其用心若兹，非爲後事者地邪？不穀始至則陋，而今奂然[②]改觀焉。實服其勞，亦令無以加。敢詔來者，第葺之而已矣。乃記諸石并題名者，亭立於儀門之前。嗟夫！昔之居者乃爾，其名豈不咸在[③]。焉知來者視今，何如哉！

重建闢三屯營城記[④]

國初，捐大寧藩封，畀兀良哈爲屬夷。賴障輔郡，莫重薊鎮。未幾匪茹[⑤]，厪[⑥]我宣廟[⑦]，出喜峰貢路征之，而尚引外虜爲梗。故初鎮桃林口，移於獅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峰二舍矣。營曰三屯者，忠義中衛三百户屯地也，屬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⑧]其中，以要貢路示重，非擁武衛壯城[⑨]，何以張形制而抗威稜[⑩]哉！舊城庳薄而隘，南有堶垣，爲截殺，營即移鎮

---

① 初有事塞垣……第急公之義則然耳：《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② 奂然：《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焕然"。

③ 乃記諸石并題名者，……豈不咸在：《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④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三年(1575)乙亥三月條下。

⑤ 茹：意爲猜想忖度。此處意爲擾邊入寇。

⑥ 厪(qǐn 琴)：亦作"廑"，意爲勤勞。

⑦ 宣廟：即宣德皇帝朱瞻基，明成祖孫，仁宗子，洪熙元年(1425)六月即位，改明年爲宣德元年。宣德十年(1435)正月死。在位十年。

⑧ 綰轂：轂，車輻所聚之處。比喻處于中樞地位，對各方面起聯絡、扼制的作用。《史記·貨殖列傳》："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中。"

⑨ 壯城：《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壯城垣"。

⑩ 抗威稜：稜，意爲威勢。《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作"撓敵威"。

府所菱也。二營間有闉闍[①],每以無城戒暴客,而屯戍非土著,兩防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虚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②] 此惟三百户,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於衛,非所以尊統馭而急禦侮之完策也。自嘉靖來,虜震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垂,而是鎮益重。次年乃以余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内地賴以安堵。二營闉闍日壯,恐益誨盜爲虜資,雖增司守備,非若軍衛可永賴。而全鎮之衆常練於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於制府劉公[③]、撫臺楊公[④]。當上即位,詔增飭邊城,二公因得所請。適少司馬汪公閱師,而以移衛謀之。公於元年條其便宜,制以忠義中衛移之三屯城内。其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户、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⑤]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具舉[⑥],舊城益不足以居之矣。

乃於二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⑦] 爲制

---

① 闉闍:闉,市區的墻;闍,市區的門。通稱爲市區。宋沈括《江州攬秀亭記》:"江湖山水,闉闍之趣,不能兼有也。"

② 而:《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③ 劉公:指劉應節,詳見65頁⑥。

④ 楊公:指楊兆,詳見65頁⑦。

⑤ 而:《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⑥ 具舉:《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俱舉"。

⑦ 楊公:即楊兆。

府，王公[①] 爲撫臺，辛公爲兵備，胥襄工。於三月，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②] 爲雉堞，而廣半於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③] 甚麗而闉[④] 次之。徂暑外完，秋甃其裏。上下有陴，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新制，冬而畢役[⑤]。正北爲重閣祀玄武，尤雄於麗譙[⑥]，角樓凡五，麗視於闉，塞舊東西重門，於上爲樓臺神祠，下旁各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闢場以積芻蒿，從衡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爲東路諸將所寓[⑦]。西則閱武之[⑧] 場，旁隍[⑨] 闢十丈，長二百丈以益之。其堂臺昔庳陋，余新建而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五，兼之西路來者，蓋亦可寓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

① 王公：指王一鶚（？—1589），字子薦，號春陵，曲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萬曆二年（1574）由山東副使遷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萬曆七年遷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十三年（1585）加右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特簡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以勞悴卒。

② 五尺：原本訛"尺"爲"丈"，據《戚少保年譜耆編》改。

③ 譙（qiáo 樵）：即譙樓，古時建築在城門上用以瞭望的樓。

④ 闉（yīn 因）：古代城門外層的曲城。

⑤ 冬而畢役：《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至冬畢役"。

⑥ 麗譙：高樓。《莊子·徐无鬼》："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郭象注："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⑦ 所寓：《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將寓"。

⑧ 之：《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⑨ 隍：没有水的護城濠。

凡制甚具[①]。所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而城内外[②] 所創營房八百餘間，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司、灤陽驛、督撫行臺，城心[③] 撫松、西南諸館，旗纛、馬祖、漢壽、忠烈諸祠，不出三年，壹切告成。貢夷過者，罔不驚異，呼曰[④]：壯哉城也，足以衛衆矣！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以請，業已樂成。則諗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鉤援薄其下，而俯視出擊爲艱。"乃於堞址亦創睥睨，如懸半霤[⑤]，可藏身而俯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孔多勢分，而注堅瀑落；内則迤邐鱗次如級。視彼内勢直，而水專注，其土善崩，外因以傾者，殊矣。凡池有隍，高而涸也；其庫者爲濠塹，故隍多復而險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丈不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於東門外下高就卑，引以十丈湖，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尺，以所出土爲隄。名曰"孟隄"者，孟諸，余别號也。蒔[⑥] 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之。隄之亭曰"同春"，留土中爲亭，名曰"宛在"，取諸《蒹葭》[⑦]。環流植荷，而爲將士休沐地，或擊楫以游焉。湖

① 甚具：《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甚鉅"。

② 城内外：《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城出外"。

③ 城心：《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城中"。

④ 呼曰：《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三軍呼曰"。

⑤ 霤(liù 溜)：屋檐下接水的長槽。又指屋檐。

⑥ 蒔(shì 示)：移栽。

⑦ 《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共三章八句。第二章以"宛在水中央坻"，第三章以"宛在水中沚"作結。

曰"震湖",以在東方,且取鎮胡,其音同也。凡邊障無北户,舊爲門三而已。直北經涂有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剋,多水火灾。乃於北臺旁級左右,共制四室,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虚其内如北制,皆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又留舊南譙,懸賁鼓。岑樓獨懸景鍾,跨通衢,爲重關。金革和鳴,達於四境。登而眺之,樓、臺、署、廟,聯以闉闍,繡錯而翬飛,謂之錦城可也。嗟夫!城制本緐以防水,後用蓄衆乃藏。竊聞之古人矣,城者,盛也,所以盛衆也。衆則益之,不展曷以盛諸?城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毁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毁乎?故余九年於兹[①],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座[②],凡五標十五營,皆爲保障計,於以重封疆而衛社稷也。兹奉制撫諸道之晝,幸有餘日及此,敢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勞,而遒觀厥成於重鎮乎?凡我同事,既保我圉,而無罹於鋒鏑,則此亦可以忘勞矣[③]。軍正敬諾,鐫之而示三軍,且次執事於碑左。俾來許之,毋忘是勞者[④]。

① 故余九年于兹:《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余莅鎮于兹"。

② 有余座:原本訛"座"爲"里",據《戚少保年譜耆編》改。

③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在"則此亦可以忘勞矣"下有"而復係之以詩,以志其經理之迹"。詳見《横槊稿上》"三屯新城工成志喜"一詩。

④ 軍正敬諾,……毋忘是勞者:《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薊門湯泉記[①]

遵化,古屬范陽鎮[②]。迤北一舍而遥,山麓有湯泉,甃爲方池久矣。旁寺乃因兹而賜名"福泉"焉。余弱冠時,部戍過之,環堵所刻如林。迨總鎮之初,再至,求其片石不得。或以授梓[③] 亡有[④] 也。蓋竊傷之,而徘徊不能去。且泉淤過半,亭館多簡陋,何以清游目而壯山川之奇勝哉!

隆慶辛未[⑤] 春,命越卒脩爲休沐地,皆踊躍用命。因各賭射爲觴亭,并治旁之石洞。督學御史閩中陳公記之矣。然地當邊垣土中,而前原之廣,可容數十萬衆,就以便休沐[⑥]。壬申[⑦] 之冬[⑧],大閲[⑨],少司馬新安汪公視師,制府而下,葺席以處,促膝以觴,不足以示威重。萬曆

---

①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一係于明萬曆四年(1576)丙子五月條下。

② 范陽鎮:唐方鎮名。即幽州,後兼盧龍。轄地有幽、薊、平、檀、媯、燕等州。安禄山即以范陽等三鎮起兵反唐。

③ 授梓:授,給予,付予;梓,古代多用梓製器,因即以泛指木材。授梓,意爲授木材給予别人,或被别人砍伐。

④ 亡有:《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無有"。

⑤ 隆慶辛未:即明隆慶五年(1571)。

⑥ 休沐:《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休沐也"。

⑦ 壬申:即明隆慶六年(1572)。

⑧ 壬申之冬:《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壬申冬"。

⑨ 大閲:大檢車馬。後指閲軍。《左傳·桓公六年》:"秋,大閲,簡車馬也。"漢張衡《東京賦》:"歲惟仲冬,大閲西園。"

甲戌[①] 有秋，士豫乃闢亭館，以待後之視師者至，而丙子[②] 仲夏告成，嚮者之治此也，夏五月泉烈[③]，畚鍤靡施，將濬而胥難之矣。乃命工下稻田，鑿渠百餘武，以遡其阯，折甃二尺，深二丈三尺，而出泥丈餘，有萬户印一，白金五兩，簪珥之屬，黄金一、銅三十五觔，錢六石七斗，鏡一百五十七枚，皆蝕。以佐渠費。泥盡，鄰鄰其泉檻出，仍甃之而竇[④] 其底，塞以方寸之石。於渠道樹揵[⑤]，以便重濬通竇，則毋勞折甃爲也。加高三尺，出地爲防，可以俯飲而立矧[⑥] 之矣。其周七丈，衡二丈二尺，防面爲石，渠可以浮太白[⑦]。竇其南北中衡而對出，北出承以文石，歷歷如雨[⑧]，建瓴下，而窒其南則爲水簾。臨池有亭，如八卦，及虚霤數九，顔曰"九新"，有題語焉。當霤爲坎，前竇承泉，左右竇以分之。北得寒泉爲池，如半月，有橋，上爲敕建觀音殿，前施檻垣，如雉堞狀。南出石龍[⑨] 口如

① 萬曆甲戌：即明萬曆二年(1574)。

② 而：《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丙子：即明萬曆四年(1576)。

③ 夏五月泉烈：《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夏日泉洌"。

④ 竇：孔穴。

⑤ 揵：通楗，堵塞河流决口所用的竹木等材料。

⑥ 矧：《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掬"。

⑦ 太白：即大白。大酒栝。宋孔平仲《孔氏談苑·上馬栝》："萊公酌太白飲之，曰'上馬栝'。"明高啓《次韵答朱冠君游城西之作》："笑看明月問狂客，我舉太白君當浮。"

⑧ "歷歷如雨"，《戚少保年譜耆編》作"瀝瀝如雨"。

⑨ 南出石龍：《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南竇出石龍"。

沫,北窒則如瀑布,伏流而西,釃[1]爲石渠,經序室左轉,而環石盤以觴,滿壁勾折[2],復入於室,匏尊[3]藏於室,人因臬應機而緩急之,不待入又隨流而給矣。觴亭下方,步櫚[4]三面,以列石碣,皆吟詠也。稍次第之,以俟續而梓焉。自殿抵櫚,周以列垣,循室南出而爲接水池、洗馬池,其與衆池、女清池,各列之室,以遠别也。自坎左竇者過近泉館,又過聽泉館。二館並列寢堂之前,皆因寒泉爲池,有橋。循垣而西,爲福泉公館,泉因敕賜曰"福",故以"沐恩"名堂,寢堂曰"蒸雲",其前左爲無垢室。坎以文石六方爲浴盤,因地稍高,自石渠右角分筒伏流而逆出之,凡沸泉有氣如雲。是堂最麗,亦如之矣。西南爲寺,於其法堂加南榮,及堂左右爲館。凡館、浴室、箱舍、庖、湢咸具。又,西南隅有銀杏樹鼎立,皆十四五圍,美蔭侯洵,乃爲"四時館"。其户内而環樹,居一闔三則如一,居四則各爲邸矣。樹下當中置石案,八足而[5]内虚,爲筒者二,其相去寸餘。泉自坎右竇過寺之三館,伏而上左足,循案以觴[6],入於右足,若不知其所去也。凡池竇,高承清而庳[7]

---

① 釃(shī 尸,又讀 shāi 篩):意爲疏導。《漢書·溝洫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

② 滿壁勾折:《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滿座勾析"。

③ 匏尊:亦作"匏樽",匏瓜製成的飲具,也用來泛指飲具。蘇軾《赤壁賦》:"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

④ 櫚(yún 閫):檐下的走廊。步櫚:《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步欄"。

⑤ 而:《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⑥ 以觴:《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以腹"。

⑦ 庳:《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卑"。

出濁。九新之坎三,其出入皆温館之浴室。濁一而清二者,一寒一温也。近泉或和以寒,稍遠即可浴,故至稻田而苗以長矣。僧舍四五區,雜於諸館間。山之西椒[①]有浮屠以爲表,自西徂東爲長垣,以接古臺。稗官氏言遼蕭后[②]粧樓址也。建亭其巔,仰若麗譙,環以嘉樹,若出半空。里許而爲塞垣樓櫓,刁斗隱若雲際。南皐萬石[③],鬱然崔嵬。從寺西步北折如砥,至麓而延袤。百武[④]左右,石離立夾道而爲門,循蹊以西,有石如山、如獅、如鼓,相屬而徑東磵,片石跨之,中裂爲"試劍橋"。度之,有"普陀巖"、"經石龜"。稍北而峻,爲"出岫巖",爲"仙掌峰"。循脊下蹬,不數武,有石獨立,猶將軍振纓北瞰幕南而請纓者。勃然右轉,石洞口僅三尺,傴僂而入,中窾如舫[⑤],爲萬石最奇處,名之曰"仙舟洞"云。余按:温源多硫磺襲

① 椒:山巔。

② 蕭后(953—1009):遼朝政治家。名綽,字燕燕。遼景宗之后,宰相蕭思温之女。983年,聖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攝國政。她讓耶律斜軫、韓德讓參決國政,讓耶律休哥守燕(今北京)。986年,派耶律斜軫爲山西路兵馬都統,大敗宋軍于歧溝關(今河北涿縣)。1004年,與耶律隆緒率軍攻宋,南進到澶州(今河南濮陽),遭到宋軍反擊。1005年,與宋真宗訂立"澶淵之盟"而返。

③ 南皐萬石:《咸少保年譜耆編》作"南皐萬古"。

④ 武:半步。《國語·周語下》:"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韋昭注:"六尺爲步,賈君以半步爲武。"

⑤ 中窾如舫:《咸少保年譜耆編》作"中窾如舡"。

人,惟山多石曰磽[①],而其所出獨清,驪山華清[②] 是也。邇之誌者,又以南中安寧爲最,而評不及兹。兹山不其然乎?故其觱沸[③] 爲珠,瑩若琉璃,投錢至底可數,中有雕鐫,其文宛然。歙[④] 如醍醐,釀之芳烈尤甚,實爲醴泉神瀵[⑤],而清尤爲獨全。何也?華清自太真召禄山於范陽,以獻玉石雕鐫爲勝,遂動鼙鼓而没殃。兹當范陽之陬,幸不爲之污。雖尋割於契丹,或有蕭后遺跡,然歷金、元未著,豈非地靈之所祕者與?至我大明,乃歸中國。章帝征虜,凱旋駐蹕。武宗雖遊獵,未嘗興驪山之役。而賢嬪有咏,爲兹泉所藉重。則聖朝之德,其過前代遠矣。余幸士有暇力,繕館以備冬狩,萬軍若挾纊,免於皸瘃之苦;馬患霜雪而疽洗之,可以騰驤;將帥幸就以休沐。非荷太平有兹哉?故拜諸大夫命,敢暇日而爲之。諸大夫者,制府北海劉公、關中楊公、撫臺武安王公、監兵齊丘辛公[⑥],與諸邑令之所佐金,余將園圃禾稼易貲并贖鍰[⑦]諸費而成之。

---

① 磽(què 確):石名,如磽石。又意爲風或水擊石成聲。木華《海賦》:"影沙磽石。"

② 驪山華清:意爲此處猶如陝西潼關驪山華清池。

③ 觱(bì 必)沸:猶泉水涌出貌。

④ 歙:《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飲"。

⑤ 瀵(fèn 糞):由地底噴出的泉水。

⑥ 辛公:疑爲辛應乾,字伯符,一字效致,安丘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曾整飭修備,日行邊塞。

⑦ 贖鍰:鍰(huán 環),古代重量單位,引申爲罰金的代稱。明沈德符《野獲編·列朝二·朝覲官進獻》:"近以國用匱乏,議加田賦,加關税,以至搜索贖鍰。"

督工則馬蘭路副總兵,曰福領班,都司鄧都、中軍諸材官沈秉懿等,而白余復爲之記,蓋詳哉,其知之也[①]。

九新亭題語

湯泉之亭,其名九新。舉泉而目之,凡新者九也。夫泉竇孰開,而噓以温,及甃爲池,非余之所知。乃若滌穢加垣,而爲周渠及瀑布水簾,余爲之,一新矣。又,流觴亭、索吟軒、六公署、四時館、水月池、無垢室,與兹亭爲七,皆新之自余焉。山北許里,有石多奇,而未有名之者,余乃各爲之名,尤藉司馬劉公名其洞以"仙舟",而楊公特書之,及諸公吟咏,刻於洞。是亦一新也。而亭臨泉,故總揭於兹。它新者尚多,蓋弗屑及之矣。嗟夫! 盤銘日新,取以洗心浴德;其湯火然,乃人力之所至。矧兹泉達,本之化工,生於陽而九,則極極乃更新,絪緼動盪,日日又新,孰究厥終乎? 但物舊而蠹,天地且然矣。兹亭諸勝,安能保其勿蠹? 後之君子,護而葺焉。俾新不已,有如此泉。是余名亭之故,其爲湯銘也,大矣。

壽虞部鑑江唐公[②] 序

公少而奇,雖治博士家語,輒嫻辭令,蔚然以古文起家,計偕上國。國相大器之,試爲中書舍人。綸綍之音,

① 故拜諸大夫命,……其知之也:《戚少保年譜耆編》不載。

② 唐公:即唐文燦,字若素,號鑑江,漳州鎮海衛人,隆慶二年(1568)進士。歷中書舍人、行人、工部郎中。

多所屬草。視漢之直宿建禮奏事明光者，其寵重無二。比對公車，爲行人，使四方，辭令日益較著。而改虞部郎，且巡鐵冶之禁令，豈非漢文學賢良所願請罷者乎？以而屬公，蓋亡當矣。

有客以請，公敬對曰："不然。漢郡國有鐵官，諸所願罷者，以其爲民疾苦，而與天下争利也。苟恤若疾苦，則民無害。其爲利，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是在行者何如焉耳。如冶之所出刀以解牛，或折，庖丁而有餘地。斤以滅堊，必傷郢人，而能成風，豈非用之固殊哉？矧今鐵官雖沿於漢，郡國擇而置之。壹切軍需倚辦，未嘗盡籠其利，而效桑、孔[①] 之所筦榷[②] 也。"

薊之爲冶，聚諸境内，在遵化南六十里許，不待荆山之産，梁州之貢，而堅甲利兵，恒給於斯焉。日者，邊鄙不聳，氓隸樂業，地不愛寶，人胥用命。認敢黽勉告勞而不佐國家之緩急乎？惟日兢兢厥職，率白徒之卒，庇護之甚周，善於鼓舞，罔有呰窳。曩之爲冶者，盈縮無已時。至三所辦之，亦詘。公徵其故，預一而取贏焉。塞下吏士，本非孝子順孫，冶人尤恣睢，孰不鄙夷之。乃日進諸生論

① 桑孔：即桑弘羊、孔僅。桑弘羊，漢洛陽人。年十三，事武帝爲侍中，以心計用事，與東郭咸陽孔僅言利事，析秋毫。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平準京師，受天下委輸。遷賜爵左庶長，爲御史大夫。後怨望霍光，與上官桀謀反，被誅。孔僅，漢南陽人。用鐵冶爲業。武帝時，爲大農丞，與東郭咸陽領鹽鐵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至大司農，列于九卿。

② 榷：專利，專賣。

理道,引繩墨,户説以眇論,謡俗爲之丕變。故閭閻無疾苦之聲,文學賢良嘖嘖。公之長於吏事,允爲國家利器。彼以嫻辭令爲亡當者,淺之乎其知公矣。兹分初度冶屬相率爲壽,余所部署甲兵之富,利賴於公,豈不弘多?且往公借喻壽余,余將壽公,問客何以?客請諭以劍。披干將莫邪[1],其夫妻善冶。當金鐵未流,斷髮剪指投之乃濡,而陽文陰縵以成,爰加淬屬。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簪氾畫塗,固天下至寶也。自吴至晋數百歲,而變化於延津,後莫測其所終。非歐冶子之所傳者乎?

公之冶所,古有鐵涸當抵,因二女投爐而濡固,宜化爲至寶,惜無博物者過焉。後人且指爲誣,公力辯其孝,祀之,以爲塞下吏士勸。有事於冶,必齋宿爐旁,若鼓以洪鈞,豐靃擊橐,飛廉扇炭,其爲干將莫邪也,大矣。蓋公博物世所宗,且産於歐冶故區,延津在其境内,過而達薊之冶,精誠之所物色,寧不與神爲符者哉!雖未嘗事行間,實行間之所藉重。如登城一麾,士卒迷惑而解圍;四方有兵,則騰空飛赴以克之。不必施於剸斷而後别其利也。斯其高陽[2]之品,太阿[3]之選者歟。

---

① 干將莫邪:本爲人名,即干將及其妻莫邪。《吴越春秋》卷四:"干將,吴人。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干將,二莫邪。莫邪,干將妻也。"後用以泛指寶劍。

② 高陽:古鄉名,秦末酈食其即此鄉人。對劉邦自稱"高陽酒徒"。初爲里監門吏。後歸劉邦,獻計克陳留,封廣野君。

③ 太阿:亦作泰阿,古寶劍名。相傳太阿劍爲春秋時歐冶子、干將所鑄。

公昔壽將軍以有水陸功，而公之居閩居薊，皆爲將軍重。古者以舞劍爲壽，敢請抵掌當之何如？余初夏過於冶，接公欲甚驩，因游無終之洞，極其干鬲，公立石紀之。今客説劍莫測其所終，則公之壽於斯乎符矣。敢不敬諾，而借客之説以往。雖辭令亡當，竊善其意，固奇也。

張侍御閉關三疏序

成祖出塞者五，三犁虜庭。南視斗、杓[①]，皇皇乎爲烈矣。迨我有渝木[②]之悔，朵顔乘釁而動。宣帝赫然出喜峰，凱旋。尋度居庸，獵岔道，駐宣府。薄伐大閱，用繼我祖武。於是奄振[③]狃之，遂導英宗親征，爰有土木[④]之變。虜入居庸，震動神京。幸社稷有主，而乘輿返正。是後兩朝克戒無虞。迨武宗時，邊庭之警歲聞，中土之檄日亟。乃脩戎西内，將狩於上谷，而閉居庸關。三疏其不可，狀引土木爲覆轍，御史之忠盛矣。上爲回鑾。越月朔，駕竟度關。御史再疏無及，而邸大同，獵陽和，退虜於應州。越歲正月，飲於關嶺而還。踰月，復出而還。孟秋復出，歷榆林，仲春乃還。皆不待警蹕扈從，而三度居庸，

① 斗、杓：皆爲星座名。

② 渝木：渝，一作榆，即指榆木川，地名。明成祖朱棣第五次北征返回至榆木川，暴卒。

③ 奄振：即太監王振，蔚州人。少以閹入内書堂，侍英宗于東宫。英宗即位，以狡黠得帝歡，遂掌司禮監，威福刑賞，莫由朝廷。又構釁瓦剌。也先大舉入侵，挾帝親征。次土木，也先兵追至，俘英宗，振亦被亂兵殺死。

④ 土木：即土木堡，明英宗朱祁鎮率兵征瓦剌，駐土木堡，被也先俘虜。

以徼靈於社稷。上意以威武出成、宣[1] 遠矣。曩御史言，安足信哉？遂自稱大將軍鎮國公南巡，言者杖闕下。金吾指揮張英至肉袒赴闕，剚刃於胸，以死諫，而竟不可止矣。嗟夫！忠臣不諱危亡，極諫者每慮變出叵測耳。不幸而言中，則憂辱之謂何？御史雖苦諫不幸，而固賴乎言不中矣。第駕未出，不攻羣小邪謀；其既出也，不請六師，以于邁焉。毋乃重忌器之嫌而慮睊睊之憂乎？即御史之罷罷[2]，誠願死諫不辭，寧詎閉關而徒託之三疏已哉？然當是時，逆瑾[3] 蓄常侍之謀，孽彬[4] 擁董卓之權，藩封張於晉室，羣盜劇於黃巢。言者罔不借昔爲諭，而卒不中者，亦多矣。御史忠節，詳於諸大夫所叙，其最重者在於三疏。余以爲言路計，則言聽幸甚，不者惟賴社稷福。上又獵昌平，至喜峰，將出塞，都督叩馬而諫。上注

① 成、宣：指成祖朱棣、宣宗朱瞻基。

② 罷罷(mào 冒)：猶蒙昧不明貌。

③ 逆瑾：指太監劉瑾，本談氏子，興平人。幼自宫，投中官劉姓以進，遂冒其姓。武宗時，掌司禮監，總督團營，帝漸信用之。瑾既得志，專擅威福，大小事皆專決，不復白帝。後被張永奏劾其謀不軌，帝命執之，籍其家，磔于市。

④ 孽彬：指江彬，宣府人。狡黠强振，善騎射，武宗召見大悦，擢都指揮僉事，出入豹房，與同起卧。命統四鎮軍，帝戎服臨之，與彬聯騎。正德十二年(1517)封平虜伯。權勢莫比，廷臣諫者皆得禍。武宗死，彬與四子皆伏誅。

視之，顧内侍曰："馬永[1] 耶。"笑而止。儻出居庸時，守者如永，以佐御史言，安知上意何如耶？嗟夫！孔子論衛，以有治軍旅不喪。上時聽永言，非社稷福而何？故但以御史言爲法，而中否勿論焉。可矣。

明封太夫人史母唐氏墓誌銘

太夫人唐氏，副總兵官史宸嫡母也。宸父本興州前屯衛明威將軍。爲胄子時，太夫人以武德將軍裔女歸之，年十六事王母郭氏。王母嚴重持家，秉若束濕[2]，母主中饋，慎出入，操井臼，躬組織，薦蘋藻，請補綴，夙夜勤劬，靡不當於理道。上堂問膳惟謹，而輒中其歡。將軍既襲職，署衛印，隨提戎，砥礪好修。母與諸女奴食脱粟，或雜稷菽，有旬日不食肉，衣無完采，澹如也。居十載，不産子，泣謂將軍："丈夫奚不爲宗社計，可俾世禄自此隕墜，而罪由婢女子乎？"告於王母，爲將軍取姚姬。壹切内務，

① 馬永：字天錫，號恒齋，遷安人。生而魁岸，驍果有謀，習兵法，好《左氏春秋》。武宗時嘗爲薊州及遼東總兵官，以功遷左都督。善用兵，厚撫間諜，戰輒勝。雅知人，所拔卒校多至將帥。及卒，遼人爲罷市。喪過薊州，州人亦灑泣，兩鎮并立祠。

② 束濕：亦作"束溼"。意爲濕物則易束。謂督責下屬像捆扎濕物一樣嚴緊。後用以比喻政令苛刻嚴急。《漢書·酷吏傳·寧成》："好氣，爲少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溼。"顔師古注："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

悉聽綜理。庭無間言，有《樛木》、《小星》[①]之風焉。姚姬二女，長爲同衛正千户劉學亮妻，次爲東勝衛百户黄鉞妻。子男宸也，妻徐氏，生子尚言；繼李氏，生二幼女，母咸孳孳謀愛之，無異姚之屬毛離裏者也。以故子女孝母益篤，而無間於姚所自出云。母慈而嚴，每詔宸曰："爾先世承國恩深矣，今爾壯年而貳大將軍，其受君恩不尤重哉。孺子之謂何噫乎？吾懼矣。"宸自隆慶戊辰[②]弱冠，爲榆林提調，尋遷三屯守備。庚午[③]爲保河遊擊，辛未[④]爲參將，萬曆甲戌[⑤]協總薊東，皆奉母教惟謹。時開府建昌，迎母就養，去家僅四舍，母恒强食無恙也。適東夷長昂匪茹，冷口關爲虜孔道，宸當往禦虜，適母有疾，揮涕而出，亡何訃至，乙亥[⑥]正月望日也。距生弘治乙丑[⑦]正月三日，凡七十一歲，可謂壽母矣。宸居喪至戚，拜四明柴生爲狀，狀母垂没之語曰："吾受亡人托重宗社，京京[⑧]二十載，恒恐爾貽先人羞。今也爲朝廷分重任，而知

① 《樛木》、《小星》：《樛木》，爲《詩·周南》中篇名，三章，章四句。序謂："《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焉。"《小星》，爲《詩·召南》中篇名，二章，章五句。序謂："《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② 隆慶戊辰：即明隆慶二年(1568)。

③ 庚午：即明隆慶四年(1570)。

④ 辛未：即明隆慶五年(1571)。

⑤ 萬曆甲戌：即明萬曆二年(1574)。

⑥ 乙亥：即明萬曆三年(1575)。

⑦ 弘治乙丑：即明弘治十八年(1505)。

⑧ 京京：憂愁不絶貌。《詩·小雅·正月》："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毛傳："京京，憂不去也。"

遇督府至隆，非苟然也，其必有所樹耳。吾今則可以見亡人而瞑矣。幸念君父之重，其勿哭泣自損乎。”督府大將軍者誰？蓋謂余繼光也。余有二母暨父，終天之日，皆不得躬永訣，聞之嘿嘿心奭矣。傷哉宸乎，如之何其勿戚乎？《禮》：“母没見杯棬不能飲，爲口澤存焉爾。”① 宸性至孝。當爲遊擊時，余燕諸將，諸將舉其量最巨，授巨觥，不敢拒，飲而淚下。詰其故，不言。諸將言其奉母戒重，違命而强飲之，故泣。余益雅重之。其後請益如饑渴，佩言如金玉。每有所聞，必詰其顛末。視曩之蠭氣而務角材者，不可同日語。然則母之教言，其爲口澤也，遠矣乎。余猥以一日長諸將，每求忠孝之門，與之同心報國，謂宸其人，非耶。余兼表之而志於母之墓。墓在豐潤北松林莊先塋之側，葬之期，是年某月某日也。銘曰：

惟薊之東，於遼之西，惟唐之女，於史之妻。爲婦曰孫，孝矣孔曠。爲母曰嫡，慈矣孔安。有堂者墳，在彼松林。爰其永存，唯兹德音。

① 引文見《禮記·玉藻》，原文是：“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疏：“言母没之後，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杯圈，亦作“杯棬”。杯，盤、盆、盆、盞之總名。棬，係杯器未雕未飾時的通稱。

賀華山孫公[①] 巡撫山西序

公昔爲司馬郎，蓋習兵事云。當嘉靖庚戌[②] 後，入司馬門言兵者，亡慮數十輩，而鑿鑿中便宜，無以踰公。公謂諸將殿最，其名實莫敢匿。時繼光在海上，因人而樹尺寸，公乃過許之，謂可試以邊務，司馬因以請召繼光理薊。承命之初，蓋亡當也。幸公飭兵永平，而得朝夕從事，奉石畫[③] 指授，因而爲諸路式，諸將幸免於罪鑿。其受公賜，不淺矣。公移參山西藩政，督餉司屯，軍實賴以無缺。而轉觀察使，風裁屹然，釐綱紀而折庶獄，吏治莫敢匿其名實。是歲，上諸屬殿最入覲，而聽大計[④]。天下計吏[⑤]，咸議公當第一。自上即位，初令覲臣卓異者寵以宴禮。太宰今舉以請上命。惟吏部録用不次擢，而寵異之。山西缺撫臣，亟推公于肇轂下，而蒞都察院任都御史，舉宴禮，乃辭朝而之晋。其寵異殊甚，天下一人而已，

---

① 孫公：即孫應元，湖廣鍾祥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進士。歷任兵部郎中、山西參政、按察使。萬曆五年(1577)正月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尋卒于任。

② 庚戌：即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③ 石畫：石通"碩"。《漢書·匈奴傳下》："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顔師古注引鄧展曰："石，大也。"王先謙《補注》引朱一新曰："石，通作碩。"石畫，意爲碩大的謀劃。

④ 大計：明代考察官吏的制度，包括京察和外察。《明史·佞倖傳·朱隆禧》："由進士歷順天府丞，坐大計，黜。"

⑤ 計吏：接受考察的官吏。明趙南星《送郡伯二翁南公入朝序》："夫入朝以計吏也，計吏以安民也，然郡國之人曰，百姓率三年而大創。"

百辟[1]咸歆豔之。繼光先馳尺牘以賀公，所報教者拳拳以晋邊臺爲問。武人奚知，公蓋過慮矣。

夫邊之爲臺，以防虜也。今虜款塞，而王庭遠徙，矧有公在，賢於長城，當烽燧無舉，而障不復乘，可也。何畏乎虜，何事乎臺哉！既而惟之，乃知公之所以爲慮者矣。即昔永平，公在，其患乎？而公指受諸將，外籌内畫，命其終日走塞下，鍛甲礪劍，橋箭累弦，直若對壘而陳，即因之以成臺工者，亦恐公去，虜或乘間而入耳。故其爲畫，揮霍沈毅。老將退舍，而夷虜知名，迄今不得間，則賴公之保障猶存。東夷屢震遼左，不敢窺關而入，是公爲薊者非旦夕計也。矧兹異擢，當□簡在，而朝卿虚席，以儀公久矣。公之所慮者，非以公在晋而賴臺以禦侮也，其爲晋計者遠矣。蓋公習晋既久，而熟其阨塞。謂臺以土，不久而廢，心將石之。昔非其任，今既任重，爲國忠謀，毋寧過備，以壯金湯之勢。即朝夕奉召入，而其萬世規在晋，晋之社稷，於兹將永賴之。古稱社稷臣，非公而誰哉！

繇而觀之，則公之石畫弘多。第繼光之所幸聞者，兹其萬一云爾。且愧武人無術，不敢與聞士大夫之政。即因公談塞事，而揄揚於簡編。庶晋諸將聞之，即舉酒而相賀：自今伊始，可以燕喜而受祉矣。《詩》不云乎："周邦咸喜，戎有良翰。"[2] 晋人今日之謂也。

---

① 百辟：指諸侯，亦泛指朝中大臣，王庭珪《送胡都衡之新州貶所》詩："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

② 引文見《詩·大雅·崧高》，八章，章八句。

賀明府毛公壽序

夫人禀兩間最靈之氣，爲萬物先，然質量式有差别。展而施焉，無或踰天之畀之也，亦輒稱而篤之。是故位爲卿相，則上佐垂拱，下理民物，俾四海晏然，其施殆不爲侈，畀之儼猶持衡，予資一言一事之善，則靡計矣。下逮捧檄若王命，有弗及沾者。施而展之，又莫不毖[1]於旦夜，潛懿涓澤，直信厥韁，非有所激奮，亦非有所覬覦。故其畀之亦弗爽。蓋嘉祥善事，不以顯而獨厚，隱伏而遂嗇。其報也斯天也，實人所由致也。余且婁徵矣。

丁年[2] 自閩越北，總三輔軍事，駐灤之干城，故三衛屯地，即城之。縉紳率謂介夫戎馬，薄不居毛。侯卜世於灤，比以邑隽奏對，受婺川令，宜之。無何，當國者賄傾中外，棄官歸，仍葺舊業，日庋户[3] 洎[4] 如也。比謁，余見其盱盱吶吶，猶一木彊縫掖耳。引而置樽俎[5] 間，扣其中心。竊志之曰：是有而不施者也。每與客過從，酒至引滿，不欲持論，乃亦不輒及政事。踧踖[6]時若弗勝，曰是

---

① 毖：意爲謹慎。《詩·周頌·小毖》："予其懲而毖後患。"

② 丁年：當爲"丁卯年"，即明隆慶元年(1567)。據《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六"奉詔北上"句改。

③ 庋户：庋(guǐ 鬼)，意爲置放，收藏。庋户，即整日在家，或經營一家生計。

④ 洎(jì 記)：意爲浸潤。

⑤ 樽俎：同"尊俎"。古代盛酒和盛肉的器皿，常用爲宴席的代稱。

⑥ 踧(cù 促)踖：恭敬而侷促不安的樣子。《論語·鄉黨》："君在，踧踖如也。"

施之善者也。客或讓其自好，忻然謝之。蓋不知侯之橐裝無須餖飣[①]，而取與之義益章矣。夫專民社而疏饋遺，非廉乎？當津路而閟齒牙，非節乎？寡交游而不失其身，又非仁乎？即吾夫子不以仁輕許與，將不謂一鄉之善士乎？惟揆諸家食，而溯夫宦遊，不啻持左券[②]也。則侯有而不施，施而善。若是，其不可誣矣。豈非循質量無敢自棄者哉！故天之畀，不溢以位，必溢以壽，不壽以赫赫，而壽以平寧，優游林樊，享有遐矣。視析圭、連璽而不能極席畢輪者，孰爲厚歟？況子若孫藉餘慶，它日高其門以爲濯望，於析圭、連璽也何有。願彌堅白首之志，荷乃天休，日增益而不能涯涘也。

今年，侯春秋七十老矣，視聽不衰。余於是益感天人之相應也。諸生李自馨輩，偶以所業入質。作而請曰："月之九日，實稱觴辰。敢藉夫子之言，爲侯壽。"余曰："諾。"

---

① 餖飣：食品堆叠貌。宋郭應祥《好事近·丁卯元夕》詞："客來草草辦杯盤，餖飣雜蔬果。"明唐寅《桃花塢祓禊》詩："穀雨芳菲集麗人，當筵餖飣一時新。"

② 左券：古代契約分爲左右兩聯，雙方各執其一；左券即左聯，常用爲索償的憑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公常執左券以責于秦、韓。"亦用來比喻充分的把握。陸游《禽言》詩："人生爲農最可願，得飽正如持左券。"持左券，説明有把握。

《横槊稿》下

祭龍山所陣亡兵

嘉靖丁巳[①] 月日，具官某招奠於陣亡某等忠義之魂，曰：嗚呼！客秋軍壁於此，與倭戰，爰致殊捷。爾輩奮勇而前，偶罹鋒刃。余哀悼靡及，乃以倉忙追賊，未能一酹而招之。旅魂何依，日夜嬰念，載經茲地，涕淚莫禁。顧不能同義士而致身，言之重有餘恧焉。至若奉令不臧之輩，輒坐軍法，情亦可傷。所謂利於家國，何愛髮膚，予敢爾私哉。然使三軍振勵，以弭大憝，均有裨王事者，遣官致奠，薄寓余勤。儻冥冥有知，宜附歸旌，各還故隴，以享爾宗祀。勿徘徊中野，作厲於時，以負爾初志。嗚呼！慘慘風雲過客，下羣猿之淚；悠悠氣烈汗青，揚萬古之芬。朝聞道焉，夕死可矣。爾亦奚愧哉。

告海

嘉靖庚申[②] 月日，具官某敢昭告於東海王之神曰：

① 嘉靖丁巳：即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明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春正月條下，名《招奠龍山陣亡兵士》。

② 嘉靖庚申：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惟神奠位東南，職司澤濟舟師，歷歲咸仗神功。某等欽承上命，守禦茲土，初試帆檣，有事滄溟。筮吉告虔於神，伏願鑒閭閻共餽之艱，將士驅馳之苦，風濤助順，鯨鯢潛蹤，則脩享有典，毋爽厥恒。儻决策弗臧，御戎無紀，神其譴在予躬。若我僚屬，貪尅傾忌，臨難異心，上負朝廷，下負疆場，惟神降罰，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

祭松海陣亡義兵[①]

嘉靖辛酉[②] 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義兵胡元倫等曰：惟己未[③] 歲，倭犯松海，烽燹亘數百里。余自越來援，時寇勢方張，隔江相應，徵兵列省，輻輳郡城，尚無敢發一矢當敵者。余以孤軍，直逼寇營，掎角觀變。爾輩奉制府命來屬余部，首戰此地，奮不顧身，進止闔闢，惟金鼓是司。堂堂節制之兵，血刃成功。自吴越用武以來，所未有之烈也。寇悉倒戈，跪而授首，再勝於桃渚，三勝於新河，全捷於南灣，開東南之雄風，罷徵戍之遠役，兹其始也。而爾輩竟殞於鋒鏑，嗚呼，傷哉！余雖分衣裹骸，以致餘慟。緣追發倉皇，未由一酹。回憶往事，適當其期。感景光之易邁，軫忠魂之無依。司命彌慚，疚心曷喻。乃庸招爾於戰場之中，能亮余衷之不獲已耶。嗚呼，傷哉！錙幣既厚恤爾胤，廟貌復崇妥爾魂。以一畎畝之微，不崇

①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係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冬十一月條下。

② 嘉靖辛酉：即明嘉靖四十年(1561)。

③ 己未：即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朝而騰芬千禩。人孰無死，爾福耶禍耶？苟存勵氣，宜附旌旗，以戢寇氛，以植士志。毋作時眚，以爲吾黨羞。

祭殤女

嗚呼，痛哉痛哉！汝父母平生無善狀，罰弗及躬，輒貽於汝，豈不冤歟！痛哉痛哉！宦遊萬里，壯歲並躋，顧未有一息。所藉以破顏者，惟汝耳。痛哉痛哉！貞静慧順，舉姻儻[①]中，莫汝若者。吾且豫門楣之慶，汝母視汝又何論丈夫子，而嫠姑弱婿，竚得賢媛，蓋不啻汝父母軫汝之懷。天何奪之速耶？痛哉痛哉！夫脩短有數，尚矣。徵之賦形，則汝之端凝雅飭，似不宜夭徵之人。力則渡蟻還帶，往事不誣，一紀返真，吾曷敢置喙耶？痛哉痛哉！日月不居，載閱星紀，家庭哀汝，不間昕夕，而吾猶恍惚似聞汝語，痛哉痛哉！俄捧軍書，用平匪茹。念汝遺魄，當以窀穸[②]爲安，揮淚爲詞，俾汝知之，言不能悉，痛哉痛哉！

祭城隍

嘉靖庚申[③]月日，具官某致祭於海門衛城隍之神曰：惟神冥司化理，祀典聿崇。自生民以來，罔有攸替。

---

① 儻(dǎng 党)：鄉黨。

② 窀穸：墓穴。《左傳·襄公十三年》："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按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卷十二："古字作屯夕，後加穴，以窀穸爲墓穴，是也。"

③ 嘉靖庚申：即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比歲，倭夷干紀，屢犯孤城，咸保無虞，允神之庇。客夏海夷數千入寇，逼城爲巢，内外震恐。實某奉公無狀，致厪神憂。無何，乘淫雨夜襲，闔城待斃，兵士稍集，莫知所措。某雖誓一死，顧於萬姓何裨？詎謂譟聲未終，寇隨而北，閉關奪雉，乘守如初，冥殄非神，人將焉力？蠢兹醜類，意靡孑遺，是又神無涯之烈也。向以長驅，未遑展答，頃銜帝命，復蒞於斯，與神更切依冀之幸矣。第清閲戎行，不覺扼腕，制額漸削，閭井索莫，豈守土之失職耶？抑時之致然耶？一方氣運，咸宰於神。肅謁明靈，僭陳不腆[①]，庸披夙臆，且覬新慈。惟神念之哉！

告别福建彰義祠陣亡將士[②]

隆慶丁卯[③] 冬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把總、哨官、哨隊長、勇士童子明[④]等之靈曰：予自島夷犯順，受命來守越東，始爲募練策，遂成戡定之勣；孱劣因人，謬躋大將，偏裨士卒，薦致顯榮。惟爾感恩奮義，首陷賊鋒，視死如歸，甘蹈白刃。予方爾力，爾則逝矣。追惟疇曩，怒[⑤] 焉

① 腆：豐富，美好。《儀禮·士昏禮》："辭無不腆，無辱。"鄭玄注："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②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六作《祭别閩彰義祠陣亡將士》。

③ 隆慶丁卯：即明隆慶二年(1568)。

④ 童子明：《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五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附録》載："前陣亡義總童子明，係浙江義烏一考吏，從家嚴浙、福，屢立勞效，親功七級，部功不下三百。自死事仙游，未有恤典，且親孀乏嗣。乃爲叙録功次，請立嗣蔭恤，聽子明母擇立族賢，承蔭終養。又給殯資，遣其柩暨家屬還籍。"

⑤ 怒(mì 匿)：憂思傷痛之意。

瘃傷,捐廩創祠,血食爾輩,猶愧不能爲義士先也。頃奉天子明詔,北徙禦胡,戒塗有期,跡與爾逖,乃飾牲醴,率諸將士爲爾告,爾其聽之。嗟乎! 流景易邁,百年幾何? 歸寄雖殊,死生亦大矣。苟齊草木,夫復奚裨。若生爲國士,死爲國殤,亦復奚恨! 是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又死生之大閑也。嗟乎! 爾爲齊民,不啻朝華露菌。乃今畢力王事,廟食七閩,俾千載而下,廩廩有生氣,浮沈斯世者,獨不死耶,爾視之有餘榮矣。嗟乎!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予也饜國世豢,職在死綏,有爾之志,而未得其所耳。今兹以往,謀從則報國以功,願違則致身以待,當不負慚於爾輩也。英毅之魂,其能附我旌旄,同事北壤乎? 臨風痛號,一字一淚,忍言哉,忍言哉!

祭蔡陂嶺陣亡將士

嘉靖乙丑[1] 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將士之靈曰:惟甲子春,予追島寇,至蔡陂截嶺以鬬。我武維揚,羣凶膽落,俘馘不計其數。而我將士陣亡者,亦若干人。嗚呼痛哉! 人皆欲生,生貴有名。人孰無死,死貴得所。夫丈夫有血無淚,勇士不忘喪元。今汝輩身殞國事,名留海堧,視老死牖下、自經瀆中者,曷爲烈也。嗚呼痛哉! 昔張

① 嘉靖乙丑: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巡[①] 歿而禄山敗，余闕[②] 亡而壽輝[③] 殪。蓋二公生爲忠臣，死爲厲鬼，故能翊王師於冥冥，殲叛寇於昭昭也。去歲秋冬間，海氛肅清，士民咸樂業，又豈非汝輩默爲疆場屏翰乎。嗚呼痛哉！比山孽匪茹，鼠竊域内，予陳師南向，肆行勦討。道出戰場，往事慘然於臆。嶺日斂輝，溪雲增咽。汝死無慚，我心孔悲。四顧之頃，言莫能喻。嗚呼痛哉！汝遇敵之時，瞑目嚼齒，含血大呼，操戈陷陣，瀕死弗回，何其壯哉！每一想像，精爽猶存。乃今重涉，能不哀奠？載牲瀝酒，庸寓寸衷。悠悠蒼天，痛何極耶。汝其享之！

祭王萬户

具官眷弟戚繼光於潮陽軍幕中，治牲爲文，東鄉灑涕，遥告於明威將軍王長公之靈曰：嗚呼！粤惟古人，齊誼分金，嗣崇飡黍，晉傳乘雪，之數子者，克惇友道，皆擅百世之芳。迨惟聖明御極，教敦五倫，固不亶友道爾已。

---

① 張巡：唐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開元中擢進士第。歷清河、真源令，治績卓異，天寶中安禄山反，巡起兵討賊，每戰輒克。拔寨至睢陽，厲士固守，與賊日戰二十，氣不衰，詔拜御史中丞。數敗賊，固守數月，救兵不至。食盡，城陷，被執。

② 余闕：元廬州人，字廷心。元統初第進士，累官參知政事，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其爲政嚴明，治軍與士卒同甘苦，有古良將風。朱元璋攻下安慶，感其忠義，追謚忠宣。

③ 壽輝：即徐壽輝，又名真一，元羅田人，以販布爲業。袁州、麻城義軍起，奇其狀貌，推爲主。據蘄水稱帝，國號天完，建元治平。又遷都漢陽。後爲陳友諒挾以東下，殺之於采石。

嗚呼！友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誠意正心，匪友弗闡；脩身齊家，匪友弗飭；治國平天下，非友弗臻。父子之親也，惟友足以明之；兄弟之序也，惟友足以明之；夫婦之別也，惟友足以明之；君臣之義也，惟友足以明之。箴砭觀摩，德非友弗成，久要不忘，友道之經。寡恩叢怨者，世亦比比。嗚呼！友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溯台盲瞶，弱冠煢立，繄我政卿，世鄰孔密。朝游同寅，燕處同室。翊襄鞭策，無鉅無細。外關未啓，納誨於垣。衷論未協，詎止於三。台稡業文戴弁，不能執弓，把手編指，誨我從戎。煢疚罔植，株守先風，繄公曲濟，亹亹[①]始終。台憂亦憂，台容亦容，公惟謹脩，迺廑保其箕裘。台恣狂俠，遂成乎宦遊。乙卯[②] 握別，越十二秋。台曾屢檄，趣公閩詣，共有均榮，用詶夙昔。公戀慈闈，甯使故人我棄。乙丑[③]秋深，徂征海濱。令子報至，倒屣欣欣。烏衣謁台，尊台戎門。吐哺詢公，起居寒温，令子釀淚，嗣以訃對。聞耳驚心，心神俱廢，籲空咽哽，手顫杯墜。方期君子永年，台或生旋蓬萊，聯袂蓮社追歡。遽聆訃音，胡何不令人蹙然。罷酌滅炬，輾轉榻處，無計覿[④]公。咄咄若與誰語，如是越十宿而未已也。思之又思，恍惚仍思，俄焉若覯[⑤]，俄焉在兹，如是越十宿而未已也。嗚呼！台有禄

① 亹亹(wěi 偉)：意爲勤勉、不倦。《漢書·張敞傳》："亹亹不舍晝夜。"

② 乙卯：即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③ 乙丑：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④ 覿(dí 敵)：見，相見。《論語·鄉黨》："私覿，愉愉如也。"

⑤ 覯(gòu 構)：遇見。《詩·豳風·伐柯》："我覯之子。"

位，二親不逮於養。公有老母，獨先逝而何之？台與令子矢曰："公之母，台之母也，匱養，台之責也。"歲月菽水，台稔以十金。衣裯靈具，舉台夙陳。夫爾公可無憾於九原矣。台稔八五，齠齔未成，公之孫子，接武繩繩，台尚讓公壹局。夫爾公可無憾於九原矣。軍壁初成，角聲如懊，鵠立中宵，燈青月皓，倏焉思公，爰傷友道，載筆摛辭，哭我衷抱，仍繫以歌，執紼者告：

歌曰：我思古兮友道夷，君何往兮數不齊，傷交情兮草露晞。白頭老親秋帷凉，山頭風雨悲白楊，君胡不念兮母心傷。年年燕來東海灣，君何往兮去不還，淚遥遥兮思君難。

芋原開舟告江

隆慶丁卯[1] 季冬月日，具官某告於芋江之神曰：竪子某視軍旅之事於兹，蓋五年往矣。驅馳之苦心，跡之無他，神固鑒之。藉神之佑，亦庶幾免於罪愆矣。乃今奉聖天子明命，解纜以北。從軍者亡慮千人，遥遥千邁，神其終庇之。

祭旗纛

隆慶戊辰[2] 月日，具官某致祭於軍牙六纛之神曰：惟神炳靈，行間崇庇師旅，千禩攸屬，九塞具瞻。比歲，胡

① 隆慶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② 隆慶戊辰：即明隆慶二年(1568)。

騎匪茹，神人共憤。某猥以凡資，謬承聖天子明命，總理戎事，實神是賴。詹茲吉旦，告虔於神。伏願扶積弱之士氣，信中夏之神威，允神之烈也。儻愛憎弗類，懲賞無章，神其殛之！如或部曲虛糜餼資，怠棄教令，傾忌僚屬，不恤士兵，厚爲身圖，罔忠國事，有一於此，神亦殛之！惟神是力，毋作神羞。

又

維神上承征伐，下護封疆，歲有殊勤，國斯崇報。緊茲秋仲，西爽方凝，筮以吉辰，式陳常薦。神其展致寵靈，彈壓氛祲，俾五兵雷奮，萬騎風馳，邊徼用甯，毡裘跡絶，斯神之勣也。某奉命訓督於茲，兵氣肇振，疆事遒新，趣徼行間，預期校閱，敢不堅其敵具，一乃士心，乘威揚之秋，爲武禦之策，以弘天聲，以答神貺哉！

又

隆慶己巳[1] 月日，具官某致祭於軍牙六纛之神曰：惟神英毅有恒，正直無私，指揮軍士，振揚威武，古今遐邇，咸神之庥，功亦偉矣。夫神之所以能振揚威武者，爲其指揮軍士也。所以能指揮軍士者，爲其英毅正直也。某不敏，敢不鞭策！茲當履任之初，爰誓於神，以定三軍之志，以爲部曲勸。若賞罰無章，戕虐手足，分慮家世，不畢力旗鼓，明有憲紀，幽有神譴，某奚所逃罪。若我部曲

① 隆慶己巳：即明隆慶三年(1569)。

因循舊習，剥削憚人，不矢志報國，及軍士不奮勵心力，不用命行伍者，明法所存，某不之貸。若漏網乘機，跡涉隱閟，願神殛之。斯則神之威靈赫奕，而鑒某等報饗之誠矣。

又春操

維時三陽[①]届候，百務肇新。順時詰戎，邊臣常職。敬申虔祭，用告神知：凡我將士，有不恪恭執事者，神其殛之！

又秋操

維時爽届秋颺，候催蒼鷙。順時講武，邊臣常職。敬申虔祭，用告神知：凡我將吏，有不恪恭執事者，神其殛之！

祭馬神

隆慶己巳[②] 月日，具官某致祭於馬明王之神曰：某等不敏，叨守兹土，竊念西北戎政在馬，而蕃育茁壯，默司於神。邇者灾眚多侵，雲錦未展。顧奉職無狀，然於明神

① 三陽：古人稱農曆十一月冬至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正月三陽開泰，合稱"三陽"。此處指春天，也指農曆正月。《藝文類聚》卷八引南朝宋孔皋《會稽記》："餘姚縣南百里，有太平山……三陽之辰，華卉代發。"宋王安石《謝林肇長官啓》："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西遊記》第四十四回："三陽轉運，萬物生輝。"

② 隆慶己巳：即明隆慶三年(1569)。

不能無望焉。今脩葺神宇，以肅神儀，載陳薄祭，用祈神休。凡司牧之責，某等所可自盡者，罔不殫力圖維，而爲國效靈，尤神之貺。特率將士，告虔於神。

告景忠山

隆慶己巳月日，具官某敢昭告於景忠山川之神曰：惟神播氣爲雲，沛澤爲雨。巍峙三屯，儼民物主。某駑駘匪羣，謬兹開府。荷國殊恩，愧莫裨輔。秉紀植衷，神其鑒予。願啓視聽，以力疆圉。幽明並徵，仰答當宁。黍稷匪馨，惟神之所。

告景忠山三忠祠

隆慶己巳月日，具官某敬奠於漢武侯諸葛公、宋忠武岳公、信國文公[①] 曰：惟三公出處勛庸雖有不同，均之以身徇國。後千百禩，肖貌名山，有以見人心之不死也。眇予後人，握符於兹。無公之才，有公之志，祈公默相，鞠躬王事，其庶乎不愧景跂[②]之勤。公其諾之。

祭關壽亭侯

隆慶己巳月日，具官某敢昭告於漢壽亭侯關公曰：惟

① 漢武侯諸葛公：指諸葛亮；宋忠武岳公：指岳飛；信國文公：指文天祥。

② 景跂：意爲景仰，景慕。景，仰望；跂，通企，踮起脚尖。《詩·小雅·車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玄箋："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

公英明如日月行天，正直如雷霆振世，威澤越古今而獨存，伏臘儼華夷而無間。況兹祠宇，遹[1] 敞三屯，屈指前僚，悉荷景貺。恭逢誕日，敬布虔忱，願公鑒之。

歃血[2]告文[3]

隆慶己巳月日，具官某敬告於司慎司盟之神曰：維兹秋仲，邊事方殷。若非萬衆一心，鮮克有濟。某等敬奉制府教，僭申詛誓之詞。凡爾將校，或荷國恩，或膺世禄，或隸尺籍，或屬檄徵。衣食有年，報效一旦。履斯戒嚴之頃，期協猷戮力，遠播天威。即瀕於霜露水火，必奮勵護持，共植尺寸，以上答朝廷，以不負此生，則國有崇褒，神且相之。如猶循故轍，憚守成規，人懷其私，心無敵愾，及傾類忌伐，勝謗起羞，國有常典，神且殛之。告虔於神，惟神是質。

---

① 遹(yù 域)：語助詞，用于語首，無義。

② 歃血：古代盟會中的一種儀式。盟約宣讀後，參加者用口微吸所殺牲之血，以示誠意。一説，以指蘸血，塗于口旁。《穀梁傳·莊公二十七年》："信其信，仁其仁，衣裘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淮南子·齊俗訓》："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于信一也。"《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司馬貞《索隱》："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用犬及豭，大夫已下用鷄。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鷄狗馬之血來'耳。"

③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八係于明隆慶三年(1569)己巳秋八月條下。

慰自經武生毛雲衢

總理軍務都督戚某爲文遣某官某告於毛生曰：惟子之行，温純自飭，未卜所持；惟子之才，悃愊[1]自潤，未究厥施；惟子之遇，既徵淵媚，豈復珠遺，制府移文，報可有期；惟子之貲，尚餘一鎰，足以自支。何溝瀆之念遽興，而僅效匹夫之爲哉？子之愚甚矣，能不以悲。雖然等軀命於鴻毛，厭塵紛而長往，視受直王家，敗乃公事，而猶委曲圖存，俯仰規進者，不大有徑庭耶？嗚呼！世有若而人子，可以瞑目矣。

祭掾士葉重慶

都督某奠於葉子重慶旅櫬之前曰：予惟壬戌[2] 仗鉞閩陬，汝挾穎君來從予遊。服勞幕府，既默且脩。予將北征，毅然同驅。嗟嗟西域之使，汝未必非三十六人之儔。夫何倏爾一疾不瘳。嗚呼！汝伉儷未諧，骨肉弗哀，血氣方剛，造化曷仇！嗟夫人生，名利是猷，簞食豆羹，徵色凝眸，孰謂汝未聞道，乃能從容於易簀[3] 之秋耶？汝有遺

---

① 悃愊：意爲至誠。《漢書·劉向傳》："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有憂國之心。"顔師古注："悃愊，至誠也。"

②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③ 易簀：易，意爲換取；簀，竹席。《禮記·檀弓上》："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按簀是華美光澤的竹席，照當時習慣，官至大夫者方可用。曾子未任過大夫，不當用。故病重臨死者當換，後因稱病重當死者爲"易簀"。

言，吾爲踐酬；汝有遺魄，吾爲首丘。吾且汝策，瞑目奚憂。嗚呼！大塊茫茫，物情不齊。脩短有數，達人知幾。檀水悠悠，邊關逶迤。魂其勿驚，萬古如茲。

爲中丞汪公母夫人祈安

維年月日，具官某，竊聞方域之神稱鉅靈者，實維城隍。故諸侯大夫遇灾患者，則寮寀[①]士庶，皆反己不類，爲諸侯大夫致脩禳之道於神。

中丞汪公[②]，文武自將，握符閩邦，厥有丕績。邇者明聖授鉞東南，臨制千里，奸變消弭，允爲長城。不意母夫人近嬰疾疢，貽中丞憂。某惟中丞賴明神以翊福德，明神必藉中丞以妥英靈。神人相通，幽明均責，神能恝[③]然不思惠軫於一方耶？惟下吏叨鎮斯土，蒞官用兵，薦失其紀，夙夜自艾，不蒙孚佑，降以戮辱，理之所宜。今以禍某者禍中丞，則百司庶官焉賴？某願以身代母夫人病，用是濯心滌慮，率諸將士詣明神之前，薦牲陳，懇祈厥疾有瘳，啓處日泰，以登期頤[④]之域，庶中丞專心仗節，永殿南邦。茲國事民命攸關，匪敢效私禱也。明神鑒諸。

---

① 寮寀：官舍，引申爲官的代稱。江總《詒孔中丞奂》詩："疇昔同寮寀，今隨年代改。"

② 汪公：即汪道昆。詳見18頁①。

③ 恝(jiá 頰)：不經心，無動于衷。

④ 期(jī 基)頤：《禮記·曲禮上》："百年曰期頤。"鄭玄注："期，猶要也；頤，養也。"方氏慤曰："人生以百年爲期，故百年以期名之。"後因稱百歲爲"期頤"。

九鯉湖祈夢

具官某謹禱於鯉湖九位真仙之前：念某節叨君恩，謬躋今職。先於壬戌[1]秋，統兵赴閩勦倭奴。一捷於寧德之橫嶼，二捷於福清之牛田，三捷於莆田之林墩，四復捷於牛田。無何，兵憊思歸，且新寇劇，非集衆不可殲。冬十月，同憲副汪君道昆登福清城樓，共視烽燧，力陳再舉之策，汪以爲然。間關百難，得遂所願。春三月，率萬兵入閩，至小湖輒捷。既抵莆，一鼓滅陷城巨寇。已，又捷於連江、寧德，寇遂平。乃分步卒爲二班，更番防禦，爲久長計。而某驅馳積疢，當炎伏枕藥石，未獲奏功。兹復集水兵與之肇制，惟列真[2]崇居玄府，俯軫是邦，揮霍風雲，預徵禍福，徽傳千禩，名震九州。顧某世豢恩深，捐軀莫報。七閩重寄，竭力奚辭。雖非戡定之才，實切涓埃之念。其於馭兵民、奉職業、戒妄殺，一以天理爲心，冀或逭於神譴。獨寇機弗測，疆事維艱，重之以嗣續之憂，七尺之患。乃今胸臆罔知攸措，夙夜莫有定趨，惟列真視寇鋒毒民十年，亦必捫心而扼腕。今末吏所請四事，仰祈俯示以先機，緣職守所縻，不得詣列真壇下，假丹室之石床，遲黄粱之一覺，肅力代懇，神爽俱馳。

---

①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② 列真：猶言衆仙人。道教稱得道之人爲真人。漢馮衍《爵銘》："富如江海，壽配列真。"晋左思《魏都賦》："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

又

伏念某猥以眇軀，寄此大塊，賴親恩以有生，叨君恩而有位。服勤力展，懷德思報。此臣子之夙衷，弗能已已也。一有靡誠，質諸天地。粤自壬戌[①]，謬鎮七閩，適當鋒燧之秋，幸竊戡平之效，實仰荷列真指迷，因人成事耳。灑掃宫塵，久切景光之跂；驅馳戎役，尚遲明水之釀。顔甲日增，心旌時振。兹當歲旦，躬省彌殷，敬陳海上三事，敢叩列真，伏願明炳幾先，默資國計。詞徵兆寓，以啓惛愚，俾某得竭涓埃，莫匪假手之貺，即列真俎豆，亦重有餘輝矣。嗚呼！舉世皆夢也，而猶俟夫夢中之夢；人心即海也，而何問乎海洋之海？寧不爲列真之所嗤乎。

祭舊部曲遊擊將軍陳大成

隆慶己巳[②] 冬十月既望，余守薊門十閱朔矣。秋事既竣，偶伏枕，念故部曲戮力同心，不勝疇曩之臆。間閽人[③]傳言，浙使以尺牘至，則四川遊擊將軍陳君大成所遣也。侑以四緘，余力疾起居，而使者以捐館對，不覺失聲。傷哉傷哉！發使五日之前，殞身五日之後。君爲故人誠篤没齒矣。傷哉傷哉！悲不自已，揮淚叙君平生暨驅馳

①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② 隆慶己巳：即明隆慶三年(1569)。

③ 閽人：周官名，掌晨昏啓閉宫門。《周禮·天官·閽人》："閽人，掌守王宫之中門之禁。"後世通稱守門人爲閽人。《禮記·檀弓下》："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内也。"

狀,能復爲余側耳否?

傷哉傷哉!自丙辰[①]以前,島夷犯吴越。吴越久忘兵革,弗可恃。至徵天下兵,猥奉肅皇帝命,參浙東戎事,議練婺越人以充備禦,衆咻咻,謂罔奏功,獨中丞阮公[②]决策焉。君時著名里中,爲宗人所重,余善之,而未敢謂君能戎事。時婺越人懼軍政,咸爲必先得君,始有應檄者。余謀義烏令趙公,以驥幣往,君幡然出,屬余部。一日草檄募士,孫架閣鳴於幾案間者逾時,異之,檄士雲集,既成盟。方焚賓神之牘,忽乘風起墮君所,余竊卜君之應奇兆也。已而,教習稍稍就緒。

辛酉[③],島夷復犯甌越,率君等赴之。先日,台東郊有枯木自立,余督君等薄夷,自此始遂大捷,斬馘殆盡。衆僅三千而陣,夷每隃此數,輒分應之,一月幸十捷,君之名駸駸起矣。

嗣禦夷海上諸郡,戰輒勝,悉婺越人也,遂罷徵天下兵。是年冬,從余平江右寇。壬戌[④]又從余援閩,一戰而復寧德。再戰牛田、林墩,夷據橋恃險,君部中陷陣死者九十餘人,無一回視,勍敵遂棄橋走,殲之。閩十餘年

① 丙辰:即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② 阮公:即阮鶚(1509—1567),字應薦,號函峰,桐城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遷浙江提學副使,廣西參政。嘉靖三十五年(1556)遷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以平徐海,加右副都御史。次年改撫福建,三十七年(1558)三月被劾,罷爲民,卒年五十九。

③ 辛酉:即明嘉靖四十年(1561)。

④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來，山海積盜靡遺矣。次福清，復破新夷於上逕，始俱還，授君守備，君之秩駸駸崇矣。

未幾，寇復至，君爲制府所留，惟遣子弟入閩。已，乃聞鄆寇之捷，晋君總捕都指揮，喜而不寐。

君常懷敵愾，而鎮之以静。徽、衢兩境，頌君長城。朝議[①]偉之，俾西建旗鼓，爲蜀重。君乃不起。傷哉傷哉！

先是甫入閩，夢神人授余以玉帶，一金帶，二巨簏，余曰："途長，隸也不力，俾各負之。"意玉在君，今已矣。能不爲君悲哉！然余集義旅，諸皆以良家子從戎。自閩復殘城，躋樂土，濟濟之烈，川至日升。由百夫長以至偏裨何限，咸著厥聲，即行伍不忝干城，《兔罝》[②]之美，直二巨簏耶？

丁卯[③]，余奉召北徙，不二年間，或戕戈矛，或嬰阱罟[④]，後先而相繼。所謂豪傑士，回首不啻晨星，何往智而今劣耶？完名全節，以正而終，肇於君耳，又能不爲君

① 朝議：指朝廷的評議、决議。晋潘岳《關中》詩："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未逞斯願。"宋周密《齊東野語·杭學游士聚散》："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

② 《兔罝》(jiē 階，又讀 jū 苴)：《詩·周南》篇名。詩中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③ 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④ 罟(gǔ 古)：網的總名。

慰哉。君名與秩並顯，垂之疆場，炳之汗青[①]，且爲烈丈夫，況有子孫，次第成立，皆能衍君之業，高君門閭，其亦可以自慰矣。余薄劣，荷國至恩，謬兼薊事，兵食俱廢，齟齬相仍，虜動以十餘萬衆深入，五尺服主之身，未知膏塗何地，顧不負所期耳。往余別君而閩，邑邑不樂；迨別君而薊，則邑邑滋甚，皓髮蒼顔，尤稱鬘鑠，謂遽有幽明之睽乎？傷哉傷哉！有淚如泉，南向飛灑，君固鑒之，病夫何言。尚饗！

祭大司馬中丞思質王公[②]

惟公文章勛業，匹休前哲。天顧忌之，遂致其身。然恩綸載章，輿誠以慰。孤衷既白，萬古如斯。明公可以瞑目矣。光，東牟豎子也，幸受一廛，荷明公奕世之澤，兹復横戈東徼，耳目所及，往蹟隱然，輒爲明公悲弗已。夫功高毁至，才大數奇，古今豪傑，實不能免，謂明公何哉！歸窆有期，執紼靡策，瓣香蕪語，天末寓哀，願明公鑒之。

---

① 汗青：古時在竹簡上記事，先以火烤青竹，使水分如汗滲出，便于書寫，并免蟲蛀，故稱。後以"汗青"指著述完成。這裏借指史册。宋文天祥《過零丁洋》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元鮮于必仁《寨兒令》曲："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汗青。"

② 王公：即王忬(1507—1560)，字民應，號思質，太倉人。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授行人，歷御史，巡按湖廣、順天，右僉都御史守通州、撫山東，改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遷兵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兵部左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被劾逮入京師，死西市。隆慶初，復官，予恤。

焚黄祭文

隆慶四年，歲次庚午月日，具官七世孫繼光謹以庶品剛鬣柔毛[①]之儀，敢昭告於始祖考府君、始祖妣恭人王氏、二世祖考府君、二世祖妣恭人韓氏、高祖考府君、高祖妣恭人周氏、劉氏、伯祖考府君、伯祖妣恭人馬氏曰：肆余眇孫光弗類，負恖箕裘，臨戎吴越閩楚之墟，已復移鎮於薊。失禮先塋者，幾廿稔矣。思惟徒切魂夢，云勞罔極未酬，寸衷如割。比荷聖恩，晉之中樞，給以誥命，追封四代如光之官，而繼美復以邊勳授金山遊擊將軍。惟兹恩賚優渥，薦及幽明，無匪我祖宗貽謀之淑。感今溯往，爲之愴然。第光以簿役無能，躬展墓下；俾繼美取道東牟，肅將宸寵，且瀝酒爲我列祖告。嗚呼！蘊深必彰，伏久必揚。我祖宗辛苦植德，而崇朝流慶。九原之賁，誠百葉之光也。顧世之爲人臣、人子者如光，愆愚孱劣極矣，常恐負朝廷知遇，隳宗祊楷範，即一寢飯，亦弗遑寧。然疆臣之分，永力金湯。否則惟有死綏，庶幾仰答萬一耳。松楸[②]在望，歸掃何期？塵緒絲棼，願我祖其鑒軫之。

---

① 剛鬣柔毛：剛鬣，猪。古代祭祀用猪的專稱。《禮記·曲禮下》："豕曰剛鬣。"孔穎達疏："豕肥則毛鬣剛大也。"柔毛，羊。古代祭祀用羊的專稱。《禮記·曲禮下》："羊曰柔毛。"孔穎達疏："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

② 松楸：指墓地上栽種的樹木，引申爲墓地的代稱。唐劉禹錫《酬樂天見寄》詩："若使吾徒還早達，亦應簫鼓入松楸。"《舊五代史·梁書·趙犨傳》："祖先松楸，去郭數里。"

又

具官曾孫男繼光，謹以庶品剛鬣柔毛之儀，敢昭告於曾祖考府君、曾祖妣李氏、祖考府君、祖妣閻氏、顯考芝山府君、嫡妣張氏、生妣王氏曰：光不肖，自丙辰[1]遠去丘隴，爲役東南。不謂島夷内訌，鋒燧遍野，輒不揣衡命。於疆場間，動遵庭訓，仰仗國威，幸而戡戢陸梁，敉[2]寧澤國，少逭愆盭，薄效驅馳，百死一生，以有今日。乃謬承皇眷，晉秩中樞，内省之餘，懷栗[3]弗任。爰自我曾祖而下，三代咸得贈特進榮禄大夫、右都督；妣咸得贈一品夫人。寵極戎行，光昭夜室。而繼美近叙邊勳，亦獲循資，授金山遊擊將軍。是皆我祖妣累仁積善，代有儲禧；芝山府君餘烈清操，官未滿德，故冥冥之施，推及後胤，上報我祖妣耳。否則，光等何修，能藉世慶，竊通顯之萬一哉！兹繼美肅將宸命，賁於佳城，綸綍惟崇，冠袍其燁。顧先靈匪遜，斯格斯歆矣。惟光猥奉簡書，作鎮畿輔，嬰於職守，躬展靡繇，東嚮惟有心淚而已。然分在綏衡，敢不黽勉！或恐玄扃之外，無復負土之期矣。我祖妣其終念之否耶！

祭李母遵化李孝廉之母

徽德於其親則子賢卜，徽哀於其子則親德彰。脩短

① 丙辰：即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
② 敉(mǐ 米)：安撫，安定。
③ 懷(懼)栗：驚懼，戰栗。

旦暮，嗟嗟數矣，人謂之何哉！夫紫椿[①] 分積，則其齡長；緑諼[②]春榮，則其萎先。顧有閱百世不萎者，累之以厚植，而昌之以賢胤也。惟母氏相夫子有年，積善於玄穹，深且厚矣。重之國瑞，已登賢書[③]，行將對大廷之策，霖雨當代，其所以顯其親者，且相徵而莫窮矣。椿敷蘭茁，家之慶未涯，固不必母氏身親之也。況懿軌孝思，並高天壤，夜臺[④]長曙，奚憾哉。嗚呼！魚軒逖兮何之，愧冥冥兮瑶池。雲寒月缺兮空深閨，儼遺容兮在斯。春風悲兮鰥影，孝心裂兮烏夜啼，予酹一觴兮聊助執紼之悲。而匪《薤露》[⑤] 之詞也。嗚呼哀哉！

---

① 椿：木名，如香椿。《莊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大椿長壽，後因以爲父的代稱，如"椿庭"。又以"椿萱"爲母的代稱。

② 諼(xuān 宣)：意爲忘記。如"諼草"，亦作"萱草"。古人傳説，一種忘憂的草。《詩·衛風·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朱熹注："背，北堂也。"

③ 賢書：本意是舉薦賢能的名單。《周禮·地官·鄉大夫》："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後世因稱鄉試考中爲"登賢書"。

④ 夜臺：墓穴。《文選·陸機〈挽歌〉》："送子長夜臺。"李周翰注："墳墓一閉，無復見明，故云長夜臺。"李白《哭宣城善釀紀叟》："夜臺無曉日，沽酒與何人？"

⑤ 薤(xiè 謝)露：樂府《相和曲》名；另有《蒿里》，亦是。相傳原是齊國東部的歌謡。兩曲都是挽歌，爲出殯時挽柩人所唱。漢時以《薤露曲》送王公貴人出殯，以《蒿里曲》送士大夫、平民出殯。"薤露"，是説人命短促，有如薤葉上的露水，一瞬即乾。"蒿里"，是古人認爲人死後魂魄聚集的地方。

祭王太夫人少司馬思質王公配，鳳洲、麟洲[1] 母也

夫太夫人豈不誠賢矣哉！相司馬以忠直，稱誕二龍[2]，以孝廉顯，文章勛業，薦爲國珍，且與豪傒並驅千古之上，斯太夫人之賢之徵也。毋論姻婣能禮而範之，寰區能頌而傳之。即彤管[3] 所揚，亦將戢而避之矣。若褘翟[4] 不足以爲華，袡鼎[5] 不足以爲侈，耆稀[6] 不足以爲壽，斯又太夫人之賢夫人也。光，弁竪耳。獲受一廛於先司馬，已重締好於二大夫。雖載登太夫人之堂，疏賤之跡，未敢持一觴爲壽。顧太夫人遄歸矣，能不傷哉，能不

① 鳳洲、麟洲：鳳洲即王世貞的號，麟洲即王世懋的號。

② 二龍：指王世貞、王世懋兄弟。

③ 彤管：《詩·邶風·靜女》："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據毛傳及鄭玄箋：彤管，赤管筆。古代女史以彤管記事。後因用于女子文墨之事。

④ 褘翟：褘，蔽膝。以褘爲佩巾，蓋亦謂佩之于前，可以敝膝；蒙之于首，可以覆頭。翟，長尾的野鷄，其羽頗美。褘翟，即以翟羽爲裝飾的褘。

⑤ 袡鼎：袡，夾衣；鼎，盛大、顯赫。

⑥ 耆稀：古稱六十歲爲耆，七十歲爲古稀之年。

傷哉！然名殷逆旅，澤渥後人，復得從陶、孟、鍾、郝[①] 諸淑媛游，佳城[②] 不落莫矣。惟終天之恨，通家子不能自制耳。千里聞訃，一緘寓哀。太夫人其毋薄之。

祭陳太恭人南海陳海山[③] 母

繼光，東海豎子也。雖竊世雅，未登母之堂，曷卜母德耶？然長君賢而才，母之德章章懋矣，又何必登堂而後知耶！惟甲子[④] 歲，長君以柱下史[⑤] 巡行七閩，繼光時填吴越及七閩，獲受策辱，顧遇久且篤也。每垂紱引觴，必曰："無如曳綵侍膝下也。"間談及形勝，必曰："粤多故

---

① 陶孟鍾郝：陶疑指陶嬰，周魯陶門之女，少寡，養幼孤，紡績爲産，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爲。嬰聞之，恐不得免，乃作《黄鵠》之歌。魯人遂不敢復求。又有陶侃母，亦稱賢淑。孟，疑指孟光，後漢梁鴻妻，字德耀，姿貌甚丑，而德行甚修，與鴻遁霸陵山中，耕耘織作，以供飲食，後至會稽，賃舂爲事。每進食，舉案齊眉。所在敬而慕之。又有孟母，即孟軻之母，有三遷、斷織事。鍾、郝，指鍾夫人、郝夫人。鍾夫人，晋鍾繇之孫，王渾妻，字琰，聰慧弘雅，美容止，善嘯咏，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生子名濟。一次，濟從庭堂過，王渾説："生子如此，是以慰心。"琰説："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指王渾弟王淪也。王渾弟王湛娶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② 佳城：《博物志·異聞》："漢滕公（夏侯嬰）薨，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喪，駟馬不行，踣地悲鳴，跑蹄下地，得石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後稱墓地爲"佳城"。

③ 陳海山：即陳萬言。詳見126頁②。

④ 甲子：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⑤ 柱下史：官名。《史記·張丞相列傳》："蒼，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司馬貞《索隱》："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此處以古官名稱御史。

矣,得樂土以安老親。即靡盬奚恤焉。"聞行間礮震,輒愀然曰:"桑梓劻勷[1],何以慰老親之側乎?"夫下有孝子,上有賢母,隱然相須,匪直今日。況長君埋輪[2]之烈,又母斷機之效也。至秉憲而聞風解印綬,貢士而爲國植楩楠,慈訓不重徵耶。藝寇龍頭,方與中丞汪公爲敉粤計,俾繼光驅馳,庶幾于役拜母。無何,長君以及瓜行[3],中丞以獲謗去,繼光尋召入,南北睽携,無復聞問,僅得長君已巳牘,知母壽且康,謂母之齡未艾也。比奉訃音,錯愕不置,天福善固若是哉!然臺省之峻,母勣已昭;綸綍之隆,母榮已肇。重之經略未已,母之澤,且既九圻,則期頤之年,未足爲壽。母能邑邑於耄耋之間乎!哭唁末由,瓣香遥寄,而復爲之詞:嗚呼!粤之水兮百折,粤之雲兮淒以列,思北堂兮杯棬,悵勞人兮天末。雲茸茸兮水離離,魚軒逖兮還無期,奠椒漿兮灤之漪。倩馮夷兮爲致之,魂歸來兮鑒於斯。嗚呼哀哉!

誓詞[4]

隆慶壬申[5]月日,具官某等謹誓告於漢壽亭侯關公之神曰:光等厚荷國恩,叨爲將領,居三軍之上,乃父母之

① 劻勷:惶懼不安貌。唐韓愈《劉統軍碑》:"新師不牢,劻勷將逋。"

② 埋輪:敵攻,埋輪地下,以示堅守不退。

③ 瓜行:一作"瓜代"。因任職期滿,由他人繼任後,到别處任職。

④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係于明隆慶六年(1572)壬申二月條下,作《誓師會盟于神》。

⑤ 隆慶壬申:即明隆慶六年(1572)。

司，義共死生，責兼教養。但愚蒙如光，不堪重寄，且所轄地方二千餘里，五標十一路，主客偏裨，殆以數十計，軍民兵勇，且十餘萬。而醜虜不時侵犯，其勢常倍我軍。故禦衆，非衆弗克敵强，非堅弗前，合衆益堅，非上下交信弗行，非行伍齊一弗效，非士卒感畏弗得手足之助。薊鎮故套，正與此相背馳。

比辛未[1] 春，業已告虔於神，報應不施，人無忌憚。光憤神之怠，恨隸也之不力，頹弊沿習，至今弗改。其將領士卒，若秦視越，全忘父母教養之責，迥無痛癢相關之情。惟恣意科斂，以供餽送；分類蒐索，以需造作；極力咨詢，以奉奔走；俯首偵伺，以徇好惡。至於隨處差委員役，輒徬徨以應。取一時之説，免目下之讒，倒簿造册，常例使用。紛然百種，不可毛舉。卻將實事，一毫不爲。夫我國家厚禄養將士，付以當關之責，而爲三軍。父母之司，忍令陵替至此，何以俯仰天地間乎！使軍士救死不贍，勇氣何從而生耶？且五標十一路入衛班操，相率以是爲得計，視神之威、國之紀、主將之賞罰，不啻浮雲流風，罔知警省。光之憤恨，寢飯莫措。不得已，再率偏裨輩重誓於神，願緩譴於前，嚴察於後。自兹以往，若光無真心軫念士卒，飾虚文以欺神，人南北分爲兩途，愛憎有所偏重，故縱偏裨差委之徒，知而不究，神其速加冥報，如後所云：凡我偏裨，自協、副、參、遊、都、守、提調等官而下，必廉以禔身，儉以節費，公以給餉，任怨以禁科斂，多方以察。饑寒

① 辛未：即明隆慶五年(1571)。

無依之軍，爲之優恤寬養，以保其生。力止額外需求、供應、使用、打點、當月餽送之類，省一分則軍受一分之惠，俾窮邊殘喘，日漸蘇息，庶可教以親上死長之道，而責之用命鋒鏑[①]之間。如或仍前，不推心仕事，不齊志協力，不撫恤調停，額外徵求，巧爲餽送，至倒簿造册、打點使用之類，科斂不已，及各委用到營索賄生事者，各官不併力禁止，不從實詰報，願神鑒察，降與天灾、人禍、瘟疫、水火等厄，使全家立見死亡消敗，絶子滅孫，以償其報再三。思光一人，知慮誠難遍及，不仰藉於神，則國之長城，卒不可恃；偏裨之故態，卒不可祛；士卒之狼狽，卒不可起。神能不哀之？惟神正直英武，莫之與京。率土之廣，萬世之後，儼焉如在，感而遂通，必不孤予小子之禱。

告旗纛廟文有歌

隆慶玄黓[②]之歲、玄月[③]吉日己酉，具官某等謹用牲幣，敢昭告於軍牙六纛之神：維兹三屯，實爲全鎮之樞，主將三軍，咸於大神請命。舊宇類於叢祀，弗足以展神靈。

---

① 鋒鏑：本意指刀刃和箭鏃，後借指兵器。此處指戰争。《南史·劉懷敬傳》："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

② 玄黓(yì 弋)：十干中壬的别稱，用以紀年。此當指壬申，即隆慶六年(1572)。

③ 玄月：夏曆九月的别稱。《爾雅·釋天》："九月爲玄。"郝懿行《義疏》："《詩·何草不黄》正義引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

神靈匪安，軍威曷振。主將初謁，蓋甚恧[1]焉。竊惟不佞[2]，弱而在事，自抗旌牛女之墟，皆並海鯨鯢之寇，乃諮議當途，得烏傷諸壯士，作而練之，踴躍以前，遂殿兩浙，復七閩，轉蒐江右，薄涉嶺南，戰必有功。豈伊人力，仰惟皇天上帝及大神之光烈威靈，或予天時，或徵吉夢，或臨機而變，或轉禍爲福，受神之賜，可謂渥矣！尋徙薊門，俾總兵事，兼填重地，愧亡瘉人。第感恩思奮，抗疏爲公家忠計，顧輟於多議，又不敢便文自營。惟先重保障，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絶二千里。復飭部曲，授中堅諸校以都肆技擊之略，一乃衆心，罔奸旗鼓，於兹五年所矣。故烽燧將然而輒熄，虜謀屢成而自伐。幸得整暇，躍馬而爲障徼之備甚設，且禁科斂，革虚冒，率將吏歃血於壇坫，令其秉心塞淵，匪惟夙弊漸釐，亦既狃忕其利，神牖之庇，蓋日篤而時殷矣。於是乘講武之隙，命將吏操畚臿，創兹祠，以奠神居，吉蠲而迓神馭，儼然遵國制也；取昔名將，配之兩廡，明類享也；得如故事，以次受脤，崇時報也；誓師振旅，類禡有地，端戎紀也。自兹以往，某等務期無實，不負此生。一有犯詛，自干禍適罔赦。尤冀鑒此孤衷，益植士氣，永弭封疆，俾威稜日憺於沙漠；三軍鼓舞，臚驩騰歌，以妥以侑，永惟大神之假。歌曰：赫赫神明，載之令典。國家禋祀，視昔丕顯。追惟南伐，實神之靈。兹步北師，

① 恧(nǜ 女去)：慚愧。

② 不佞：謙辭，猶言"不才"。《左傳·僖公十五年》："某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宋葉適《上西府書》："某不佞，自以爲無三者之患而獨有憂世之心。"此處爲戚繼光的自謙之辭。

將犂虞庭。廟宇新開,西郊肅肅。簡師講武,於茲之陸。貔貅十萬,馬阜車堅。有旐有旆[①],有旟有旃[②]。爲旌爲旂[③],以練以組。錦杠帛縿,曰旒曰縷。錯之物類,象以天文。戲下鼓之,部署三軍。明神在上,或左或右。申令止齊,罔敢前後。廊廡仰止,名將森森。開我執事,咸秉赤心。志馳燕然,身甘馬革。毋爲神羞,永光史册。敢徼寵靈,纛旗不揚。安攘有成,天子壽昌。於萬斯年,四夷服賓。翼翼帝室,黄屋左纛。

祭馬神廟文

隆慶壬申[④] 三月丙戌朔,越三日戊子,具官某等謹以牲幣告於敕封馬明大王之神曰:惟神毖祀在典,所以重戎事也。惟茲三屯,全鎮具瞻,舊祠仄陋,麗譙凌偪,非所以示尊重,徼神靈之享。假乃初籍馬,廐牧多災,曾申謁款,應神如響,爰俾孔阜孔羣,衛之騋牝[⑤],魯之駉牡[⑥],蓋不足多矣。故胡人聞之,不敢南下而牧,神之丕績,開右

① 旐:古代旗的一種,上畫龜蛇。旆,古時旗末狀如燕尾的垂旒。

② 旟:古代旗的一種,上畫鳥隼,進兵時所用。旃,純赤色的曲柄旗。

③ 旌:古代旗的一種,綴旄牛尾于竿頭,下有五彩析羽,用以指揮或開道。旂,古時旗幟的一種。《周禮·春官·司常》:"交龍爲旂。"《爾雅·釋天》:"有鈴曰旂。"《詩·周頌·載見》:"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④ 隆慶壬申:即明隆慶六年(1572)。

⑤ 騋牝:《詩·鄘風·定之方中》:"騋牝三千。"毛傳:"馬七尺以上曰騋。"牝,雌性。

⑥ 駉牡:馬肥壯貌。《詩·魯頌·駉》:"駉駉牡馬。"毛傳:"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牡,雄性。

我三軍。惟我典戎，敢不用報庥庇。特率將吏，摶心揖志，鳩工庀材，桓榮咸備，雖瓴甓版瓦，亦於公帑罔費。爰卜西郊，創遷新祠。左鄰類禡之所，前臨講武之臺，赫赫峨峨，軍心用肅。詹以季春三日維戊，敬將牲醴迎神居之。廟貌既嚴，永挹陰山之秀；地靈斯效，多鍾渥水之駒。我旅我師，是伯是禱。載驂載駟，于狩于征，助敵愾而清大漠，實惟大神之庥無疆。

祭忠烈廟文

嗚呼！公等有統三軍，有膺一命，下至行伍，孰非世豢，受任雖殊，報恩則一。先後禦侮，皆能捐軀。或卒奪虜魄，而遂止猖獗之患；或大示義氣，而使知朝廷之尊；或不得已，而恐以苟免爲羞。孰非死難之臣，國典所宜崇祀者哉！固有奉制立祠於死所，而其湮没者不少。亦有文獻無徵，名位咸缺，至今不知爲何人，雖祠而與無祠同。某入鎮，竊愍之，檄上總制府，乞行五標、十一路，各立分祠於其城，其有制祠越在窮山僻野，宜附之城中，便於三屯營則爲總祠通祀之。檄下，諸路適興邊臺大工，此役未暇舉。往於灤陽之滸，見有總祠垂廢。又見景忠山之絶巔，有附祀者幾人。匪惟弗便，蓋弗專也。卜地未宜，如令典何？諸路建祠之役竟罷，予乃獎率保河、三屯等營將士，鼎建兹宇，將灤陽、景忠所祀，暨鎮屬陣亡官軍，東西列廡，分路置主，各登封號、籍貫於屏位，以志其名不朽。兹日，適爲五標、十一路將領會計秋防，而八守備、二十五衛所聽較軍務，《易》之萃涣，《詩》之相祀，兹惟其時，實鼓

舞士心之秋也。乃具牲醴，迎孫公遺像，建諸將士木主等位，肅然成享，敢用布告：

夫今日某等，即往日公等耳。某等之寄，與公等同。每念國恩難報，志必以死綏爲期。儻荷神庥，功成身完，視公等殊，乃社稷之福也。某等厚幸，諒神亦爲社稷幸矣。若神庥不可撤，則臣節在所，必明俎豆與否，安敢預圖。然必不至見笑九原[①]，爲公之罪人也。嗚呼！當公等死時，偷生者何限？今也生者，骨已朽矣。廟貌誰存，精爽誰在，奔走祀事者誰爲？惟公等忠烈，不死者在人也。矧今崇報有所，祀事孔明。朔望，鎮帥率營屬謁，令凡將士過者必謁；春秋，鎮帥躬鬯[②]，偏裨公獻，雖下卒必逮。重其爲國殤也。且有田以資修葺，有人以專灑掃，器皿咸備，可俾之勿替。惟我明萬年永曆，則血食萬年；惟城社萬世不毀，則廟貌萬世也。視彼偷生者，所得孰多耶？伏願靈爽不昧，鑒我將士之誠，附我旗鼓，大張殺伐，用舒憤愾，以報我國恩，以奠我邊疆。

重創玄帝廟告文

萬曆丙子[③]八月辛酉朔，越十七日丁丑，具官某等謹以粢盛素羞[④]之儀，敢昭告於北極真武玄天上帝之神

① 九原：即九泉，黄泉。《舊唐書·李嗣業傳》："忠誠未遂，空恨于九原。"宋蘇軾《亡妻王氏墓志銘》："君得從先大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

② 鬯(chàng 唱)：古時祭祀降神用的酒，用鬱金草釀黑黍而成。

③ 萬曆丙子：即明萬曆四年(1576)。

④ 粢盛素羞：盛在祭器内以供祭祀的穀物。

曰:惟神紫虚稱帝,元始俶章,曰麋之土。天析厥體,道協以真,攝玄與武。載陟載降,神化無方,爲民物主。闡威立紀,數贊皇圖,功越昇舉。肇夫初劫,禔福覃靈,帝時于楚。自都及邑,率毖明禋,罔不稽古。三屯之鄙,形勢所鍾,爰肅篚篴。顧彼百雉,以駐王師,俯控雜虜。維城弗植,祀亦靡崇,曷昭畿輔?兹飭有衆,增其陴湟,弘乃棟寓。中秋既望,筮吉揭虔,迎神坎府。天子明聖,玄德允孚,蔚有令緒。紆勛三境,御宇萬年,五風十雨。非神莫祝,非神莫徵,惟神克祜。

祭業師廣文梁中谷先生

吁嗟乎哀哉!山有樝楠樗櫟[①],必置藉令盡登,郢斫工師[②],又奚歎乏材哉?數之莫齊,顯晦異轍,振古然矣。吁嗟乎哀哉!先生少輒穎脱[③],遠軼傿髦[④],老猶窮經,堇沾微禄,孰不爲先生悼之。往先生累舉不一第,自勖甚

① 樝楠樗櫟:即樝木、楠木、樗木、櫟木。

② 郢斫工師:指郢匠。郢匠,楚國郢都的巧匠。《莊子·徐无鬼》:"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斫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斫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堊,白粉;漫,塗抹;運斤,揮動斧頭;聽,不用眼睛。後因用"郢匠"指文章老手。

③ 穎脱:亦作"脱穎",舊時用之比喻有才能的人得到機會,即能顯示出來。李白《與韓荆州書》:"使白得穎脱而出,即其人焉。"

④ 傿髦:指柔美細長的草。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渠》:"《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澤中出蘭蒲,上多傿髦,衿帶牧澤,方十五里,俗謂之蒲關當。'"後多用以指才能出衆的人。

弘，人莫之測。儻達在高位，用必休休[①]矣；已而變生於塗，二矢弗絀，盜且化。使肩國事，節當巖巖[②]也。載司學政，一攝邑符，卒調王傅，不爲不歷歷[③]矣。且也薦剡交馳，上徹宸扆，從而畢信所蓄，一何灼灼[④]乎！材與時左，即值弗庸，又孰不爲先生悼之！蓋余及見太公，隱居求道，有而不施。先生即施，亦猶未展什一。悼先生者，宜莫能釋。噫！不然也。先生之伐，不於其身；太公之積，不於其子。谷深林茂，源遠流長。未可以今茲論天道也。念余譾劣無匹，服膺教訓，銜命四方，幸不顛躓，莫非德澤。而所造士，遍諸趙、晉，或以文起，或以才稱，則楩楠之爲國須無算矣。先生之伐，不重徵哉。故知高門之未艾也。獨壽未躋耄耋，而胤息未晉，曾玄有餘憾耳。吁嗟乎哀哉！邊機鑾午，欻[⑤]聞訃音，執戟徬徨，五内如割。梁月[⑥]猶在，哲人萎矣。哭寢無從，轄車式駕，既銘玄室，

---

① 休休：安閑自得，樂而有節。

② 巖巖：高峻貌。《詩·魯頌·閟宫》："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孔穎達疏："言泰山之高巖巖然，魯之邦境所至也。"

③ 歷歷：謂揚其歷試，亦謂仕宦所經歷。宋陳亮《問答上》："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歷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

④ 灼灼：鮮明貌。晋傅玄《明月篇》："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

⑤ 欻(xū 需)：同"欻"。欻忽，如火光之一現，言迅速。《補江總白猿傳》："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

⑥ 梁月：亦作"梁嶽"，比喻重要人物。梁，棟梁。嶽，指泰山。語出《禮記·檀弓上》："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復寓椒漿[①]。諸谷之陽,西瞻哽咽。吁嗟乎哀哉!

祭王處士

天地有始,生物從之,人亦物也;天地有終,生物從之,物亦人也。天地之壽以億計,人壽以百計。即如硯以歲計,墨以月計,筆以日計。修短不同,同歸於盡。第硯以受墨,墨授於毫,毫染於輻,而有千百年不盡者,均也,又烏足長短少之哉!故天以百年鍾於人,而善用者獨得乎天,則天亦不以百年靳之,蓋有不與形同朽者也。惟君生紹世業,長而聰明,過目成誦,舉筆能文章,卯角爲諸生。天之所以鍾君者甚厚,而君不能善用甚厚,卒至白首無成。晚過塞上,竟無能爲。筆之日,墨之月,硯之歲,相成於久遠,遂賫志以没。嗚呼痛哉!幸而有子,視易簀正寢,此又君生平無涯谷,好客喜施,冥宰爲之報,固如是也。余叨姻末[②],垂髫共筆研,君望余而來,去而復返,死而後已。固義有所屬,亦情有所牽也。迺不敢以譽爲哀,而以哀爲哀,俾君居夜臺而知塵世之誤人也。兹疆場虎豹之羣,不可以棲遊魂,幸附令子以歸。嗚呼痛哉!我酒既陳,來鑒我心。

---

① 椒漿:即"椒酒"。《楚辭·九歌·東皇太一》:"奠桂酒兮椒漿。"李嘉祐《夜聞江南人家賽神》詩:"雨過風清洲渚閑,椒酒醉盡迎神還。"

② 姻末:對親戚中長輩自稱"姻末"。明都穆《鐵網珊瑚·書品九》:"貞溪諸名勝詞翰,載元時筆劄,其中一紙署名有云:東郭姻末錢抱素稽首拜呈。"是元時已有此稱。

祭丁參將

嗚呼，將軍亡哉！粤自己未[①]，余參浙軍，海夷方熾，行部司馬握兵符，徵調諸省勁卒及土夷諸軍殲倭，而每後期，賊得厭飫去。且苗夷遠自不毛，多經城府心腹過師，人不堪其擾，遂有賊梳兵篦之謠。余甚憤之。請練越人以從事，爲古昔沼吴[②]度江之士，皆越黨也。當道以爲迂，詬之力；復有主之者，亦力。先練紹人，僅成軍容，終怯於短刀接戰，居使之然也。尋有舟山之役，倭僅七百，集天下文武兵將，經歲百戰，竟罔功，乃得備習兵家勝敗之故。復以義烏尹趙公[③]集邑中良家子，奉司馬檄選練。其前紹兵弊習，一切反之，遂以成軍。其時將軍以編民爲百夫長，用是盡殲犯浙之倭。倭謂浙人能戰，不比往時調者愆期，可以攻劫自由也。土人禦倭起於此，倭帆從此避浙矣。余又奉詔，率將軍等入江右，入東粤，乃援閩入海，再守閩封，殲山海之盜，先後百十餘戰，罔不全勝，無一挫衄。將軍之功名，駸駸起矣。至於王倉坪，赤日當午，平原列壘，倭幾二萬，我軍僅六千人，爲二陣，將軍當突其中堅。賊衆勢猛，我軍已鼓而不敢逼。余促之以軍令，將軍乃自秉招摇當先，遂大破之。是役也，不亡一卒。將軍之功名，從此震赫，至今官矣。夫以百戰中短刀相接

① 己未：即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② 沼吴：猶言滅吴。《左傳·哀公元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吴其爲沼矣。"杜預注："謂吴宫室廢壞，當爲沼池。"

③ 義烏尹趙公：即趙大河。詳見 124 頁①。

不能死將軍，而死於旅；以萬餘勍寇不能敗將軍，而敗於一夫之失防。嗚呼痛哉！豈將數奇侯封而必得天幸者耶？將軍爲人直質勇敢，汗血報國。戡定之勛，不出於世豢武弁，而乃出將軍等編民，將軍誠足多矣。第僅有幼子，五千里外扶櫬以歸，寧不益使余痛心耶！余白首矣，享將軍之利，而將軍不能自享其年，以食朝廷酬勞之報，寧不益使余痛心耶？嗚呼！江水湯湯，吴嶠嶙嶙，將軍帶礪，苗裔乃興，靈其宜歸，佑孤子以大閥閱[①]，庶幾使余痛心者不藉以少慰也耶。路漿載酹，五臆如焚。

祭大司馬譚公[②]

嗟嗟乎哀哉！天乎，鬼神乎，自致之數乎？訃音倏播，四鎮、五省不啻移所天。即比塞，以書來會，又若左券。儻假公年，犂庭而啓金湯，舉八埏[③]，可屈指也。況聖主中興，元輔左右惟謹，治化以隆，戎翟胥服，天無烈風淫雨，允惟昭代咸登之辰。乃中道奪公，天乎？鬼神乎？抑修短定於有生，數莫獲展乎？英賢同軌，無俟公存亡乎？吾不得而識也。惟並起艱虞，烝烝然逮有今日，則知公者某，成某者惟公，不能不哀而術之。

---

① 閥閱：古代仕宦人家大門外的左右柱，常用來榜貼功狀。《玉篇·門部》："在左曰閥，在右曰閱。"因稱仕宦人家爲閥閱，亦指記功的簿籍。

② 大司馬譚公：即譚綸。詳見26頁⑧。

③ 八埏：埏，邊際，邊遠之地。《文選·司馬相如〈封禪〉》："上暢九垓，下朔八埏。"李善注引孟康曰："埏若貪埏，地之八際也。"

嗟嗟乎！公苦學而薄逢掖[①]，竟以鉅儒取科第，爲南司馬郎，從司馬張公[②] 禦倭，顛危奮發。久之，以佐畫功守三台，而版籍咸在掌握，議練土兵。適某參浙東戎事，遇於桐岩，奇之，語焉。某請沼吴渡江率越産，意乃决。已，趨舟山練者奏績，而顛危奮發，視昔且倍，蔚乎嚄唶[③]之將矣。某亦請諸司馬中丞，所屬則會稽子弟，紀律故端，但不欲以短兵接。已，用烏傷尹趙公策，易其邑之人練之，取新革故，期而成，遂罷天下兵援浙者。於是共事，山海盜靡不殲。計全勝八十餘戰，獨浙之象山、白水，粤之張璉、林朝曦不與。他悉某統馭，監督則公也。聞太公喪，歸自海上。無何，閩難作起，公開府既平，乞終制，且著爲令。肅皇帝韙之。已而撫蜀，而督兩粤師，而總制三輔，仍治遼。某亦以召至薊。時大爲虜創，春復告急。烽燧後百無所資，上疏重創築，慎訓練，立車營，增敵具，刑逋逃，邊垣有待。某咨白一切報可。薊雖畿甸，而行間狀

① 逢掖：本指寬大的衣袖。《禮記·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因指儒生所穿之衣。此處指儒學。唐劉禹錫《游桃源一百韵》："紛吾本孤賤，世業在逢掖。"

② 張公：即張經，字廷彝，號半洲，初姓蔡，後復張，侯官人。正德十二年進士，由嘉興知縣選吏科給事中，歷户科都給事中、太僕少卿、右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兵部尚書總督如故。丁憂歸，嘉靖三十二年(1553)起南京户部尚書，就改兵部。次年五月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便宜行事。尋改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專辦討賊。三十四年五月被劾逮入京，論死。隆慶初復官，謚襄敏。

③ 嚄唶(huòzé 或仄)：《史記·魏公子列傳》："晋鄙嚄唶宿將。"張守節《正義》引《聲類》："嚄，大笑；唶，大呼。"形容氣勢盛。

都人士目不逮擊，訛集舛馳，使者亦累載封事，公相顧太息曰："不用則已，用則須遂展錯，志固未衰，氣已潛奪什五。頃者，君紆余銳，今反之矣。夫欲出罟穽，復顧鼎鑊，力以心隳，潰乃績，徒悔艾無益也。"公深以爲然。尋謬陳邊政兼鎮守，蓋憂之甚而默翼焉。慮非薊，某未及喻也，旬月大喜。在制府，虜竟不敢叩關。典禁兵，未幾病免，避其疾也。公爲人嚴重，國家事不問利害，當之，雖納言易執持毅不可憾。不索紕謬，不狗聽聞，一中肯綮[1]，不以貴賤死生遺忘。所造植無慮十數輩，並皆名世。部曲彬彬然，爲天子守禦。監司時，識俞大將軍[2]，稱之不衰，引佐樞府。實禮以爲天下帥，尤見將將之略云。自爲守詰戎，常袖匕首，不用命者刺。行則奉節鉞，鼾鼾無爽。省大夫忌，某間以聞公曰："委質而負危事業，弗越人何爲哉！"忌者屏息。每督戰，袍襲以甲巾而殿，俄出陣前，衆錯愕，罔敢貌言，又罔不自效。秉天縱之資，徹行陣之隱，料敵猶深，機轂神矣哉！夫通籍即戡，東南已復，安攘西北，雖風土殊，人情易，致舟車，關汛勢亦頓暌，顧勛勩，後先一轍，豈非夷虜狡態，濤菁慝縱，覈於中炳，灼於矢石之際，轂伏命中，機觸隨弭哉。所以重掌邦政，儼然一老將坐司馬門。而薊未竟之圖，遼且絀之力，貢市弘遠之烈，

① 肯綮：即"肯綮"。本意筋骨結合的地方。比喻要害或最重要的關鍵。《金史·郭藥師傳》："宗望能以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明宋濂《故奉訓大夫王府君墓志銘》："爲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

② 俞大將軍：即俞大猷。詳見124頁②。

以既邊垂利病，莫不以之簡眷倚任，則又千載一時。顧置明良，遽還造化。天乎？鬼神乎？吾不得而識也。使天地常如癸酉[①]，少保且不免，又安得戮力王室至是哉？薊視他域最苦，而最不譽。乃或假戰法，或假兵制，或厘其指授，公之澤在中外者厚，宜厚其報。且也順利玄詣，膺秘受而厄於數，抑自致乎？吾亦不得而識也。然公之爲國家謀，垂諸無疆，代且不朽，身何遑恤哉！獨曳履而逝，樞衡如蛻，顧問方殷，躑躅而望拯持者，與二三子呱呱忽失所怙，無論識不識，莫不哀之。幸仲氏參軍，投紱扶櫬，羣稚又各擅鳳毛，昌阜厥世，慰藉逖且弘矣。公其無中道之憾，獨以國士待某，未之能報。夙夜即當公意萬一未譬，又守在邊垂，一慟曾未得匍匐，而遂謂報何？惟矢乃馳驅，不負疇昔。公目且瞑，某心庶幾矣。轜則以膏，紼莫與執，不腆之奠，唏噓緘辭，公能無鑒幽明之別耶？嗟嗟乎哀哉！

祭王棲雲

嗟夫！道之不明，學道者晦之；道之不行，晦道者失之。道誠明矣，而卒不行者，時之否也。顧人之臧，非道之不幸也，必欲其行而委合者，道之災也。顧人之匪，非道之幸也，乃有道目者，不曰人僞，而曰道僞，誣道也。

武林王君，自幼從師門學道，漠然仕進，信己以往，卒以布衣死，一貧自樂，人無訾焉。且義有所興，舉而不汩

① 癸酉：即明萬曆元年(1573)。此年加譚綸太子少保。

汩。性尤沖和，若視世之美利，無所羨慕。以公才學，豈不能博一命哉？蓋求道之明也，而遂薄其身。耄年去家五千里，走塞上，特訪余於戈馬之場，遂竟不售，而賫志以没。自少至老，無所辱於道，斯道之幸也，身之臧也。公始得以完歸道，道始得以完授公。視軒冕而尸行，售道而失身者，較之於身後，公未嘗不足。而用勢競巧者，祇自勞也。或曰同歸於盡。嗚呼！公自視萬古孰不盡耶？比公之大漸也。

余親見易簀焉。有子在側，凡厥終之備，衾棺之屬，莫不盡塞上之良矣。公即家居，含笑正寢，亦不過是耳。知公九泉之下，以旅榻視正寢，無讓矣。兹復請之有司，以郵傳[①]歸公櫬，俾完瘞於武林之故墟。其輀[②]之發也，僅六舍而過石門，千里而過衛靈，如不昧，將見晨門[③]之官，聞擊磬之音。聖人所遭，每如此。公，聖人之徒也，殆瞑目而長往矣。

嗟乎！潞河之越，一水而脩。千秋萬古，此川之流。往古來今，人代幾遒。市有新穀，野無古丘。天道如此，君其何尤？鑒我旨酒，永别邊頭。

---

① 郵傳：傳舍，驛館。宋王禹偁《商於驛紀後序》："吴、越、江、淮、荆、湘、交、廣，郡吏上計，皇華宣風，憧憧往來，皆出是郡，蓋半天下矣。故郵傳之盛，甲于它州。"

② 輀（ér 而）：古代運載棺柩的車。《釋名·釋喪制》："輿棺之車曰輀。"

③ 晨門：管早晨晚上開門的人。《論語·憲問》："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邢昺疏："晨門，掌晨昏開閉門者，謂閽人也。"

誓將[①]

萬曆庚辰[②] 七月戊辰朔,越八日乙亥,具官某等謹昭告於武安王關壯繆公之神曰:某愚昧極矣,叨冒寵恩,謬爲一鎮主將,今十三年矣。恭賴朝廷宏福,廊廟遠謨,督撫重臣握算,而大小將領協厥心力,至於胼手胝足,勞心焦思,積有歲月,其修守戰禦之備,似已稍周。但虜情變於旦夕,兵形殊於後先。或因事異制,或隨敵應機。兵法有若轉圜。某固愚昧,於推誠心,布公道,廣忠益,每深自勖勵而未能,苟可有濟於職守,安敢必自其己出。況將士有功,莫匪某之尺寸。所以清時寵賚,往往獨膺,日謀報稱,寖寖殆弗能置也。今以征勦之策言,中間或盡善而未盡美,或升堂而未入室,或尚滯礙而罔便利。茲集全鎮將領以及士伍之微,虚心詢訪,凡有見合機宜、足裨時用者,本府願奉之高臺,率諸將領羅拜,盡以本府所蓄橐裝舉而貽之。連日博採所長,至於再三,似無遺策,衆亦莫不稱可。誓當同心竭力,再無後議。本府對衆舉筆,一一書擬,通行改正遵守矣。

目今諸將領會畢散回,惟有實心奉行,急求入彀而已,又何誓爲?緣薊門習俗,人各一心。或取悦而獻諛,或面從而腹誹,或既已陳議稱善而外又向人否否,此類不

①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八年(1580)庚辰秋七月條下。

② 萬曆庚辰:即明萬曆八年(1580)。

一。蓋預爲不利之基,以藉他日之口。儻有此徒,必害成效。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定此大計,難以輒信。謹辦香具禮,擂鼓撞鐘,誓於神前。惟神生而忠義,震慴人寰。歿而神明,充塞天地。戎行怙恃,尤擅其恩。徵此隱憂,能不憤惋!伏乞明神特賜矜察,俯爲疆圉遠圖。

自今日同心同口定擬軍機之後,如有面既是而背非,口已諾而心違,別倡異端,冀爲後路,及不極力奉行者,天災人禍,一時並至;男盜女娼,十代不免。以伸顯報,以著神威。若無報應,是天下萬世血食於神者謂何?而亦非神之所以與天地同休之道也。

再惟近日將領,或營別窟,或懷二心,不愛恤軍力,不撫念軍貧,或屢禁而肆科索,或虚冒而充貪緣[①]。又爲叮囑將領大小管軍人員,可憐貧勞軍士,休息時日無多,不許濫行差擾,事已經節次申飭,今若有一於此,即如俞景龍立死,以膺顯報。

某愚昧負極,乃求於神,惟神鑒之。

誓師[②]

萬曆庚辰[③] 九月戊辰朔,越二十一日戊子,具官某

---

① 貪緣:攀援;攀附。《文選·左思〈吴都賦〉》:"貪緣山嶽之岖,冪歷江海之流。"劉逵注:"貪緣,布藤上貌。"唐韓愈《古意》詩:"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貪緣。"

②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编》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八年(1580)庚辰九月條下。

③ 萬曆庚辰:即明萬曆八年(1580)。

率中、東、西三路協守副總兵日福、王撫民、陳文治，標下參將張玠、陳濠、靳付，遊擊許卿、李逢時、韓忠臣、賈應隆、谷承功、李希周、王通、鄭廉、胡天定、楊文通、黄宗統，都司錢夢祥、朱壽，各路參將張爵、徐從義、楊栗、王詔、毛策、高如桂，客兵參將胡懋功，遊擊王吉、陳愚聞、侯繼祖，都司莫矜功，路宰楊國臣，及各營路中軍千把百旗總胡大受、李時茂等，又原任副總兵史宸，參將吴良知等，遊擊陳忠等，都司陸弘道等，謹以剛鬣柔毛之儀，敢告於司慎司盟[①]之神曰：惟兹醜虜匪茹，嘯聚於東，行將侵我邊境，爲中國患，爲吾民憂。逮夫屬夷，世縻豢養，每導虜入寇。揆之天道，鬼神之德，必不容食我民之食者，而虔劉[②]我民也。

某叨承欽命，練戎守土，十餘禩於兹矣。伏念荷國寵恩，謬爲主帥，以禦虜爲職，死綏爲分。兹虜合衆入犯，《易》謂[③] 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固非黷武也。必不至效昔年舊套，畏首畏尾。幸守無事，而不宣力角虜，其未過邊也。及攻邊[④] 也，與入犯也，除固守之外，務奏懸馘之功，以遂勖己有年之志，勢當用衆，堂堂正正，以短刀

① 司慎司盟：司慎，古代傳説諸侯結盟時伺察不敬者之神。司盟，古代傳説諸侯結盟時伺察盟者之神。《左傳·襄公十一年》："或間兹命，司慎、司盟……明神殛之，俾失其民。"杜預注："二司，天神。"《儀禮·覲禮》："加方明于其上。"唐孔穎達疏："司慎，司不敬者；司盟，司察盟者。"

② 虔劉：劫掠、殺戮。《左傳·成公十三年》："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

③ 易謂：《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古謂"。

④ 攻邊：《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已過"。

接。但用衆在於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必先之以勢告。陰藉神威，陽秉國法。今與諸偏裨議各爲牘，自一卒而上有差。兵保隊長，隊長保旗總，旗總保百總，百總保把總，把總保千總，千總保偏裨，偏裨保主將，務如手足之捍頭目，臨陣共奮，用命相護。又自主將以下約，無違令避艱，務要任事。凡我官軍，臨陣衝鋒者，只管戳砍殺向前去。死虜馬匹并首級，聽本鎮另定一番人役，專行收割。戰畢，本鎮親自照練兵條約分與官兵；要報紀録[①]功者，兑與功賞票帖[②]，即准紀録。萬萬不許割取首級，收拿虜馬、虜貨。派到割級、收馬、收貨之人，亦不許私隱。有避縮不奮勇向前、不遵號令及争取首級、馬匹、財物者，參遊甘聽主將斬首，千把總甘聽參遊斬首，百總旗隊聽把總斬首，旗隊總以下一體嚴刑督責。

嗚呼！履戒嚴之秋，申告誓之懇，勢弗容已，義實攸關。務期協力同心，以報朝廷，以不負此生委畀，則國且錫之褒之，神聿相之，懋有後祉。儻仍蹈故轍，各懷異念，冀免鋒鏑，斂跡旁觀，復犯誓内所禁等事，必使災禍並作，闔家滅亡，魂墮九泉，遍受剉燒舂磨之苦。雖生爲雞豚狗彘，明露姓名，章其顯罰，輪迴六道，永無出期。庶幾後來

① 紀録：本意是用文字記載。此處指官吏有功績或犯有罪過，記録在案，以爲其後升遷、黜罰之依據。《舊唐書·突厥傳上·默啜》："功合記録，以勸戎行。"明唐寅《與文徵明書》："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録。"

② 票帖：用于票擬的便箋。明張居正《進世宗御筆疏》："兹臣等恭查閣中所藏皇祖親筆聖諭六十三道，御製四十四道，聖旨并票帖七十道……進上睿覽。"

之人，有所懲勸。惟神操衡在天，食報於國，願垂昭鑒，無薄我言。

祭陳守備

嗟嗟子鑾，吾有慟哉！自余領將士於浙東也，部曲凡三易而始得汝。余在，汝顧逝乎？嗟嗟子鑾，吾有慟哉！往浙有夷患，無戰士。檄南北蠻夷兵卒，不能一當。時江陰趙氏爲汝邑令，會余集烏傷諸邑子弟練而爲伍，汝以邑掾應募，氣奪行間。嗟嗟子鑾，吾有慟哉！汝家世業農，族大以衍。一朝天厭夷患，出若屬於窮山絶壑中，所以擇汝父子兄弟入選轂，而他依城郭及經鋒燧者，悉屏之，有説也。不逾年而爲國用，汝輩力也。嗟嗟子鑾，吾有慟哉！辛酉[1]歲，初戰於花街，汝輒折鋭伏馬前，忠勇可掬。今計壯士如汝有幾？嗟嗟子鑾，吾有慟哉！嗣是而守疆圉，則有白水洋之捷、新河所之捷、水桶澳之捷、小藤嶺之捷、水漲之捷。二月授江右，有上坊之捷、湖方之捷。汝皆與焉，今何往乎？嗟嗟子鑾，吾有慟哉！壬戌[2]有楚門之捷，秋援閩有横嶼之捷，復寧德諸邑。已，兩有牛田之捷、林墩之捷、上逕橋之捷，咸汝伐也。伐尚在人口頰，汝今不起矣。嗟嗟子鑾，吾有慟哉！癸亥[3]有小湖之捷、許家村之捷，復郡邑及諸衛城。已，有馬鼻之捷、肖

① 辛酉：即明嘉靖四十年(1561)。
②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③ 癸亥：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石嶺之捷、大石之捷、仙遊之捷，無一戰無汝。今非無戰，安復得汝乎？嗟嗟子鑾，吾有慟哉！甲子[①]有王倉坪之捷、蔡坡嶺之捷、東張之捷、海圹山之捷、仙嚴社之捷、小尤之捷、詔安之捷，而汝滯金衢，囊鞬靡集，每奏捷，則未嘗不遥相慶也。今奄然盡，曾復知乎？嗟嗟子鑾，吾有慟哉！乙丑[②]有沙堤澳之捷、釣澳之捷、龍頭寨之捷、南澳之捷、交址之捷，入粤有綿羊之捷，丁卯[③]又有南粤之捷、崇武之捷。而汝盱衡[④]瀝血，耻不在列，今即瀝血盱衡，起無日矣。嗟嗟子鑾，吾有慟哉！戊辰[⑤]奉召，汝仍從我薊門。或理殳矛，或督版鍤，罔不底績。而忠誠勇略，視昔愈殷。語曰："老當益壯。"汝之謂也。今境已矣。

嗟嗟子鑾，吾有慟哉！汝以編氓，舍刀筆二十年，爲浙閩江廣屢有奇樹，堇授指揮，豈非數之奇而賞之失耶？嗟嗟子鑾，吾有慟哉！乙亥[⑥]汝晋三屯守戎，尋以不媚於吏奪官。蓋忠勇有餘，委蛇[⑦]不足耳。得不償失，爵不

① 甲子：即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

② 乙丑：即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

③ 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④ 盱(xū 虚)衡：張目。《漢書·王莽傳上》："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注："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

⑤ 戊辰：即明隆慶二年(1568)。

⑥ 乙亥：即明萬曆三年(1575)。

⑦ 委蛇：亦作"委虵"、"委虵"。意綿延屈曲貌。《楚辭·離騷》："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晋書·衛恒傳》："云委虵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酬功。嗟嗟子鑾，吾有慟哉！庚辰[1]付汝官帑，俾求五兵之材於括蒼，旋當疏而大用之。無何，掃先人之廬，遂卒。嗟嗟子鑾，吾有慟哉！汝室汝家留塞上，而汝無從與訣，即首丘，不啻客死幽明，能無餘憾！嗟嗟子鑾，吾有慟哉！余遣汝子護汝室奔訃而南，襄事後重有所畀，目其未瞑矣。嗟嗟子鑾，吾有慟哉！夫既藉汝輩以殲倭，而禦虜未艾也，二三偏裨，如王丁參戎，二金遊戎，既朱都閫白，率汝輩相繼淪亡，余孤立當關，未知稅駕[2]。嗟嗟子鑾，吾有慟哉！雖然近自畿輔，遠若浙閩、江廣，鎮守分守者若而人，莫不增疆圉，重爲行伍，卒旅分屯；列戍南北者若而人，莫不駢力策勛，多屬余之部曲，汝之儕類，又孰匪汝輩爲之鎡基，則身固未顯，而業永章，利於國家，憾可釋[3]矣。嗟嗟子鑾，吾有慟哉！揆今溯往，涕泗漣洏[4]，余豈能忘汝乎？方有軍事於灤水之東，萬里緘哀，不勝摧挫，汝尚有聞，鑒余之些。

祭王參將

嗚呼！傷哉慟哉！爾果往矣，爾果往矣！夫狐不忘

① 庚辰：即明萬曆八年(1580)。

② 稅駕：意爲休止、停宿。《史記·李斯列傳》："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司馬貞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

③ 釋(shì 試)：通"釋"。釋放。

④ 漣洏：猶漣漣，泪流不止貌。唐劉知幾《史通·自叙》："儻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有糞土同捐，烟盡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首丘，爾没遠塞，人以功名終，爾以戍死，必不甘心瞑目於九泉矣。嗚呼，傷哉痛哉！余聞將者，腹心也；材官[1]猛士者，股肱[2]手足也。腹心强矣，而股肱不運，手足不隨，如腹心何？余得股肱手足之力，至於今日，謬爲諸帥長爾輩，余忍忘哉！藉爾輩取富貴者何限，而爾輩鮮克有終，余知其必不甘心瞑目也。嗚呼，傷哉慟哉！天道無常，禍善福淫，一至於此。豈造物愚世耶？自古如爾者非一，余愧不能爲爾致力第述勞勩，以明爾冤。

嗚呼，傷哉慟哉！往島夷入犯吴越，濱海郡縣莫不被其慘毒，無兵可禦。聖天子震怒，推刃大臣。自總督胡公[3]身任東南之重，簡命甚專。東南數省，帑藏率從調取。天下兵勇，亦莫不便宜徵用。川苗粤猺，楚土把舍，北邊騎兵，河南毛民，凡稱勝兵者，輒致之。第臨敵馳檄，遠者萬里，近亦不下數千，至必經年，而賊揚帆去矣。安能當賊，一賈其勇。所過城邑，又縱之擾掠，計其利害，十不當一。吴越始虔於賊，復苦於兵。故諺云："賊爲梳，兵爲篦。"余少年領浙東參將事，目睹心悼，謂會稽霸地也，古今雖殊，風氣人性或猶不異。沼吴之役，渡江之子弟，

---

① 材官：西漢時内郡平原及山阻地區訓練步卒，稱爲"材官"。《後漢書·光武帝傳》引《漢官儀》云："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後世多用以稱供差遣的低級武官。

② 股肱：本意大腿和胳膊。《書·説命下》："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孔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

③ 胡公：指胡宗憲。詳見50頁④。

跡猶未陳，乃今檄調四方，坐受兵夷之害乎？遂陳《練兵策》，質左右已及寮采，莫不曰倭豈可殺，須待飽載歸，浮海擊之，人樂用命，可以獲功贖罪，利復弗訾。余大不然。蓋倭殲非盡，非短刀相敵，將爲一時衝覆，不足杜其再至也。又逾月乃上之，當道謂余病狂喪心。已，付會稽尺籍民教之，二年頗入彀。但鋒刃未及接，必奔北矣。顧市井餘習，練竟弗成。乃知練兵猶塾師教童蒙然。性近者，稍約束便成；習遠者，日守程督無益也。會稽之卒，性非與習遠乎？烏傷故有礦洞，爾輩生於其間，荷戟守之。會江陰趙公尹烏傷，欲藉爲兵，上書制府，可命余往募。爾時亦爲彼中雄長，率子弟出山，而子弟鄙野，不識官府，多跋扈狀。余遂借尹監其衆，仍攝縣事。尹夙得民心，不啻怙恃，而尺籍在握，逃則易緝，梗則易治，令行無阻。選編之法，凡城居者不用，嘗敗於敵者不用，服從官府者不用。編成，無疆場酬應之事，朝夕所守所教，惟四千良家耳。故期年成功。辛酉[1] 試於台，月數大捷。皆以一當五，先鋒折馘者，爾輩也。是歲，浙江始有土兵殲倭之驗，罷遠近諸省徵調。冬，援江西，大戰，捷於上坊等處，而江西平。率爾之伐。壬戌[2] 春，勦新至倭於信地，又數捷。秋，援閩中。比閩中倭破寧德諸城，三衛卒乘機内正，泉南郡邑爲賊寨者百餘，官軍望風潰。余率爾輩入福寧，荆榛滿目，除地立柵，轉戰於寧德廢城，涉海泥，十里一鼓，

① 辛酉：即明嘉靖四十年(1561)。

②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破其巢於横嶼。時留爾於岸，見諸兵搗巢，恨不飛渡，至有怨言。尋望島中兵稍卻，縱爾往，爾即上下併力，倭乃盡殲。又南破福清牛田之巢，破興化林墩之巢，各不下數萬，爾力居多。再戰牛田，殲且盡，而閩中平，班師。癸亥[①]，余遷福建副總兵，爾率子弟從余備閩，大小十餘戰，柘林戰最著。復興化府縣衛城，復平海，復政和、壽寧諸縣，再復寧德。戰肖石嶺，咸不待再鼓，悉殲。肖石則猶兩鼠之鬬穴中，率爾之伐。是秋它戰毋論，若攻仙遊之倭將二萬，而兵不滿六千，倭衆不能盡戮，遁者尚多。追戰同安之王倉坪、漳浦之蔡坡嶺，全捷乃旋。其戰於王倉坪也，賊衆兵少，兩軍倏然相逼，無所退避，兵氣奪，鼓之尼前，余乃折箭爲誓，爾拔劍且刎，兩把總取招摇麾衆以前，賊大潰。兩把總者，舊豪客也，故能如是。率爾之伐，爾已奉朝命，守備福寧，尤留其戡定，迺有南澳大捷、廣東綿羊寨捷。至於龍頭之役，爾則已爲參遊，尤能率所部，列長圍三十里，暑雨三閱月而功成。從此余不得復統，爾亦足以自將。間授方略，它捷獲又不下十數，閩所以平定至今，復聲名文物之舊，皆當時部曲力也。獨爾三人，朱閩僉珏，以大征羅旁功第一，病卒於廣。金遊擊科以病卒於戍，而爾繼之。余安得不傷且慟哉！丁卯[②] 應召，爾方參戎漳南。閩事已定，余堇知爾輩舉措，未必一一當當事者心。欲俾引告，爾以萬苦千辛至此，年未老，辭，聽之。

① 癸亥：即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② 丁卯：即明隆慶元年(1567)。

無幾何，剛直失賄，遂首得禍。而金、朱二君亦矜舊勞，不能善事新帥。適有督余過者，嗾中之，亦遂不免。稱爲三罪人云。尋配於北。爾輩不以謫戍爲憂，而喜延劍復合，義薄霄漢，日圖湔贖。朱雖没，得復其官。爾與金竟滯怨魂冤魄，詎不傷哉働哉！余恨不得以身代，而共事諸賢，後先相繼淪落，如晨星秋草。今所部戍邊，什九非昔年士，若爾輩不過三五人在耳。余精力日減，往事日非，安在其爲壯圖？時當秋勁笳集，寧不附髀增涕泗乎！

夫履寧謐而棄勛勞，衡冤至死弗雪，働之一也；匈奴未滅，壯士云亡，莫藉其力，以共報國，働之二也；余衰病駸駸，不計朝夕，徒懷孤憤，膏草無裨，働之三也。三働交加，余將何慰哉！惟死者不可復生，弁賤夫也不能復爲爾輩白，爾輩不得甘心瞑目，余也生不如死，安得不傷哉働哉！雖然東南承平久，無將無兵，自爾輩受募，練成節制，創開手刃接戰之效。經戰者歸寧，生力者入伍。復練，歲當踐更[①]，沿以爲例，不數年而紹、金二郡閭井皆戰士，入我彀者皆戰將矣。北自薊，南自畿甸，浙閩江廣雲蜀爲大將偏裨多余同事、部曲，相望萬有餘里，莫匪倡作。爾輩有功於國家大矣！故事大軍臨敵，或誡死兵疲民以獻。無何，天之灾，人之禍，報應弗爽。而爾輩畏守軍禁，身經五十餘戰，曾未妄殺一人，私匿一齒，天迺嗇報於身。豈

① 踐更：古代的一種徭役。輪到的可以出錢顧人代替。受錢代人服役叫踐更。《史記·吴王濞列傳》："卒踐更，輒與平賈。"張守節正義："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貧者欲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此處有輪流、替換服役之意。

非於其子孫乎？行當有顯者，以展所未展，則知公之遺憾，堇堇一時，必甘心於二三世之後，含笑以觀天道，天故不負人也，瓣香躬奠，幸鑒此衷。

誓文[1]

萬曆某年歲次某某月某朔，越某日某甲子，具官某於是月某日，調到十二路防守臺空千把百總幾二千員名，調委某官某某以司考校事。光今率若輩俱集神前而誓之曰：若輩萬里赴義，瓠繫邊臺，經年苦守，其爲艱辛甚矣。二千里之邊垣，盡以付之，外無烽火之警[2]，俾[3]邦畿獲衽席之安，其爲功勞，厚矣。中間乃心職役靡盬[4]王事者固多，而敗類貪殘怠事不肖者亦非少也。今當殿最賞罰之期，實爲人心奮頓之會。但若輩善於鑽刺夤緣，急於虛誇冒竊，誠爲可恨。光曾誓於神，刊布通衢有日矣。兹役也，若光聽信囑書[5]，枉抑勞效，光之罪也[6]。某等奉委考校，率爲井里鄉人，分當從公評品，雖至親至鄰，難以私庇。若不用心詢訪，考校不公，護庇所私，因而報恨，罪在

① 此文《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十二係于明萬曆十年(1582)壬午八月條下。

② 外無烽火之警：《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自戍守，無烽火之警"。

③ 俾：《戚少保年譜耆編》作"而"。

④ 靡盬(gǔ古)：靡，意爲無，不。《史記·外戚世家》："其詳靡得而記焉。"盬，意爲息，停止。《詩·唐風·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五："盬者息也。"靡盬，意爲不停止，不停息。

⑤ 兹役也，若光聽信囑書：《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兹若所信囑書"。

⑥ 光之罪也：《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則某之罪也"。

各官。光今執衡於上[①],各官奉公於下。如千把百總等虛捏功勞,昧心要越,有所求托,希圖超冒者,定枷械[②]其人於誓詞下。仍望明神降與要報[③],惟其衆心難齊[④],故敢仰煩神聽。

① 光今執衡於上:《戚少保年譜耆編》作"今某執衡於上"。
② 定枷械:《戚少保年譜耆編》作"定械"。
③ 要報:《戚少保年譜耆編》作"惡報"。
④ 難齊:《戚少保年譜耆編》作"難濟"。

《愚愚稿》上

《大學》[①] 經解

此孔子述古人爲學之次第也。夫大人通天下爲一身,故合天下以爲學。學之道何居? 蓋學本諸身,故道"在明明德"[②]。夫明德,我之所得乎天者也。天道流行而賦於物,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我之所得,得此而已。故在天謂之明命,在我謂之明德,本無不明者也。但既拘於氣,復動於欲,而明者昏矣。故其學在因其明之暫發者,而遂明之於其德。既明者而常明之,則士之學有以裕諸體矣。學徵諸民,而明德也者,人之所同得也。我有

① 《大學》:儒家經典之一。原是《禮記》中的一篇,約爲秦漢之際儒家作品。一説曾子作,但與《大戴禮記》中《曾子立事》等篇不類。宋代從《禮記》中把它抽出,以與《論語》、《孟子》、《中庸》相配合,至淳熙(1174—1189)間,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成爲"四書"之一。内容提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條目,成爲南宋後理學家講倫理、政治、哲學的基本綱領。

② 全句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禮記·大學》)。明德,美德。鄭玄注:"謂顯明其至德也。"朱熹《大學章句》:"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之，人亦有之，民之德本無不新也。但動於欲，移於習，而新者舊矣，故其學又在於其民之未新者而作新之，於其民之向新者而維新之，則士之學有以豫諸用矣。然猶未詣其極也，故其道又在止於至善焉。蓋明己之德也，復其本體之至善而止也。明民之德也，復其本體之至善而止也。夫是之謂盡性，夫是之謂至命，而大學之能事畢矣。夫曰在，以見學有定法。曰止，以見道有究竟。大學之道，三言盡之，然亦何由而得所止耶？要必先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學者誠知天命本然之至善，爲吾明德新民之所當止，則事有定理，心有定向矣。心既定，則心之全體無非至善而能靜矣。靜非不動，不妄動也。動亦定，靜亦定也。靜則心之本體渾然至善而心安矣。此以人心惟危照看，則安之本體自見，所謂天君泰然也。既安矣，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此臨事時，一以吾心靜安至善，本體虛明善應，則凡所以明德新民者，皆得其至善而止之矣。夫自知止以至能得，非有等級之相懸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此心學相因之妙也。夫明德在己與其在民也，物也。而截上下爲本末。自學而言，明德乃吾身之根本，新民乃吾身之標末[①]，物則有本末矣。知止能得事也，一事而徹首尾爲終始。知止以開能得之始，能得以要知止之終，事則有終始矣。爲大學者，知本始所當先與末終所當後，則明德可達於新民，知止可要於能得，而學在我矣。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明明德於

① 標末：樹梢。喻枝節。

國，以天下之本在國也；欲明明德於國者，必先明明德於家，以國之本在家也，家之本在身也；欲明明德於家者，必先脩其身，則身一明德之作用也。身之主則心也，欲明明德於身者，必先正其心，則心一明德之存主也。至於心之發動，則意也。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也，心之靈明則知也。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真知善之當好與其惡之當惡也，是知也，又豈可以懸空而致哉！在就己之德與其在民者，一一究竟到至善本末源頭去處，畢竟善爲天命所付之本然，在所當好；惡爲物欲所生之邪穢，在所當惡。知至此而後謂之致知[①]，言窮之而至於盡也。究極到天命源頭，此至命之學也，可謂知至，而知之所致，皆明德矣。意至此而後謂之至誠。真知善爲天命所付之本然，故能好之如好好色；真知惡爲物欲所生之邪穢，故能惡之如惡惡臭。察識到天命源頭去處，故意可得而實，而意之所發，皆明德矣。愚謂此節"物"字即第三節"物"字。物，即己之德與民之德也。此節"在"字即首節三"在"字。在，即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也。斯言也，足以發聖經之蘊，定千古之疑。蓋天下無性外之道，而亦無性外之物。聖賢無性外之學，而亦無性外之事。若必玩物以喪志，狥象以喪心，則非愚之

① 致知：儒家哲學用語，語出《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歷代儒家學者對此有不同解釋。漢鄭玄認爲"致知"是使人"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宋朱熹認爲"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明王守仁則認爲"致知"即"致吾心之良知"。

所敢知。夫物既格，則知無不至矣。此致知所以在格物[①]，知既至則意可得而實矣。此欲誠意者，所以必先致其知，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此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心既正則身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由是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皆將次第而舉之矣。夫格、致、誠、正，所以脩此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自脩身而推之也。此八者，脩身其最要也。故又就八目中舉其最切要者言之。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一切皆以脩身爲之本。使不能明其明德則本亂，而能新民者，否矣。使家不齊，則所厚者薄，而能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蓋端立教之本者在身，而倡風化之源者在家也。此章以二"道"字相應，二"止"字相應，二"物"字相應，三本二末相應，七先八後相應，五"知"字相應，四"在"字相應，舉經文而全復之，古人之學在我矣。食芹欲獻，惟有道者教之。

格、致、誠、正以脩其身者，明明德之事。以此學而達之家、國、天下，新民之事也。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而大學之道終矣。先之誠意，而家國可教。絜之此心，而天下自平。然則此學也，自明德而言，謂之盡性；自新民而言，謂之推心。蓋天下同是心，故因心即可以制治，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故也；天下同是性，故因性即可以牖

① 格物：推究事物之理。《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宋蘇軾《謝兼侍讀表》："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明王鏊《震澤長語·經傳》："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

民，千萬人之性即一人之性故也。大人通天下爲一身，而合天下以爲學者，亦惟求諸此心而盡其性焉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斯能盡人之性，只由忠信做去，便是路頭。

繼光不戒，神體昏惰，書而假寐，夢先將軍厲聲命曰："吾有十四戒，爾小子其識之。真心實行，以體吾言，始爲克肖子。汝父平生喜誦二語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①]汝記憶否？"繼光驚寤，汗浹至踵，遂起百拜，揮淚書之座右：

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即不能師之以禮，然必師之以心。

寫字潦草屢忘，恒心何居？

應酬繁劇時，便動性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在？

耐繁不通之人，如抽亂絲一般。

機務不密，豈大將之作爲乎？戒之慎之！

元神不惜，汩汩于事，則竭而死矣，尚何爲乎？尚何爲乎？

眼雖外視，時時須返照腔子裏。

受人秘言，轉即傳露，推此念頭，乃好奇誇聞之過。

傳人言説，當比他常拙些、少些，不可附會增益。

交淺言深，取禍之道。此爾痼病，不可謂之開心見誠也。

---

① 語見《詩·大雅·大明》："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喜時輕許與，必非信重然諾，當裁以理。

怒時不可裁答書移，須當懲忿定氣。

書移中好盡言直言，何快於忿，徒取尤耳。

事長事貴，知所敬畏矣。臨下賤，又卻放肆。其於敬畏長者貴人，皆僞也。此便是有二心。

予本無良，然中年以後，頗知於切實處用力。工夫既久，漸覺往日之事，百孔千瘡，非出血氣，即屬孟浪。自覺二十歲上下，務索做好官，猛於進取，而他利害勞頓皆不屑計也。廿六七以後，責任既重，惟以顛覆是懼，猶謂人之利鈍，皆出巧謀，豈有定命。三十以來，經履盤錯之多，視拙者之安，巧者之失，始翻然醒悟，識見漸定。舉一切身命利鈍外至之累，免爲吾擾，而志在求爲好人品矣。由此而進之，竟不知所就何如。記以自勉。

予性本鈍，愆過日多，偶爲數語，書於扇，時以自礪曰："制暴怒，戒多言，時飲食，節財用。""交淺而言深，取敗之道也；乘喜而作事，噬臍之悔也。""一事而是非互見，當從寬厚處立心。""識定而奮往直前，仍當再思合理。忍制欲燃之火，如馭六馬，轡策在手，不可因其馴而少縱。""耐煩不通之人，如理亂絲。""妍媸在彼，切勿恃智而矜。""懷廉正，律己職，分之當然也，勿加德色於人。""勤勞任事，臣子之宜爲也，勿謂盡獲乎衆。""以智迎智，循乎無窮，智昏而滯斯隨之。嗚呼！鯀之治水非無才也，其心必欲水之就道，以恭厥職，而卒無底績者，以智迎智故也。""天地之久，日月之明，誠而已矣。居深而服遠，以一而聽萬，奸詐巧僞，紛沓不一之情，而卒莫逃吾軌域，終歸于化

者，亦誠而已矣。”

予題新河之署曰“忠一堂”，客有問曰：“忠即一矣，何又曰一？”予曰：“世禄之家，盡忠報國，分内事。一時有間則二三，則非忠矣。凡我同儕，荷國恩於兹二百餘年，受娠之初，此身即爲國家之身。但壯年以來，爲貨財、色慾、口體、勢利所奪，如是愛樂惡苦、貪生畏死，有所顧惜，則良知遂泯。忠矣且不能，況能一耶？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① 孟子曰：‘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庶幾忠矣，一矣。”因述客問以自勉。

幸生斯世，勢處松蘿②。雖有千尺之資，苟無以植之者，將不敢與寸草競短長。況夫掛雲垂華，芬香吐實，而毓苓結魄，爲千歲之寶哉？嗚呼！絲蘿之秀固不常有，而附枝松柏，産不常同，此生孤矣。我思佳人，長痛長痛。

世之爲武夫者，積金帛，廣田宅，侈功名，保首領，與時遷移，今人謂之上智。竭心力，治職事，盡其在我，利鈍付人，時運不齊，爲國忘家，不能封侯，必期廟食③，今人謂之下愚。謀不合，道不行，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維持職

① 語出《論語·里仁》。

② 松蘿：地衣門，松蘿科，植物體呈樹枝狀，直立或懸垂，長可達一米以上，灰白或灰綠色。

③ 廟食：謂死後立廟，受人奉祀，享受祭饗。《史記·滑稽列傳》：“廟食太牢，奉以萬户之邑。”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能信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元傅若金《題張齊公祠》詩：“自古英雄須廟食，精靈何待《楚詞》招。”

守，於必不可爲之中，陷穽在前，斧鉞不懼，今人謂爲愚而又愚者。吾將爲智乎？人欲之，而吾心之知不欲也。吾將爲愚乎？吾心欲之，而人不與也。必不得已，吾寧無違吾心，其爲愚乎？愚而又愚乎？宜號曰"愚愚子"。吾儕當知所擇矣。

凡司民社之上者，通謂之"牧民"。此"牧"字即童子牧牛羊之牧也。牛羊不能言，當飲而驅之水濱，當食而移之緑野，當耕而教之駕犁，即童子能之矣。夫何俊髦在位，牧能言之民，而乃不能盡其責如童子，不亦爲童子愧哉！凡司三軍之上者，其責必曰"練兵"。夫此"練"字，即練絲者將生絲練熟，以織錦綵之練也。巧匠能練生絲使之熟，而將官乃不能練有知覺之民使之戰，不亦愧於練絲者哉！愚謂"練兵"與"司牧"二字，正相對，故舉而例之云。

"如保赤子。"[①]赤子，謂未能言之子也，飢不能言食，渴不能言飲，寒不能言衣，惟有呱呱而已，惟在保母默通其情而預爲之所耳。若夫齠齔[②]以上，飢寒飲食，悉能言求，保之何難？正如下民之情，飢寒疾苦，患難冤抑，不得上達。在爲民父母者，如保赤子，默通其意而已。況吾民疾苦能訟於楮[③]筆，飢寒能通於言語，非齠齔者比，尚不能保之，將誰責哉！

---

① 語出《禮記·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② 齠齔(tiáochèn 條趁)：謂兒童换齒。因以指童年。

③ 楮(chǔ 楚)：木名。楮可以造紙，故以其爲紙的代稱。

天理難復而易蔽，人欲難磨而易起。復理如仰面攻城，縱欲如下坡推轂。路傍之草，踐剗而猶生者，欲也；瓊臺之花，灌溉而難茂者，理也。

萬物盛衰皆有成數。瘦花弱草，至春亦能敷榮，但豐鄗不同耳。吾人之生於世，必經偃蹇[①]，方得發跡，或先發跡而後遭偃蹇。一予一奪，皆自然之理。恒以所屈輕重，爲發跡久近。有終身發跡，而無盤錯者，福之純也。終身偃蹇，而不發跡者，難之純也。皆奇數也，非正數也。

必然之理，雖天地、鬼神，不能以相違。或然之勢，雖聖賢智巧，有不及禦矣。

今人説起古人之清節孝義者，皆以爲千古美談，敬而仰之，未必非本心也。及其自待待物，卻又恒在私慾上用念，何也？

明德、新民，皆吾人事業。惟聖人自然止於至善，賢人能止於至善。吾人於明德就有藩籬封閉，況新民，況止至善耶？

---

① 偃蹇：艱澀，艱難。宋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中："詩人認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明陸采《懷香記·醉誤佳期》："步窄弓鞋偃蹇，相逢欲進難前。"

夫所謂"鄉愿"[1] 者,聲音、笑貌取法乎聖賢,虚歸天下之譽,及其身私隱獨之間,則皆爲己私之謂也。

予治水陸之役於台州府武場,場枕江側,即以退楹爲居,而軒檐淺陋。時仲春十有八日,予宴客於此,狂風怒號。水部陳公曰:"日遇晴和,公任軍旅之事,猶或可也。值此風寒之夕,不亦難堪。"予對曰:"追思祖宗自開國受豢以來,受用之日尚多。如此之夕,自是還少。能充此念過堪多矣。"客曰:"然。"

火心虚則燃,人心順則治。

感應即是本體。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2] 此聖賢之學,所以參天地之化育。夫使物齊,則何處成變化而行鬼神哉?

糞者,天下之惡臭也。凡人夢污身者,必得財。大污則當大得,小污則當小得,無有不驗。以是而知金銀財貨惡臭之屬耳。而人之夢污而寤者,莫不忻忻以喜,惟恐其污之不深,獲之不厚。是人之愛身不如愛惡臭也。

予巡邊,次一衛城,有客語予曰:"竊聞活千人者,後

---

① 鄉愿:一作鄉原。指鄉里中言行不符、僞善欺世的人。《論語·陽貨》:"鄉原,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不稱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悦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指鄉原善于掩蓋自己的過失,使人難以認清他的本來面目。引申指議見淺陋、膽小無能的人。

② 語出《孟子·滕文公上》。

必昌。計公所活不下百萬人，陰騭厚矣，無慮不弄璋[①]也。”予曰：“所謂陰騭者，蓋種德於不報之地，人皆不知，而天地鬼神獨知之，故人未及報而天地鬼神報之。或報不酬勞而有餘不盡者，天地鬼神爲之噓足耳。吾輩有位者，享朝之爵禄，及士民之感頌，爲報已崇。只可了人事而已，天地鬼神亦暢然矣，何冀報耶！但可勉盡吾分，而《螽斯》[②]之望，旦夕之禍福，又何敢問焉。”

聲色貨利，無智愚，無老壯，迷而不悟。夫錦帳歡娱，絲音匝擁，一朝而病，惟覺痛癢難禁。回想歡娱匝擁之會，何有於我哉？何至以身性易此耶？

人性之所有者，吾復之；人情之所欲者，吾反之。衆人困于聲色貨利，而吾獨不爲困焉，便出衆人一頭地，就是陸行神仙，見世活佛[③]，便是衆人中聖人，又何須講異端而求他歧哉？

楊銓氏真得長生之道，氣象甚可敬。語人則曰：“藥

---

① 弄璋：璋，一種玉器。《詩·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鄭玄箋：“男之生而玩以璋者，欲以比德焉。”意謂希望兒子將來有玉一樣的品德。後因稱生男爲“弄璋”。

② 《螽(zhōng 終)斯》：《詩·周南》篇名。《詩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貌。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詩三章，章四句。

③ 活佛：稱慈悲者或法力無邊者。元尚仲賢《乞英布》第一折：“怎不教我登時殺壞他，便教我做活佛，活佛怎定奪。”明袁宏道《喜逢梅季豹》詩：“萬耳同一聵，活佛不能度。”

餌之力耳。”林兆恩[①] 常導予以長生之術。予因告二公曰:“身爲大將,義在死綏。而師人以學長生,是可以爲訓乎?即有吕嵒[②] 在世,敬而遠之耳。流行坎止[③],屬之彼蒼[④]。鞠躬盡瘁,夕死何憾?”二公是其言,嘆曰:“此聖門長生之術也。”吾能反人之欲以將身,於將萬夫何有。

凡人飢甚而得食,雖糟糠之屬,視易牙[⑤] 之味不讓也。行倦而得坐,雖白石野草,視重茵繡褥不讓也。是故三餐充腹,一裘蔽寒,獨妻侍老,恒産免乏,皆足以享盡其欲,又何必求多爲乎?

---

① 林兆恩:字懋勛,號龍江,又號子谷子,亦稱三教先生,莆田人。博學工文,能以艮背之法治病。生平立説,欲合三教爲一。著有《林全子集》傳世。

② 吕嵒:即吕洞賓(約 798—?),唐末河中永樂(今山西芮城西南)人,一作京兆(今陝西西安)人。初名紹光,後名嵒,或作岩,又稱岩客,號純陽子。傳曾二舉進士不第,游長安遇鍾離權,授以大道天遁劍法,龍虎金丹秘文。百餘歲而童顔,步履輕疾,世以爲神仙。以慈悲度世爲成道途徑,改丹鉛與黄白之術爲内功,對後世頗有影響。傳爲八仙之一,元時封爲純陽演政警化孚佑帝君,全真道奉爲北五祖之一,通稱吕祖。《全唐詩》存其詩四卷。另撰有《純陽吕真人文集》八卷,輯入《道書全集》。《道藏》中頗多以其名義所撰道家書籍。

③ 流行坎止:亦作“坎止流行”。遇坎而止,乘流則行。比喻根據環境的逆順確定進退行止。語本《漢書·賈誼傳》:“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讓。”顔師古注:“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謂夷易則仕,險難則隱也。’”

④ 彼蒼:《詩·秦風·黄鳥》:“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孔穎達疏:“彼蒼蒼者,是在上之天。”後因以代稱天。漢蔡琰《悲憤詩》之一:“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

⑤ 易牙:一作狄牙。春秋時齊桓公寵幸的近臣。雍人,名巫,亦稱雍巫。長于調味,善奉迎。相傳曾烹其子爲羹獻齊桓公。

人生血肉之軀,不過借此以寄吾神靈耳。少失其養,則神靈不安,甚則將棄而去之,固所當慎。但不至飢與寒,使軀殼得養,神靈行乎其間,周流不滯,足矣。裘綿可暖,綺錦何爲哉?糲食可飽,膏粱何爲哉?

天地以斯道具於吾人之身,不幸而欲勝理危,聖教湮没,幸而散之六籍[①]。三代而下,及於宋,以迨我朝,諸儒競出,斯道恃以不墜没而復明。何近時學道者,不流入鄉愿,則流入滑稽,使斯世之謗不曰"有僞人",而曰"有僞道"。愚嘗求其故矣。學道者以漸進爲愚,以頓悟爲賢。天下之人皆欲求頓悟,耻從漸進,而不思吾人生稟中人之材多,上智之材少,只要一步便到聖賢地位,卻將下學工夫不肯討論。氣習之病,一毫不除,日夜只求頓悟。如沃田栽秧,不刈草而加糞,惟望禾稼一茂,便偃於草。此所以聲色貨利,私欲之情,依舊痼蔽於中,陷溺既久,或以利敗,或以色敗,或以種種過惡敗,至死不見真性而後已。愚謂學道之人,須將自己資性看做鈍的,還從十五而志於學,又從"四勿"上定立規矩繩墨,兢兢業業做出來,則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意自誠,意誠而心自正,還是正門路。便不得至聖人,决不失爲端士,庶無病痛可指;總敏者,還有見性時耳。下學工夫,莫切於體認實踐,至於熟則不勉而中矣。大端吾人學道,必是如此做去。

---

① 六籍:即六經。《文選·班固〈東都賦〉》:"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言焉。"李善注:"六籍,六經也。"晉陶潛《飲酒》詩之二十:"如何絶世下,六籍無一親。"

"凡人皆可爲聖賢。"聖賢之道,不外於匹夫匹婦之性,飛潛動植之理。但凡人偶能勉强,或可以一事爲聖賢,而不能事事爲聖賢。或可以一時爲聖賢,而不能時時爲聖賢。又皆不自返照腔子裏面,便謂聖賢高遠難學,自棄多矣,可勝嘆哉!

甚哉,躐等之害也。怪哉,人之好躐等也。盍觀諸物乎版築者,不崇朝而成堵,則亦不崇朝而傾覆。行路者,不竟日而百餘里,則亦不竟日而痛[①]。治疾者,期一劑而取效,則亦小愈而復作。急功名者,不數歲而輒獵顯榮,則亦不數歲而致敗。象體巨也,必一紀而育。人壽百歲也,必十月而育。犬豕禽獸之屬,有月一育者,季一育者。日一育者,壽僅止於季與月與日焉。夫斷綆穿石,城門之軌,皆有漸也。水波侵岸,不過涓埃之細,日積月累,至於沉山爲壑。良驥日可千里,駑駘十日亦千里。使良驥伏櫪,駑駘日行,則良驥不若駑駘遠矣。故細流成大川,積絲成疋帛,爲善之人亦猶是也。無一事不爲善,無一語不爲善,無一時不思善,積久則能動天地,行鬼神。爲惡之人,無一事、一語、一時不爲惡,積久亦能動天地,行鬼神。但善者降之百祥,惡者降之百殃耳。吾人學道治身,可不由絲銖積累乎?自厭自足者,不足以語此。

"才高行短。"蓋以短行之事,必才高之人能忍爲之。

---

① 痛:過度疲勞。《詩·周南·卷耳》:"我僕痛矣。"孔穎達疏引孫炎曰:"痛,人疲不能行之病。"

百年之後，王公與我何殊？千古之名，簪纓[①] 不如韋布[②]。

余宦遊性僻，最不愛入民居，但叢林梵宇，雖窘狹之極，每樂憩焉。至閱壁間題咏與檀越捨掛、幡幢、梁棟題名、祈祐文疏，以見一方之俗。每以十幅計之，則九幅乃父母爲子孫祈祐，而子孫爲父母祈祐者，百無一二焉。吁！天下之大，何其慈父母多而孝子孫少也！可以觀世矣。舉漢高人品非項王敵[③]，而卒滅於漢者，愚謂汲綆穿石，羣狼敗虎。不酒不醋，不如玄水。

今之所謂豪俠，古之所謂忿戾也。今之所謂仁人，古之所謂姑息也。今之所謂愛人，古之所謂鄉愿也。今之所謂才人，古之所謂佞人也。今之所謂明哲，古之所謂偷生也。今之所謂能宦，古之所謂民賊也。凡今之所稱於世者，皆古之罔生幸免，不亦可慨乎！

或曰："士之廉猶女之潔，分之當然，何必傲物[④]。"予曰："今之人有傲物心，還是要做好人一邊。仕者之廉，固分之常。但定乎其中而不移者，亦難矣。上則父母期必其成家，中則妻孥欲豐其服食，下則子孫厚望其蓄遺。父

① 簪纓：簪和纓，古代達官貴人的冠飾，用來將冠固着在頭上。杜甫《八哀詩·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舊因以爲做官者之稱。

② 韋布：韋帶布衣，古時指未仕或隱居在野者的粗陋之服。陸游《厭事》詩："韋布何曾賤？茅茨本自寬。"

③ 漢高：即漢高祖劉邦；項王：即項羽。

④ 傲物：自高自大，目中無人。《南史·蕭子顯傳》："恃才傲物，宜謚曰驕。"

母、妻孥、子孫，皆己之可欲而不能割者。非能割愛窒慾，斬鋼截鐵，豈能執衆慾而由我乎哉！”

舉天下之至利者，莫刃若也。然斧不可以截紙，劍不可以削木，利其鋒而用之不以其道，故利者恒缺，而鈍者常全。吾人何苦以利自見也。

昔庖丁[①]操刃，一日解十二牛，而刃若新發於硎[②]。蓋以無厚入有間，故恢恢乎有餘度也。予鈍刃也，而操之者未必皆庖丁，以殘銼行髖髀，必待銼挫刃折而後已。吁，何足惜哉！

士君子希聖希賢，須過困難拂鬱一關。使士君子無此關，則人皆士君子，而比屋可封矣。惟其有此一關，能窒慾而超出者爲君子，縱慾而徇情者爲小人。此所以爲小人易，而亂日常多也。使舜之父慈弟恭，舜亦人耳，何以見聖人之孝。比干[③] 得事大舜之君，不過虞廷一皋陶[④] 之儔耳，何以特稱精忠。

“禮者，忠信之薄也。”此正老、莊[⑤] 一偏之見，就其己之所到而言之也。項羽置太公於鑊上，聞“若翁”一語而竟不能烹之。王孫滿問鼎，聞“在德”之説而有慚色。

---

① 庖丁：厨師。《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成玄英疏：“庖丁，謂掌厨丁役之人。”

② 硎：磨刀石。《莊子·養生主》：“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③ 比干：商代貴族。紂王的叔父，官少師。相傳因屢次勸諫紂王，被剖心而死。

④ 皋陶：一作“咎繇”。傳説中東夷族的首領，偃姓，相傳曾被舜任爲掌管刑法的官，後被禹選爲繼承人，因早死，未即位。

⑤ 老莊：即指老子與莊子。

齊威王[①] 畏天威於咫尺，晋文公[②] 欲請隧而不敢，曹操終其身於北面。非勢之不能爲，皆畏於名議而有所憚也。吁，禮其忠信之薄哉！苟誠以將之，則謂之天，則謂之良能。苟濟之以私，則爲奸詐，爲虚僞。誠哉，忠信之薄歟？此老、莊所以惡多禮也。

"居仁由義"[③]，有二説。愚謂不能由義，只是居仁未純。既居仁，自然由義。只於居仁上用工，不慮不能由義，則"義"字上又更有何工夫可做？

姑息者，仁之弊也。輕生者，義之弊也。無可無不可之弊，則流於鄉愿矣。學聖賢者，必先以吾之不可而造入無不可，乃不陷於弊。觀孔子誅少正卯[④]、墮三都[⑤]、接

---

① 齊威王(？—前320)：戰國時齊國君。田氏，名田齊，一作嬰齊。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改革政治，國力較强，廣置學宫，招攬學者，任其講學議論。

② 晋文公(前697—前628)：戰國時晋國君。獻公子，名重耳。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因獻公立幼子爲嗣，曾出奔在外十九年，由秦送回即位。整頓内政，增强軍隊，使國力强盛，又平定周的内亂，迎接周襄王復位，以"尊王"相號召。後大會諸侯，成爲霸主。

③ 語出《孟子·盡心上》。

④ 少正卯(？—前498)，春秋時魯國人。少正氏，名卯。一説少正乃官名。傳説他聚徒講學，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虚"(《論衡·講瑞》)。孔子任魯司寇，"三月而誅少正卯"(見《史記·孔子世家》)。

⑤ 三都：春秋魯三桓執政，皆建城擬于國都，季孫之費、孟孫之成、叔孫之郈，稱三都。《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杜預注："三都，費、郈、成也。"

淅[①] 而行氣象，何曾無可無不可哉？

無可無不可，聖人從心不踰矩之事也。今人於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工夫，分毫未有。凡苟且不檢，言非禮，交非人，行非義者，必曰"聖人亦無可無不可"。至於放膽爲惡，則曰"天下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吾有學力也"。苟吾之言行果是，亦且不可。吾之言行果非，而妄曰云云。吾不知其何也。

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著爲高。鼓之，著之，必不免於色相。

凡人有所好，便是病痛。但著病痛，便被人牢籠。故曰"廉士可辱，勇士可激"。所好在名，則名其牢籠乎！所好在利，則利其牢籠乎！不但名利，凡有所偏皆然。惟有禮義不着病痛，惟有凡事澹泊些，無欲便不受牢籠。嗚呼！子陵[②]孰得牢籠之哉。

天下事有相類者，爲惡易，爲善難。處官易，處家難。畫方易，畫圓難。創業易，守業難。下山易，上山難。飲酒易，戒酒難。責人易，責己難。傍觀易，當局難。戰勝易，居功難。使下易，事上難。慷慨易，從容難。愛子孫

---

① 接淅：捧着已經淘濕的米。語出《孟子·萬章下》："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朱熹《集注》："接，猶承也；淅，漬米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米而行，不及炊也。"後以"接淅"指行色匆忙。

② 子陵：嚴光的字。東漢餘姚人。曾與漢光武帝劉秀同游學，劉秀即位後，改名隱居，後被召至京師洛陽，授諫議大夫，不受而退隱于富春山。唐劉長卿《泛曲阿後湖簡同游諸公》詩："且習子陵隱，能忘生事憂。"明王世貞《鳴鳳記·獻首祭告》："早知道禍機隱伏，誰羨着掛冠歸，便做了子陵、靖節也來追。"

易，孝父母難。吾人當勉其所難，而慎其所易也。

凡合呼之字，意明理嚴，苟能思繹之，亦免辱矣。如凡呼曰利害、貧窮、富貴、晝夜、陰陽、生死之類是。故有生必有死，有陰必有陽，有晝必有夜，有貴必有富，處窮必受貧，有利必有害。世人處貧窮而怨者有之，孰肯處利而思害哉？能思，則利可守而害遠矣。患得患失者，不可以語此。

古聖制作一器一事，規模正大，自有中和之極。固孰非智巧所成，然復不容一毫智力矯揉其間，故足以動天地，行鬼神，傳萬世而無弊，所以謂之"雅樂"①。且如時俗之樂，爲篥、爲琵琶、爲三絃、爲胡琴、爲月琴之類，其聲調纖巧，嚦嚦如嬌兒對語，俗耳聽之，甚樂人意。一與琴瑟、鐘鼓並作，則雖無識者，自知其劣矣。即雅中求之，如琴調之巧者，聲音煩促，流麗嬌淫，獨奏俗耳。若謂盡鼓琴之妙矣，苟與古調並鼓於識者之前，便自是可厭。俗調如嚥肉食飴，而雅調如嚼玄嗽苦，滋味深長，萬聽不厭。故名之曰"雅"。若雅會、雅意、雅懷、雅愛、雅作，又典雅、儒雅、清雅、閑雅，凡名之雅者，旨哉。

或問曰："達者可以應天下之變。"予曰："未有天生能達者，必先舍而後達。而舍之以道，不爲暴虎之舍，則爲

① 雅樂：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賀、宴享等大典所用的樂舞。周代雅樂即指"六舞"，儒家奉之爲樂舞的最高典範，認爲它的音樂"中正和平"，歌詞"典雅純正"，故稱之爲"雅樂"。歷代封建統治者取得政權後，皆循例制禮作樂，歌頌本朝的功德。這種樂舞統稱雅樂。漢代以後，均由太常或太常寺掌管。

必達之機矣。予每於舍處多至達，每於惜處多生悔，信然。”

辛酉[①] 長沙之捷時，聞倭中有掠我子女千人以上於舟中，予集三軍禱於天曰：“以我中國衣冠而臣妾夷狄，天將忍乎？”衆皆涕下。予又曰：“不願俘馘，惟祈天救此男女，即收兵。”次日，一鼓敗賊，入其巢，果然救出子女如前數，即如誓收兵。方就凱道，則遞賊四歸矣。是役果無多斬獲，而兵與耄倪[②] 俱完璧返。嗚呼！天道如此，而吾人尚背逆以肆其慾，惟恐不亟，亦獨何心哉！

趙普[③] 半部《論語》[④] 治太平。予曰：“不必半部，只‘節用愛人’一節[⑤]，萬乘之國可治矣。苟不能身體力行，著實做去，即百部亦何益？近世人輕易看書，辭日繁，道益晦，只是欠‘身體力行’四字耳。但將數聖賢真儒説過

---

① 辛酉：即明嘉靖四十年(1561)。

② 耄倪：耄，老。《禮記·曲禮上》：“八十、九十曰耄。”《鹽鐵論·孝養》：“七十曰耄。”倪，通“兒”，弱小。

③ 趙普(922—992)：北宋政治家，字則平，祖爲幽州薊人。遷鎮州，再遷洛陽。後周時，爲趙匡胤幕僚，策劃陳橋兵變，奪取政權。宋初任樞密使，累官至宰相。淳化三年(992)因病辭職，封魏國公。他少時爲吏，讀書不多，相傳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説法。

④ 《論語》：儒家經典之一。西漢時有今文本的《魯論》和《齊論》及古文本的《古論》三種，今本《論語》係東漢鄭玄混合各本而成，共二十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于孔子言行的記録。内容有孔子談話、答弟子問及弟子間相與談論。爲研究孔子的重要資料。東漢列爲七經之一。朱熹將《論語》和《大學》、《中庸》、《孟子》合爲《四書》。

⑤ 語出《論語·學而》：“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的話頭,字字認真體貼,來我身上行之,只一良知[①],便可徑到聖賢地位,便可日日見堯舜。若不實行,總讀盡講盡數聖人之書,必竟是水面看月而已。"

天以此理付於人,人以此理戴諸天。故天人交感,雍熙成化。世教不修,人性不率,奸巧詐僞,自異於天,天肯容異己者而不治之乎?即其自異於天者觀之,便知禍將作矣。是以有夷狄兵饉之變,卻蹙額而告曰"天禍我也"。吁!此天所以除異己者,而返之於此理也。故亂者,治之階;福者,禍之伏。

予閱邊海,士伍中之業舉者,往往作經義[②] 不作結,幼時亦多不對課。後來論手不佳,文不作結之故也;經義句法無氣,幼不對課之故也。

鱗介之蟲,惟蟒爲大,而制於蜈蚣。毛骨之獸,惟象最巨,而制於穴鼠。以捷而不以形也。龍能變化,而畏毛鐵,此物類之相反也。狐能妖媚,而畏正人,誠足以服僞

---

① 良知:孟子用語。指天賦的道德觀念。《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認爲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是天賦給人的,并不是從外面學習得來的。後來王守仁據此提出"致良知"説,作爲道德修養的方法。目的都是爲了論證封建倫理是永恒合理的東西。

② 經義:科舉考試所用文體之一。以經書中文句爲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始于宋代,至明代即形成一種固定的八股文體。所謂八股文,即全文分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破題"用兩句説破題目要義。"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闡明之。"起講"爲議論的開始。"入手"爲起講後的入手之處,下面"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以"中股"爲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共爲八股,故叫"八股文",也叫"八比"。

也。銀床至堅,而穿於汲綆,柔所以勝剛也。君子無心,而巧僞服,德足以勝智也;堯舜恭己無爲,而天下化之;至道無形,而有爲者役之;天地至大,而寸心可以感昭之,一理之爲流通也。

取火於日,取水於月,琥珀繫草,磁石引針,物類之相感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束薪將燃,必先煙而後焰,形氣之先兆也。

嘗觀琥珀繫草,磁石引針之事而怪之。夫琥珀、磁石,無知之物也,草既枯死,而針經火煅煉,生意何在?一被引繫,則舉躍動盪如生,而針則鋒鋒相連,可引數箇,墜而復躍。即此則風水之説,信乎其有,而枯骨無知,未敢以爲盡然。然琥珀、磁石其山川乎?針草其遺骸乎?謂風水不可信者,蓋以世人不脩厥德,惟以是爲務,至有傾人身家,忍心害理。而專謀風水,以昌子孫者,卻不知地理[①]與天理[②]相爲流通,兹一等人,又在天理處責他,而非地理之不驗也。會聞一人謀人葬地,百計覓人,訟害此家,諸禍並臻,思所以致之者。彼又買託卜者向伊賣言曰:"某葬地不佳也,能遷之則安矣。"既而,伊家如其説遷之,彼即謀其故地,以葬其父。葬未踰年,所得禍更甚,復

① 地理:本指土地山川等的環境形勢或研究地理的學科。此處指風水。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録·高逸》:"[僧]文幼薄能爲詩,精陰陽地理。"

② 天理:本爲天道,自然法則。但宋代理學家把封建倫理看作永恒的客觀道德法則,稱之爲"天理"。宋朱熹《答何叔京》之二八:"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數。"亦泛指道義。《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四:"自道神鬼莫測,豈知天理難容?"

疑而遷之，發土至棺，有白蟻蛀木成文曰："此地若靈，是無天理；此地不靈，是無地理。"夫天産佳地，必待有德者得之。世人遺天理而求地理，惑哉！

張劍崖道某人費資財蓄妓甚多，一日衰病，不能樂此。乃歌詩曰："黄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嗚呼！到此見性，固矣。尚有迷至喪身而不悟者，悲夫！

覆宗絶祀之毒，隱於歡娱枕席之上。誰肯於得意時回頭耶？

《古文大全》，今之士子自蒙時多讀之，不知所編者何意？開端即勸學文數首，其一曰："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顔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嗚呼！捍外誘而全真純大易，獨於蒙時加省焉。童蒙之年，正善惡未定之間，何等時也，便教之以淫、以利、以勢。此等言語一入胸中，便是淪洽骨髓的病痛。一味只於聲色勢利上鑽求之，而望其壯長學做聖賢，吁！亦難矣！心術之壞，莫非此篇爲之作俑也。焉得祖龍[①]盡火其傳。

或有論士習者，予曰："士習焉得不壞，只看如今各省會郡邑鬻書肆中充棟盈壁者，便知士習壞不壞也。"

薊州石門東北二十里許，有福泉寺焉，寺以温泉得名

① 祖龍：指秦始皇。《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裴駰《集解》引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像，謂始皇也。"

也。壁間有王氏詩一絶云:"滄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事煖如湯?溶溶一脈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當時不敢名其爲誰,故止稱王氏。壁間諸詩,莫有能及者。

岳忠武[①]曰:"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此一時救弊之言,非至論也。夫不惜死,必從無欲上來,故其發爲真勇,死能中道。無欲,必從不要錢克將去。夫不要錢而惜死者有之矣,未有要錢而不惜死者也。若要錢而不惜死,要與何人受用?既思自己受用,又肯拚得死耶?予曰:"無分文武,但當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法。"

孫武子《兵法》,文義兼美,雖聖賢用兵,無過於此。非不善也,而終不列之儒。設使聖賢,其人用孫武之法,《武經》即聖賢之作用矣。苟讀《六經》,誦服聖賢,而行則狙詐,《六經》即孫武矣。顧在用之者,其人何如耳。故因變用智,在君子則謂之行權,在小人則謂之行術。均一智也,而君子、小人所以分者,何也?蓋由立心不正,則發之自異耳。奚足怪哉!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②]即如貞下生元,動静互爲其根。武固以戡定爲事,古人率興禮樂於搶攘之中,當文化雍熙之盛,必憂忘武之危,便當振舉。是故木葉未托而芽已萌,繁花正茂而霜已萎。故一陰生於五月,一陽起

① 岳忠武:即岳飛。

② 語出《禮記·雜記下》:"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於子冬。苟不知此，張而不能弛，弛而不能張。宋室之萎，韓彭[①]之禍，城覆於隍，循致其道，何足異乎！爾將士從戎於矢石之間，則爲卒旅。但軍事稍閑，必從我於講席之下，即爲諸生。張弛不失其宜，卷舒必從其道，完名全節，保身昌家，吉甫之所以爲憲萬邦也。試與爾將士論之：聖莫如孔子，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功，莫如周公，恐懼流言，赤舄[②]几几。太公望[③] 翦商造周，而敬勝怠，義勝慾。反是則自取滅亡耳。可不慎哉！

將兵治邊寇，惟恐不勝。至於治心寇，卻弗加意功名利欲。與心爲敵，無異於寇。能剿外寇者卻不能攻心寇，可不省旃[④]。心爲主將，氣爲士卒，治心則得良將，治氣則得猛卒，理相須也。善將心者，以意爲偏裨，忠信爲甲

---

① 韓彭：漢代名將淮陰侯韓信與建成侯彭越的并稱。《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李善注引《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

② 赤舄：古代天子、諸侯所穿的鞋。赤色，重底。《詩·豳風·狼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毛傳："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又《大雅·韓奕》："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周禮·天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黄繶、青句、素屨、葛屨。"鄭玄注："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孫詒讓《正義》："赤舄最尊，故即以赤爲飾，不以他采間之。亦謂之金舄，以赤兼黄朱，近於金色也。"

③ 太公望：即吕尚。詳見118頁②。

④ 旃：猶"之"。楊惲《報孫會宗書》："願勉旃，毋多談。"

胄，禮義爲干櫓[①]，戒慎恐懼，防乎其防。人知治外寇，而不知治心寇。視以禮，而色寇遠矣。聽以禮，而聲寇遠矣。聲色之伏也無盡，當於慎獨攻起，則無遯寇矣。

吾人行師之際，肯於怒、於惡、於欲處發得中節，故不妄殺，不擄掠，不計功，不掩罪，不惕於利害，不撓於死生，皆出自然矣。

用兵能用浩然之氣[②]，即是義理之勇，否則血氣而已矣。賊之沓至，乘我不備，即外誘紛然而乘我之欲，以衝我之虚也。存其心焉，則我之所守者約，閑其邪焉，則我之所與敵者寡，浩然之氣自充，義理之勇矢發，復豈有血氣之失乎？

敵雖多，可使無鬬，治吾之氣，有以奪之也。誘雖衆，可使無奪，治吾之心，有以閑之也。

比干稱戈，覆軍殺將，勇也。而每付之慈祥愷悌之人，何哉？内仁而外義，則行之有本，自然之理耳。吾子能以衝鋒上陣取功名的勇氣爲戒慎，勇往以求道理，無往不遂。

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只"不得已"三

---

① 干櫓：小盾大盾。亦泛指武器。《禮記·儒行》："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鄭玄注："干櫓，小楯、大楯也。"《北史·竇熾傳》："臣雖朽邁，請執干櫓，首啓戎行。"

② 浩然之氣：正氣；正大剛直之氣。《孟子·公孫丑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後漢書·姜肱傳》："詔書至門。"李賢注引三國吴謝承《後漢書》："肱抗陵雲之志，養浩然之氣。"

字，能用心詳玩擴充，即成仁將儒將。節制之師，殺人安人，無不是使天下歸仁。死而不怨者，此其效矣。

孔明《兵法》，莫過於"寧静致遠"一句。故謂去外寇易，去心寇難。能去外寇，而不能懲忿窒慾，以治腹心竊發之寇者，不武也。

盡分以爲心，安民以爲志，庶功名、富貴、是非、毁譽，不足以累。

善立功者，蕩一方之寇而平之。善立德者，蕩一身之寇而平之。

向敵有銜枚[①]之法，治身獨不知有鉗口之法，可乎？

歌詩不獨可行於經生學子，行伍中，遇陰雨客邸之日，擇好忠義激烈戎言、戎詩歌之，感發意氣，憤悱志向，使習尊主庇民之道，亦一教也。

文武一道，今亡久矣，其古射禮中尚存此意。比耦[②]登降，鴈行之次，部曲之制，不愆於五步、六步之道也。失諸正鵠[③]，反求諸己，因敗而思也。勝者不矜其功而不伐，至德也。射則武人之技耳，而爲士者習之，所以合文武之道也。若夫後世之射，乃迂儒之謬，文武分矣。

---

① 銜枚：枚，形如箸，兩頭有帶，可以繫于頸上，古代進軍襲擊敵人時，常令士兵銜于口中，以防喧嘩。《漢書·高帝紀上》："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大破之。"

② 比耦：比，并列，耦，兩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論語·微子》："長沮、桀溺耦而耕。"引申爲二人一組。又通"偶"。

③ 正鵠：箭靶。《禮記·中庸》："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鵠，反求諸其身。"鄭玄注："畫布曰正，栖皮曰鵠。"後引申爲正確的目標。

人欲之初萌，譬如盜賊之竊發。從其微而夾擊之，一舉而定矣。若待其滋蔓，譬如積寇負固，非從難克處下手，不能去也。若謂攻瑕，則堅者瑕，吾未之信。故善用兵者，當警無虞之師；善事心者，當防未萌之欲。

由伍兩而至於封拜，一時之功名也。則善美而至於聖神，萬世之功名也。封拜之柄在人，聖神之機在我。

慮敵國外患爲民害，則高城雉，深溝壘。虞私欲潛滋爲心害，則廣義路，闢禮門。

古人有言曰："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有謀利之心，則凡可以取利者，斯爲之矣。若有計功之心，則凡可以立功者，斯爲之矣。故利與衆共之，不自以爲利，則獨享其利也大。功與衆共之，不自以爲功，則獨歸其功也深。雖爲用兵制勝之道，即是心身性命之學。

心有所主，四體聽令，即主將列營，三軍一心也。

一身之安危係乎心，閫外之安危係乎將。心失其主則鮮能中禮，將非其人則少有能軍。故善事心者守其静，善爲將者治其心。

博學而不知檢，必爲物所伐。兵衆而不知律，必爲寇所乘。

收視反聽，心不外馳者，必善守天理。常存私欲退聽者，必善戰。

或者以有志之士，山林而已，業舉足以奪志，況用兵乎？殊不知用兵不以安民爲心者，是功而已矣。業舉不以達道爲心者，是利而已矣。山林不以求志爲心者，是僻

而已矣。故君子之所以爲學者，惟了此心爾。能了此心，則無窮，無達，無動，無静。用兵非要功[1]也，以安民也。業舉非媒利也，以達道也。山林非僻處也，以求志也。故學，心學也。以迹而歧之者，惑也。

古之聖人，多立於凶懼之地，故能成其學。夫凶懼之地，莫過於戰陳。履戰陳而學不成，徒汩汩以取功名富貴，豈不虚負此地，虚負此生！

善人教民七年戰陳之藝。期月可矣，何待七年。夫所謂七年者，乃孝弟忠信之義，親上死長之方，優游漸染，使其自化，故仁者無敵，孰挺以撻秦楚是也。兵必以威濟，此萬世不易之綱也。所以救威令之必行而保無變者，恩也。不然，人將怨法而不畏法矣。人必以恩結，此自天子至庶人，一道也。然能使恩之不褻而終能濟事者，威也。不然，人將恃恩而不感恩矣。兵之用勝，以氣也。苟無威，則氣决不作。苟無恩，則威决不行。故恩如形而威如影，形動則影即動，形偃則影亦偃，形大則影亦大，形小則影即小。孰能爲無影之形則可以恩而去威，孰能爲無形之影則可以威而勝恩？恩，其舟也。威，乃舟之舵也。

文武之政，惟恩與威。其初獲效也無不同。語乎其久也，專恩則玩，專威則怨。治民之道，與其怨也，寧玩。治兵之道，與其玩也，寧怨。

兵，氣也。故天下無必勝之氣，是以無必勝之兵。

---

① 要功：求取功名；邀功。《漢書·馮奉世傳》："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後漢書·竇融傳》："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

將，理也。故天下有必勝之理，是以有必勝之將。今有人焉，雖知之矣，苟不能馭氣於理，以理充氣，而措之實行者，雖知亦何如哉！世胄之子一丁不識者，謂之一兵夫可也。而責之以將事，至謂將才乏，豈其然乎？

以將對兵言，貴乎練心。以兵對敵言，貴乎練氣。氣猶泉水也，不能常清常盈，澄之則清，撓之則濁；清而蓄之，濁而澄之。練心也，盈可復汲，清可復撓，一蓄一盈，一清一汲，水不可勝用，而泉永不涸矣。

《用將篇》曰：使貪使詐，若曰貪曰詐，而使之恐。心術既壞，斯百行叢脞。孔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可以若人爲哉。況乎勇生於廉，廉生於仁，仁者必謹敕，動如禮義，孰謂貪詐之人而知仁，而知謹敕、禮義乎？噫！此特可以爲一時措事之宜，一事用人之權耳，豈可以此而爲將也。貪則不奪不厭，詐則君父可欺。孰謂欺君攘奪之徒，而可付之疆場太阿之柄。予不敢以此説爲選將法也。

一日有客詢海上將材於予。予曰："公所問何將也？若夫作文寫字，鼓琴言詩雅雅者，衛所處處有二三人焉。若使任真任怨，以國事猶家事，謀兵如謀身，必舍而後達，輕小以求大者，誠未見其人。"①

①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嘉靖三十三年(1554)春三月條下載："時有詢將材于家嚴者，對曰："君所問何將也，若夫偉岸鼎力、容止言辭，是處有人，不過匹夫之勇、色莊之流耳。必認真認怨，以國事爲家事，謀兵如謀身，明紀律，持清操，千人之敵，萬人之勇，誠未見其人也。"其意相近。

《吴子兵法》論氣機有四[①]。朝氣鋭，暮氣惰。唐貞山公曰："聖人無夜氣，大將無朝暮氣。"嗚呼！老將知兵之言也。予嘗教人專看《將鑑》與《將傳》，不可偏看《七書兵法》[②]。何則？《七書》如醫之《素問》[③] 等類是也，論其體法則活。《將傳》如醫之海上等方是也，論其用乃對證之實方云。

唐貞山公嘗曰："兵有三反。兵，凶器也，以吉道處之。兵，危事也，以安道行之。兵，動物也，以静道用之。"知兵之言乎！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④] 此下二句，正以釋國之大事也。"地"字，虚看乃兵之死生所係，存亡以國，言此一節，爲十

---

① 《吴子兵法》：書名，吴起撰。所著兵法，又稱《吴子》、《吴起兵法》。其《論將第四》："吴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爲氣機。……"

② 《七書兵法》：宋元間頒行的武學生應試必讀的七種兵書。即《孫子》、《吴子》、《六韜》、《司馬法》、《黄石公三略》、《尉繚子》、《李衛公問對》，又稱"武經七書"。《宋史·選舉志三》："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

③ 《素問》：書名。與《靈樞》合爲《黄帝内經》。其作者和成書年代已不可確考，據研究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約成于春秋戰國時期。《漢書·藝文志》載《黄帝内經》十八卷，無《素問》之名。東漢末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原序》引之，始有此名。晋皇甫謐稱：《針經》九卷、《素問》九卷，皆爲《内經》，與《漢志》十八卷之數合，後人多宗此説。《隋書·經籍志》首次著録，然只載八卷。隋初全元起注釋此書時，已闕其第七卷，唐王冰補注本謂得舊藏本補足此卷，共八十一篇，改爲二十四卷。北宋嘉祐二年（1057）經林億等校注刊行，定名爲《重廣補注黄帝内經素問》而流傳至今。此書包括陰陽、經絡、診法及針灸等内容，爲建立中醫學理論奠定基礎，是中國傳統醫學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④ 語出《孫子兵法·始計第一》。

三篇引首，以下莫非此二事也。孫子之文，曷常脈絡不貫串。若以真正"地"字看，則非孫子之文矣。

又曰："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① 此"經"字，即經常不易之道，以見五事，乃在自治必然不易之道。"校"謂與敵對校。

又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此"道"字，即率性之道。"令"字，即脩道之謂教。"意"字，指好惡而言，好惡同，即因民之所好而好之，因民之所惡而惡之之意。苟在上者能同民之好惡矣，而我之所好惡，民豈有不同。是故人雖不同而意則同矣。意雖不能强於同，而性則不待强而無不同也。由脩道而率性，由率性而復天命本然之性，語性則豈有不同者哉？孰謂孫子盡用權謀術數，觀此謂非知道之言，可乎？

又曰："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此乃效驗，即孟子所謂"執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是也。

又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此將有五德，智、信、仁、勇、嚴也。智者，仁之辨也。信者，仁之實也。仁者，人之本也。勇者，仁之志也。嚴者，仁之助也。任機權②之真於義理，慎機權之似於詐僞，作仁之道，豈不在是哉。夫信、仁、勇、嚴，非智不能辨其弊。信之弊也執，仁之弊也姑息，勇之弊也暴，嚴之弊也刻，皆不得其當矣。

---

① 語出《孫子兵法·始計第一》。其文曰："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下段引文亦出此。

② 機權：機智權謀。《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論》："先主弘毅寬厚……機權幹略，不逮魏武。"唐韓愈《送靈師》詩："圍棋鬬白黑，生死隨機權。"

故直看則智爲首，横看則仁居中。苟智、信、勇、嚴而不重夫仁，則皆爲虚器，爲禮文矣。

又曰："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此"知"字，指真知而能行之之謂也。苟不真知而力行，徒聞亦何益哉？"知"字最重，是要人著實知而行之也。不然，又何必曰"莫不聞"。"聞"謂虚聞，"知"謂實知。

又曰："兵者，詭道也。""詭"字，非詭詐於心之謂。末云："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此所謂"詭道"云。"能而示之不能"等句，皆"不可先傳"之意。所謂詭其形以示敵，非在我治兵爲將，存心制行，發號施令，俱要詭也。今人行檢奇怪，即依附曰"兵者，詭道"，將事該如此。嗚呼！"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果何説也。惟天下至誠，斯能得人。大本不端，則萬目叢脞。詭可乎，不可乎？

又曰："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此"將"字，謂將將之將，非將兵之將也。將我者，有聽從之意。"用"字指我而言也。用我之意，用之必敗，亦此意。言不用乎我之計，而用乎我之身。

又曰："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此真知我之計，有益於國，有益於軍，聞之於敵，則敵必益備。故爲外勢以雜其情狀，而敵不得以備我。孫子恐人不得本義，故又出下文一句。

又曰："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此隨宜行權，相敵轉化，每事外爲别形，多方以誤人，而實則"校之以七計，經之以五事"，而自治焉。"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即承上文"詭道"也。詭道即承此章，"因利而制權也"。由是觀之，

則詭道非別法。杭州若遇攻取之事，守禦乏砲子，但將各鋪店鏨銀石取充，刻下可得萬餘。

六合銃銘

新製一銃，六合其諱。但載金箍，隨處可備。六道均臨，羣真聚會。徑丈之堵，一擊可碎。攻堅則製，行險則廢。須用口傳，難以文會。

虎蹲砲銘

勢如虎蹲，威擬將軍。腹吞火藥，務足百星。木馬所止，摧箍三層。鑄金爲丸，數如罡名。間土而入，築實而停。蓋以石毬，合口乃成。用力打下，二層箍平。於是開地作渠，後深前盈，箠加後足，尾與地平。前爪兩蹶，斜打裏行。聽號而發，紛如流螢。誠爲無敵，汛掃虜庭。功成身退，千古留聲。

《武經七書》摘題

兵者，國之大事[①]。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②]。
兵家之勝，不可先傳[③]。
智將務食於敵[④]。
兵貴勝，不貴久[⑤]。

---

①②③ 語出《孫子兵法》"始計第一"。
④⑤ 語出《孫子兵法》"作戰第二"。

上兵伐謀[①]。

將者,國之輔[②]。

五者,知勝之道[③]。

善戰者,勝於易勝[④]。

無智名,無勇功[⑤]。

善用兵者,脩道保法[⑥]。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⑦]。

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⑧]。

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⑨]。

兵形象水[⑩]。

後發先至[⑪]。

兵以分、合爲變[⑫]。

黄帝所以勝四帝[⑬]。

令文齊武[⑭]。

六者,將之至任[⑮]。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⑯]。

静以幽,正以治[⑰]。

---

①②③ 語出《孫子兵法》"謀攻第三"。

④⑤⑥ 語出《孫子兵法》"軍形第四"。

⑦⑧ 語出《孫子兵法》"兵勢第五"。

⑨⑩ 語出《孫子兵法》"虚實第六"。

⑪⑫ 語出《孫子兵法》"軍争第七"。

⑬⑭ 語出《孫子兵法》"行軍第九"。

⑮ 語出《孫子兵法》"地形第十"。

⑯⑰ 語出《孫子兵法》"九地第十一"。

安國全軍之道[①]。
明君賢將,動而勝人[②]。
神紀,人君之寶[③]。
明君賢將,上智爲間[④]。
三軍所恃而動[⑤]。

《吴子》論題

聖人綏之以道[⑥]。
四輕、二重、一信[⑦]。
三者人君之所恃[⑧]。

《司馬法》[⑨] 論題

古者以仁爲本[⑩]。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⑪]。

---

① 語出《孫子兵法》"火攻第十二"。

②③④⑤ 語出《孫子兵法》"用間第十三"。

⑥ 語出《吴子》"圖國第一"。

⑦ 語出《吴子》"治兵第三"。

⑧ 語出《吴子》"勵士第六"。

⑨ 《司馬法》:古兵書名。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載,齊威王命大夫整理三代遺規,附有司馬穰苴兵法,故又稱《司馬穰苴兵法》。隋唐諸志誤爲穰苴自撰。《漢書·藝文志》禮類著録《司馬法》一百五十五篇(以其内容論述儒家"修齊治平"的"治平",故列入禮類而不視作兵書)。今本僅存《仁本》、《天子之義》、《定爵》、《嚴位》、《用衆》五篇。"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于千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注本有明劉寅《司馬法直解》一卷。

⑩⑪ 語出《司馬法》"仁本第一"。

聖德之至[1]。
天子取法天地[2]。
禮爲固,仁爲勝[3]。
賢王明民之德[4]。
教惟豫,戰惟節[5]。
人教厚静乃治[6]。
本心固,新氣勝[7]。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8] 論題

正兵古人所重[9]。
三者迭相爲用[10]。
霍去病暗與孫、吴合[11]。
神聖迥出古人[12]。

---

① 語出《司馬法》"仁本第一"。

②③④ 語出《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

⑤⑥ 語出《司馬法》"定爵第三"。

⑦ 語出《司馬法》"嚴位第四"。

⑧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古兵書名,亦稱《李衛公問對》、《衛公問對》、《唐李問對》、《李靖問對》。題唐李靖(封衛國公)撰,實爲唐、宋間佚名者作。三卷。用問答體記貞觀十八年(644)以來太宗與李靖有關軍事問題的言論,計三十八節。多援引古代戰争實例和李靖所歷戰事,參以歷代軍事名家言論,論述奇正、主客、攻守、虚實、戰陣及軍制等内容。所論戰争的進攻與防禦原則及争取戰争主動權、後發制人等問題,頗有創見。于方陣隊形變换,兵力指揮,軍事上的虚實、僞裝、分合和陣法訓練等實戰方法叙説尤詳。李靖爲唐初名將,此編即對其戎馬生涯的總結,含有樸素軍事辯證法思想。初刊于北宋元豐三年(1080)。

⑨⑩⑪⑫ 語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奇兵將所自出①。
諸葛亮,王佐之才②。
管仲亦王佐③。
順其時而要之以神④。
多方以誤之之術⑤。
善用兵者,求之於勢⑥。
奇正相生之法⑦。
形兵之極,至於無形⑧。
奇正相變之術⑨。
善用兵者,推三義⑩。
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⑪。
太公畫地之法⑫。
兵家陰陽之妙⑬。
孫子之法,萬代不刊⑭。
古人如此者多⑮。
用將在乎心一⑯。
太公所説,兵之至要⑰。
深乎聖人之法⑱。
深乎節制之兵⑲。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語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⑨⑩⑪⑫⑬⑭⑮ 語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⑯⑰⑱⑲ 語出《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下。

《尉繚子》[1] 論題

先神先鬼，先稽我智[2]。
兵勝於朝廷[3]。
兵如總水[4]。
兵制必先定[5]。
獨出獨入[6]。
率民必先禮信[7]。
三者，先王之本務[8]。
聖人所貴人事[9]。
兵少静勝[10]。
善將者，愛與威[11]。
武議在於一人[12]。

---

① 《尉繚子》：古兵書名。戰國魏惠王時人尉繚著。《漢書·藝文志》著録三十一篇，列于兵形勢家。但今所見僅五卷二十四篇，宋人收入《武經七書》中。二十四篇是《天官》、《兵談》、《制談》、《戰威》、《攻權》、《守權》、《十二陵》、《武議》、《將理》、《原官》、《治本》、《戰權》、《重刑令》、《伍制令》等，内容主要論述軍事學理論和軍事法令等。1972 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尉繚子》殘簡六篇，爲《兵談》、《守權》、《攻權》、《將理》、《原官》、《兵令》，與今存《尉繚子》基本相同，當即《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兵形勢家《尉繚子》之一部分。

②③ 語出《尉繚子》卷第一，“天官第一”。

④ “兵如總水”，《尉繚子》卷第一，“兵談第二”，作“兵如總木”。

⑤⑥ 語出《尉繚子》卷第一，“制談第三”。

⑦⑧⑨ 語出《尉繚子》卷第一，“戰威第四”。

⑩⑪ 語出《尉繚子》卷第二，“攻權第五”。

⑫ 語出《尉繚子》卷第二，“武議第八”。

賢士有合，大道可明[①]。
勝兵似水[②]。
聖人謹人事[③]。
四者各有法[④]。
人君有必勝之道[⑤]。
興師必審内外之權[⑥]。
事必有本[⑦]。
虚實，兵之體[⑧]。

《黄石公三略》[⑨]

主將務寧英雄之心[⑩]。
四者制其宜[⑪]。
天地神明，與物推移[⑫]。
聖人存之，以應事機[⑬]。
爲國之道，恃賢與民[⑭]。
得其幹，收其本[⑮]。
用兵之要在崇禮[⑯]。
恕己而治人[⑰]。

---

①②③ 語出《尉繚子》卷第二，“武議第八”。

④ 語出《尉繚子》卷第四，“勒卒令第十八”。

⑤⑥ 語出《尉繚子》卷第五，“兵教下第二十二”。

⑦⑧ 語出《尉繚子》卷第五，“兵令上第二十三”。

⑨ 《黄石公三略》：古兵書名。相傳爲漢初黄石公作，全書分上略、中略、下略。《隋書·經籍志三》有《黄石公三略》三卷，已佚。今存者爲後人依托成篇，收入《武經七書》中。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語出《黄石公三略》上略。

良將養士不易於身[①]。
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②]。
帝者,體天則地[③]。
王者,制人以道[④]。
聖人體天[⑤]。
正己化人者順[⑥]。
五者一體[⑦]。
國安而衆善至[⑧]。
君子急於進賢[⑨]。

《六韜》論題[⑩]

大哉!賢德之君[⑪]。
神明之德,正静其極[⑫]。
人君有六守、三寶[⑬]。

---

① 語出《黄石公三略》上略。

②③④⑤ 語出《黄石公三略》中略。

⑥⑦⑧⑨ 語出《黄石公三略》下略。

⑩ 《六韜》:古兵書名。舊題周時吕望(姜太公)撰。凡六卷。《隋書·經籍志》始有《太公六韜》五卷,後人研究認爲係戰國時作品,或説係漢代人所作。分《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六篇。前兩篇以吕望答文王問的形式表達政治觀點,相當駁雜;後四篇以吕望答武王問的形式論述選將治兵和各種戰術原則。唐人談兵多引其説。北宋元豐年間,曾頒定"武學七書",該書列爲其中之一。

⑪ 語出《六韜·文韜》"盈虚"。

⑫ 語出《六韜·文韜》"大禮"。

⑬ 語出《六韜·文韜》"六守"。

人君必從事於富[①]。
聖人配之,以爲天地經紀[②]。
守國與天地同光[③]。
王者之道,如龍首[④]。
誠暢於天地[⑤]。
聖人將動,必有愚色[⑥]。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⑦]。
大哉! 聖人之德[⑧]。
聖人守此而萬物化[⑨]。
聖人見始知終[⑩]。
十二節備,乃成武事[⑪]。
聖人所貴[⑫]。
奇正發於無窮之源[⑬]。
聖人徵天地之動[⑭]。
將者人之司命[⑮]。

---

① 語出《六韜·文韜》"守土"。
②③ 語出《六韜·文韜》"守國"。
④ 語出《六韜·文韜》"上賢"。
⑤ 語出《六韜·文韜》"賞罰"。
⑥⑦⑧ 語出《六韜·武韜》"發啓"。
⑨⑩ 語出《六韜·武韜》"文啓"。
⑪ 語出《六韜·武韜》"文伐"。
⑫ 語出《六韜·龍韜》"選將"。
⑬⑭ 語出《六韜·龍韜》"軍勢"。
⑮ 語出《六韜·龍韜》"奇兵"。

萬代不易五行之神[①]。

五行,佐勝之徵[②]。

六甲,微妙之神[③]。

五音,聲色之符[④]。

神明,大勝之徵[⑤]。

用兵之具,盡於人事[⑥]。

善爲國者,取於人事[⑦]。

三軍以戒爲固[⑧]。

三軍同名而異用[⑨]。

策問[⑩]

問:用兵之法,不過衆與寡。衆寡之用,不過奇與正。衆則正用,寡則奇用,固定法也。然成列而鼓,用正之經也,將廢奇可歟?出其不意,用奇之權也,將廢正可歟?兹欲衆必以奇用,寡必以正用,抑有何法歟?

北方原野空闊,必以衆成功;南方田徑縈紆,必以寡

①②③④ 語出《六韜·龍韜》"五音"。

⑤ 語出《六韜·龍韜》"兵征"。

⑥⑦ 語出《六韜·龍韜》"農器"。

⑧ 語出《六韜·虎韜》"金鼓"。

⑨ 語出《六韜·犬韜》"戰車"。

⑩ 策問:文體名。提出有關經義或政事等問題,以簡策難問,徵求對答,謂之"策問"。對答者因其意圖而闡發議論者曰"射策",針對問題而陳述政事者曰"對策"。起源于漢代,有晁錯《賢良對策》。後世科舉考試也多采用之。戚氏《策問》,似非科舉之"策問",而是借"策問"之形式,闡發自己對相關問題的見解。

制勝，固常道也。設南方必欲用衆，而使聲勢聯絡，不爲層沮所限；北方必欲用寡，而使進退闔闢，不爲大衆所囚。豈無其術歟？粤范蠡[①]伐吴，戰於姑苏，尤南方之至隘而田者也。考之史傳，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一千人，計且五萬矣，沿河魚貫百里以外，設使身處其事，如何展施？粤岳飛禦金，戰於中原，尤北方之至曠而陸者也。考之史傳，汜水以五百勝，潁昌以八百勝，郾城四十騎勝，朱仙以五百破十萬，計兵常未滿千也。通衢合攻，四面受敵，設使身爲之將，如何分應？此皆前人已試之效，大將之業也。諸士有負大將之略者，爲我陳之。

問：《兵法》有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寡"。薊鎮十區，延袤逾二千里，主客軍足十五萬，歲費僅百萬。兹欲無所不備，而不致無所不寡，有何道歟？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薊鎮官軍每枝不過三千，胡馬動稱十餘萬，將圖小敵能堅，而不爲大敵所擒，豈無策歟？

軍中之技，短不接長。今虜技以弓矢，而我軍亦以弓矢；虜技以短刀，而我軍亦以短刀；虜長於馬，而我軍之馬弗如也。外此惟有下馬地鬬，則數萬衝突之勢，非步戰之所敵，明矣。長技惟有火器，勢難繼發。此皆各軍所短於虜，而不能接彼之長者，其弊坐此。兹必何術使我之技必

① 范蠡：春秋戰國政治家。字少伯，楚國宛人，越大夫。越爲吴所敗時曾赴吴爲質二年。回越後助越王勾踐刻苦圖强，滅亡吴國，後游齊國，稱鴟夷子皮。至陶，改名陶朱公。

長於虜，而虜之長無所施歟？皆今日防邊急務，諸子素所講求，抑藏於中者，願悉心以對，將采而措之躬行，以爲邊方戰守之具，亦諸子進取之階也。毋徒視爲校文而已。

問：教兵之道，不過分數、刑名、陰陽、技巧四種。夫明號令、制旗鼓、定行陣，此分數之教也。古今陣法、伍法、軍令、旗制，可得而詳歟？何者最宜於今？重賞罰、辨等威、正名分，此刑名之教也。古今賞格、罰章、軍制、軍禮，可歷言之歟？何者最詳於用？五兵之制，劍、戟、戈、矛、干櫓、甲冑，名亦多矣，何爲虛器美觀，何爲實用正法？務使技巧精盡而別無遺長可也。陰陽之秘、風雲鳥蛇、時日災祥，理頗玄矣，何爲妄誕難行，何爲切近宜舉？務使人事符合，而捷如影響可也。至於火器，動稱百種，與夫機械之屬，紛然雜陳，竟無成效，其故何歟？兹必欲於火器中擇其善者而從之，機械中擇其功省而效倍者布乎邊塞。幸一辯之，悉數以對，諸子如有心得之妙，出於秋譜之外者，亦陳於篇末，以觀所抱。

問：吴起與士卒吮疽，恩及父子；霍去病[①] 不恤士卒，饑於絶域。其成功則均，厥道何居？程不識[②] 治簿

① 霍去病（前140—前117）：西漢名將，河東平陽人，官至驃騎將軍，封冠軍侯。元狩二年（前121），兩次大敗匈奴貴族，控制河西地區，打開通往西域的道路。四年又和衛青共同擊敗匈奴主力。漢武帝曾爲他建造府第，他拒絶説："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他前後六次出擊匈奴，解除了匈奴對漢王朝的威脅。

② 程不識：西漢人，景帝時，任太中大夫。曾爲郡太守，作戰時部伍營陣嚴整，匈奴不敢貿然來攻，與李廣同爲當時名將。武帝時任長樂衛尉，後以車騎將軍率軍屯鴈門。

書，任律煩擾；李廣[①] 軍簡易，不正部伍。其寬嚴迥絶，何能同功？穰苴[②] 斬莊賈[③]，衛青[④] 解蘇建[⑤]，專斷與稟命異矣，何以俱威行於士卒？杜元凱[⑥] 射不穿劄，薛仁

① 李廣(？—前119)：西漢名將。陝西成紀人，善騎射。文帝時爲郎、武騎常侍。景帝、武帝時，任隴西、北地等郡太守，後任衛尉、右北平太守，匈奴數年不敢擾，稱"飛將軍"。元狩四年隨衛青攻匈奴，以失道被責，自殺。參與擊匈奴大小戰七十餘次，以勇敢稱。

② 穰苴：即司馬穰苴，本姓田，爲大司馬，故稱。齊景公時被晏嬰推薦，任將軍，燕晉之師聞之退去，穰苴追擊，盡復所失地域，尊爲大司馬。齊威王用兵，大仿穰苴之法。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③ 莊賈：春秋齊人，事景公爲大夫，有寵。時晋與燕伐齊，田穰苴爲將軍，賈監軍，穰苴與賈約，旦日日中會于軍門。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責以後期，斬賈以徇。

④ 衛青：字仲卿，漢平陽人，青同母姊衛子夫得幸于武帝，因以青爲太中大夫。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關，軍中拜大將，侯其三子，凡先後七出擊匈奴，威震絶域，爲人仁善退讓。元封中以大司馬卒，謚烈。

⑤ 蘇建：漢杜陵人。以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後爲游擊將軍出朔方，爲右將軍出定襄，以代郡太守卒官。

⑥ 杜元凱：即杜預，字元凱，西晋名將、學者，杜陵人。博學多通，泰始中爲河南尹、秦州尹，拜度支尚書，在内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號曰"杜武庫"。拜鎮南大將軍，以功封當陽縣侯。杜身不跨馬，射不穿劄，而用兵致勝，諸將莫及。功成之後，鑽研經籍，撰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春秋釋例》、《春秋長曆》等。卒贈征南大將軍，謚成。

貴[①] 三箭卻戎。技勇與儒懦殊矣，何以俱制勝於三軍？秦之兵六十萬，至韓信則多益善矣，豈皆爲練士歟？前宋兵教養三百年，我明兵亦教養已二百年矣。所得謂非習士也，何其强弱勝敗，歷歷絶如天壤耶？《兵法》曰"有制之兵，不可敗也"。岳武穆乃謂"陣而後戰，兵法之常"。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班定遠[②] 乃以三十六人，取三十六國。此前數子皆能立功名，垂竹帛，而其所見所行，頓異如是，及其收效，復合符千古。蓋必有定法，有定理矣。余與諸生，世荷國恩，際斯多事，正當講求異同，務得前哲心之精微、行之真切者，爲之書紳請事，以報君父者也。宜悉陳胸中奇抱，以共修勉，是望。

問：朝廷變百年之格以求將，執事者殫百心之慮以儲將。爾諸士生逢其會，不可不謂厚幸也。竟取人之方，不過曰四科：首曰韜略[③] 是矣。何有曰"安事《詩》、《書》"，又曰"不至學古兵法"，又曰"陣而後戰，兵家之常"。抑韜略不出乎《詩》、《書》，而戰陣不在乎韜略歟？試舉古名將

① 薛仁貴：唐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貞觀中帝征遼東，仁貴應募，敵兵二十萬拒戰，仁貴着白衣持戟腰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敵遂棄潰。遷右領軍中郎將，又拜左武衛將軍。擊突厥于天山，時九姓衆十餘萬，先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于是虜氣懾服。後封平陽郡公。永淳初，年七十卒。

② 班定遠：即班超，東漢名將，字仲升，扶風安陵人。爲人有志，不修細節。家貧，事母孝謹，曾從竇固擊北匈奴貴族，旋奉命率吏士三十六人赴西域，降服甚衆。歷官軍司馬、將軍長史、西域都護，安集五十餘國，封定遠侯，在西域三十一年，以年老乞歸，征還拜射聲校尉，卒年七十一。

③ 韜略：《六韜》、《三略》是古代的兵書，後因稱用兵的謀略爲"韜略"。

中韜略最善者言之。次曰武藝是矣。何有曰"揭竿亡秦",又曰"曳柴以敗荆",又曰"執挺以撻堅甲利兵"。抑武藝不在乎五兵,而搏戰不必乎武藝歟?試舉古材官中武藝極精者言之。次曰膽力,迺鋒鏑馳逐之士也。何曰"勇不足恃",又曰"暴虎馮河"。抑考簡料驍雄往牒核焉,試數其事而詳之可歟?次曰雜技,迺術數機械之屬也。何曰"天時不如地利",又曰"人事而已"。抑考陰陽技巧,丘索備焉,試舉其人而言之可歟?夫韜略百餘家,孰者合乎時宜?技藝十餘種,孰者優於禦虜?機械可明試矣,而陰陽多覆射寡中。氣力可物較矣,而膽氣藏胸臆,安測?使其四科悉備,抑足以盡儲將之法歟?必可以得將歟?諸子以是進而取封拜之業者,請詳著其説。斷以獨見之言,將采而達之執事者式焉。

問:夫子[①] 以仁教天下,曰"天命之性"[②],曰"明明德"。夫仁,人心也,百行之源也。何孔門弟子許其仁者絶少,論爲仁之功必曰"四勿"[③],抑克己在此歟?而復禮仍有加於克己之外否歟?"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又何

① 夫子:指孔子。

② 語出《禮記·中庸》:"天命謂之性。"

③ 四勿:《論語·顔淵》:"顔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也不敏,請事斯語矣。'"

其速且易也。孟子以仁告戰國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①],曰"道性善"。何戰國之君,如其仁者蓋寡矣?論人所固有必曰"四端"[②],抑擴充之效即此歟?而火泉之喻足以盡之否歟?一不忍而"天下可運之掌上",又何其易且溥也。《易》《乾》之九三,《坤》之六二,《復》之初九,《損益》[③]之大象,《詩》之"無惡"、"相在爾室",《禮》之"反比周之養心"。皆爲求仁之術,可與"四勿"之學、"四端"之修兼歟?以栝楛,以杞柳,以函矢[④],以鷄犬,以饑渴,以熊魚[⑤],以牛山之木[⑥],以大體、小體,皆喻作仁之功,可與"克己"之道,"一貫"之旨同歟?率修戒慎,恐懼中和,三綱領,八條目,此作仁之心法,體用兼舉,將無同

① 語出《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② 四端:《孟子·公孫丑上》:"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

③ 損益:指《易》中的《損》卦與《益》卦。《後漢書·逸民傳·向長》:"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亦指《損》《益》卦之理。

④ 函矢:《孟子·公孫丑上》:"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後以"函矢"比喻互相矛盾。唐劉禹錫《上門下武相公啓》:"言涉猜嫌,動礙關束。城社之勢,函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

⑤ 熊魚:《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後因以"熊魚"比喻難以兼得的事物。宋范成大《丙午新正書懷》詩之六:"鵬鷃相安無可笑,熊魚自古不容兼。"明徐渭《避暑豁然堂大雨》詩:"百事兼熊魚,往往非着意。"

⑥ 牛山之木:喻指横遭摧殘的盛美之物。語本《孟子·告子上》:"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

歟？試舉其所以異而同，所以同而異者言之，可乎？養心箴，四勿箴，心箴，敬箴，求放心箴，尊德性箴，此輔翼學者甚力，内外兼該，抑有異歟？試詳其所以合而離，所以離而合者言之，可乎？究而極之，約之以十六字，聖神傳心之要典也，而何者更約，以免多岐之病？循而操之，折衷乎羣言，聖賢爲仁之標的也，而何者獨切，以爲中鵠之求？諸士，聖門之徒也，可敷其蘊，以觀希聖之學。

問：設學以儲將爲務，諸士以將事爲學。法非眇舉，業非淺術。知爾諸士於丘索之書、往哲之典，其蹈程式而繁剿説，固人或能之，兹不以爲諸士寸晷勞也。薊邊乃爾諸士桑梓之鄉，畿輔重防繫焉。諸士即中章程，亦必首試，其鄉爲發軔地，姑以邊務所急者言之。凡奉廟略，重於固守。守之大較，不過曰"長哨"，曰"暗哨"，曰"臺墻"，曰"虜勢"，皆治守也。夫何長哨者，咸謂泄我軍秘而不得奸虜之實情，然歟？兹欲反其道，當何如？虜兵將發，哨馬截路，每致偵失後至，又何術以先之歟？暗哨者，常見被虜掩襲，而或致零賊之直趨，固也。兹欲收其利，當何如？歲月既遥，踪跡易測，必使伏瞭無虞，果何術以全之歟？臺墻延袤二千餘里，軍有定額，欲逐步列守，不足十分之三。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兹欲隨在俱備，而隨在有難犯之勢，有何術歟？虜衆十餘萬，勢聚自厚。即我軍相當，限於數尺之垣，且無所駐足，則不得不薄。兹欲以薄勝聚，而必得成兩聚之形，豈無策歟？誠以山谷爲阻，迂直殊形，列守近里，僅屬一百夫長耳。墻僻夜晦，尺堵之失，諸守俱棄。兹欲人人用命於無制之地，果有何法

得其死命歟？目今所備邊，亦深思及此，而預待否歟？或稱黠虜蓄謀，合衆入犯，必以三路牽制我諸路兵耳。力分備薄，一路之疏，諸路勢格。兹欲標路闔闢於倏忽之頃，作何調度，機宜悉中歟？目今所分布，亦隱然有此，而可恃否歟？夫明暗哨爲舊法，凡弊痼之深，祛察之切者，可悉數之歟？臺墻守爲新法，凡章程未備，捷熟未臻者，可悉籌之歟？是皆今日防邊實事也。欲求真才，而匪策無足以發實用之蘊，諸士當瀝所抱以對。

問：諸士學將者也，國朝選將，以武科[①] 而校其才，以保薦而舉其效，宜當有鷹揚豹變[②] 之儔，干城[③]腹心之

---

① 武科：科舉制度中專爲選拔武官而設的科目。始于唐代，稱武舉，後世因之，舉無定期。至明代成化年間始設定武鄉試、武會試之制，悉視文科例。弘治六年定武舉六歲一行，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改三年一試，出榜賜宴。正德十四年定：初場試馬上箭，以三十五步爲則；二場試馬下箭，以八十步爲則；三場試策一道。嘉靖末年，又仿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裏，每十名邊方六名，腹裏四名，率以爲常。萬曆三十八年定會試之額，取中進士以百名爲率。

② 鷹揚豹變：鷹揚，威武貌。《詩·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毛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豹變，謂如豹文那樣發生顯著的變化。幼豹長大褪毛，然后疏朗煥散，其毛光澤有文采。《易·革》："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孔穎達疏："上六居'革'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雖不能同九五革命創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縟。"程頤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于外也。"亦喻人的行爲變好或勢位顯貴。

③ 干城：比喻捍衛或捍衛者。《詩·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明陳廷曾《挽前指揮卓煥妻殉節錢宜人》詩："男兒有志死干城，婦人守節投江湄。"

器，以應聖明拊髀[1]之求。及其任之以事，籍幅員之全力，仗國家之威靈，宜其醜虜不足馘，而功伐之臣後先相望矣。夫何求之愈密，得之愈艱？或謂策論[2]、弓馬不足以得真才，或謂保薦甄取獵名而非正彀。然歟，否歟？及其試之以事，或謂掣肘不能展布，或謂摧挫不得行志。是歟，非歟？試今即將諸隆以登壇之禮，假以細柳之專，授以饗士之租，舉措莫不如意。爾諸士即以韓信、周亞夫[3]、李牧[4]自任，抑能退前人之烈否歟？夫亞夫未行策，以委梁斃吴。李牧初用，堅志驕敵養士。韓信請兵數語，秦楚已縛之凡座矣。今有其人歟？夫將有三等，有大將焉，有偏將焉，有小將焉，莫不有德有業。惟德何述，而爲大偏小將之辨？惟業何立，而竟大偏小將之歸？毋須遠引古人，即以諸士胸中所有者爲對，以觀爾志。

問：薊鎮山險蟬聯，臺墻魚麗，咸曰守之利。但古法守戰未嘗分，兹欲守必可固，抑不必事戰陣營伍諸法而能

---

① 拊髀：亦作"拊脾"。用手拍股，表示内心激動。此處意爲皇帝得到真才而高興。

② 策論：策即策問，文體名；論是議論文。古代行科舉制度，用以取士。

③ 周亞夫：周勃子，封條侯。文帝時，匈奴大入寇，亞夫爲將軍，屯細柳，帝自勞軍，不得入，于是遣使持節詔將軍，成禮而去。景帝時吴楚反，拜太尉，擊吴楚，大破之，拜丞相。後以子爲父買尚方甲楯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上變告，事連亞夫，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死。

④ 李牧：戰國趙國人，北邊良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日擊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不與戰，亦不亡失，後大破之，匈奴十餘年不敢犯趙邊。又大破秦軍，以功封武安君。秦懼而憂，乃行離間，多與嬖臣郭開金銀，使言牧欲反。趙王斬牧，秦遂滅趙。

之歟？抑必習戰爲守而後固歟？今夫薊之爲戰備者，有車焉，有步焉，有騎焉，皆諸士所睹見者。凡有成説，無俟贅論。揆之正轂，姑以所未融會於衆，及未能曉然於行間者言之。

西北以騎爲本，謂虜勢風雨騎兵便於騎逐，匪此爲軍，則風馬牛之不相及矣[①]。何《兵法》曰"後發先至"[②]？而今之爲騎，既弗當虜，五兵用於騎，弓刀之外，盡稱不便，毋論戰。夫藝同則敵均，器拗則自廢，抑置之不便，可歟？所便者，果何器歟？每見暴虜所長，必曰"人馬相習"。今我之授騎，一隸行伍，終齒弗置。服役愈久，竟與馬不相習，何歟？法謂"馬利衝突"。夫我軍既不以馬與虜角，又罔恃馬爲營衛，果何取於騎，何爲用騎之時歟？今謂騎不當虜者，是何見歟？必欲可殿可衝，以利於我者，有何術歟？

禦衝以車爲要，但虜勢奔逸，車行窘於追隨。以此會戰，則風馬牛之不相及矣。何《兵法》曰"途有不由"[③]。

---

① 風馬牛不相及：《左傳·僖公四年》："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孔穎達疏引服虔曰："牝牡相誘謂之風……此言'風馬牛'，謂馬牛風逸，牝牡相誘，蓋是末界之微事，言此事不相及，故以取喻不相干也。"一説，風，放逸，走失。謂齊楚兩地相離甚遠。馬牛不會走失至對方地界。後用以比喻事物之間毫不相干。明湯顯祖《南柯記·圍釋》："太子，君處江北，妾處江南，風馬牛不相及也。不意太子之涉吾境也，何故？"

② 《孫子兵法》"軍争第七"："軍争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③ 《孫子兵法》"九變第八"："塗有所不由。"言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從。

苟捨車而騎，既難進敵。捨騎而惟步，挖塹之外，乏策自保，毋論戰。夫敵近不及挖，冰堅不可挖，將付之無策，可歟？所便者果何兵歟？歷代典謨[①] 所載，悉有車法可考。今營之用車，山川不殊，虜習猶舊，戎器獨異，竟與古不同，用何歟？法謂"車利平原"。夫平原有數百里如掌者，有培塿委折不同者，果孰利於車，何爲用車之地歟？今謂車不宜用者，有何説歟？所當盡利盡變以適於用者，有何説歟？

古法謂"十步不當一騎"，夫步卒既不足以當騎衝，又不能以全胄而趨，抑用何法，必使虜騎不得突我陣而遂直往之利歟？抑又何法，必使步足以制騎，而收我中國之長歟？夫車、步、騎之利用，在於器械。故古人謂"器械不利，以卒予敵"。目今卒伍所持五兵咸備，何者爲利器，何者爲贅疣[②]？自一隊而言，以至一營而言，若何以相配，若何稱比而爲次第，以當胡陣？有以五行配五兵者，果何見歟？矧車、步、騎之堅，瑕在於營陣，何古人謂"有制之兵，不可敗也"？目今戰陣之别，三者俱練，何者合於法，何者滯於用？自十人爲營，以至十萬爲營，如何爲分合，

① 典謨：《尚書》中《堯典》、《舜典》和《大禹謨》、《皋陶謨》等篇的并稱。《書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漢書·揚雄傳下》："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唐劉知幾《史通·序列》："竊以《書》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叙其意，難以曲得其情。"後因以指經典、法言。

② 贅疣：亦作"贅肬"。本指附生于體外的肉瘤。比喻多餘無用之物。《楚辭·九章·惜誦》："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群而贅疣。"洪興祖補注："贅疣，瘤腫也。"宋李清照《咏史》："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

如何考閱而辨堅瑕，以裨實用？有謂迭用而俱利者，果何術歟？此皆禦虜之急務，而諸士耳目之厭飫者，可詳言於篇，以觀將略[①]。

① 將略：用兵的謀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明史·史昭等傳讚》："時平，則將略無由見。"

《愚愚稿》下

僧知玄，唐悟達國師也。初遊學時，所寓之寺，有一僧嘗患迦摩羅[1]疾，衆皆惡之，玄獨憐之，時爲將理，久而益勤，夏竟分袂。其僧謂曰："感君高誼，昭佩不忘。吾舊所居，西蜀彭州九隴山也。有二長松爲門之表，君於他日必有榮遇。爾後將罹宿障之疾，能一見尋，或可療治。"言已登途。玄師學行既充，聲德昭著，居京師安國寺，宏開法席。咸通十二年[2]，懿宗皇帝[3]駕幸其寺，以沈香寶座賜之，署爲國師，恩渥隆厚。忽於膝上生一大瘡，眉目唇齒，狀如人面，動轉艱難，痛不可忍，遍召名醫，

---

① 迦摩羅：疑爲迦摩縷波國，亦作迦摩波或個没盧。故地在今印度阿薩姆邦西部高哈蒂及其附近一帶。唐玄奘遊印度時，曾應其王邀請，前往訪問。迦摩羅疾，似以其地而得名的一種疾病。

② 咸通十二年：即唐懿宗李漼咸通辛卯(871)。

③ 懿宗皇帝：即唐懿宗李漼(833—873)，公元 859—873 年在位。初名温。宣宗長子。始封惲王。宣宗疾危，左神策軍中尉王宗實等矯詔立爲太子，宣宗死，即位。在位時怠于政事，游宴無度。篤信佛教，迎佛骨于鳳翔。時宦官當道，所用宰相韋保衡等皆非其人。咸通元年(860)裘甫起義于浙東。九年，龐勛起兵于桂林。加之藩鎮屢生兵亂，南詔擾邊不息，政事日非，民不聊生。死後不久即爆發王仙芝、黄巢農民起義。葬簡陵(在今陝西富平西北)，謚睿文皇帝。

莫之能爲。遂憶前約，遠詣成都，尋九隴山。時值晡，四顧彷徨，見二長松鬱乎蓋張，挺立雲表。遂趨而入，崇樓廣殿，金碧交輝，昔之僯僧在門迎候，禮貌勤至。延佇止宿。詢問所來，遂告厥苦。彼曰："無傷。"引至巖阿，有泌真泉，清湛可愛，試令洗之，以愈其疾。方將掬水，瘡作人語，揚聲大呼："未可洗濯，試聽厥由。公才博識，必達古今，曾讀《西漢書》，見袁盎[1] 殺晁錯[2] 事否？錯當趨避，東廂心知袁盎之進言乎？載赴東市[3]受刑，寧不大興怨恨。盎即公也，錯即我也。其冤爲何如哉？以公十世皆爲高僧，戒律精嚴，故吾累世不得伸其銜也。今膺異寵，損德以奢，方能爾及。既蒙迦諾迦尊者慈悲，三昧[4]之水，濯我積世讎挾之心。自今與公兩釋無憾也。"掬浣之

① 袁盎(？—前148)，即爰盎，西漢大臣，字絲，楚人，後徙安陵。歷任齊相、吴相。本"游俠"，以"多受吴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之名，被御史大夫晁錯告發，降爲庶人。吴楚等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反，盎入見，請誅晁錯以謝吴。吴楚破，盎爲楚王禮相。言不見用，病免家居。後爲梁王所殺。

② 晁錯(前200—前154)，西漢政論家，潁川人。初從張恢學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學説。文帝時，任太子掌故，歷太子家令、御史大夫等。吴楚等七國反，爲袁盎所譖，被殺。所著政論有《論募民徙塞下書》、《論貴粟疏》等，議論犀利，分析深刻。

③ 東市：漢代在長安東市處决判死刑的犯人。後以"東市"泛指刑場。《晋書·宣帝紀》："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捨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

④ 三昧：佛教語。梵文 Samādhi 的音譯。又譯"三摩地"。意譯爲"正定"。謂屏除雜念，心不散亂，專注一境。《大智度論》卷七："何等爲三昧？善心一處住不動，是名三昧。"晋慧遠《念佛三昧詩集序》："夫三昧者何？專思、寂思之謂也。"

日，痛徹心膂，殆絶而蘇，其瘡即愈。方知彼僧乃應真之化現也，遂即其地樹刹以表之。

孟諸子曰：其説雖涉荒唐，蓋見享富損德，可以警人不滿之念。故紀之。此下抽出應燬楊王啓運、宋瀛國公二條。

繼兄嫂存孤。某官配某夫人，極悍。年老無子，立姪爲子，乞恩爲國子生。子婦事姑夫人，勤謹小心，暗爲調護，甚得夫人歡。一日，婦向夫人言曰："翁年老位尊，姑亦老。即使房内無一人侍奉，如子婦何？"夫人稍寬，晚歲爲娶一妾，果得孕。公浼其子婦洎其所親生女調護之，婦願令懷孕妾居己卧内。夫人私語婦云："勿令生子，奪汝業也。"婦唯唯。夫人見孕妾與婦同寢所，即勿疑其他，以故得安處無虞。約將産，公之女亦以歸寧父母。至俟期，先坐於母側，間爲笑語，以混兒啼。妾果生子，夫人弗聞也。偶爲幼婢漫呼云："生一孩好。"夫人驚聞，即奔往婦室，婦方抱子出，婦之夫隨其後。夫人問婦云："生何？"婦曰："女。"夫人必欲取觀，婦恐爲所傷，云："姑不須看，吾不誑姑。正欲溺死，鄰嫗再三爲吾言願乞養，今抱與之。"夫人舉手取之，其子從後牽夫人之衣，遂仆地，婦得脱走。夫人尋以病歿，子得長。年十五六，爲某婿。某以道學名，乃欲奪繼子廕。公故後，某乃諷夫人之昆弟，以前拽夫人仆地死爲讓，聞於官，又肆逐打，勿令臨父喪葬。於是官以繼子爲不孝，革其廕。某復爲婿乞恩於朝，不允。

嗚呼！某用心學問，其舉措如此。子婦未嘗學問，而其賢如彼。繼子每爲里人所笑，以爲若從夫人計，何至被逐守貧。其後，此子竟亦無成。夫此子之無成，若謂天道

好還，所以報其負恩，似矣。何繼子與婦終老蓬茅，而爲某者豈能免罪於名教乎？彼蒼不昌其子婦之後，有知耶，無知耶？或者反以子婦爲不智，而竊笑之人性本善耶？

門吏存孤。某官某公配，極悍。公年五十餘，未有子。壼内[1] 侍婢年十三以上稍潔者，即不使侍左右。夫人之父官至方伯[2]，家居。無何，與女之母議云："女性妬，婿官高望重。若蹙乃宗，百千年懟我李也。毋若我與汝擇名家女一人親送京邸以畀公。女以父母命，想當留處。若得生子，尤不失爲我家遺愛也。"比至灣泜，女果至舟迎，方伯夫人出此女云："妹可來拜見阿姊。"李問母何得此妹？母嘻詒云："吾與汝别十餘年，此吾年五十餘所生，今且十七歲矣。"李亦且笑且疑。既坐，母令此女把盞，向李夫人曰："豈真妹耶，我老兩口爲汝夫貴顯多賢聲，尚未有嗣，使天下人唾罵。汝不賢，即汝父母也。此好人家兒女，我謹聘來，汝可收養。若有子，亦自我李家門來，即汝子也。"女乃大忿恚，至推席墮器。謂母曰："你這等痛他，何不自替他養一箇孩子！"於是母子大詈而别。李方伯云："勿令此女受荼毒，當携之歸。"京中鄉大夫聞方伯不入，咸來訪公。問故，公以實告。或曰："夫人之過也，何乃如此。"李於後屏潛聽，即大罵云："汝等食朝廷大俸禄，不去做自家官，乃多管人家兒女子事耶？"衆駭愕。

---

① 壼内：壼(kǔn 捆)，古時宫中巷舍間道。引申爲内宫的代稱。壼内，亦作"壼闈"，古時婦女深居的内室。

② 方伯：布政使的别稱。詳見前注。

因憐公長者，遭此不幸，密爲買宅娶女，期公每退朝游息焉。戒家人勿泄，政事大者關白[1]，小者俱司屬分治之。二三月，果得孕。居無何，有老嫗以貿易入公第内，誤以語李。李召左右及下人，痛加捶楚，終莫肯言其處。一日，忽作悔悟狀，詐爲修齋塑佛像，誦經持善，誓不再與公相妬，任其娶妾。即以房内二婢美飾，日令侍公寢食。公信之以實，語李云："衆於某日因汝詈罵，爲我買妾居某處，今已有孕數月矣。"李喜云："若此，則天幸也。"亟令娶回，呼之以妹，撫之如女。臨産之際，李預取民間所生女，匿於别室，以待號呼甫生，即易之。佯向公曰："何大不幸，乃更生女。"公鬱憤，遂喪明歸。李密令其老僕，賄以金二錠，令投子於水，隨幽其母於别室，弗令公見。老僕幼侍公，不忍，抱之而泣，欲與俱死。遇門下辦事吏，告其故，且以金并嬰兒付之。吏云："吾受公厚恩，今正吾報答日也，何以金爲？"即懷歸，謹育爲子，年十齡。

吏宅郡治前。一日，子突入治内，太守亦公舊屬也，見而異之曰："何酷似某公乎？"召其父問焉，父以實對。太守即令吏夫婦送至公家。李以暴疾死數年矣，老僕尚存。公訊之，責以不聞狀。僕對曰："夫人雖歿，吾不能測幼主存亡。倘言之而覓無所得，則何以自白投水之罪乎？是以不敢聞也。"公乃大召宗親，熟視面貌，皆謂真胤。有欲謀爲公嗣者云："此某太守見其相似，故詐謂爲子也。"

---

① 關白：即報告。《漢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宋陸游《東籬》詩之三："家事猶令罷關白，固應黜陟不曾知。"

公不得已，仰天祝曰："某平生不曾欺天，上負朝廷。若此子果吾子，吾左脅下有隱記，黑員二三寸許，此子亦有此記，則不必言矣。"乃先解衣示衆，衆爲子解衣，視之，則相孚[①]如印，言者遂阻。後乞恩，仕至尚寶卿[②]，有五孫云。

金兵入汴京，應天尹徐秉推編五家爲保，盡羅宋之宫眷解金營者三千餘人。元僧發越陵，平陽林景熙以採藥，潛賚家資，覓義人共拾宋諸帝遺骨瘞之，樹冬青以識其處。嗚呼！賢不肖，何天壤之異哉！

淮河渡口，有牛骨三塊，傍有磚一方。偶二人相毆擊，破其頂，血出染骨及磚，其人次日遂死，而骨磚得血俱能崇。三骨變爲兄弟三人，姓牛氏。長名天相，次天敕，次天叙。即以磚爲妻，曰專氏。天相淫迷陳生員之女，其父無計可遣。一日，天相謂女曰："我與你誠善矣。第汝父每延潘教官來，使予無避所。汝爲言之，毋再召潘也。"夫潘以貢士爲教官，致仕，與女之父同窗友也。其女果以告父，父乃密告於潘。潘爲之謀曰："可用一大罈，殺一黑狗，以肉入罈中，置女子榻邊藏之。俟其至，吾持刀大罵追入，彼如問避所，可諭女指罈令入避。予另人持狗皮覆其上，煮之。"其父如其計。至日復來，父延潘至，潘即持刀大罵曰："何處鬼怪，敢來迷人女子，我當徑入殺之。"天相窘急，告女曰："何處避之？"女指罈中，天相遂入罈。家

① 相孚：猶相符。《二刻拍案驚奇》卷七："今此女見在我衙中。昨日見他心事不快，問得其故，知與足下兩意相孚，不得成就。"

② 尚寶卿：官名，尚寶寺長官，掌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人疾抱狗皮覆罈，置釜中煮之。其罈中始則吟吟，繼而大聲乞哀。潘問其始末，天相以實告，如前所云。煮三日，取出，則視罈中，惟有牛骨一段，熱血數升而已。怪遂絶。潘公亦無他術，無奇行，而其怪畏之，不知何也？乃嘉靖初年事。

顧牙家[①]。正德間，合肥縣有一牙家，姓顧。常歇客，通有無。一日，聞有客至，顧出郭迎客。行至山中，時方昧爽，忽見白狸自山坡出。顧驚曰："敢於白晝出遊，必怪狸也。"潛尾其後。行數里，見狸展轉於地，倏成一美婦。尾追愈謹，狸不知也。顧私忖曰："此必入城迷人家男子耳。"尾至城中，其婦入一醫肆，蹙額告曰："吾夫患冷症，乞熱藥一劑。"醫與之，乃於口中吐出白銀一片，爲謝資焉。顧潛於外視之。婦得藥方行，即以手持婦後鬢，佯爲婦之夫，怒曰："吾何病，汝來取藥。毋欲毒我耶！"遂擊不已。醫人恐，乃以原銀付之曰："汝夫婦相打，可別往，毋在此妨吾業。"顧曰："與你回家。"出郊外，至無人處，將婦痛打，詰之曰："汝早出，吾已見其爲狸，至某處，汝一躍而化爲婦。吾聞凡狐狸之類，吸日月精華成丹，乃能化爲人。汝將丹吐出，我視之，可免。不然，擊汝至死。"狸不得已，吐出一丸，如煮熟鷄子，顧取吞之。又擊曰："汝未吐盡也！"狸復吐一丸，金色如鷄子之黄，顧復吞之，狸遂死。顧歸，取其所乞熱藥，又以酒吞之，覺膨脹不下，復飲

① 牙家：即牙人，指居于買賣雙方之間，從中撮合，以獲取傭金的人。《警世通言·計押番金鰻産禍》："恭人若不要他時，只消退在牙家。"

酒數盞,乃已。視前藥資,已在袖中。復市蔬肉之類,隨出隨返。顧自此欲脩仙而不得其門。一日遇遊方全真,問以脩仙之術,遂大悟。自此凡金銀奇物不使睹則已,但睹,欲之即至。顧一日編爲合肥縣庫役,庫中帑金[①],皆所封識,一旦盡入其私囊,而顧不知也。查盤官至縣啓視,庫空矣。用刑拷訊,顧無所對。籍其家笥篋,果得帑金,悉如所失之數,遂擬戍。凡桎梏[②],輒施輒壞,雖日杖數百,甫釋,則視傷處,平復如初。遂遁諸山中,時時有人見之,但恍忽無常所而已。

魯橋仙。世宗十一年[③],潁上尹魏送每謁府,守未升廳時,尹候於吏廨中。有沈姓者,語及魯橋仙事。尹,湖廣人,曰:"吾與仙甚善。一日拉同鄉一侍御過仙所,問禍福。仙曰:'此位大巡公也,今將服闋入京,即除按江西。

① 帑金:錢幣。多指國庫所藏。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補遺·户部·歲入》:"今宇内歲入各項帑金,不及千萬,然惟正之供入太倉者,不滿四百萬。"

② 桎梏:刑具。脚鐐手銬。《史記·齊太公世家》:"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唐柳宗元《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纏索,處則若關桎梏。"

③ 世宗十一年:即明嘉靖壬辰(1532)。

某有一事敢告公。某，邪也，得張天師[①] 署一道籙[②]，官可通天庭矣。'公頷之。至京，果奉懿旨[③]巡江右。一日訪天師，公告其故。張曰：'吾召關將查之。'時侍御與師對飲，頓見一白猿首級在側。公曰：'何物也？'天師曰：'此適所言者之首。'公大慚，仙遂滅迹焉。"予幼時聞姊丈陳蘇巖公云："所謂江右大巡者，布衣時與仙爲厚友，其日後履歷、官階、禍福，仙皆一爲公言。公愧無以報，仙曰：'豈望報乎，但得張天師一印，吾可持以脩行，出入天府耳。'公曰：'以何物請印？'仙曰：'予有一帕，應稱公母夫人物，欲請一印，爲送終引袋。'公然之。至江右，與天師交讙。往時直指以張爲異教，少通往。公至，獨加優禮，張亦感甚。一日飲間，密爲天師云：'某母老矣，俗云得天師一印，爲引袋，冥間可遊福地，免地獄之苦，願公從之。'天師感公優禮，亟云：'請引帛用印。'公出其帕，天師識之，以爲此異物也，必非老夫人所有，願聞其詳，否則於老

---

① 張天師：漢張道陵後裔的封號。宋真宗賜其裔信州龍虎山道士張正隨號真静先生。元至元十三年命其三十六代孫張宗演爲輔漢天師。明洪武元年革去舊號，封其後裔張正常爲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秩二品。後民間亦泛稱張道陵及其後裔、門徒爲"張天師"。

② 道籙：道教的符籙。凡入道者必受籙。《隋書·經籍志四》："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籙，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弟子得籙，緘而佩之。"

③ 懿旨：古用以稱皇后、皇太后或皇妃、公主等的命令。亦用爲貴顯人家長輩婦人命令的敬稱。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宫調》卷三："妾奉夫人懿旨，送先生歸館。"

夫人不利也。公不得已,述其顛末。飲未畢,忽見一白猿戴石磨跪於席前,但云'誤我誤我'。公救請,無所不至。天師曰:'公既懇懇如此,但滅其形,尚留其精也。'救之未畢,而猿已化爲水。凡公所在,聞猿空中呼冤屈聲,旦夕不絶。公遂致仕歸。"二説不同,大端仙爲法所除則實。此仙,予先將軍識之。説見後。

魯橋仙者,多年有術狐也。寓山東濟寧之魯橋地方,下幃言禍福,其侍妾十餘人云。先將軍雅相善,一日以督漕過彼,言於仙曰:"汝能使我觀乎?"仙曰:"吾,邪也。公,正人也。不敢輕褻耳。"先將軍固請,允之。偶將素幃自豁,迓曰:"請入請入。"呵呵大笑。但連呼"衝撞休怪"。不暇爲寒温語。復曰:"此内不可留,公請出。"幃遂合。先將軍至京師,卧疾。一夕,忽聞空中喝聲。先將軍曰:"仙其至矣!"仙應聲曰:"吾特訪公疾,公有金酒火腿俱佳,何不飲我乎?"蓋此仙每來,必空中有喝聲四。先將軍以思先大母閻氏早喪,先大父守孤力貧,教先將軍成名,苦求仙往視於家,仙諾之。翼夕復命云:"恭喜恭喜!老夫人無恙也。"先將軍未信爲真,數詰之,所對家庭門逕,先大母、先妣容狀甚悉。且云:"是日遇老夫人持箒掃中堂,某入之,老夫人力倦,坐息門閾間。予不得出,立於門後者逾時。聞老夫人誨夫人家事,及願公堅操忠國,語甚多。至老夫人起,予方得出。"先將軍曰:"公,仙也。出入杳冥,何忌家母耶?"仙曰:"予,邪也。老夫人,節母也。鬼神且呵護之,吾不敢唐突。"先將軍又問曰:"我今行年四十矣,未舉子,族氏無一齔存,如何?"仙曰:"此事甚大,

非我所知。俟明年作醮茅山，轉爲問之。”如期果至，大聲曰：“仁者未必無後。公之子當生於戊子年[①]閏十月初一日，匪其時必不可育。尚有一子稍次之。吾今八百歲矣。吾姓鍾，可與我爲徒，名曰長壽。”是時先將軍年方四十，去生予戊子，尚有十三年之遥。予生果如仙所言。先將軍嘗與仙共談往事。“向日，正德[②]南巡。公，仙人也。如何避爲？”仙曰：“我雖仙，其實毛體非人也。帝王左右，日有金甲神數百隨之。萬一召我，我將不奉召，則恐得罪於天；將奉召，則正神羅列，我不能近前。是以避之。吾等敬天地、帝王、上司、父母，不敢比汝凡人欺侮的心腸。”又問曰：“公脩真得道久，後何如？”仙嗟嘆，作而言曰：“公毋輕視此人身也。我今八百歲矣，任是好修，不過去此毛皮，得爲人耳。生産之後，真性不迷，由此再造。吾有夙傳，比汝容易。若失真性，不過爲一生人身而死。汝凡人但能脩行得道，即爲真仙。願公毋輕視此人身也。”

嗚呼！觀仙以人身爲貴之説如此。吾人之生於天地間，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自棄於名教，與草木同腐，甚至遺臭萬年，不亦可惜哉！觀其説敬天之語，是吾人爲萬物之靈而反物之不若也。後於隆慶元年[③]，於福建鎮東會沈懷遠氏，又談魯橋仙事，乃憶先將軍庭教，并録之。

宋迨，歷城人，家城隍廟側。晨起入廟，見貴人陳儀，

① 戊子年：即明嘉靖七年(1528)。據《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一記載：“戊子冬閏十月朔，家嚴生于濟寧南六十里之魯橋。”

② 正德：即明武宗毅皇帝朱厚照年號。此處指明武宗朱厚照。

③ 隆慶元年：即丁卯年(1567)。

從而出，迨不知其爲神也。但聞呼逮迨至庭，即以鐵爐壓之。迨魂在爐底，而身還其家。逾三日，神回升衙，取迨，問其故，迨曰："小人不知爺爺是何官長，誤犯耳。"祈宥至再。神曰："吾，城隍也。汝果無知，姑恕汝初犯。"命一隸送還。復有一人爲曹疤者，以其面多麻故云。曾充役於邑中，與迨頗熟，魂適在廟，認領迨還。迨見墀下縶一人於樹，告迨曰："某在生騙賴人財，曾與被騙者燒誓於神前，故逮來。此罪狀已明，惟無金可抵逋負。兄還報吾母，早焚楮鏹[1]，償其值，便可復生人世矣。"迨頷之。鬼隸護迨至廟外門，由隙恿出門。基級峻僅二尺，魂視之，儼然高山之險，拋身下之。宅門前石橋平平，視若一丈餘高，久俟不能上。偶一嫗至橋所，欲入迨家，魂乃抱嫗足，冀携之登橋。嫗覺足重，私語云："有鬼。"遂回。頃之，復有一隸，亦迨之友，聞迨故，弔於其家。魂乃一手扯衣，一手抱足而上。復被棄於本家流水小渠之傍，視渠若數丈之淵，更不可過。須臾，歷城祇候少年小李者過其門，曰："嗟嗟，宋二哥歿矣！"將入視之。魂迺得牽衣至其室。迨自冥中視諸家人，一一識其名字，惟原死肉軀，不知其爲何人矣。但見其妻守肉軀之側，魂復疑妻與他人合，大怒。向壁間欲取平日所用木棒擊之，覺重數百斤，度不可舉，乃向前以手擊之，忽然而覺，即迨軀也。家人問其故，歷以前事答之，衆皆稱異。

---

① 楮鏹：即楮錢。楮，木名，其皮可製桑皮紙，因以爲紙的代稱；鏹，錢串，引申爲成串的錢。

河南某，一日無病暴死。其魂至一署所，不敢入，偶見一吏趨出，即某之至親也。驚曰："汝何來？此非汝可入處也。吾進署中，與汝查之。"頃，復出曰："汝不當死。"躊躇久之，謂某曰："汝姑候之，吾自有處。"少間，復一鬼使繫一人至。吏復入，檢閱文册畢，出告後至者曰："汝亦不當死。"乃私語其所親云："汝貧甚，此子家富，汝毋忘謝我。我將汝魂送還富者之屍，使汝從此富足。後至者送歸汝魄，代汝受貧。"某頷之。吏暗囑所遣鬼使將二魂交易之，果如其言，俱復蘇活。貧者轉活於富家，其父母、宗族、生平、家事，以復甦未幾，昏忘爲辭，其家信之。富者魂入貧家，見其茅屋寒窘狀，心甚不堪，乃大叫曰："此非我家也。吾乃東莊某人，父某母某。"言其家事，纖悉不謬。病少瘳，輒還其家争之。其妻已有丈夫復生，無再納之理。故訟於官，鞫其情，惟誤投貧家者，悉能數前生富家之事。而轉生富家者，默無一言。公府始疑其事，加某以刑，訐其實。某乃悉吐死去之事，遂將貲産共分之。

六斤半者，武宗十三年[①] 仲冬，杭州官巷口所決囚之首也。懸於警舍，一行路人偶以手提其頭曰："此有六斤半重。"擲之而去，行數步，忽聞耳側語云："吾即是六斤半，今無所依，隨君度日。"其人驚駭，旋趨鬧市，意謂叢人中可以離鬼，不能。遂復入素面肆中，登樓索素面，與共食，欲因而脱之。佯與言曰："素面不堪食，吾當往他肆，取燒鵝、牛肉饗爾。"鬼許諾，其人下樓急奔，避之肆。傭

① 武宗十三年：即明正德十三年(1518)。

者登樓，但見鬼所執之筋離案數寸，乃呼衆從觀。傭者奪其筋如自手中出，隨昏跌弗醒，良久方蘇，但聞耳畔云："我即六斤半，無所依，今隨君飲食之，毋懼也。"復云："君不可在此傭工，宜別覓佳館，爲世人報禍福，足以自裕。"傭者如其言，凡問卜者，傭但憑鬼所教以告之，無不響應。一日詣鹽橋人家問禍福，觀者如堵。其先稱六斤半者，亦過其門，與衆共觀之，聞其語，向人曰："此聲音酷似六斤半。"傭者即復隕地，醒時不知所爲。觀者皆散，此後遂絶。

賣豆腐老人。嘉靖三十四年[①] 春暮，顧山人季狂者，寓汴梁相國寺。寺前賣豆腐老大姓朱，公常易腐供餐。一日告曰："朱死矣。"公往觀之，果然，爲助賻金一星。鄰人之相周者，或以一分二分，共得二三金，爲棺斂貲。撫其體尚温。是日未蓋棺，詰朝，朱倏醒。公往詢之，朱述冥府事甚詳，且言死時有青衣二人逮入朱門殿陛下，仰見閻君呼簿吏檢冥府籍報云："尚有一斗八升陽禄米未盡。"遣還。果有李、王二姓，各欠朱米九升，悉償之如其數。朱恐米盡復死，日惟食六合。公約米將盡，復往問焉。朱見公淚下曰："今日米盡矣。"次日復往視之，朱夜半死。

阮老嫗，性好競，詈必求勝而止，鄉人皆憚之。忽一夕死，次日微有動意，婦候而持之，俟能言，問故。老嫗云："未死時，偶見牛頭鬼使二人逮向荒野，行至一廟，朱

① 嘉靖三十四年：即乙卯(1555)。

門深邃。見一官,首戴冕旒,儼然王者。語鬼吏檢其簿,復曰:'尚有七日壽,年未盡。'王者命還。"來去時俱被杖逐,愚慫驗其腿間手股,果皆有傷痕。僅七日而復故。

朱明,平日性甚粗很,一日暴病在家。初見一鬼執牌相攝。明謂:"此必冥司所遣也。"遂用魚網蔽窗户,延鄰家壯丁執桃杖等器,擁立於門户間,鬼果不能攝。三日後俱倦。夜半,有于慶者枕閾睡熟,二鬼使將慶身拖至洪濟橋西堤南井邊。五更,遇一婦人赴井汲水,檐鎖落地有聲,二鬼方散,慶始得脱,扶歸,皮膚俱傷,病百日餘。明於當夜死矣。

傅俊,生後自頸至尾閭俱有蛇文,能言四世所生之故。初世爲人婦,以不孝翁姑,逮至冥司,遂生爲犬身。雖犬矣,而性則人也,尚能記其前生。乃將主人兒咬傷,被打死,復生爲馬。伊云:"鞭笞之苦,尤或可也。但畏人用腿脚扣夾,心熱腹燥難忍。"不樂爲馬,復將主人踢傷,被打死,復生爲大蛇,亦能知其因。徑出通衢,被打死,今再爲人,蛇文尚存云。

孫憲,少年時,同鄰人巴霖盗普静寺經懺爲紙殼。五十歲死,至冥司,拷其前事,不服。一吏持一簿云:"巴霖代伊。"負出,乃將霖攝去,方吐以實。霖止於杖責叱回而已,蘇後兩腿咸青紫,病百日愈。

馮紀,病數日,忽覺一人執瓦缸之類加於首,遂隨彼出城南門,未至東嶽廟數十步許,遇先亡壯士名謝臣者,呼曰:"馮兄亦何來此?"紀云:"此人喚我來。"臣云:"兄且留此,吾爲勘其是否。"頃之,臣回報云:"非兄也,别有馮

紀者，爲棲霞縣人。”即送紀還。臣因紀赤體，仍解裙與紀著之。紀蘇，遂製紙裙焚償之。

己未[1] 冬十一月，予奉督府命，提兵五千，同憲副譚二華[2] 公駐台州，以備自閩流甌犯莒崗之賊。未及入彼境，賊已遁。公曰：“兹還可遊天台也。”廿六日入山，宿國清寺[3]。次日登桐柏宫，宿焉。廿八日，以同遊庠生王子胤東言台之巔爲華頂，巖畔有入定僧，尚龕於木。公酷欲觀之，遂衝曉以行，旋雨霧。未至五里，有廢屋一楹，從人皆凍且餒，深怨王子之作俑也。王子亦力勸公暫回天封寺，俟詰朝晴後往。公興逸先發，予亦力贊其登山，而抑王子回寺之議。升山里許漸高，其山如龍脊，長數里，狹僅丈餘，皆茂草没人。由脊中旋行，左右下視，萬壑無盡，白雲生於其深，高低濃淡，漸次升錯，雖丹青不能以筆妙争也，真仙域矣。行約五里，至一石巖，緝之以茅，僅丈許。入菴，惟老衲五人而已。王子之所言，皆未之見也。

---

① 己未：即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

② 譚二華：即譚綸。詳見前注。

③ 國清寺：在浙江天台縣城北五里，天台山南麓。中國佛教天台宗的發源地。隋開皇中，天台宗創始人智顗創始。方剪木爲基，而智顗去世。開皇十八年(598)晋王楊廣承其遺意建成。初名“天台山寺”，因曾有志僧謂智顗曰：“三國(指北周、北齊、陳)成一，有大勢力人能爲此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爲國清寺。”隋大業元年(605)賜額國清寺。唐會昌中毁。大中五年(851)重建，柳公權書“大中國清之寺”額。從宋元至明清，曾數毁屢建。唐貞元二十年(804)日僧最澄偕弟子義真來寺從道邃、習滿習天台宗教義，并依道邃受菩薩戒。次年(805)携佛教經論疏記二百餘部回國，開創日本佛教天台宗。故亦爲日本天台宗發源地。

詢諸老衲，衲曰："葬之久矣。"尋譚公從者報曰："僧方入火耳。"公同予亟出視之，果然肌骸尚燃，遂得盡觀。王子迎風嗅其氣，皆香。公還菴，詰衲以實對，曰："僧有治命以今日化，當有二貴人來。且有偈二首。"及詢諸左右，皆曰："僧素不識字。"讀其偈，蘊藉通真，實有得而歸者也。公乃歎息而回，是日冒雨宿天峰寺。師號百川，偈附於左。偈曰："自歎愚身儘易脩，工夫二六不曾休。忙來擊鼓鳴鑼轉，静裏傳衣受鉢遊。鐵樹開花容易得，聖胎成質我知由。四時八節常如此，打破三關射斗牛。"又："身在寧山已七春，幾人非謗幾人嗔。生來口鼻皆如是，日用工夫難比倫。行坐每參三世佛，夢思長見大週人。崑崙逆透三千界，禮拜龍天報四恩。"

《孟子》"血流漂杵"云"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①。此説似以"漂杵"爲非實，予亦久以爲然。一日督卒千餘與倭二千於白水洋戰捷，焚溺斬級且盡，而實割其首，流血田溪間者，僅三百餘耳。戰畢，大雨如注，尋霽。其流血積處，天暖血融，膠匀於水流數百步，深尺餘，皆血也。豈特漂杵，可以行舟矣。逆尋其源，不過十餘屍。予

①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册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血流漂杵"，見《尚書·武成第五》："……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始悟武王漂杵之事，交兵孟津[①]，此時豈無數十人之誅。由是觀之，漂杵亦非誕也。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漏。予見道家祈雨，有斬虹之事，念咒作法，麾劍於下，而虹即斷於天。即此則知女媧非親升天隙，以石補之也。觀"煉"字之義，想必以火煅石於下，而天遂合隙於上，即今日之所謂斬虹。又或者如救護日食月食之説歟？乃亦天有此變，故命女媧補之，即救護之意耶！即此而觀，則古之奇跡，亦皆常理，又何異焉？

觀《蔡中郎集》，古之文士也，只緣急於仕進，故見董梁王卓[②] 聘召以誠，遂委身焉。只欲藉其勢以行其志，無他也。即而董日益肆，勢不可回，邕[③] 深不自由矣。

---

① 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省孟津縣東北、孟縣西南。相傳周武王在此盟會諸侯并渡河，故一名盟津。一説本作盟津，後訛作孟津。爲歷代兵家争戰要地。《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底柱，又東至孟津。"漢史岑《出師頌》："昔在孟津，惟師尚父。"明沈采《千金記·投閘》："南征北伐，堪除殘暴，把江淮盡掃。義兵咸瞻旗纛，分明是會合孟津來到。"

② 董梁王卓：即董卓（？—192），字仲穎，東漢隴西臨洮人。本爲凉州豪强。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屢有戰功，靈帝時拜前將軍。帝崩，率兵入朝，廢少帝，立獻帝，殺何太后，專斷朝政。曹操、袁紹等起兵反對，卓挾獻帝西遷長安，自爲太師，凶暴滋甚。司徒王允密誘吕布殺卓，尸于市。卓素充肥，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積日。

③ 邕：即蔡邕（132—192），東漢文學家、書法家。字伯喈，陳留圉人。性至孝，三世同居。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善琴鼓。靈帝時爲議郎，因言事獲罪，流放朔方。遇赦後，亡命江湖十餘年。後董卓專權，徵其入京，稱疾不就。董卓怒，切敕州郡舉邕。邕不得已至，三日三遷，初爲侍御史，累官左中郎將。董卓被誅，邕爲王允所捕，死獄中。原有《蔡中郎集》，已佚，後人有輯本。

觀《釋誨》等篇是也。若謂從董爲邪謀，吾不敢信。但所從非人，即有可死之道。允[1]之誅與否，無足爲怪。吾人幼學於家，不幸而遭此，則從人不可不審。此即女子講昏之義同，終身係之矣。孰謂今人無此病痛，趙司徒一出，不知壞卻多少好人。

凡山當發處，萬峰簇聚，重重疊疊，如聽急管繁絃，如觀羣魚遊水，此乃混沌初分時風氣沖蕩、水土聚會處也。四分而下，小者十餘里，大者百餘里，漸漸和平，崖壑以次開廣，必有結氣之所。平壤巨川，山平水柔。凡天下如此之處，非爲省府，即爲縣堡。否則，必有大村巨姓數百年之家。故佛經謂山川之成，乃是鴻荒清濁將判之始，大風晝夜吹其水，沫爲石，骨爲土，低者餘水所流而歸漕，其所經蕩爲溝壑。此説雖荒唐，卻於理勢可通。今之去海數十里，高山之上，皆有海中蜊殼等物在土内。凡山巔大石，方數十丈，數億萬鈞重，倨立壘壘，豈人力耶？即此可以類推。

百粤十月，晴暖如北方五月，浙之三月也。閩自漳以北則漸寒矣。正二月，其寒如北之九月，且多雨。閩、粤十月、十一月，晝不甚短，夜亦不甚長。春來正月，初晝反短，夜似長。予經歲用兵於閩、粤，頗留心天時。北諺云："十月終，只有梳頭吃飯工。"浙之十月稍長，然日出而往，

---

① 允：即王允(137—192)，字子師，東漢太原祁縣人。初爲郡吏，曾捕殺宦官黨羽。靈帝時，任豫州刺史。獻帝即位，任爲司徒。矯情屈性，扶王室于危亂之中。後誘結吕布殺董卓，不久被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所殺。

日午而炊，日入而息。兵行只六十里，僅見日耳。閩中日可行八十里而不妨炊，廣潮行八十里不廢炊，至夜宿猶見日，與行浙之六十里同。愚再三思之，冬天日行南陸，南陸正閩、粤之地，三面皆海，日出没無蔽掩者。北方山高，爲所掩，故長短稍有不同。

三十七年[①] 舟山之役，予方奉督府檄援温州。時寧波、舟山進剿失利，疏奏，奉旨科部參看，而以予與把總爲首論。時把總乃寧波千户劉英，預於正月爲他事，軍門縛致責發兵船立功，已三月矣。某日在於戍城之萬壽寺山門前，遇台州郡守宜黄譚二華公，握予手，歎惜久之。予曰："岳武穆起自行伍，韓淮陰[②] 用自亡旅。其功業至今何如也，而卒皆不得其終。予之受國豢二百年矣，與韓、岳二公爲孰久？其功業之卑，又萬非二公比也。計其參看之禍，與二公又孰爲重輕？烏有所謂歎息也哉！"傍有他客，哂而責予曰："山東人多獃氣[③]，信然乎！"

予督兵過甌，沿途查其不入伍者，哨隊長各貫耳遊營。時大雨如注，地方耆民懇請入人家避雨。予曰："千人露立。"不從。兵俱得舟。雨止，予乃入寺中假息焉。連日晴，忽片雲起，立見大雨如注，不移晷復晴如春，夜則無時不雨。舟子對曰："此數縣，天道然也。"甌去台不及三百，而天道之異如此。

---

① 三十七年：即明嘉靖戊午年(1558)。

② 岳武穆：即岳飛；韓淮陰：即韓信。

③ 獃氣：猶傻氣。愚蠢、糊塗的樣子。明沈璟《埋劍記·狂奔》："老爺你不要這等獃氣，前日他的彭山縣丞肯讓與你麽？"

白眉神，柳盜跖也，號東陵。

猫晴定時法。子午一條線，卯酉正團圓，辰戌丑未杏仁樣，寅申己亥棗核尖。

虎知破沖，凡出捕物必向之。燕知戊己，凡壘巢用此日。

女人赤白帶，屬胃疾。男子囊癢，□□世醫皆坐下元治，誤矣。此王恒田傳。

飲藥者，約行五里即可飲食；食後五里即可服藥。蓋藥氣必得穀氣以行；不食之人，藥不可效。此説殊醫家所未道也。

獐鯉食猪，即入帶魚也。閩南大者有四十斤，其帶長有二三尺，潮退假死於水滸。猪見之，以爲腐肉，前而食之。甫至，則張爪拿之，入水遂爲所食。

海猫食鳥。猫常假死，浮於水面。海鳥見之，以爲死猫，立於身上欲啄之，而猫乃墜鳥於波中，食之。

閩之西施舌[1]，其殼如蛺菜，肉如薄狗舌尖而白如脂，滑亮可愛，後有雙足如簪，其味果佳。

閩之扶桑花，其葉幹如黄地棠，其花如芍藥稍小，而有五色大紅，絶妙。

美人蕉，枝葉頗小，體瘦矮，花瓣細長，上向不垂，數百葉不止，色紅甚。

---

① 西施舌：貝類動物名。肉白，形似舌，味極鮮美，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梅都官》："福州峪口有蛤屬，號西施舌，極甘脆……吕居仁有詩云：'海上凡魚不識名，百千生命一杯羹。無端更號西施舌，重與兒童起妄情。'"

古溪有大竹，葉長尺許，横三四寸，其幹僅長尺餘，叢生，莖粗三分。予北産也，向於北方見大竹葉，謂其竹必大。乃見此，始悟焉。夫與其角者缺其齒，付其翼者兩其足。葉大而有用，則細其本。幹勁而參天，則小其葉。

南國學地震出白毛，長一二尺者甚多。王賓湖曾收數本於書册内。

二月廿九日，德州暮起大風，雨魚百里，有至二兩者，皆鮎鯽也。曾聞養魚者云：鯉魚能飛，忽空其池者有之。毋乃類歟？偶爲大風所迫而墮耶？抑天地之變耶？

三十三年[①] 慈谿縣出血，三十五年[②] 城陷於倭。三十七年[③] 東陽縣地出血，三十八年[④] 山東陽穀縣地出血，皆未之應何也。

四月内，太平縣海塗上有沙魚變爲虎，純黑色而鳴。農人聞而捶殺之，其皮毛首皆虎也，獨四蹄方變兩水翼，尚存其皮。見爲大尹徐后江公得之，硝熟爲飾。

予曾親見蜂取螟蛉爲子。一日坐麥垣，有細腰蜂銜一槐蟲落於襟側，先用螫數度，然後以口盡剥其皮，止留青肉，束而飛去。徐后江曰："予亦曾親見蟲化爲蝴蝶。一日書館，見壁間小青蟲甚多，皆爲衣自裹之。數日不見其何往矣。乃將未出者，剪一紙月糊之。又二日，揭紙則一蝴蝶也。"

---

① 三十三年：即明嘉靖甲寅年(1554)。
② 三十五年：即明嘉靖丙辰年(1556)。
③ 三十七年：即明嘉靖戊午年(1558)。
④ 三十八年：即明嘉靖己未年(1559)。

毛蟲變溪中花魚。曾於鄉中溪水間,見數毛蟲攀葦,垂半身於水,皮爲水所衝洗。久之,則水所及者,皆魚也。獨攀於葦者,未之變。

食君之禄,爲君之臣。暮將代而日未昃,猶將,惴惴然曰:"一政不歸於善,一人不得其所,亦我之責也。不可以嫌而諉曰代之者之寄也。"夫何世之人聞代而喜?即以國事民瘼爲身外物,卻致變生相代之後,反盡失其所謀,不亦惜哉。

嘉靖三十年[①]前後,市人羣處劇談。但云:"某某做官回,囊資何其厚也,是何其能也?"積薄者或罵之曰"唼子"。至有犯顔批鱗而得禍者,衆必曰:"著何苦?"國初士大夫仕歸,多無資囊,每每以任爲籍,至今人皆美之。遇外客必談曰:"某乃某時宦籍子孫。"今乃畏屬如虎,但得歸報,必遥搆之,預發行李。至期輕身而出,尚有拋石弔逐者。此與攀轅卧轍,爲何等事,豈民之不古使然哉?

三十年前宦歸,行李至國門,尚多夜入。曰:"勿使鄉黨見。"今之歸者,動以百數笥,必日中經鬧市運之,惟恐其鄉黨不見,則不相榮矣。盛馳奴僕,索取夫馬於官。僕在馬上,德色驕人,遇官府不避道。予所親睹者,良可嘆哉!

世人引經穏過者,動必曰:"有母在堂,未可以身許人。"夫古人"有母而未可以身許人"者,謂不出仕,不食君禄也。既出而仕,父母享禄養,榮封秩矣。顧曰"未可以

① 嘉靖三十年:即辛亥年(1551)。

身許人”，則凡委質食禄之臣，必待父母死後，而方當天下之利害，可乎？設使己死於父母之前，或事變卒臨，將如之何？予曰：“如以父母在堂，未可以身許人，則必不可仕。既仕，便當隨寓而盡爲臣之節，國爾忘家，忠以成孝，不可執古語飾非。”

士君子立身，一毫不可錯。蔡邕哭董卓，自期千古田横[1]之客。史傳所稱孝義文才絶代人物，而不知傳奇恢諧之書，乃以《琵琶記》歸之。邕不惟不忠，并棄其孝名焉。可不戒哉！錢玉蓮，節婦也。予以公事常過其里，知之甚詳。而傳奇雖鄙俚，謬以王十朋爲配。秦檜子孫在越婺號丐户者，雖至微至賤，而不認其祖。嗚呼！可以爲世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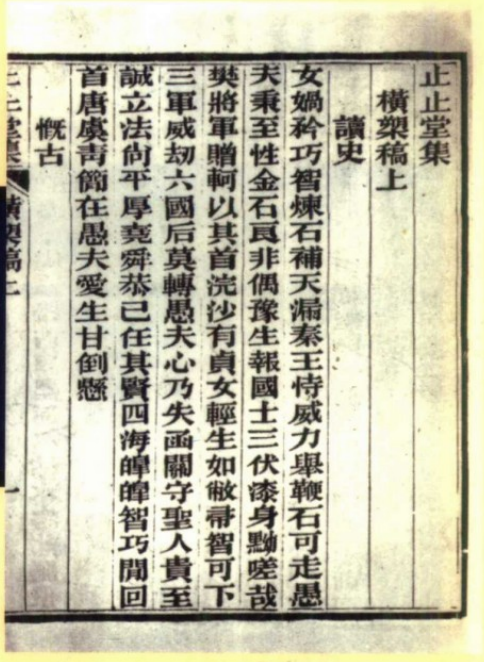
壬戌[2]，予部中病革頭目婁楠者，義烏縣人也。少以訟李黄門勝歸，自此一意尚氣。凡族中子弟、父兄，無不慕楠之氣而效之，每以刺劫健訟爲高。渠亦自負其氣，亦以此服壓邑里，武斷鄉曲。一日，欲治族之素爲以下原缺。

---

① 田横(？—前202)，秦末狄縣人，本齊國貴族。秦末，從兄田儋起兵，重建齊國。韓信虜齊王廣，自立爲齊王。不久爲漢軍所破，投奔彭越。漢朝建立，横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居海島中。高祖使人召之，横因與二客往洛陽，因不願臣于漢，行至距洛陽三十里處自殺。高祖拜其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横。既葬，二客皆自經。在海島五百餘人得知横死，皆自殺。

② 壬戌：即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戚繼光研究叢書


止止堂集
橫槊稿上
讀史
女媧矜巧智煉石補天漏秦王恃威力舉鞭石可走愚夫秉至性金石貫非偶豫生報國士三伏漆身黝嗟哉奠將軍贈軻以其首浣沙有貞女輕生如敝帚智可下三軍威劫六國后莫轉愚夫心乃失函關守聖人貴至誠立法尚平厚堯舜恭已任其賢四海皞皞智巧開回首唐虞青簡在愚夫愛生甘倒懸
慨古
止止堂集

ISBN 7-101-02885-3
9 787101 028850 >
定價：25.00 元
責任編輯 梁運華
仇正偉
裝幀設計 王銘基